

$2.00

715

· 特別介紹 ·



新派俠義
中篇連載 **太原名刀** 蕭逸·著



蕭逸君爲時下東南亞名武俠小說家，他的作品電影版權均爲一般電影公司搜購一空。是篇「太原名刀」爲蕭君繼「今宵月下劍」後精心巨鑄，故事內容緊湊，新穎脫俗，俠義傳奇，盡在此中。由是期起在本刊連載發表，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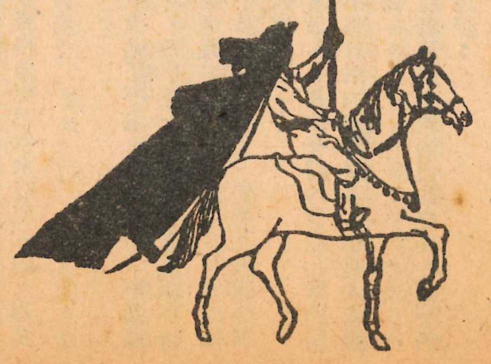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1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太原名刀





名刀初出井　豪傑競爭來

毛家老鐵匠舖有三年多沒開張了。

在太原府誰都知道，這是一塊老字號，老招牌，其實何止是太原一府？就是遠個千八百里地，甚至於大江南北，西河兩原，尤其是江湖武林中，拿刀動劍的朋友，一提起「太原毛家」，誰都會由衷的豎起大姆指兒，讚上一聲好！毛家老鐵匠舖的掌櫃的「一提金」毛秋水，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江湖道上，愈是武藝高强，愈是聲勢顯赫的人，愈想攀結他這個人，恨的是「無緣識荆」！到現在爲止，慕名往訪毛某這個人的，何止千百，可是眞正能够資格結交毛秋水這個人的，却是寥寥無幾，太少了，少到幾乎沒有！

說來好笑！

毛秋水這個人說白了，實在沒啥了不起，他老小子一不是做官的達官貴人，二不是大商巨賈，三不是土豪惡霸，僅僅祇不過是一個鐵匠——九世單傳的一個老鐵匠！

可別看不起這個鐵匠，咳！套一句戲詞兒，就像是秦瓊的那匹黃驃馬一樣——「提起此馬大有來頭」！

蓋因爲「一提金」毛秋水這個人，是當今國內首屈一指的第一名匠，他老人家最擅打製的不是日用的鐵器鍋具，却是人人畏懼的殺人傢伙——「刀」和「劍」。

據有資格鑑賞的高人，查驗過他老人家的出品之後，讚不絕口，被譽爲天下第一匠，有詩爲證：

「不讓歐冶千秋歲，

但圖秋水一彎流。」

詩中所謂的「歐冶」，自然是指的昔漢名匠歐冶子，至於下句中的「秋水」也就是指的「一提金」毛秋水這個人，毛秋水是如此的被江湖武林所推重，莫怪乎武林中的朋友，人人希圖攀交了。

此人年過八旬，生平共鑄刀劍一十七口，這個數目未免太少一點了。

可是一經此老出手，萬金難求，巨金搶購者大有其人，明爭暗奪者有之，株連傷命者有之，不怕你老笑話，此老的一口刀，往往就能引起一樁武林爭殺，「雖非刀殺人，却爲刀喪命」，歷年來惹起的「刀劍風波」太多了，凡經毛大爺出手的刀劍，所經之處，一定轟動，爭購，搶奪司空見慣，就是死幾個人也輕鬆平常的很。

「始作甬者，豈無後乎！」有的人深深譴責着這位一代刀匠，毛秋水也深深的爲着自己的作孽而遺憾懺悔，所以這幾年來，他出的玩藝兒可就更少了，時常的三年五載不得一口。

正因爲如此，有識之士却就更知道毛秋水這些後出的刀劍，更是「精中極品」了。

表面上看來，江湖上平靜了許多，其實骨子裏，大家的眼睛睜得更大更圓，耳朵拉得更長，那怕是遠在十萬八千里以外，只要一聽說「太原毛某人……」這幾個字，無不精神抖擻，注意力集中——

說起來已經不算是秘密了。

誰都知道毛老頭又在鑄傢伙了。

這一次聽說出爐的是兩口刀，毛老爺子用了整整三年多的時間，一爐只得雙刀，可以想知這兩口刀是何等的名貴了。

江湖上三山五嶽的英雄豪傑，够得上一爭長短的人，都在動着同樣的一個念頭——「佔爲己有」！

不用說，有毛秋水出品的一口刀，還比一門一戶的掌門人當家的更體面，更威風。

這兩天太原府大小客棧全滿，進進出出的全是武林中的朋友，多的是歪戴帽子斜瞪眼的傢伙。

整個一座古城，形成了前所未見的繁華，高車駟馬，雲電風從，到處可見，黑道屑小下三濫，更是不在話下了。

有個屁用！

儘管全天下的人都到齊了，毛秋水的刀只有兩口，勢難兼顧，滿足全天下人的口胳。

再者，毛秋水這個人，誰都知道是個怪人，有時候他的一口刀，索價高得嚇人！有時候他看對眼的人，就連一大毛也不要，雙手白送給人家！個中巧妙，非足爲外人道。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

等着瞧吧，好戲可就要開場了。

× ×

窗外大雪如毛——鵝毛大雪。

再起上一陣風，「雪」不待落地就狂颰着捲上了半天，滾成了氈狀的一大塊，遠遠的墜落下去。

數九的寒天，眞够他娘受的。

屋簷下那兩隻黑老鴉，凍得全身拱成了一圈，平常挺機靈的，這會兒連眼睛都睜不開了。

窗外寒風凜冽，窗內却一爐如春——呼呼的爐火，冒竄着尺許長短的火苗子，火色純靑，爐子上却空無一物，是爲取暖用的。

「刀」已經打好了，在井裏浸着呢。井口的窩𥨍，正開在「天井」院子裏，幾百年以來，毛家就靠着這一口「長潭古井」冶刀浸鋼，打製出來的刀劍，名揚天下。

井上加着七百斤的一塊靑石板，四週都用黃泥封着口，加有封籤。

毛老爺子今天興緻很高，他老人家穿着一襲火狐子，在暖廳裏喝着茶，身旁有兩個人陪着他，一個是他兒子毛三郎，一個是他女兒毛海蓉。

毛海蓉早就出閣了，她漢子是太原府的著名鏢師「鐵旗」莫雨蒼。

毛三郎五十上下的年歲，矮個頭，一副瘦小乾枯的樣子，不似他爹爹那般高大，可是目光深邃，舉止鎭定，一看就知道這是個行事謹愼，足托大任的人。當然，他還有一身好功夫——只是知道的人却不多。

毛海蓉早年也是個美人兒，可是如今發福了，四十來歲還不大顯，看上去頂多像三十出頭的人。

兄妹倆個一直是跟着爹爹幹活兒。

毛老爺子把一手鑄刀煉劍的訣竅，傳給了兒子毛三郎，女兒毛海蓉是嫁給別家的人，自是另當別論，不能讓她知道。

今天好像是個大日子。

客廳裏擺着謁祖先的神案，案子上供有香燭，酒菜，毛秋水領頭，一子一女先後都上過香磕了頭。

老爺子興緻很高，再等上半炷香的時間，他苦心三年所製煉的兩口刀就要出井了。

怎麼說「出井」而不說「出爐」呢！

這可就是毛家製煉刀劍方法有異於一般之處了，毛家所鑄的刀劍，異於別家之處是在於刀成之後需入寒井浸四十九日，去蕪存菁，一待出井即謂之大成。

這口「長潭古井」的井水，據說也異於一般，水質清冽，冰冷澈骨，出水處在關陽一脈龍穴之口，以之冶金，極具獨特之功。

毛秋水得天時地利之妙，最難能的是他老爺子獨具慧眼，能够鑑別上好的精鐵，以之成鋼。

這採鐵一事，須經毛秋水親自身入礦區，發掘礦苗，往往數月不得，這是最難的一項工作，也是他爲什麼歷年來何以僅僅只鑄了一十七口刀劍之故。

此刻，他顯得興奮極了。

父子三人步向井側。

毛海蓉端 張椅子，讓父親坐下來。

毛老頭一舉手摸着銀白的鬍子，目注向兒子毛三郎道：「來求刀的人多麼？」

毛三郎道：「足有一千人！」

「噢——」毛秋水慢慢點着頭，却是沉吟不語。

毛海蓉關心的道：「爹，這兩口刀你老人家到底出售給誰呢！」

毛秋水長嘆一聲道：「寶劍贈與烈士，紅粉授於佳人，爲父這兩口刀，較諸過去所出都要好，可謂生平最佳之作……我是不願意落入凡夫俗子之手，總要找那才華出衆，武技卓然之士才好……」

毛三郎皺眉道：「咳……難！」

毛秋水對於這個兒子，一向極爲看重，毛三郎也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江湖閱歷亦深，加以他一身超人武功，毛秋水倚之爲左右手，是以這多年之來，才相安無事。

聽了他的話，毛秋水微微一怔道：「怎麼說？」

毛三郎道：「芸芸多士，良莠難分，江湖武林多的是奸詐取巧之輩，要想找兩個適當之人，可就難了。」

毛秋水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這雙老眼自信不花，到時候看吧！」

毛三郎不便與父親爭辯，恭敬的應了一聲：「是！」

想了一下，他又道：「聽說陝西的靑竹客和滇南的貢大元都來了！」

毛秋水突然一怔，冷笑一聲，道：「靑竹客三年前得我『靑霜劍』而去，何以再來？」

毛三郎憤憤道：「此人貪得無厭，聽說爹爹今日所出之刀，乃採之萬載寒鐵，所以矢志必得！」

「他休想——」毛秋水喃喃道：「這兩口刀我豈能再令他巧取？」

說到此，他長嘆一聲，道：「這些年來，我父子低頭耕耘不問收穫，爲父春秋已高，只怕此二刀手成之後，再也無力打製新刀了……」

他的一雙眸子，在兒女身上一轉，落向女兒身上道：「雨蒼最近生意好麼？」

毛海蓉點點頭，面有苦色道：「還過得去！」

毛秋水一笑道：「妳不要騙我，我知道你丈夫半年前在滇中失鏢之事，唉……你們够苦了。」

目光再轉，落向兒子毛三郎，道：「你雖得我絕技，但性情較我猶傲三分，生平不擅積蓄，三子入學，所費更多……」

站起來，走了幾步——

老頭子定下心來，沉重的說：「我已經決定了，這兩口刀其中之一出賣，黃金一萬兩！」

毛氏兄妹相繼一怔——

毛秋水回身一笑道：「你二人各分五千兩，蓉兒拿這些錢與你丈夫打點淸償那批鏢銀，應該足足有餘了！」

毛海蓉目蘊熱淚，喜極欲泣的道：「謝謝爹爹……」

老爺子看向兒子道：「這鑄刀生涯唉……得罷且罷，你也須早作打點！」

毛三郎道：「爹！你老放心吧，兒子已有萬全之策！」

「好！」毛秋水點點頭道：「我這就放心了。」

話聲方住，但聞得一陣錚鏘之聲，傳自井內，金鐵交鳴中井水亦相繼呼應，嘩然作響。

毛氏父子女三人，面上皆現出一片喜悅之聲。

「一提金」毛秋水道：「是時候了，三郎，你開井，爲父收刀！」

毛三郎依言走近井口，毛秋水却踩在一張木櫈之上，這時毛海蓉却遞過了一個長形綢包。

「一提金」毛秋水接過打開，其內是一雙墨玉間裏蛟皮的刀鞘。

毛秋水雙手各持一鞘，毛海蓉却展出一口長劍，劍色純靑，一望即知是劍中極品，想係亦得知老人親手所鑄。

三人凝神靜息的注意着古井之內的動靜，先時所傳出的那陣金鐵交鳴聲，原本如銀龍鬧空，繼而如翻江倒海，足有半盞茶之久，才漸漸歸於平靜。

此時毛三郎已把井口封泥啓開，雙手緊托石面三角，父子三人表情更形緊張。

沉默片刻，但聽得井內異聲再起。初聞的那聲音異常的尖銳，刺耳生痛，繼之而起是一片隆隆聲，隱隱作風雷之勢。

毛秋水叱了聲：「開！」

負責開井的毛三郎，頓時雙手力托着那塊重有七百斤的巨石，一下子就掄了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毛三郎起手的刹時之間，井水「嘩啦！」的一聲作響，一白一紅兩道紅光，如同經天的匹練刹時間穿空直起，那兩道光華一出井口，乍然分開，一南一北作兩下箭也似的破空直起。

「一提金」毛秋水，喝叱一聲道：「收！」

右手刀鞘，突地擲出，直迎向南面那道白光奔出，好準的手法，只聽得「嗆啷！」一聲脆響，空中二物迎爲一件，陡地自空而墮，却被毛三郎抬手接住——是一口入鞘長刀。

同時之間，那道出井的紅光，形成一道長虹，離地三丈直奔向北方穿出，却爲負責看守的毛海蓉迎了個正着。

原來，毛家父子三口，都有一身好功夫。

毛海蓉身子倏地縱起，正好迎住了那道紅光的來勢，她手裏的那口靑光長劍，劈風疾斬直下，但聽得「嗆！」的又是一聲脆響，紅光向下一壓，却由毛海蓉腋下直穿而出，哧——其快如電！

毛海蓉嘴裏「啊唷！」的叫了一聲，身子在空中顫抖了一下，直墜而下。

她落地的身子打了個踉蹌，却爲其兄毛三郎搶前一步伸手摻住一臂，這才發現到毛海蓉左腋下中衣破開一口，鮮血點點直下，傷勢不能說重，可是却也令人吃受不起。

那道穿出的紅光匹練經空的直射而出，「嗆！」的破牆而出，毛秋水大吃一驚，高叱一聲，雙臂一振，施展出「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躍牆而出。

同時間毛秋水，毛海蓉兄妹二人驚於事發之突然，也雙雙跟踪躍出。

「一提金」毛秋水眼看着苦心煉成的寶刀之一，竟欲破牆而逃，自是不捨——

他身子猝然向下一落，掌中刀鞘雙手力持向外一指，大吼一聲道：「停！」

那刀鞘內配有鑄刀的原質磁鋼一塊，此刻經毛秋水內力逼使，泛出一股吸力，頓時之間就使得空中那道紅光突地停住。

三人至此，已可淸楚看見空中寶刀，其色如血，紅光泛天，耀目難開。

毛秋水刀鞘一擰，那口刀就空打了個轉兒，「噹！」的落於地面。

毛三郎身子一伏，躍身而前，正欲拾取——

空中傳出一聲朗笑，却有一人身法快他一步，紅衣閃處一個身材高大，面若重棗的四旬漢子，像是一團旋風般的已然搶先一步，到了那口刀側，一伸手，拿刀在握。

這漢子端的是施刀好手！刀一到手，隨着他出口的狂笑之聲，掌中刀向外一遞，一旋——

空中「叭！叭！」一連兩聲爆響，炸開了兩朵刀花！

緊接着此人刀勢一捲，如戲空之巨蟒般的，捲出了一度長虹！

刀是無上寶刀，人是極流高手，兩相配合，相得益彰。

毛三郎根本不須出手掂對方的斤兩，只須一接觸對方刀上所泛出的刀氣，已知道這人功力極高，爲近年罕見之士，驚心下吃這人刀勢逼得後退了三步以外，方自拿椿站穩了腳步！

這一突然的舉止，自然使得在場三人大吃了一驚！

紅衣大漢手握寶刀，迫視了一下，宏聲大笑道：「好刀，好刀，哈哈……」

笑聲若雷，聲震四壁！

同時間，人影如梭，一連着由牆外翻入了四條人影，四人身法之快，不須多看一眼，透過毛氏父子的眼角只觸上一眼，即可知來者皆是當代罕見的武林高手！

所來四人——

一個是翩翩風流的儒家公子。

一個是形銷骨立的中年病夫！

一個是黑髮長髯的全眞道長。

一個是身材肥大手執紈扇錦衣巨賈！

四個人雖然來的方向各異，身法各別，可是落下的勢子却是一致，像是事先說好了一般！

再者四人落下的部位，東，南，西，北，各取一角，儼然是武林中傳說中極具威力的「四象圖」！

這幾個人，乍然的現身，不禁使毛氏父子大大吃了一驚！

「一提金」毛秋水不愧是老江湖了，自從打製寶刀以來，早已熟知了天下英雄豪傑！

這乍然現身的幾個人，他雖不曾相識，可是由外表上看過去，却也猜知了一個大概。

毛秋水雙手抱拳道：「毛某蓬門製刀，那裏敢驚動許多高人——」

言罷目光直視向那檢刀的紅衣大漢道：「壯士請賜還老朽紅毛寶刀，不勝感激之至。」

紅衣漢子哈哈一笑道：「寶刀擇人，



毛三郎把蓋井大石移開，井中二刀有若經天長虹沖飛而出，毛秋水與毛海蓉各持刀鞘迎向二刀。

豈非天意乎？毛老頭，這口刀咱買下！」

「一提金」毛秋水面色微沉道：「老朽並未言賣，壯士何能言買？」

話方住口，一旁那個身材肥胖，錦衣商賈模樣的人狂笑道：「妙呀！毛鬍子這話說得對極了，你這個人也太冒失了！」

紅衣漢子一雙核桃般的大眼睛瞪得滾圓滾圓的道：「放屁放屁，咱老子是跟姓毛的說話，關你屁事！」

那錦衣胖子手上摺扇「唰！」的合在了一塊，短眉一挑道：「放肆！」

手中摺扇陡地向前一指，但聽得「啾！啾！啾！」三股尖風，空中現出了極為細微的三縷銀光！

那紅衣漢子哈哈一笑，手上的紅毛寶刀霍地向外一震，刀光乍吐又吞，隨着那漢子刀勢向內一收，三枚細若絲麵的透骨針，如蛆附骨般的俱都吸在刀身之上！

紅衣漢子大笑一聲道：「這點門道，也能在咱面前顯派！」

刀身一抖，紅光乍吐，三根白骨針在一聲輕炸裏，全數炸為粉碎，簌簌如雨般的落向地面！

這一手功夫，直把面前各人看得全數一呆——「一提金」毛秋水冷冷一笑道：「壯士已領得刀中三昧，可謂之刀中聖手，失敬，失敬！」

那漢子哈哈大笑道：「毛老頭，咱久已聽說中原有你這麼一塊招牌，所鑄寶刀不讓古人，只是無緣識荆，今日人刀共識，果然名不虛傳，失敬，失敬！」

言罷擺刀近看，一副喜極欲狂模樣，仰天大笑不已！

毛秋水冷冷道：「老朽尚不識得尊駕大名，這口刀三載苦心，更不敢輕易言賣，壯士請發還老朽吧！」言罷進前一步，伸手取刀。

紅衣漢子後退一步，濃眉倏展，虎目圓瞪！

「一提金」毛秋水一派溫和，絲毫不為所懼，再次伸手取刀，一隻手向刀背上一搭，那口紅光燦爛的蓋世寶刀，起了一陣急顫。紅衣大漢與毛秋水二人各自神色一變，緊接着毛秋水鬆手退後一步——

他那張清瘦的瘦臉上霍然漲紅如血，過了些時候才復如常！

紅衣大漢抱刀施禮道：「某只道先生是一擅鑄寶刀的高人，却不知亦乃高人，失敬，失敬！」言罷上前一步，雙手把刀呈送在毛秋水面前，道：「方才戲耍，先生萬勿見責！」

毛秋水伸出一隻瘦手，接過刀來，金刀入鞘！却未曾出口發言。

此刻那個站立南角的中年病夫，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足下借刀傷人，一手『刀骨風』果然了得，瞞得了別人却瞞不過我姓姜的！」

紅衣漢子霍地一驚，虎目睜向那中年病夫，冷冷一笑道：「姓姜的？敢莫是淮上的『病太歲』姜平？這倒是失敬了！」

中年病夫蒼白的臉上，綻開了一絲苦笑道：「足下何人，竟識得姜某姓名？」

紅衣漢子又是一聲朗笑道：「病太歲，咱識得你，你却不識得咱，足見在下聲名遠不如你，草野村夫不足言姓，你這就不必多問了！」

話聲方住，立在東角的那個逍遙書生冷哼一聲道：「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你老兄反穿棉襖，裝的是那門子羊？」

紅衣漢子嘿嘿笑道：「這麼說，足下是認得咱了？」

書生莞爾一笑，道：「前些日子聽得人言，大漠北疆來了一個豪客，自稱以刀會友，此人姓魯名鐵山，據說幼遇異人，學成蓋世絕技，不用說，這位豪客定是尊駕了？」

紅衣漢子哈哈一笑道：「高見，高見，不才正是魯鐵山，半世黃沙裏打滾，不識故國世面目久矣——」

方才那個發射白骨針的胖子，怪聲笑道：「這麼說，足下果眞是志在得刀，然後以刀會友，要殺盡天下同道了？」

魯鐵山笑道：「以刀會友是眞的，殺盡天下同道，魯某人那有這麼大胆子！」

錦衣胖子嘻嘻一笑道：「好吧，這是後話，姓魯的，你自信這口紅毛寶刀就非你莫屬麼？你先不要太如意了？」

魯鐵山目光一轉，一副不屑狀的轉向毛秋水道：「老爺子，你就開個價吧！」

「一提金」毛秋水在各人對答之時，一雙眸子只管注視着手中這口紅毛寶刀，此刻聞言長嘆一聲，道：「各位慕刀不辭千里，老朽不勝感激，只是此刀不安于泉，早出了一個時辰，方才細觀刀氣，殺氣益然，只怕此刀出世，武林勢將大亂！」

錦衣胖子哈哈笑道：「毛鬍子你也太客氣了，試言你毛家所出那一口刀劍不給江湖上惹事添非，天下豈有不殺人的寶刀？你也顧慮太多了。」

他嘻嘻一笑，又道：「剛才姓魯的說的對，你就出個價吧！」

毛秋水冷冷一笑道：「久仰貫朋友多財善賈，還是由貫朋友你開個價吧！」

在場各人俱是一怔，錦衣胖子亦不禁喜形於色。

他們皆知道「一提金」毛秋水素向輕財重義，所出刀劍，多半擇人卽贈，頂多不過收取工本費用而已，是以武林中人，只憑刀法人品，却不在錢財多少。

那胖子正是江湖上富極一方，人稱「聚寶盆」的貫大元，此人武功絕高，加以富甲一方，為人介乎正邪之間，是一個極難招惹的人物。

此時一聽毛秋水居然命其開價，不禁大為振奮，反之，其他各人，却無不面色黯然！

倒只有那在沙漠來的魯鐵山昂然直立，不為所動！

貫大元哈哈一笑道：「早知道毛老頭你要錢，甚麼事都好辦，今天貫某來的匆忙，沒有帶多少錢，不過……」

嘻嘻一笑，他接下去道：「在商言商，幹我們這一行的，身上總得有個頭寸！好吧！」

說完一隻手探入腰囊之內，摸索着尚未抽出——

却聽得魯鐵山冷冷一笑，道：「貫老弟，先慢一步！」

貫大元見對方年歲不比自己大，一出口喊自己為老弟，臉色大為不悅。

他先前雖然不過小試了一下身手，却已測出這魯鐵山不是易與之輩，又因在座俱是一方高手，簡直沒有一個是好說話的，是以不得不暫時壓着怒火。

聞言之後，他冷笑道：「魯朋友有何見教？」

魯鐵山道：「老弟台你來的匆忙，未及帶許多錢，咱魯某人，可是把全份家當都帶來了，我們何不當場賭個輸贏，就以身上錢財來博毛老先生這口罕世寶刀？」

貫大元微微一笑，目光在對方一轉，心想小子你可上當了，貫某人不過是一句謙虛之辭，你却當成眞的了，講武功貫某人未見得是你對手，要談錢，你可得倒退十萬八千里！

其實貫大元來時早有準備，把十兩重的金葉子打點了一包，足有千兩之數，另外備有明珠一串，以及若干珍寶，總算是可當得黃金萬兩之數，以此巨金，自是目無餘子。

當時聆聽之下，正合心意，冷冷一笑道：「這話倒也公平，我們一言為定，就請三位兄台做個證人！」

說罷向着身側三人拱了一下手，朗聲道：「魯朋友要與在下比家當，敢不從命，我們一言為定，就以今日此刻身上所携帶銀錢多少來博毛老頭這口罕世寶刀。」

那久未開口的黑鬚全眞道長，冷冷一笑道：「貫大元，你休以錢多欺人，需知今日之勢，拋開銀錢之外，總還得給在場好朋友露兩手絕活兒，也好使得我們這些窮小子心服口服！」

貫大元嘿嘿一笑道：「道長說得極是，這是後話，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能夠來到毛老頭這院子裏的人，總不是平凡之輩！老道，你又何必太急？」

那黑鬚全眞道長，當然不是平凡之輩，此人姓向名華，修眞九華山，人稱「九華全眞」，一手「雷音掌」武林推重！

其實何止是他，隨行三人簡直無一易與之輩。

四人依次為陝西的「靑竹客」郭白塵，滇南的「聚寶盆」貫大元，淮上的「病太歲」姜平，以及「九華全眞」向華波。

這四個人原是天各一方，在武林中彼此不尊誰也不服誰的人物，此番聚會，各人都志在得刀，四人都是絕頂聰明之人，想不到却被沙漠殺出的一個魯鐵山搶了先着，是以暫時聯手一着四象圖，意要魯鐵山知難而退，然後再互別瞄頭。

「九華全眞」向華波聽了貫大元之一番奚落，捻鬚而笑，大聲道：「貫兄快人快語，佩服，佩服！」

一旁的魯鐵山却狂聲笑道：「怎麼樣貫老弟，你就出個價吧！」

貫大元這時才由身上，取出了一個大小如同薄枕的黃綢子小包，嘻嘻一笑，說道：「貫某來得匆忙，未及多帶，這裏是黃金三千兩，大概勉強還可稱得上是個數目吧！」

說完手指拉開了包紮的紅帶，現出了其內黃澄澄的數百片金葉！

在場各人心頭不禁一驚，三千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了，除了富甲一方的貫大元以外，誰能有麼大的手筆？

每個人都不由得把眼睛瞟向那位自沙漠來的魯鐵山，暗忖着這場交易一上手，他可就輸定了。

果然魯鐵山表情木然，呆了一下道：

「啊……黃金三千兩……」

貫大元哈哈一笑道：「每片十兩，一共是三百片，山西金太源的字號，十足成色！魯兄請過目！」

說到此那雙托着金葉子的手，倏地一抖，手上三百片金葉全數飛上了半空，在空中翩翩飛舞不墜，閃爍出漫天金光，彼此磨觸，叮噹作響，一時蔚爲奇觀！

貫大元哈哈一笑，右手微翻，掌上那塊包裹金葉的黃綢布嗖然有聲的平飛直出，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魯鐵山右手之上！

魯鐵山嘿嘿一笑，抬頭再看，那空中三百片金葉，在大雪初晴的美麗雲空間，連成一綫，宛若是一道金色長虹，又若是一條金鱗巨蟒。

貫大元借着飛金，而顯露出他卓越的一手「內氣百結」功力，確是不同凡响！

在場各人，無不暗暗讚許。

眼看着那串連擎天的黃金，一片片首尾相啣，發出規律和諧的音階，叮噹有聲的一片一片，不快不慢的落向魯鐵山手上綢帕之內。

三百片金葉徐徐叠注，整整齊齊成一堆！

看到這裏，北角上站立的那個「病太歲」姜平打了個哈哈道：「好功夫，貫胖子這一身肥肉可不是吹的，人家可眞有兩下子！」

貫大元冷冷一笑，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由於正在與魯鐵山鬥狠的當兒，無暇分神之故！

三百片金葉一片不少的全數落在了魯鐵山雙手之上，黃澄澄的光華耀眼！

魯鐵山仔細的打量了一番，冷冷笑道：「果然是金太源的字號，十足赤金，咱魯鐵山今天可眞是開了眼了，哈哈……」

貫大元嘻嘻笑道：「好說，好說！」

魯鐵山笑聲一頓，道：「敬謝不敏，原物奉還！」

十指一振，但聽得「嗡！」的一聲，三百金葉有如出巢之蜂，全數昇空直起，連同着手掌上的那方綢帕一起出手昇空。

數百點金蝗，連同着一方彩綢，像是暗器中「滿天花雨」的打法，齊頭蓋頂的直向着貫大元當頭罩落！

場內各人不禁全數一驚，就連着貫大元本人也怦然一驚，以爲魯鐵山明借還金爲由，其實暗中暗下殺手！

貫大元一念之驚，陡然自丹田內提出一股眞氣，逼得向全身三十六穴處大穴，各佈「護體神罡」！

這項工作在一個功力深沛的人施展起來，是極爲迅速快捷的。

貫大元到底不是弱者，也能保持住一副外表的鎭定，儘管內裏緊張，外表却裝得按兵不動——

幸虧他沒有聳動，否則可就不免貽笑大方了。

就只見空中炸飛的數百點金星，在落下的一刹間，忽的一收，像是羣蜂歸巢，但聽得琤然一聲作响，全數叠落入帕，規整如初的落在了貫大元雙手之上！

這一手功夫，發作結束同樣的突然，施功人如果沒有內功中所謂的「御氣」功力，萬萬不能施展。

在場幾個人，皆都是極有造詣的高手，在目睹着魯鐵山施出這手還金的傑出功力之後，全數噤若寒蟬，悶不吭聲。

貫大元自然知道今日遇見了生平難得一見的對手，他志在得刀，倒也不恩在武功上與對方一分雌雄。

當下冷冷一笑道：「魯朋友這手御氣行功的功夫，高明極了！我想如果魯兄身上一時不便，這口紅毛寶刀，暫時就由在下買了。」

魯鐵山仰天狂笑一聲，聲如夜梟，入在耳中說不出的刺耳難聽。

在大家莫明其妙的當兒，魯鐵山笑聲一頓，只見他雙目圓睜，激昂的說道：「貫老弟，你眞門縫裏瞧人，把人也看得太扁了！」

貫大元一怔，冷笑道：「這麼說魯兄你身上的錢，超過在下了？」

魯鐵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不是說過了麼，全份的家當都在身上，老弟你不過才拿出了區區三千兩黃金，就想購買毛老先生三年苦心錘煉的寶刀，也未免太便宜了，你老弟這價碼還太低一點了！」

貫大元頓時一呆，目注向毛秋水，冷冷道：「毛老哥，你這口紅毛寶刀，索價多少？」

毛秋水已知今日之會，非比往常。已然公開叫了價，就不如照直說出，給他們要個大的！

當時抱刀一笑，說道：「老朽本無賣刀之意，各位大爺執意要買，也就無可奈何！」

貫大元喝叱道：「少囉嗦，到底賣多少吧！」

「一提金」毛秋水抱刀一躬道：「不敢，黃金一萬兩！」

一旁的「病太歲」姜平「啊喲！」了一聲，笑道：「毛老大這一次可是獅子大開口了！」

魯鐵山沉着不語！

貫大元臉漲通紅——他低下頭來回的在院子裏走了幾步，忽的目視向毛秋水，大聲道：「好！這口刀我貫某人要定！」

言罷插手入懷，取出了一個扁而長的漆木匣子，在手裏拈了拈，環視四週，道：「各位仁兄清鑒！」

大家都知道貫大元多財善賈，搜集奇珍無數，這時爲人所激，是非要湊足這萬兩黃金之數不可了。

大家也都想要見識一下貫大元匣子有些什麼玩藝兒，能值這麼多錢？

是以，貫大元出言一邀，三個人也就不約而同的走了過來！

却只是那位從北大漠來的魯鐵山，仍然佇立原處紋絲不動，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貫大元這時打開了匣子，只見一片珠光寶氣，匣子裏五光十色的美玉貓兒眼，足有數十顆之多，除此之外，另有一串光色十足的珍珠項鍊。

在場三人，其中「青竹客」郭白塵，早年出身世家，是個識家。

貫大元沉着臉道：「郭兄請鑒定一下，這些東西還值得過麼？」

郭白塵仰天哈哈一笑，說道：「好說

，好說——！」

他信手拿起那串珠子，細觀了一下，道：「上好魚珠，難得，難得！」

貫大元道：「這串珠子郭兄看看可值四千兩黃金麼？」

「不值！不值！」郭白塵豎起了三根手指，道：「三千兩已經了不起了！」

貫大元咬一下牙道：「三千兩就三千兩，郭兄再看這些個玉石，貓兒眼，還有這塊漢玉……」

郭白塵一一鑑賞過，閉了一下眼睛，吟哦道：「這些個東西從優估價，亦大概可值三千兩！三三得九，總數九千兩……還差一千兩！」

貫大元面色一楞，大圓臉上泛出了一片鐵青，冷冷一笑，由手指上脫下了一枚板指，說道：「這是上好的翡翠，足值一千兩！」

郭白塵接過，搖搖頭道：「珠寶中，翡翠價值最高，只可惜老兄這塊太小了，而且其色不純，這戒指頂多值得兩百金，可惜，可惜！」

貫大元一時臉上見汗，目注向毛秋水，道：「貫某已盡所有，尚不足九百兩，不知主人可肯通融否？」

「一提金」毛秋水冷漠的搖搖頭道：「老朽原非出賣之物，是各位一定要買，既然開價不易再收，當請原諒！」

貫大元頓時爲之一僵，他目光向身側三人一轉……

「病太歲」姜平立時會意，笑道：「九百兩黃金，乖乖，賣了我姜平，也不值呀！」

貫大元臉上又是一紅，却把一雙眸子望向一邊的魯鐵山——

他冷冷一笑，道：「怎麼樣魯朋友，在下已湊足九千一百兩黃金之數，雖不足九百兩，却也相差不多，足下如果身上有萬金之數，這口刀就是你的了，否則就候在下半個時辰，九百兩區區之數，尚還難我不住！」

魯鐵山這時才移動雙步，聞聲後慢慢走到了近前。

包括毛氏父子等三人，大家的眼睛不約而同的全都注視着他，倒要看看這位目無餘子，上來狂傲的北疆怪客，如何能一下子拿出萬金之數！

貫大元雖說不足九百兩，可是相差不多，而且此人是出了名的豪富，如允其週轉，卽使是再加千萬兩黃金，也是難他不住，眼前魯鐵山如果一下子拿出萬兩之數，自是穩操勝算，否則如不及貫大元之數，可就相形見拙了！

魯鐵山一隻手，隨意的在對方珠寶匣內撥弄了一陣，獨獨拿起那枚翡翠戒指。

看了一下，哂然作笑，說道：「在下對於珠寶可是外行，可是對翡翠，却知道一點！」

貫大元哼了一聲道：「請教！」

魯鐵山道：「閣下這個翡翠戒指，色不純，東西小，剛才那位郭兄說得不錯，只是百兩黃金却嫌太多了。」

貫大元冷聲道：「依兄所見，能值幾何？」

魯鐵山道：「頂多值二十兩！」

一旁的「青竹客」郭白塵嘻嘻一笑道：「果然是個行家，郭某所以出百兩之數，多少是爲我們貫大老闆遮點羞，你又何必揭穿！」

貫大元頓時怒形於色，道：「貫某生平在珠寶堆裏打滾，豈有不識之理——」

眼睛一轉，盯向魯鐵山道：「閣下口口聲聲談翠，貫某倒要問問你，所謂極上之翠有個四字訣，是那四個字？請教！」

魯鐵山哂然一笑，道：「老弟你問對人了，這四個字是碧，沉，晶，寒！」

貫大元臉上一紅，冷笑道：「高明，請說清楚一點！」

魯鐵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碧如洗，沉如金，晶若玉，寒若冰！」

貫大元臉上可就不大自然了。

魯鐵山冷笑一聲，道：「上翠能值萬金，如能合乎以上四個字，只怕雖出萬金亦難求一方！朗朗乾坤中原，祈求一方，只怕也是萬難！」

貫大元嘿嘿冷笑道：「字字珠璣，果然高明，閣下既知萬金難求，豈不是說了等於白說！」

「不等於白說！」

魯鐵山慢慢一字一字吐出。

貫大元頓時一呆！

所有的人，都呆一下！

空氣一下子靜肅了下來，魯鐵山這才把一隻手慢慢伸向懷中，取出了一個四方形的青布包兒。

他回過身來，向着一側呆望的毛三郎，拱拱手道：「有勞少君打盆水來！」

毛三郎點點頭道：「不敢！」轉身自去——

毛海蓉這時已止住了腋間刀傷，眼前這番情景，倒是提起了她的興趣，慢慢也偎了過來。

大寒天，沒有一個嫌冷！這番激情鬥狠，確是熱辣辣的，不必是當事人，看着也够味兒！

魯鐵山嘴角掛着不屑的笑，慢慢打開不顯眼的青布包兒，現出了一方紫木雕花的四方木匣。

揭開了匣蓋兒，大家的眼睛都直了！

碧綠碧綠的翡翠，足足有硯台那麼大小四方，一共是四大塊，上衝的寶光，頓時把魯鐵山的一張臉都染綠了。

在場除了貫大元以外，幾乎沒有一個是貪財之人，可是這麼大的四塊整翠，誰看了不震驚？不動心？

貫大元刹時間，面色如土！

魯鐵山二指輕啓，拿起了一塊來，一蓬碧光，映得每個人髮眉皆綠！

識貨的「青竹客」郭白塵，禁不住「啊！」了一聲，目放異彩的道：「好一塊翠！」

魯鐵山一笑，關起了匣子，却把手中那塊翠，遞向郭白塵道：「郭朋友是行家，請鑒定一下值多少！」

郭白塵由不住伸雙手接過，只看了一眼，掂了掂份量，由不住嘆息一聲，道：「好大的一塊翠！」

魯鐵山道：「可當得以上四個字！」

「足足當得……太難得了，難得！難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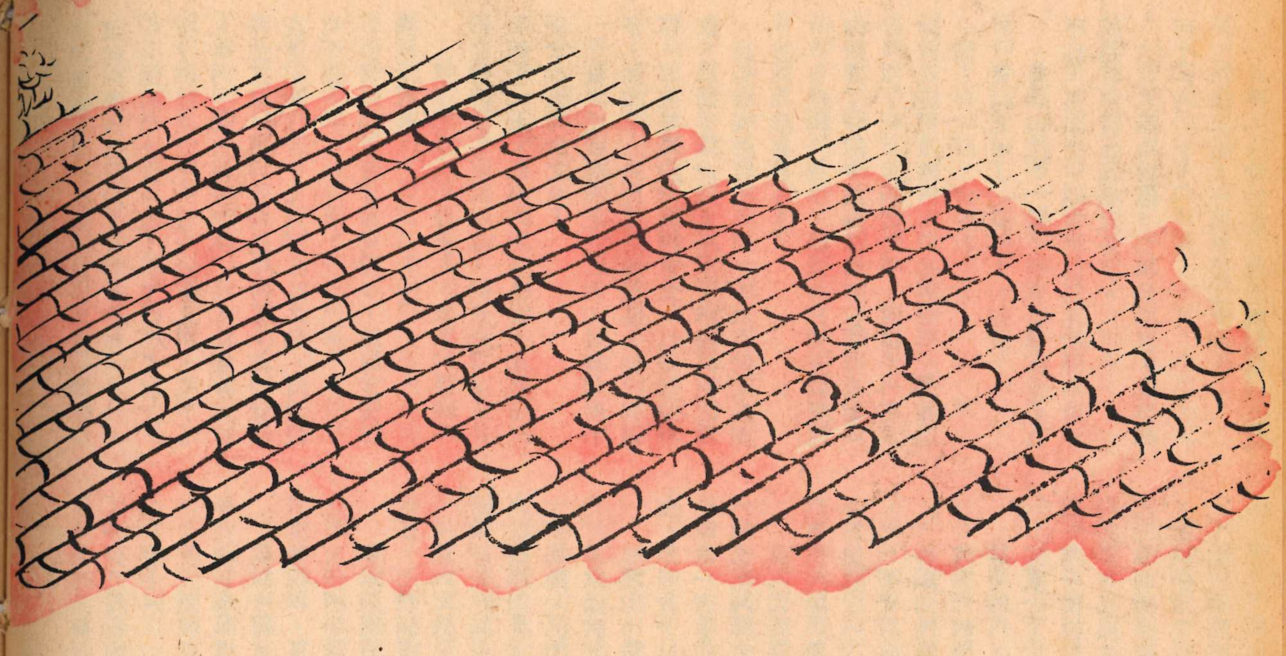
說時毛三郎已打了一盆水來，見狀也驚得呆住了！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靈琳為要振發郭定求生的意志，毅然要下嫁郭定，囑咐客棧賬房為她備辦酒席，要在大年初一行禮。另一面，上官小仙用盡手段，仍打不動葉開的心，這時，葉開的傷勢已癒，決定年初一便走，上官小仙沒有挽留他，因為她知道，就是如何挽留，最後他終歸無效，索性極其大方地，親送葉開離去，臨別前，却囑葉開往鴻賓客棧喝喜酒，但却不說明是喝誰的喜酒。丁靈琳收到的第一個人的禮物，竟是楊天送的，禮物內有純金古錢，這意思顯然代表金錢幫送的，也就是代表上官小仙送的——

喜事成慘事　多情變傷情

丁靈琳握緊雙拳，心裏不禁在冷笑。她希望上官小仙晚上來喝喜酒。

呂廸居然也送了禮來，是和八方鏢局的杜同一起送來的，除了禮品四色外，還有「極品傷藥一瓶」。

丁靈琳又不禁冷笑。

她已決心不用這瓶藥，不管呂廸是不是眞的好意，她都不能冒這種險。

還有些人的名字，丁靈琳似曾相識，却又記不太淸了。這些人好像都是丁家的世交舊友。

丁家本就是武林的世家，故舊滿天下，其中當然也有很多人到了長安。

可是丁家的人呢？

這個也曾在武林中顯赫一時的家族，如今已變成甚麼樣子！

丁靈琳連想都不敢想。

她繼續看下去，又看到一個意外的名字。

崔玉眞。

她居然還沒有死！

這些日子來，她為甚麼一直都沒有出現過？她是不是也已知道葉開的死訊？



老掌櫃在旁邊微笑着，道：「我實在想不到丁姑娘在長安城裏竟有這麼多朋友，今天晚上，想必一定熱鬧得很。」

他們的喜事看來確實已轟動了長安。

丁靈琳忽然發現自己原來，也是個名人——那是不是因為葉開？

她又禁止自己再想下去，無論如何她今天絕不能去想葉開。至少今天……今天絕不想。

她看到最後一個名字，心忽然沉了下去。

「南宮浪，字畫一卷。」

她知道這名字，也知道這個人。

每個世家大族中，都必定會有一兩個特別兇狠惡毒的人。

南宮浪就是「南宮世家」中最可怕的人。

他是個聲名狼藉的大盜，是南宮世家的不肖子弟，但他却也是南宮遠的嫡親叔叔。

丁靈琳忍不住問：「你看過這人送來的字畫沒有！」

老掌櫃搖搖頭，道：「丁姑娘若是想看看，我現在可以拿出來。」

丁靈琳當然也很想看看。

×　　×　　×

畫卷已展開，上面只畫着兩個人。

一個人手握着長劍，站在一對紅燭前，劍上在滴着血。

他身上的衣着劍飾，都畫得很生動，但一張臉是空白的。這個人竟沒有臉。

另一個人已倒在他劍下，身上穿的，赫然竟是新郎的打扮。

丁靈琳臉色已變了。

南宮浪的意思已很明顯，他是來替與南宮遠復仇的，他今天晚上就要郭定死在他的劍下，死在喜堂裏的那對龍鳳花燭前。

郭定已受了重傷，已沒有反抗之力……

老掌櫃的也已看出她的恐懼，急着要將這卷畫收起來，突聽外面有人在問：

「這裏是不是鴻賓客棧？」

問話的是個黃袍長髮的中年人，身上的長袍蓋膝，黃得發亮

，黃得像是金子，一張臉却是陰滲滲的，全無表情。

就這麼樣一個人，看來已經很奇秘詭異，更奇怪的是，他身後還有三個人，裝束神情居然也跟他完全一模一樣。

老掌櫃心裏雖然有點發毛，却不能不打起笑臉：「小號正是鴻賓。」

黃衣人道：「郭定郭公子，和丁靈琳丁姑娘的喜事是不是就在這裏？」

「正是在這裏。」

老掌櫃偷偷看了丁靈琳一眼，丁靈琳臉上也帶着很驚奇的表情，顯然也不認得這四個人。

她已然沒有反應，老掌櫃只有搭訕着問道：「客官是來找郭公子的？」

黃衣人道：「不是。」

「是來送禮的？」

「也不是。」

老掌櫃勉強陪笑，道：「不送禮也一樣可以喝喜酒，四位就請後面坐，先請用茶。」

黃衣人道：「我們不喝茶，也不是來喝喜酒的。」

丁靈琳忽然笑了笑，道：「那麼你們莫非想來看新娘子？」

黃衣人冷冷的看了她一眼，道：「你就是新娘子！」

丁靈琳點點頭，道：「所以你們假如要看，現在就可以看了。」

黃衣人却翻了翻白眼，道：「我們要來看的並不是新娘子。」

丁靈琳道：「你們來看甚麼？」

黃衣人道：「來看今天晚上有沒有敢到這裏來惹事生非的人。」

丁靈琳眨了眨眼，道：「假如有？」

黃衣人冷冷說道：「不能有，也不會有。」

丁靈琳道：「為甚麼？」

黃衣人道：「因為，我們已奉命來保護這裏的安全，保護新人平平安安的進洞房。」

丁靈琳道：「有你們在這裏，就不會再有人來惹事生非？」

黃衣人道：「若是有一個人敢來，長安城裏今夜就要多一個死人！」

丁靈琳道：「若有一百個人敢來，長安城裏就要多一百個死人？」

黃衣人道：「多一百另四個。」

這句話已說得很明白，他們四人縱然不是一百個人的敵手，可是來的人也休想活着回去。

丁靈琳輕輕吐出口氣，道：「你們是奉了誰的命令而來的？」

黃衣人已閉上嘴。

丁靈琳道：「你們是不是金錢幫？」

黃衣人一句話也不再說，板着臉，一個跟着一個，走進了擺喜酒的大廳。

然後四個人就分成四個方向，動也不動的站在四個角落裏。

老掌櫃的也不禁吐出口氣，還沒有開口，突聽外面又有人在問：「這裏是不是鴻賓客棧？」

× ×

這次來的，竟是個鶉衣百結，披頭散髮的乞丐，揹着口破破爛爛的大麻袋。

他當然不會是來送禮的。

世上只有要錢要米的乞丐，從來也沒有送禮的乞丐。

老掌櫃皺了皺眉，道：「你來得太早了，現在還沒有到發賞的時候。」

這乞丐却冷笑了一聲，道：「你怎樣知道我是來討賞錢的？」

老掌櫃怔了怔：「你不是？」

乞丐冷冷道：「你就算把這客棧送給我，我也未必會要。」

這乞丐的口氣倒不小。

老掌櫃的苦笑：「難道你也是來喝喜酒的。」

「不是。」

「你來幹甚麼？」

「來送禮。」

該送禮的不送，不該送禮的，反而送禮來了。

老掌櫃嘆了口氣：「禮物在那裏？」

「就在這裏。」

乞丐將背上的破麻袋往櫃台上一放，十幾顆晶瑩圓潤的珍珠，白溜溜的從麻袋裏滾了出來。

老掌櫃怔住。

丁靈琳也吃了一驚。

就只這十幾顆珍珠，已價值不菲，她雖然生長在豪富之家，却也很少見到過。

誰知麻袋裏的東西還不止這些，一打開麻袋，滿屋子都是珠光寶氣，珍珠、瑪瑙、貓兒眼、祖母綠，奇珠異寶，數也數不清，也不知有多少。

老掌櫃已張大了眼睛，連嘴都闔不攏來，他連做夢也沒看見過這許少珠寶。

乞丐道：「這些都是送給丁姑娘添粧的，你好生收下。」

老掌櫃倒抽了口涼氣，陪笑道：「大爺高姓？」

乞丐冷冷道：「我不是大爺，我是個窮要飯的。」

他身子一轉，人已到了街外。身子之快，江湖中也不多見。

丁靈琳想攔住他，已來不及了，再趕出去，街上人來人往，却已看不見那乞丐的影子。

他究竟是甚麼人？為甚麼要送如此重的禮？

老掌櫃忽道：「這裏還有張拜帖。」

鮮紅的拜帖，上面寫着：

「郭公子，丁姑娘大喜！

同賀

牒兒布
多爾甲
布達拉
班察巴那」

丁靈琳又怔住。

老掌櫃道：「丁姑娘也不認得他們四位？」

丁靈琳苦笑道：「非但不認得，連這四個名字都沒聽過。」

像這樣極稀奇古怪的名字，聽過的人確實不多。

老掌櫃皺眉道：「姑娘若連他們的名字都未聽過，他們怎會送如此重的禮？」

丁靈琳也想不通。

老掌櫃只好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人家送禮來，總是好意。」

丁靈琳嘆了口氣，還沒有開口，外面居然又有人在問：

「這裏是不是鴻賓客棧？」

× ×

完全同樣的一句話，來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三個人。

前兩次來的人，已經是怪人，這次來的人更奇怪。

此時嚴寒天氣，這個人身上居然只穿着件藍布衣，頭上戴着一頂形式奇古的高帽，蠟黃的臉，稀稀疏疏的山羊鬍子，看來彷彿是大病初癒，却又偏偏一點也不怕冷。

他左手拿着把雨傘，右手提着口箱子，雨傘很破很舊，箱子却很好，看來非革非木，不知是用甚麼做的，但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這是口很值錢，也很特別的箱子，手把上甚至是鑲金裝玉。

他身上穿的雖單薄，氣派却很大，兩眼上翻，冷冷道：「這裏是不是有個姓郭的在辦喜事。」

老掌櫃點一點頭，看着他手裏的那隻箱子了，試探着問道：「客官，是來送禮的！」

「不是。」

「是來喝喜酒的！」

「也不是。」

老掌櫃只有苦笑，連問都沒法子再問下去了。

丁靈琳却突然插口問道：「你就是南宮浪？」

麻衣人冷笑，道：「南宮浪算甚麼東西？」

丁靈琳鬆了口氣，展顏笑道：「他的確不是個東西。」

麻衣人道：「我是東西。」

丁靈琳又怔了怔，自己說自己是個東西的人，她倒也從來沒見過。

麻衣人板着臉，道：「你為甚麼不問，我是甚麼東西？」

丁靈琳道：「我正想問。」

麻衣人道：「我是禮物。」

丁靈琳道：「你姓李？」

麻衣人道：「不是姓李，是禮物。」

丁靈琳瞪大了眼睛，看着他，這個人的確像是個怪物。

怪物她倒見過，可是一個會說話，會走路的「禮物」，她簡直連聽都沒聽過。

麻衣人道：「你就是丁靈琳？」

丁靈琳點點頭。

麻衣人道：「今天，就是你的大喜日子！」

丁靈琳又點點頭。

麻衣人道：「所以有人送我來做賀禮，你懂不懂？」

丁靈琳還是不懂，試探着問道：「你是說，有人把你當做禮物送給我？」

麻衣人嘆了口氣，說道：「你總算懂了。」

丁靈琳道：「我不懂。」

麻衣人皺眉道：「還不懂！」

丁靈琳苦笑道：「我要你這麼樣一個禮物幹甚麼？」

麻衣人道：「當然有用。」

丁靈琳道：「有甚麼用？」

麻衣人道：「我能救人的命。」

丁靈琳道：「救誰的命？」

麻衣人道：「救你的老公郭定。」

丁靈琳動容道：「你能救得了他？」

麻衣人冷冷道：「我若救不了他，天下就絕沒有第二個人還能救得了他！」

丁靈琳看着，看着他奇異的裝束，蠟黃的臉，看着他左手的那柄雨傘，右手的那隻箱子。

她的臉忽然因興奮而發紅。

麻衣人沉着臉道：「我不是來給你看的，也不喜歡女人盯着我看。」

丁靈琳道：「我知道。」

麻衣人道：「你知道？」

丁靈琳眼睛裏發着光，道：「我也知道你是甚麼人了。」

麻衣人道：「我是誰？」

丁靈琳道：「你姓葛，你就是『萬寶箱，乾坤傘，閻王沒法管』葛病。」

麻衣人道：「你見過葛病？」

丁靈琳道：「我沒有見過，可見我常聽葉開談起。」

麻衣人道：「哦？」

丁靈琳道：「他說葛病從小就多病，而且沒有人能治得了他的病，所以就想法子自己治，到後來竟成了天下第一神醫，連閻王都管不了他，因為死人也常被他救活。」

麻衣人忽然又冷笑，道：「葉開又算是甚麼東西？」

丁靈琳道：「他不是東西，他是你的朋友，我知道……」

她忽然撲過去，用力握住麻衣人的手，喘息着道：「是不是葉開叫你來的，他是不是還沒有死？」

麻衣人冷冷道：「你找錯人了。」

丁靈琳道：「我沒有。」

麻衣人道：「你是新娘子，你應該去找你的老公，為甚麼拉住我？」

他話裏顯然還有深意。

——你既然已嫁給了郭定，就不該再拉住我，也不該再找葉開。

丁靈琳的手慢慢鬆開，垂下，頭也垂下，黯然道：「也許我眞的找錯人了。」

麻衣人道：「但我却沒有找錯。」

丁靈琳道：「你……你要找郭定？」

麻衣人點點頭，道：「你若不想做寡婦，就趕快帶我去。」

× ×

珠寶還堆在櫃台上，麻衣人却連看都沒有看一眼，門外的冷風，却偏偏將那張血紅的拜帖吹到他腳下。

他也沒有去檢，只不過低頭看一眼。只看了一眼，他臉上已露出種奇怪的表情，忽然道：「這是誰送來的？」

丁靈琳道：「是個乞丐。」

麻衣人道：「甚麼樣的乞丐？」

丁靈琳遲疑着，她沒有看清楚，她的心太亂。

老掌櫃總算還比較清醒冷靜。「是個年紀不大的乞丐，總是喜歡翻白眼，說起話來，總像是要找人吵架。」

丁靈琳也想起了一件：「他的身法很快，而且很奇怪！」

麻衣人道：「那點奇怪？」

丁靈琳道：「他身子打轉的時候，就像是個陀螺一樣。」

麻衣人沉着臉，過了很久，忽然又問道：「這些珠寶裏，是不是有塊上面刻着

四個妖魔的玉牌。」

有的。

老掌櫃很快就找了出來，上面刻着的，是四個魔神，一個手執智磐，一個手執法杖，一個手托山峯，還有一個手裏竟托着個赤裸的女人。

麻衣人看了看玉牌，瞳孔似在收縮。

丁靈琳忍不住問：「你知道這四個人是誰？」

麻衣人沒有回答，却在冷笑。

× ×

郭定居然已能站起來。

這麻衣人的神通，竟似眞的連閻王都沒法子管。

可是丁靈琳要謝他的時候，就發現他的人已不見了。

丁靈琳也沒法子去找他。

她已穿上了新娘子的吉服，老掌櫃請來的喜娘，正在替她抹最後一點胭脂。

客人們已到了很多，其中是不是有他們的熟人，楊天和呂䗓是不是已來了？

丁靈琳完全不知道。

她現在當然不能再出去東張西望，她坐在床沿，全身似已完全僵硬。

外面樂聲悠揚，一個喜娘跑出去看了看，又跑回來，悄悄道：「客人們已快坐滿了，新郞倌也已經在等着拜天地，新娘子也該出去了。」

丁靈琳沒有動。

——葛病是不是葉開找來的？葉開是不是還沒有死？

她的心在絞痛！

在外面等着的新郞倌若是葉開，她早已像燕子般飛了出去。

——葉開呢？

丁靈琳勉強忍耐着，控制着自己，現在絕不能讓眼淚流下來！

這本是她自己心甘情願的。

郭定是個好人，也是條男子漢，對她的感情，也許比葉開更深厚眞摯。

葉開對她總是忽冷忽熱，吊兒郞當的樣子。

何況，郭定是救了她的命，爲了報恩而嫁的女人，她並不是第一個。

她在安慰自己，勸自己，可是她心裏還是忍不住要問自己：「這麼樣究竟是對？還是錯？」

這問題永遠也沒法有人能回答的。

× ×

樂聲轉急，外面已有人來催了。

丁靈琳終於站起來，彷彿已用盡了全身力氣，再站起來。

喜娘用紅巾蒙住了她的臉，兩個人扶着她，慢慢的走了出去。

走過長廊，走過院子，大廳裏亂得很，有各式各樣的聲音。

只可惜其中偏偏少了一種她最想聽的聲音——葉開的笑聲。

現在無論葉開是不是還活着，都已不重要了。

她已走到郭定身旁，已聽見了喜官在大聲道：「一拜天地。」

喜娘們正準備扶着她拜下去，突聽一聲驚呼，一陣衣袂帶風聲來到她面前。

南宮浪？

丁靈琳立刻想起了那幅畫，想起了畫上那個沒有臉的人，那柄滴着血的劍。

她再也顧不了別的，忽然抬起手，掀起了蒙在臉上的紅巾。

她立刻看到了一個人。

一個黑衣佩劍，臉色慘白，就像是幽靈般突然出現的人。

這人就站在她面前，手裏還提着個檀木匣子。

守在四角的黃衣人已準備圍過來，郭定的臉上也已變了顏色。

丁靈琳忽然冷笑，道：「南宮浪，我就知道你會來的!」

黑衣人却搖搖頭，道：「我不是南宮浪。」

丁靈琳道：「你不是？」

黑衣人道：」我是來送禮的!」

丁靈琳道：「爲什麼直到現在才來送禮？」

黑衣人道：「雖然送得遲了些，總比不送好。」

丁靈琳看着他手裏提着的檀木匣子，道：「這就是你送來的禮？」

黑衣人點點頭，一隻手托起木匣，一隻手掀蓋子。

站在丁靈琳旁邊的喜娘，忽然大叫一聲，暈了過去。

她已看見了匣子裝的是什麼。

這黑衣人送來的禮物，竟是顆血淋淋的人頭!

× ×

是誰的人頭？

× ×

龍鳳花燭高燃，是紅的，鮮紅。

血也是紅的，還沒有乾。

丁靈琳的臉却已慘白。

黑衣人看着她，淡淡道：「你若認爲我送的禮有惡意，你就錯了!」

丁靈琳冷笑一聲，道：「這難道還是好意!」

黑衣人道：「非但是好意，而且我可以保証，今天來的客人裏，絕沒有任何人送的禮比我這份禮更貴重。」

丁靈琳道：「哦？」

黑衣人指着匣子裏的人頭，道：「因



黑衣人突然出手，連匣子帶人頭向丁靈琳臉上砸過去，長劍直刺郭定胸膛。

爲這個人若不死，兩位今天只怕就很難平平安安的過你們的洞房花燭夜。」

丁靈琳道：「這個人是誰？」

黑衣人道：「是個一心要來取你們頸上人頭的人。」

丁靈琳突然失聲道：「是南宮浪？」

黑衣人道：「不錯，就是他!」

丁靈琳輕輕吐出口氣，說道：「你是誰？」

黑衣人說道：「本來也是南宮浪的仇人。」

丁靈琳道：「現在呢？」

黑衣人道：「現在是個已送過了禮，正等着要喝喜酒的客人。」

丁靈琳看着他，忽然發現自己好像已沒有什麼話可以再問。

大廳中擁擠着各式各樣的人，人叢裏突然有個針一般尖銳的聲音冷冷道：「戴着人皮面具來喝喜酒，只怕很不方便。」

黑衣人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瞳孔却已突然收縮，厲聲道：「什麼人？」

那聲音冷笑道：「你永遠不會知道我是誰的，我却知道你就是南宮浪。」

黑衣人突然出手，連匣子帶人頭，一起向丁靈琳臉上箍了過去，背後的劍已出鞘。

劍光一閃，直刺郭定胸膛。

這變化實在太快，他的出手更快。

郭定能站着已很勉強，那裏還能避得開他這閃電般的一劍。

丁靈琳也只有看着。

一顆血淋淋的人頭迎面箍過來，無論誰都會吃一驚的。

等她躲過去時，劍鋒距離郭定的胸膛已不及一尺。

她手裏縱然有奪命的金鏢，也未必來得及出手，何況新娘子身上，當然絕不會帶着兇器。

——沒有臉的人，滴着血的劍。

眼看着那幅圖畫已將變爲眞實，眼看着郭定已將死在他劍下。

這世上幾乎已沒有人能救得了他。

就在這一瞬間，突然又有刀光一閃。

雪亮的刀光，比閃電還快，比閃電還亮，彷彿是從左邊的窗外射入的。

刀光一亮起，丁靈琳已穿窗而出，拋下了滿堂的賓客，拋下了劍鋒下的郭定。

拋下了一切!

因爲她知道這一刀必定能救得了郭定!必定能擊退這黑衣人!

這是救命的刀!已救過無數人的命!

她知道，世上只有一個人能發出這一刀。

只有一個人!

她絕不能讓這個人就這麼樣一走了之，她就算死，也要再看一看這個人。

× ×

夜色深沉。

夜空中只有幾點疏星，淡淡的星光下，遠處彷彿有人影一閃。

她追得雖然快，這個人却更快。

她穿窗而出，但這個人已到了十丈開外。

可是她並不放棄，她明知自己是絕對追不上這個人的，可是她一定要追。

她用出了全身的力量追過去。

遠處更黑暗，連人影都看不見了。橫巷裏有個古老的祠堂，還燃着盞孤燈。

在這古老的長安城裏，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祠堂，破舊，冷落，無人。

她忽然停下來，放聲大呼：

「葉開，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還沒有走遠，一定還聽得見我說話。」

黑暗中寂無回應，只有幾株還未凋零的古柏，在寒風中嘆息。

「不管你想不想出來見我，你都該聽完我說的話。」

她咬着嘴唇，勉强忍住眼淚：

「我並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你若不願再見我，我亦不怪你，但是……但是我可以死！」

她忽然用力撕開衣襟，露出赤裸的胸膛。

在黑暗中看來，她的胸膛像緞子般發着光，風却冷如刀。

她身子又開始不停的發抖。

「我知道你也許不相信我，我知道……但是這一次，我却要死給你看！」

她伸出顫抖的手，從頭上拔下根八寸長的金釵，用盡全身力氣，往自己心口刺了下去。

她是眞的想死！

對她說來，這世界已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地方。

家既慘變，兄妹飄零，天上地下，她已只剩下一個可以依賴的人。

她本已決心一輩子跟着這個人，可是現在這個人却已連見都不願再見她一面。

金釵刺入胸膛，鮮血濺出。

就在這時，黑暗中忽然有條人影輕雲般飛過來，握住了她的手。

「叮」的一聲，金釵落在屋脊上。鮮紅的血，流過白衣服的胸膛。

她終於看見了這個人，這個令她魂牽夢縈，無論死活都忘不了的人！

她終於見到了葉開。

× ×

夜色凄迷，淡淡的星光，照着葉開的臉。

他看來彷彿還是老樣子，眼睛還是那麼明亮，嘴角還是帶着微笑。

可是你若仔細看一看，你就會發現，他的眼睛發亮，只不過是因爲淚光。

他雖然還是在笑，笑容中却充滿了悽涼和悲傷。

「你不必這麼樣做的。」他輕輕嘆息，柔聲道：「你爲什麼要傷害自己！」

丁靈琳看着他，痴痴的看着他，整個人都似已痴了。

相見爭如不見。

——爲什麼蒼天一定要安排他們再見這一次？爲什麼？

葉開顯然也在勉强控制着自己。

「我知道你沒有對不起我，你也沒有錯，錯的是我！」

「你……」

葉開不讓她說下去：「你什麼都不必說，我什麼都知道！」

「你……你眞的知道！」

葉開點點頭，黯然道：「我若是你，我一定也會這樣做，郭定是個很有前途的年青人，是個好人，你當然絕不能看着他爲你而死。」

丁靈琳淚水又春泉般湧出，道：「可是我……」

「你是個很善良的女孩子，你知道只有這麼做法，才能讓郭定覺得還可以活下去。」葉開嘆着：「一個人若已連自己都不想再活下去，天下就絕對再也沒有人能救得了他，連葛病也一樣不能。」

他的確瞭解郭定，更瞭解她。

世上絕沒有任何事件比這種同情和瞭解更珍貴！

丁靈琳就像是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忽然撲在他懷裏，放聲痛哭起來。

葉開就讓她哭。

哭也是種發洩。

他希望她心裏的委屈和悲痛，能隨着她的眼淚一起流出來。

可是他自己呢？

他絕不能哭，甚至連默默的流幾滴眼淚都不行，他知道在他們兩個人之間，至少要有一個人是堅强的。

他一定要堅强起來。

無論多麼大的委屈和悲痛，他都一定要想法子隱藏在心裏，咬着牙忍受。

他能忍受。

夜更深，風更冷。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的痛哭終於變成了低泣，葉開才輕輕推開她！

「你應該回去了！」

「你叫我回去？回到那裏去？」

「回到你剛才出來的地方。」葉開道：「別人一定已等得很着急。」

丁靈琳的人突又冰冷僵硬：「你……你還是要我回去嫁給郭定？」

「你絕不能就這麼樣拋下他。」葉開硬起了心腸：「你也應該知道，你若就這麼樣一走，他一定沒法子再活下去。」

丁靈琳也不能不承認，郭定之所以還有求生的鬥志，全是因爲她。

葉開的心已抽緊：「郭定若是眞的死了，非但我絕不能原諒你，你自己也一定永遠不會原諒自己。」

——那麼，我們兩個人就算能在一起，也將痛苦一輩子。

他沒有說出下面的話，他知道丁靈琳一定也能瞭解。

丁靈琳垂着頭，過了很久，才悽然道：「我回去，你呢？」

「我能活得下去的。」葉開想勉强自已笑一笑，却笑不出：「你應該知道我一向是個堅硬的人。」

「我們以後難道永遠也不能再見。」

「當然還能再見，」葉開的心在刺痛，這是他第一次對她說謊，他不能不這麼樣說：……「只要事情過去，我們當然還能再見。」

丁靈琳忽然抬起頭，盯着他：「好，我答應你，我回去，可是你也要答應我一件事。」

「你說。」

「若是事情已過去，我還是找不到你，所以你一定要告訴我，你在那裏？」

葉開避開了她的目光，道：「只要知道事情已過去，用不着你來找我，我會去找你。」

丁靈琳道：「我若能好好解決所有的

事情，郭定若能好好的活着，你就會來找我？」

葉開點點頭。

「你說的是眞話，你眞沒有騙我？」

「眞的！」

葉開的心已碎了。

他自己知道自己說的並不是眞話，但丁靈琳却已完全相信。

——人們爲什麼總是要欺騙一個對自己最信任的人？

因爲他無可奈何。

——生命中爲什麼要有這麼多無可奈何的悲傷和痛苦？

他不知道，也無法瞭解。

他只知道自己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一條寂寞而漫長的路。

——一個眞正的男子漢，若是到了必要的時候，總是會犧牲自己，去成全別人的。

丁靈琳終於下定決心：「好，我現在就走，我相信你。」

「我……我以後一定會去找你。」

丁靈琳點點頭，慢慢的轉過身，彷彿已不敢再多看他一眼。

她生怕自己會改變主意。

她轉過身，將星光留在背後，將生命也留在背後，她用力握緊雙拳，用出了所有的力量，終於，說出了三個字：「你走吧。」

× ×

葉開走了。

他沒有再說一句話，他不敢再說。

他也用出了所有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

寒風如刀，他迎風飛奔，奔了很久，然後就彎下腰，開始不停的嘔吐。

× ×

人們到了最悲傷痛苦的時候，爲什麼總是會變得無淚可流，反而會嘔吐？

丁靈琳也在嘔吐。

她不停的嘔，連胆汁苦水都吐出來。

可是她已下定決心，葉開既然還沒有死，她就絕不能嫁給別人。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嫁給別人，就算死，也不能！

她已決心要回去告訴郭定，將她的感情，她的痛苦全都告訴郭定。

郭定若眞的是個男子漢，就應該瞭解，就應該自已站起來，活下去。

她相信郭定是個男子漢！

她相信這一切都會完滿解決的，到那時，葉開一定就會來找她。

這用不了多久，所有的苦難，很快就會過去。

她有信心。

× ×

鴻賓客棧的大廳裏，燈光依舊輝煌，還有一陣陣悠揚的笛聲傳出來。

現在那黑衣人一定已逃走，郭定一定還活着，大家一定還在等着她。

她躍下屋背，走入大廳。

她的人忽然完全冰冷，就像是忽然落入了一個寒冷黑暗的萬丈深淵裏。

就像是忽然落入了地獄裏！

大廳裏甚至已變得比地獄裏還可怕。

地獄裏燃燒着永不熄滅的火焰，火焰是紅的。

這大廳裏也是紅的。

但最紅的却不是那對龍鳳花燭，也不是人身上的衣服，而是血！

鮮血！

她所看得到的人，都已倒了下去，倒在血泊中，這大廳裏已只剩下一個活人！

一個人還在吹笛。

他的臉上已完全沒有血色，眼睛發直，人已僵硬，但却還在不停的吹。

他雖然還活着，却已失去了魂魄。

沒有人能形容這種笛聲聽在丁靈琳耳裏時，是什麼滋味。

甚至沒有人能想像！

郭定已永遠聽不到她的解釋和苦衷，已倒在血泊中，和那黑衣人倒在一起。

還有那個善良的老人，還有……

丁靈琳沒有再看下去，她的眼前只有一片鮮紅的血，已看不到別的。

這究竟是誰下的毒手，究竟是爲了什麼？

她已無法思索。

她倒了下去！

× ×

丁靈琳再次張開眼時，第一眼看見的，是口華貴而精美的箱子。

萬寶箱。

那麻衣高冠的老人，正站在床邊，凝視着她，眼睛裏也充滿了悲痛和憐憫。

丁靈琳想掙扎着坐起來，葛病却按住了她的肩，她只有再躺下。

她知道是這老人救了她，可是……

「郭定呢？你有沒有救他？」

葛病黯然搖頭，長長嘆息，道：「我去遲了……」

丁靈琳突然大叫：「你去遲了？……你爲什麼要溜走？」

葛病道：「因爲我要趕着去找人。」

丁靈琳還在叫：「你爲什麼要去找人？爲什麼？」

她已完全無法控制自己，她已接近崩潰。

等她的激動，稍稍平靜，葛病才沉聲說道：「因爲我一定要去找人，來制止這件事。」

丁靈琳道：「你早已知道會有這件事發生？」

葛病嘆道：「看見了那袋珠寶，看見了那四個人的名字時，我就已知道。」

丁靈琳道：「你知道那個人是誰！」

葛病點點頭。

「他們究竟是誰？」

「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

丁靈琳又倒下，就像是突然被一柄鐵鎚擊倒，連動都不能動了。

葛病緩緩道：「當時我沒有說出來，就因爲我怕你們聽了後，會驚慌恐懼，我不願影响到你們的喜事。」

那眞是什麼樣的喜事！

丁靈琳又想跳起來，又想大叫，却已連叫的力氣都沒有。

葛病道：「何況，我也看見了那四個黃衣使者，我認爲金錢幫既然已插手要管這件事，就算魔教的四大天王，也不能不稍有顧忌。」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小說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霧中花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藝成返回家園，十年濶別，不特石家莊已變成巍峨壯偉的武林盟主府第，府中人面目陌生，就連最親的父親武林盟主石松齡也因公務繁忙，而無從與久別重逢的愛兒共話家常，那晚，石中英惦念老家人石榮，往後院尋覓，發覺石榮住在破屋，食只粗飯靑菜，心甚不平，要往父伸訴，石榮力阻，說有話要對他說，就在此際驀聽一聲冷嘿，石中英外出查究，未見人踪，詎返身入屋竟發現石榮遭人暗算身死，忙往找石松齡，不料重臨破屋竟見石榮正在吃飯，石中英不禁驚駭莫名——

****

難分生與死　莫辨假和眞

石中英感到自己手足冰涼，接着道：「但你……」

石松齡臉色已是和緩下來，看了石中英一眼，攔着他的話頭，含笑道：「阿榮沒有甚麼，老夫只是帶着他們到處走走，經過後院，順便彎過來看看你，唔，你的伙食還好吧？」

目光隨着往桌上看去。

桌上放着四菜一湯，和一小桶白飯。四盤菜餚中，當然有魚，有肉，另外兩盤，是小蝦炒蘿蔔，韮黃炒蛋，湯是豆腐湯。

這菜餚並不算壞。

石榮一臉俱是感激不色，說道：「老爺這般關心老奴，眞是折煞老奴了，一天三餐，都是大廚房裏送來的，老奴本來說，不用這樣費事，還是老奴自己到廚房去吃好了，但姜老七執意不肯，說是屈總管交代的，他不送來，反而成了他偷懶。」

這話和屈長貴說的完全脗合。

石松齡含笑點點頭道：「很好，飯菜涼了，你吃飯吧！」

他這話自然已有退走之意。

石中英道：「阿榮伯，方才我來的時候，你不是自己在做飯麼？」

石榮笑着道：「老奴方才不是告訴少爺，晚飯還沒有送來麼？從前是老媽子做的飯，後來老爺當了盟主，咱們莊上人手多了，就由大廚房裏做飯，老奴跟隨老爺這麼多年，從沒自己做過飯，少爺一定是聽錯了。」

石中英心中暗道：「阿榮伯明明說他自己做的飯，自己明明親眼看到他燒的一小鍋飯，而且也聞到飯的焦香，和灶旁他炒好的一碟白菜，難道還會有錯？這一定不對！」

但到了此時，方才親眼看到的一切，全成了假的，他那裏還能說得出話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石中英自然不信，他不再多說，伸手從屈長貴手裏，接過燈籠，一言不發朝屋後廚房衝了進去。

燈光照處，狹小的廚房裏，自可一目了然！

阿榮伯的屍體，當然不見了，連地上那攤血漬，也已沒留絲毫痕迹。

廚房似乎經過打掃和整理，不但地上乾乾淨淨，就是灶上，桌上，都收拾的十分整潔。

那一鍋飯，那一盤炒好的白菜，此刻都不見了。

土灶裏還有些微溫，燒好的只是一壺開水。

這當然不是夢。

事實擺在眼前，使他有口也說不淸。

但他心裏明白，這是有人佈置的，這人是誰呢？當然就是殺害阿榮伯的兇手。

他怕阿榮伯說出他的秘密，才殺以滅口，又怕爹來了，追查眞相，又佈成了這樣一個天衣無縫的騙局。

此人能在短短時間之中，佈置得不留纖毫破綻，手法可說高明已極，但他們還是留下了漏洞！

這漏洞是甚麼呢？就是自己。

他們除非把自己一起除去，否則自己總有揭穿他們秘密的一天。

正在他怔怔出神之際，只聽爹的聲音，已在身後溫和的道：「孩子，咱們回去吧！」

接着一隻溫柔纖小的手，伸了過來，拉着石中英往外走去。

屈長貴迅快從公子手中，接過燈籠，走在前面引路。

石榮彎着腰，一直送出小屋，神色恭謹的道：「老爺，少爺，小姐好走，老奴不送了。」

石中英跟着爹身後，跨出板門，只覺這小屋，菜畦，竟然變成了陰森詭秘的鬼域！平日忠誠勤奮的阿榮伯，也成了陰森詭秘的魅影！

但自己找不出一點證據，爹說甚麼也不會相信的。

石中英默默的走着，甚至連祝琪芬拉着自己的手，都毫無感覺。

跨進角門，他好像鬆了一口氣，忍不住叫道：「爹……」

石松齡藹然道：「孩子，你不會喝酒，以後應該少喝一點，酒能亂性，中午，你喝的太猛，也太多了些！」

他沒待石中英開口，接着道：「琪兒，妳陪大哥回去，好好休息一回，爲父還得到前面去應酬。」

祝琪芬點點頭道：「女兒省得。」

她緊傍着石中英，柔聲道：「大哥，我送你回去。」

石松齡先行走了。

屈長貴手提燈籠，一直把兩人送到涵春閣，才行退去。

兩人回到屋裏，祝琪芬柔順的道：「大哥，你還是躺一會吧！」

石中英睜大雙目，說道：「妳眞當我酒還沒醒？」

祝琪芬一雙淸澈如水的目光望着他，婉然道：「但你……」

她目光之中，含着憐惜之色，只說了兩個字，就沒說下去。

石中英自然知道，她想說：「但你明明醉的很厲害，不然，怎會發生這樣的事？只有酒醉的人，才會有這樣的錯覺。」

她沒說下去，是爲了不願刺激自己。

春嬌很快就沏了一壺濃茶送來，放到几上，很識趣的悄然退去。

祝琪芬拿了一個白瓷茶盞，親自倒了一盞茶，送到石中英手中，柔聲道：「大哥，你喝一口熱茶，也許會好些。」

她一直認爲他酒還沒醒。

這也難怪，一個正常的人，決不會有這般奇怪的舉動，不用說，這自然是酒精在作怪！

因此，她要親自陪着他，伺候的很小心，很週到，也很溫柔體貼。

石中英接過茶盞，感動的道：「妹子，謝謝妳。」

祝琪芬婉然笑道：「不用謝，大哥，我看你還是去躺一會的好。」

石中英緩緩的喝了兩口茶，心情果然隨着平靜下來，笑了笑道：「我不累，妹子，妳到前面去吧。」

祝琪芬道：「我吃不下了，還去則甚？」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偏着頭問道：「大哥，你餓不餓？」

石中英自然餓了，點點頭道：「好像有些餓。」

祝琪芬翩然站了起來，說道：「我要春嬌到廚房裏去給你弄些吃的東西來。」

她不待石中英開口，走到房門口，嬌聲叫道：「春嬌。」

春嬌應道：「小姐，有甚麼吩咐？」

祝琪芬道：「妳到廚房裏去，給大哥弄些吃的東西來，要快些。」

春嬌答應一聲，轉身往外行去。

石中英手上還拿着那盞茶，只是怔怔的望着地板發呆。

地板是黃漆的，光可鑑人。

窗簾在吹動着，雖是暮春時節，吹進來的晚風，還是有些寒意。

祝琪芬輕悄的站起身來，走近窗下，關上了東首兩扇窗戶，輕輕的拉上了窗簾，然後又回到原來的椅子上坐下。

她似是爲了使石中英能夠寧靜下來，他沒開口，她也沒說話，只是默默的陪着他。

她眞像一個溫柔體貼的妻子，陪伴着丈夫一樣。

她當然不會是長舌婦，常在丈夫心煩的時候，喋喋不休。

她本來是個又嬌又刁，又活潑，又帶些稚氣的少女，滿心都是好奇，但這回她卻沉靜得有如少婦。

她並沒有追問，他爲甚麼會有這種離奇的想法？奇特的舉動？那是因爲她知道他喝醉了還沒淸醒。

一個人酒醉之後，往往會神志恍惚，做出連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事來。

她自然不問的好，讓他好好的休息一回。

門外傳來一陣輕快的腳步聲，才劃破沉寂！

春嬌提着一個食盒進來，放到一張小桌上，打開食盒，端出四碟精美的菜餚，和一鍋熱氣騰騰的雞絲麵。

放好牙箸，瓷碟，裝了一碗麵，才欠了欠身，說道：「公子，麵來了，快趁熱吃吧。」

石中英站起身，走到小桌旁坐下，回頭道：「妹子，妳餓不餓？」

祝琪芬嫣然笑道：「我才不餓呢，你

快吃吧。」

石中英也不多說，自顧自把一碗麵吃了。

春嬌看他吃的津津有味，說道：「公子，婢子給你再添一碗。」

石中英放下箸子，搖搖頭道：「不用了。」春嬌趕忙送上一條熱面巾來。

石中英隨便抹了一把，放下面巾，忍不住打了個呵欠。

祝琪芬站起身道：「大哥，你早些休息了，我該走啦！」

石中英臉上確實有些倦容，又打個呵欠，但他用手遮着張開的嘴，一面說道：「不要緊，我還不睏，妹子坐一會再走不遲。」

祝琪芬眨動一雙淸澈的眼睛，望着他，笑道：「瞧你，嘴裏說不睏，一連就打了兩個呵欠，還當我沒看到麼？好啦，還是早些睡吧！我要走了。」

說完，翩然朝門外走去。

春嬌收起食盒，過去替石中英鋪好錦被，然後又去關上了南首的兩扇落地長窗，放下簾幕。

石中英打着呵欠，揮揮手道：「好了，不用妳伺候了，妳也去睡吧。」

春嬌福了福道：「公子晚安，小婢那就告退了。」

轉身退出，隨手關上了房門。

石中英過去門上了門閂，脫下長衫，一口吹熄了燈，就在床上盤膝坐定，閉目調息。

他豈會眞的如此困乏，連打着呵欠？那只不過讓祝琪芬早些離去罷了。

阿榮伯遇害，是自己親眼目覩之事，對方縱然巧妙的掩飾過去。

爹和琪芬縱然認爲這是自己喝醉了酒，尚未淸醒，但他自己心裏明白，他實在沒有醉。

這是一件毫無疑問的殺人滅口之事。

就算死的不是阿榮伯，這件事發生在自己家裏，他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何況還有阿榮伯要說沒有說出來的事，其中似乎另有隱秘。

正因爲爹是當今武林盟主，這件隱秘之事，又發生自己家裏，那人又怕阿榮伯說出來，不惜殺以滅口，就顯得事情不同尋常。說不定其中隱藏着某種陰謀。

這一陰謀，不是對爹不利，就是和武林中某一件事有關。

石中英坐在床上，但覺思潮起伏，自然靜不下心來。

他當然也用不着眞的靜下來調息，他只是坐在床上等待時間而已。

此時花廳裏酒席縱然已經完畢，但爹和幾個老朋友，可能還在瀹茗聊天。

自己的行動，自然愈隱秘愈好，不能讓人家發現，更不能驚動爹，那麼此時還不能出去。

一個心裏有事的人，坐在床上，眼巴巴的從二更不到，一直坐到三更，這本是一件令人難以忍受的事，但他終於耐着心等到了！

遠處不是傳來三記更鑼？

「是時候了！」

石中英一躍而起，輕悄悄的落到地上，二個箭步，掠近東首窗下，輕輕推開半扇窗戶，身形一弓，很快穿窗而出，又輕輕的掩上了窗門。

目光朝四外一掃，便自長身躍起，快得如同閃電，一下就隱入花林之間。

此刻已是半夜，更深人靜，但東院門並沒有關，那是通向正宅必經之路。

東院門外，雖是一片山坡，但因爲這一帶景色宜人，因地制宜，在花林中建了幾棟精舍，作爲來賓居住之所。

（石中英住的涵春閣，原是專爲華山掌門人祝景雲準備的）

今天來的賓客，除了祝景雲住在爹書房裏，其餘的人，自然全安頓在幾處精舍之中。

東院門距離書房最近，自然也不用關了。

石中英知道，要去後院只有兩條路。

一是由東院門穿過三進正宅，這當然不能走，此刻雖是子夜，每一進院門，都有護院的人。

第二條路，那就是從山坡上去，繞過莊院，到了後院牆外，再越牆進去，這樣就不虞被人發現。

主意既定，就循着花林間小路行去。

爲了小心起見，他仍然藉着樹林掩蔽，一路耳目並用，絲毫不敢疏忽。

這原是他自己的家，本來用不着如此小心。

但他是爲了進行調查阿榮伯被害之事而去，對方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移屍滅跡，做得不留半點破綻，足見不是一人所爲，而且他們可能有一夥人。

自己不知對方底細，行動當然越隱秘越好，打草驚蛇反而會使他們提高警覺。

石中英一路耳目並用，小心行進，老實說，他在淡谷九易名師，十年苦練，在他進行之中，十丈內別說是人，就是飛花落葉，也瞞不過他的耳朶。

但就在他閃入一條盤行山脚的岔路之際，忽然聽到從遠處傳來一陣沙沙的脚步之聲。

這脚步聲少說也在八九丈以外，聽聲音當在兩人以上，而且走的極快，不過轉眼工夫，已經到了五丈來遠。

石中英本已閃入岔路，此時很快閃到一棵樹後，藉着暗影，隱住身子，正待舉目看去！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他此刻應該差不多了吧？」

石中英聽的出來，這是八卦門掌門人高翔生的聲音，但他這句話，卻使石中英心頭暗暗一動！

接着只聽另一個低笑道：「掌門人只管放心，一切保在兄弟身上。」

那是屈總管！

這兩人三更半夜，行動鬼祟，不知去做甚麼？

心念方動，只見三條人影，疾快的從林前掠過，往東而去。

他們身形一掠而過，走的雖快，但石中英還是看淸楚了！

第一個人正是總管屈長貴，他走在前面，自然是領路了。

第二個，果然是八卦門的掌門人高翔生！

第三個人，身材高大，頭戴黑色氈笠

，面垂黑紗，身上穿着一件黑袍，根本看不清他的面目。此人一身裝束，就使人有詭異之感。

石中英心頭不禁暗暗一動，忖道：「他們莫非……」

他無暇多想，急忙閃出岔路，遠遠尾隨着三人身後，跟了下去。

走沒多久，前面三人，折入了另一條小徑。

這條小徑，斜斜向上，隔着一條小溪，迎面一片松林之間，隱綽綽出現了一幢樓宇。

石中英曾聽祝琪芬說過，松林間的一座樓宇，叫做「聽濤樓」，四週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松。

就在前面三人走近溪邊之際，忽然從溪邊一株大樹上，飄落一條黑影。

只要看他飛下的身法，此人一身輕功，已是江湖一流身手！

走在前面的總管屈長貴腳下一停，壓低聲音問道：「如何了？」

那人也以極低的聲音答道：「沒有動靜，他好像已經睡了。」

屈長貴一揮手道：「走。」

四人輕快的從一條小石橋上行過去。

他們說的雖輕，但石中英藉着樹林暗影，已經悄悄掩近，自然全聽到了。

心中愈覺驚疑，暗暗忖道：「這聽濤樓上，住的不知是誰？高翔生，屈長貴不知有何圖謀？」

心念轉動，立即施展輕功，越過小溪，避開正面，一路穿林而行，搶在四人前面，掠上山腰間一片平台的側面，再繞到「聽濤樓」後面。

這時，一陣輕快的腳步聲，已經從前面石級，走上平台，到了「聽濤樓」的前面。

只聽屈長貴的聲音，在樓外叫道：「桂香。」

接着燈光亮處，一名青衣使女啓門而出，看到總管，立卽躬身道：「小婢見過總管。」

屈長貴一擺手，昂首朝裏行去。

高翔生和頭戴氈笠的黑衣人，舉步跟着走入。只有最後一個身穿天青勁裝的護院漢子，站在門口，沒跟進去。



石中英輕悄的縱身躍上屋簷，掩近後窗。

只聽樓梯響起了一陣腳步之聲，那是三人已經上樓，一齊進入中間一間起居室。（樓上共有三間）

接着但聽那青衣使女的聲音，用手輕輕叩着左首房門說道：「李帮主，屈總管求見。」

石中英暗道：「原來這裏住的是龍門帮李帮主。」

他因那使女叩的是左首房門，立卽朝左首一個窗戶移去。

身形堪堪蹲下，就聽到獨角龍王的聲音「哦」了一聲，說道：「請進。」

青衣使女推門而入先行點起了几上的燈蠋。

石中英因兩扇板窗業已關（起從前的窗戶，外面是兩扇木板窗，裏面才是糊紙的花格子窗），暗凝指力，在木板窗上，點了一個小孔，湊着眼睛，朝裏看去。

只見房中擺設精緻，獨角龍王身披靑緞長袍，站在床前。

總管屈長貴躬着身，一臉堆笑的趨了進來，連連拱手道：「驚擾帮主了。」

獨角龍王點頭道：「屈總管好說，不知總管夤夜前來，有何見教？」

屈長貴連說「不敢」，接着道：「在下是陪同高掌門人來的。」

獨角龍王聽的一怔，急忙問道：「高掌門人現在那裏？」

屈長貴道：「就在外面一間。」

獨角龍王道：「快請。」舉步朝門口迎去。

高翔生已經含笑走了進來，說道：「兄弟夤夜趨訪，有擾帮主清夢，心中實感不安。」

獨角龍王道：「高掌門人枉顧，必有見教，請坐。」

兩人說話之時，屈長貴和那青衣使女一齊退了出去。

兩人隔着一張茶几，在椅上坐下。

高翔生滿佈皺紋的臉上，帶着幾分奸笑，拱拱手道：「兄弟奉盟主之令，爲了查辦賺李帮主的那件事情，不得不夤夜前來打擾……」

獨角龍王道：「高兄辦事認眞，實在令人欽佩得很。」

高翔生詭笑道：「好說，好說，兄弟是因白天人多口雜，無法暢談。」

獨角龍王點頭道：「高兄說的極是，此人假冒盟主之名，把兄弟賺來，若然傳出江湖，不僅駭人聞聽，而且也有損盟主威信。」

高翔生連連陪笑道：「是極，是極，這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之事。」

石中英聽到這裏，心中暗道：「原來高翔生只是爲了查辦那封假信之事，和獨角龍王磋商來的，早知如此，自己也不用跟着來了。」

想到這裏，正待悄悄離去！

只聽獨角龍王道：「高兄來意，可是有什麼話，要問兄弟了？」

高翔生笑道：「非也，兄弟對這件事已經查清楚了。」

石中英暗躡屈長風、高翔生和檬面人至聽濤樓外，悄然躍登樓上，窺探他們有何行動。

石中英本待離去的人，聽到高翔生此話，心中暗暗稱讚：「這位八卦門的高掌門人，果然神通廣大，這件事不到一天工夫，就查出來了。」

不覺又湊着眼睛，朝裏望去。

獨角龍王似是也大感意外，驚奇的望着高翔生，一挑大姆指，說道：「高兄不愧是本屆護法，辦事迅捷，一天之內，居然已經查清楚了！」

高翔生詭秘一笑，說道：「豈敢，豈敢？」

獨角龍王問道：「只不知此信是什麼人假冒的？」

高翔生道：「說來李帮主也許不信，他是李帮主十分熟悉的人。」

獨角龍王點頭道：「此人若非兄弟熟人，平日對兄弟十分熟悉，也不會假冒盟主之名，把兄弟賺來了。」

高翔生連連點頭，笑道：「正是，正是，此人在暗中覬伺李帮主舉動，已非一日，只是李帮主始終不會發現罷了！」

獨角龍王面現驚異，說道：「如此說，他圖謀兄弟已是很久了。」

高翔生道：「李帮主說的是極，他圖謀李帮主已非一日……」

獨角龍王實在想不出此人是誰？但他臉上已經微有怒容，沉哼一聲，急着問道：「還望高兄明白見告，此人究竟是誰？他把兄弟賺來，又有什麼圖謀？」

「圖謀自然是有……」高翔生忽然爽朗的笑道：「但兄弟已把他查獲，李帮主從此可以安心了。」

獨角龍王聽的更是驚異，問道：「高兄弟已把此人查獲了？他在那裏？」

高翔生詭秘一笑，徐徐說道：「兄弟不但查獲，而且已經押來了。」

石中英暗「哦」一聲，忖道：「無怪那個黑衣人看去如此神秘，原來……」

獨角龍王聽得不禁一怔，他實在想不到高翔生辦事，竟會快速到令人吃驚！也由此可見本屆盟主，强將手下無弱兵，實在非同小可！

他睜大一雙虎目，口中不由自主的「啊」了一聲。

高翔生已經站起身來，舉手擊了兩掌，吩咐道：「屈總管，你把他押進來。」

門外屈長貴答應一聲，果然押着那頭戴黑色氈笠的黑衣人走了進來。

但進入房中之後，就在門口一齊站定，不再過來。

獨角龍王虎的站起身子。

高翔生伸手攔道：「李帮主請坐。」

獨角龍王給他一攔，頓時發覺自己太以暴躁了些，果然依言坐下。

本來嘛，這人已經逮到，還怕他飛上天去？

高翔生沒待他開口，目光一抬，朝黑衣人喝問道：「再走近些，李帮主也許有話要問你。」

那黑衣人果然依言又走上了三步。

總管屈長貴是押着黑衣人進來的，黑衣人走上了三步，他自然也跟上了三步。

獨角龍王目光炯炯，注定在黑衣人的臉上，徐徐說道：「高兄，此人何以不取下蒙面黑紗來？」

高翔生道：「兄弟給他戴上蒙面黑紗

•只是爲了這一路行來怕驚動了人……」他拖長語氣，微微一笑，接道：「但到了此地，自無掩遮的必要了。」

說到這裏，朝獨角龍王微微一笑，又說道：「李帮主是否要讓他取下蒙面黑紗來麼？」

石中英蹲在窗下，只覺高翔生一臉俱是皺紋，笑的有些陰森！

他當然也想知道這黑衣人是誰？

獨角龍王一手捋鬚，說道：「不錯，兄弟自然要瞧瞧此人是誰了。」

高翔生點頭道：「好！」

目光一抬，朝黑衣人沉喝道：「李帮主要看看你的眞面目，你就把面紗取下來吧！」

石中英心中暗暗奇怪，這黑衣人手足行動自如，似乎並未點住穴道！

就在他忖忖之際，那黑衣人已經伸手從臉上徐徐揭下了黑紗。

只可惜黑衣人面向獨角龍王和高翔生兩人而立。

石中英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根本無法看到他的面貌。

這一刹那，獨角龍王臉色大變，坐着的人，竟然虎的又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石中英只覺這位雄霸長江上下流的獨角龍王，見了此人，似是又驚又怒，連他站起來的人，袖角，袍角，都有些發顫。

到底這人是他仇人？還是親人？竟然令他如此激動？

高翔生含笑道：「李帮主現在看清楚了？」

獨角龍王目光憤怒，沉哼道：「可惡•他居然胆敢假冒老夫？」

這回，石中英聽清楚了！原來是那黑衣人假冒了獨角龍王李天衍！

高翔生大笑一聲，也跟着站了起來，說道：「但這位李帮主，却也說你假冒了他……」

獨角龍王勃然變色道：「高翔生，你說什麼？」

黑衣人突然摘下氈笠，洪笑一聲，喝道：「你究是何人？如今當着老夫面前，你還能冒充得下去麼？」

隨着話聲，他已迅快的脫下了外面那件黑衣！

黑衣裏面，赫然也是一件青緞長袍！

石中英雖然沒有看到他的正面，但只要看他高大而微駝的身軀，和站立起來的獨角龍王，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聽高翔生的口氣，好像黑衣人才是眞正的獨角龍王李天衍，而原來的那個獨角龍王，却是冒名頂替的西貝貨。

原來的獨角龍王氣得渾身發抖，怒笑道：「這就是你們賺老夫來的目的，原來那封信却是眞的，這是你們早就設計好的陰謀……」

他這話，自然指黑衣人是假冒他的，甚至還指那封信並不假，而是有意賺他來的。

後來的獨角龍王沒待他說下去，嗔目洪喝道：「匹夫住口，你到了此時此地，還不承認麼？」

此時此地，連窗外的石中英也弄胡塗了！

兩人都說對方是假冒之人，到底誰是眞的？誰是假冒的呢？

「哈哈！」就在兩人爭執不下之時，門外忽然响起一聲清朗而鏗鏘的長笑！

石中英心頭一緊，暗忖道：「爹也來了！」

爲首的正是盟主六合劍石松齡，面含微笑，緩步而入！

他臉上雖然帶着笑容，但神態間，顯得有些嚴肅。

身後跟着四人，則是華山掌門祝景雲，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崆峒掌門藍純靑。

這四人就沒有盟主那樣飄逸，每個人都有着凝重之色。

石中英心中暗道：「這宗雙包案，只不知爹如何處置了？」

原來的獨角龍王看到盟主和祝景雲等人同時趕來，立卽洪聲道：「盟主來得正好，兄弟倒要請教，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他口氣之中，已有責難之意。

石松齡朝他微微一笑，道：「兄弟也正要向閣下請教，此事理該由閣下自己來解釋清楚才好。」

他不稱李兄或李帮主，而稱閣下，顯然也認爲原來的獨角龍王，是假冒的了。

高翔生陰沉的笑道：「不錯，盟主七年之中，處理過上千件武林糾紛，正直無私，是眞是僞，閣下自己說吧！」

原來的獨角龍王，一口氣蹩在喉嚨裏，瞪大雙目，幾乎說不出話來，他長長吸了口氣，顫聲道：「石松齡，你也認爲老夫是假的了？」

石松齡依然安詳的笑了笑道：「閣下可是認爲那封信是假的麼？」

原來的獨角龍王道：「老夫已經知道，那封信，是你寫的了，對不？」

石松齡點頭道：「不錯。」

石中英心頭不禁一動，忖道：「原來那封信果然是爹寫的，爹爲什麼要把獨角龍王騙來呢？」

只聽原來的獨角龍王怒哼道：「果然是你們安排好的詭計，你們圖謀老夫，果然已非一日。」

「哈哈！」石松齡仰天長笑一聲，說道：「閣下這話就不對了，應該說是閣下圖謀龍門帮，已非一日了。」

原來的獨角龍王道：「你說甚麼？」

石松齡微微一笑，並不答話，走到上首一張椅子上坐下，才含笑朝祝景雲道：「景雲兄，詳細經過，還是你來說吧。」

祝景雲躬身道：「兄弟遵命。」

接着神色一正，朝原來的獨角龍王說道：「那是三個月前，閣下買通李帮主左右，乘李帮主外出，暗把毒藥下在酒飯之中，俟他毒發之際，以大石繫身，沉之於江……」

原來的獨角龍王不知是心虛？還是氣極？總之，他整個身子都起了痙攣，大喝道：「你簡直一派胡言！」

石松齡平靜的說道：「是非愈辯愈明，閣下認爲祝掌門人說的不實，又何妨姑妄聽之，等他說完了，你再加以駁正就是了。」

他果然不失爲武林盟主，淡淡的幾句話，就把暴躁的獨角龍王說服了。

只聽祝景雲續道：「差幸李帮主內功精純，縱然中毒昏迷，但喝了幾口冷水之後，人已清醒過來，他外號獨角龍王，自然精通水性，一面閉住呼吸，運功掙斷鐵鍊，泅至江邊，伸手一摸，懷中一瓶龍門帮秘製的解毒丹，未被搜去……」

原來的獨角龍王只是冷笑。

祝景雲也不去理他，接下去道：「李帮主自知中毒已深，他身上所帶解毒丹，最多只能暫時抑制毒性，無法解去身中奇毒，連夜趕去廬山錦繡谷，在黃藥師悉心醫治之下，始告復原。

「李帮主爲了偵查下毒之人，有何圖謀？並未直接回轉君山總舵，而在夜間潛入偵查，竟然發現有人假冒了李帮主，在帮中處理帮務。」

原來的獨角龍王聽到這裏，忍不住道：「眞是天大的謊言，老夫實在覺得可笑已極！」

祝景雲續道：「李帮主當時自然大感驚駭，他悄悄進入副帮主耿承德的房中，說明經過，但可惜耿副帮主也中了慢性劇毒，武功幾乎全失，而且帮中實力，大部已爲假冒的李帮主所控制，一時不好輕舉妄動，才趕來石門山向盟主求援，盟主才親筆致函閣下請來。」

原來的獨角龍王冷笑道：「原來正直無私的武林盟主，只聽信了一面之詞！」

石松齡微笑道：「兄弟處理武林糾紛，從不聽信一面之詞。」

原來的獨角龍王狂笑道：「那麼盟主一定有證據的了。」

石松齡緩緩說道：「不錯，兄弟至少有三件事，可以證明……」

原來的獨角龍王那還忍得住？洪聲道：「那三件事，可以證明老夫是假冒？」

石松齡淡然一笑道：「第一，當然是人證。」

原來的獨角龍王道：「你說的人證是誰？」

石松齡一舉手道：「屈總管，你去把那證人請進來。」

屈長貴答應一聲，轉身朝門走去。

接着只見他領了一個頭戴黑色氈笠，面蒙黑紗，身穿黑衣的人進來。

又是一個黑衣人！

原來的獨角龍王洪聲喝道：「你是誰人？你怎麼不敢以眞面目和老夫相見？」

那黑衣人朗笑道：「我是來作證人的，我怎會不敢以眞面目見你？」

此人口齒淸朗，每一個字，都咬得非常清楚。

原來的獨角龍王聽了此人說話的聲音，就好像忽然遇見了鬼一般，滿臉俱是激怒驚駭之色，雙目突瞪，嗄聲道：「你……是耿承德！」

石中英暗哦一聲：「耿承德，那是龍門帮的副帮主！」

黑衣人應道：「不錯，正是在下。」

一手摘下氈笠，很快揭去面紗，同時也脫下了披在身外的黑衣。

不用說，他和後來的獨角龍王一樣，如此打扮，只是爲了掩人耳目。

這人站在門口不遠，並未背向着石中英，是以石中英可以看到他的側面。

此人不過四旬左右，面貌白皙，像是文弱書生；但雙目却深邃得有如兩點寒星，一望而知是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石松齡目光一轉，望着原來的獨角龍王，微笑道：「閣下現在看清楚了，你們該不陌生吧？」

原來的獨角龍王突然狂笑道：「證人！哈哈！你們既能製造一個李天衍來，自然也可以製造一個耿承德來了。」

「你們既能製造出一個李天衍來，自然可以製造一個耿承德來了」，這句話，聽的石中英心頭突然如有所觸！

「製造出一個人」！

那個假的阿榮伯，自然也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這中間果然正在醞釀着一個可怕的陰謀！

爹和祝伯伯，還有這些掌門人，可能全被他們蒙蔽着！

他幾乎要大聲叫嚷出來！

只聽高翔生喝道：「住口，江湖九大門派共同訂下的法規，天下武林，人人俱得遵守，盟主面前，豈容爾如此狂妄？」

石松齡一擺手，制止他說話，一面依然含笑說道：「兄弟方才說過，有三件事，可以爲證，閣下既然認爲人證不足採信，那麼物證總該取信了吧？」

原來的獨角龍王洪聲道：「你有甚麼物證？」

石松齡笑道：「兄弟不是龍門帮的帮主，那有甚麼物證？但兄弟聽江湖傳說，龍門帮在長江上下流域，共有三十六處分舵，李帮主爲了統一號令，曾以烏金鑄製了一顆『獨角龍王玉璽』，龍身有三十六鱗，其文爲：『潛龍在江』，出於武林中以篆刻聞名的嶽麓山人之手，三十年來，一直爲龍門帮帮主信物，閣下既以李帮主自居，不知此一信物，可在身上？」

「獨角龍王玉璽」，是龍門帮帮主的信物，江湖上無人不知。

只要蓋上這顆印鈐，長江上下游，卽使不是龍門帮的人，事無大小，莫不一致遵照。

原來的獨角龍王聽他提到「獨角龍王玉璽」，有如被人當胸重重的擊了一下，臉色發白，切齒道：「盟主說得不錯，兄弟身邊應該有『獨角龍王玉璽』；但這顆印信兄弟已在三月之前遺失，盟主若是不信，這位朋友，如果確是敝帮耿副帮主，他應該會有令你滿意的答覆。」

耿承德冷笑一聲道：「閣下不是認爲在下這證人不足採信麼？但在下可以當着盟主面前，告訴你『獨角龍王玉璽』，三月前確實丟了，它不在假冒李帮主的人手裏，它仍在它主人身邊。」

他此話一出，在座之人，莫不一齊朝後來的獨角龍王望去。

後來的獨角龍王探手從懷中取出一顆穿着一條烏金細鍊的小小印章，解下環扣，朝石松齡面前遞去，口中呵呵一笑道：「這是敝帮信物，請盟主過目，它三十年來，一直扣在兄弟身上，未曾須臾離身，也差幸未曾落入歹人之手，才算保全了敝帮三十六處分舵。」

這就錯不了！

帮主的信物，豈會輕易遺失？這話誰也不會相信。

（未完）

女俠金燕子傳奇故事之四

東門白·文
鄺郎·圖

珠魄

三星在戶　五寡同堂

夜霧，籠罩着這個花都。

請別誤會，這裏不是巴黎。

這裏所以也被稱爲花都，是因爲到處可以看到花，如赤素馨，紫羅蘭，小菊花，梔子花，康乃馨，山茉莉，蘭，玫瑰及丁香花等等。

卽使在花花綠綠的襯衫上，也可以欣賞到各種名花，總之，這裏是一幅巨大的版畫，而且是有聲有色的版畫。

白家的庭園大廈，在夜霧中像海市蜃樓，充滿了迷離而朦朧的美。但在大廈主人白向天心目中，這裏像一座墳場。

這是一座卽將啓用的墳場，而他本人，必是這墳場中第一個啓用者。

人老了，通常會趨向迷信。

生老病死是自然定律，雖知人人不免，幾乎人人都曾幻想過，自己能成爲長生不老的人。

人類怕死，是畏懼死亡的痛苦嗎？

死亡的痛苦，絕不是肉體上的，而是心靈和精神上的。卽使是個相信死後能進天堂的敎徒，他畢竟沒有進過天堂，也沒有見過天堂吧？所以現實就是存在，存在是値得留戀的。

一個人自知要離開這個世界，和子女永訣，與親人分手，看骨肉含淚吞聲；諦聽自己生命律動的逐漸式微，就會產生絕望和不甘——別人可以繼續活着看這花花世界，但我不能。

三天來，白向天陷入了絕望，矛盾和痛苦中。現在他進入老妻房中。握住了老妻的手：「香君，萬一有一天我先走了，妳要堅強起來，威武不屈，百折不撓，比過去更堅强。」

「向天……」白太太的血色立卽自臉上消失，這三四天來，她早已看出丈夫愁眉深鎖，神色有異，問過丈夫但白向天不說。

白太太體會到，一件不幸的來臨，她感覺丈夫的手在顫抖，而且十分冰冷。

「向天，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我只是在想，那一天遲早會來臨的。」白向天說：「我已經六十八歲了，四個兒子，三個已成家立業，老四年輕，荒唐點也不必悲觀，我記得妳一向對老四是有信心的。」

「不，向天，別來嚇唬我！你的身體一直很好，上個月不是剛檢查過身體嗎？」

儘管白向天否認心中有事，兩個人在一起生活了數十年，一個小動作，甚至於一個微笑或一個眼神，都能體會對方的心理。

白太太相信，丈夫有極大的困擾，他的神色中有無比的恐懼，絕望，忿恨和不甘。

平靜的生活過得太久，對苦難的負荷力就十分脆弱了，白太太現在更痛苦。

「我說個鬼故事給妳聽好不好？反正閑着沒有事。」

他們年輕時，白向天常常捉狹說鬼故事嚇她，她一定會投入他的懷抱中。這種方式百試不爽。而現在，白太太當然不以爲丈夫有這心情。

她相信丈夫沒有病，而是心靈上的病症。肉體上的病痛好治，心靈和精神上的難治。

白向天說：「以前有位倔强的老人，他有三個兒子，有一天夜裏，夢見一個惡鬼，這惡鬼命令老人供他的長生祿位，每天三次焚香膜拜。老人一生就是不信邪魔外道，他嚴厲拒絕了！于是老人的長子於第二天因車禍死亡。」

「呵！」白太太駭然說：「莫非你作了噩夢，這個老人就是你？」

白向天說：「香君，別多心！妳想得太多了。老人第三天晚上又作了個噩夢，惡鬼警告他，如不照辦，一週內讓他的二兒子死亡，老人仍然峻拒了。」

白太太失聲說：「老人的第二個兒子怎麼樣？」

「果然又死了！他是在海水浴場溺斃的。而且未出一週。」

白向天續說：「老人連喪二子，固然萬分悲慟，但他信心堅定，他認爲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惡鬼只知他的兒子短命，趁機勒索，却不能左右人類的命運。當他再次夢見惡鬼時，以他最後一個兒子作威脅。香君，任何人到了這時，都會攷慮屈服的。但老人的心比鐵還硬。也正因爲這信心，挽救了他，反之，必將後患無窮。因爲他的三子並沒有死，而且活到七十多歲。」

白太太茫然說：「向天，你說這鬼故事給我聽的動機是什麼？」

白向天接着說：「我過去不也說過鬼故事嗎？我只是在强調，信心的重要，而且在某一件事的最後關頭，信心最重要。香君，妳是鳥類專家，妳能堅定不撓地馴服了一頭雙冠鷹，我相信妳是够堅强的，希望妳繼續保持這種優點，不論環境如何險惡？妳都不會動搖。」

白太太說：「向天，在我一生中，曾經失去過信心動搖了意志嗎？」

「沒有，香君，我只是在提醒妳，人類的信心，有時也會有週期性的低潮，在低潮時稍一不慎，就會做出遺憾終生的事。」白向天看看表，說：「不早了！香君，睡吧。」白向天往外走，道了聲：「晚安。」

白太太說：「向天，明天見！」

白向天暗暗一嘆，喃喃地說道：「也許……。」

白家大宅形成五個區域，那是四子各佔一區，每域各有兩個大套房，約七八間，以修剪整齊的冬青樹間隔起來，大約有人頭多高。

白向天落寞地走向自己的臥室，這時後園傳來了鷹鳴聲。

深夜，大霧和鷹鳴，加深了白向天的忿悲和絕望，他忽然停了一下，他的面孔本來是慈祥的，現在因抽搐痙攣，已失去了原形。

他忽然向後園中走去。

後園中花木掩映，且有個花屋，但在濃霧中已不可見，只有巨鷹的拍翅和悲鳴，劃破了死一般的沉寂。

鳥籠很大也很奇特，說它是一間鷹屋比較恰當些。那是用鋁板綴成的，形如吊鐘，一條條的鋁板間隔約二公分。但因鋁板像百頁窗的原理一樣，可以開閉，晚上只留有半分的縫隙。

這鳥籠比四坪的房間還要大些。

裏面有水泥做的假山，還有生鐵鑄成的枯樹幹。一頭巨大雙冠鷹蹲在鐵枝上。

雙冠鷹產自南美，最大的，雙翅展開可達八呎，銳利的鐵爪，能撕裂一頭巨豹和猛獅。每一隻爪，可以發出四百磅的威力。

大的雙冠鷹重約兩百五十磅，所以這種猛禽被稱為「飛行之狼」。

儘管這種猛禽極難馴服，白太太却馴服了牠。

雖然白太太馴服了牠，牠對白向天並不友善。

白向天深愛他的妻子，也該「愛屋及烏」，為什麼雙冠鷹對他不友善呢？

以人類來說，張三對李四友善，李四對張三沒有理由不友善，這幾乎是相對。

白向天為什麼不喜歡這頭雙冠鷹呢？

雙冠鷹那黃澄澄的厲目，在黑暗的籠中閃爍。當牠發現是白向天在籠外窺伺時，厲嘯一聲，雙翅乍展，巨大的黑影，帶起一陣狂飈撲來。

白向天急退，「噹」地一聲，不知是鐵嘴抑是鐵爪擊在鋁板上，有如巨鐘倏鳴整個籠子都在震動，發出「嗡嗡」聲音。

白向天早已退到五六碼外，狠狠地詛咒着：「畜牲！我恨你！」

僅是因為雙冠鷹對他不友善，他就恨雙冠鷹嗎？恐怕並不是這麼簡單吧？

一直到白向天退出後園，雙冠鷹才停止撲擊。這聲音當然會驚醒白太太，她披衣來到後園中。

而且她打開籠門進入籠中。

馬戲團中的馴獸師，經常把自己的頭或手伸入獅虎的血盆大口中，在觀衆心目中，人類的頭骨和獅虎的巨齒比起來，是多麼脆弱啊！

如果雙冠鷹的巨翅掃一下，或者巨咀啄一下，白太太就變成巨鷹的「宵夜」點心了吧？

但白太太一點也不怕，就像撫摸着一頭愛犬或愛貓一樣：「凱撒，晚上要安靜點，別擾亂別人睡眠。明天有澳洲的牛肉，山羊肉運來。也許最近幾天，我對你的照料不够，動輒發脾氣……。」

巨鷹偏着頭，在白太太的背上摩擦，充分顯示人鳥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老四的脾氣不大好，還記得有一年他要放火燒死你嗎？」白太太責備似地說：「要乖點！別使人討厭你，知道嗎？」

巨鷹低鳴着，像在撒嬌，又像在傾訴牠的委屈。

白太太回房，總是無法入睡。

白向天的鬼故事暗示着什麼？她不能確知，却相信不僅是閒着無事。

直到凌晨三點多才睡熟，却又被凄厲的悲號聲驚醒。

白太太以為仍在夢中，因為她作了噩夢。

「太太……老爺他……他死了……。」女僕的舌頭好像注射過麻醉劑，極度的驚駭，使她口齒不清。

「甚……甚麼？」

「老爺……被殺死了！」

這時兩個媳婦也悲呼着奔來，她們不必說什麼？白太太已經弄清這不是噩夢。

她癱在床上，耳際却响起丈夫昨夜的話：「妳要堅强起來，威武不屈，百折不撓……。」

「妳爸……他眞的……」

兩個媳婦惶急地點着頭。如果不是丈夫遭遇不幸，媳婦流淚那才是奇蹟，物質文明愈進步，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就愈薄。

兩個媳婦扶着白太太來到白向天的臥室內。

慘烈的景象，有如三千伏特的高壓電壓電流，一下子就擊潰了她的神經中樞。

白向天仰臥在地毯上，身上的唐裝睡衣，已經支離碎破。

這是不是白向天呢？她希望不是，但屍體腕上的名表，指上的鑽戒，以及禿頂，假牙，和那左小腿的疤痕，都在粉碎她的僥倖心理。

屍體臉上，身上，腿及腳上的皮肉，不知被什麼動物噬嚼過，有些部位，已經露出皚皚白骨。

白太太昏倒在屍體旁。屋中的燈全開着，如同白晝。

白向天的雙目是完整的，定滯而冷森的目光中，仍然殘留着極度驚駭的表情，手掌中佈滿了被尖銳物體刺戳的創痕。

地毯上有濕過的痕跡，一股腥味掩蓋了血腥氣味。

×　　×

由於白太太自醒來後一直不回答任何人的問題。甚至於不說一句話，金燕子只好把白家的四個兒子和三個媳婦請到白向天的書房中。

在此以前，金燕子對白向天的歷史所知不多。只知道白向天十八歲隨華工來到美國，以後去過南非和南美。

三十多歲他就發達了。定居此市之前，和白太太在南非結了婚。

這點瞭解對本案是絕對不够的。

「白先生，昨夜發生了這種事，你們夫婦，一點也沒有聽到？」她向老大白家齊問。

「沒有，小姐，我們十一點就睡了。像我這個人……。」他摸摸肚皮上的脂肪，說：「頭一碰枕，馬上就能睡着。」白家經濟大權由他掌管，他的肚皮可以證明這一點。

「白太太呢？」大媳婦過去是電影明星，但不是「紅」星，她的美很適合白家的財富。

「我比他睡得更早些，所以他入睡時我已經睡了。」

「白二先生呢？」金燕子知道，老二白家起是個紈袴子弟，他的老婆是電視紅星。以緋聞多而出名。

老二說：「昨天晚上，我們參加了一個生日派對，酒喝多了點，大約十一點半回來，馬上就睡了。」

二媳婦說：「記得回來時，還發現爸爸在這書房中來回踱着。」

金燕子說：「白三先生呢？」

「昨天晚上，內人練歌，我為她伴奏，但沒有超過一點也就睡了。」

三媳婦是歌星，現在站在老三身後，雙手交握，就像準備演唱的姿態一樣。

三個媳婦，不是電影，電視明星就是歌星，所以有人稱之為「三星在戶」。

金燕子說：「總而言之，六位都沒有看到或者聽到什麼？是不是這樣？」

「是的。」六人異口同音。

金燕子望着未婚的老四白家鳳，這小子很帥，體格也十分健壯，是本市出名的太保。現在一臉怒色。

白家鳳雙手插在褲袋中，偏着頭對金燕子說：「我和他們不一樣，我不會繳白卷！」

「謝謝你！白先生。」金燕子正色說：「令尊遭遇不幸，我相信任何一位都不該保留所見所聞的事。」

「我眞奇怪，像妳這樣嬌弱的女孩子，能辦什麼案子？」白家鳳好像對任何事都不在乎。全身骨節沒有一處不動。

他的頭髮比女孩子的還要長些，要不是大手大腳，長得魁梧，眞會使人雌雄莫辨。

金燕子笑笑，說：「我會以事實來粉碎你對我的懷疑！」

「我伸出一隻胳膊，就能讓妳玩單槓！」他果然擄起衣袖，肉老鼠在上面跳躍，他突然揪住金燕子的肘部一帶，「叭達」一聲，放平在地上。

老大和老二夫婦，居然笑了起來。老三夫婦沒有笑。

被放平的是白家鳳，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倒下去的？

白家鳳竄起來又要動手，岳敏說：「媽的！如果是骨節癢了我給你鬆一鬆！」

「老四，這不是時候。」老三白家樑看來較為穩重。

老四拍拍衣服，說：「都請出去，三哥可以留下來。」

「老四，」老大說：「難道我們是外人？」

「差不多，你們早就巴望分家了！」

二嫂冷冷地說道：「老四，你神氣什麼？」

白家鳳哂然說：「我那有妳神氣？妳沒有和老二結婚以前，男朋友之多，簡直要分類編號，什至于編成一個加强連。」

「你混帳！」老二白家起忿然說：「她畢竟是你的二嫂呵！」

老三白家樑悲聲說：「別忘了！咱們的父親……」他氣極揮揮手，終於使他們停止了口角。

「那麼就請大先生和二先生伉儷出去一下，讓四先生說說他的見聞。也許對本案有很大的幫助。」

老大和老二夫婦走後，岳敏閉上門。

白家鳳說：「這件案子也許和鬼有關係。」

金燕子說：「四先生相信有鬼嗎？」

「我不信，所以才告訴妳，可是家父一定相信。」

岳敏插嘴說：「這案子和鬼有什麼關係？」

白家鳳說：「昨天晚上，家父說了個鬼故事給家母聽。家父對自己的不幸似有預感。」

金燕子說：「四先生在何處聽到？」

「家母臥室窗外。」

「大約幾點鐘。」

「大概在十二點左右。」

「說說那鬼故事好嗎？」

老四說了。金燕子感到驚異，也十分高興，這個鬼故事隱藏着無限的秘密和殺機。

金燕子說道：「四先生到令堂窗外是專程聽鬼故事呢？抑是另有企圖，而適逢其會的呢？」

白家鳳不在乎地說：「另有企圖。」

「什麼企圖？」

「找家母弄點錢用。」

「白先生一向找令堂要錢嗎？」

「有時也找家父，但那是眞正有正當用途的時候。」

金燕子說：「昨夜要了沒有？」

「沒有。」

「為什麼又不要了呢？」

白家鳳冷冷地說：「我相信任何人聽了爸爸說鬼故事，以及發現母親的憂心忡忡，都不忍再去干擾他們的。」

金燕子點點頭，這話如果是眞的，這小子還可以救藥。

以金燕子的聰明，和閱人的經驗，她相信白家鳳這小子是衚衕趕羊——直來直往。他如果不是這種人這件事大可不說。

當然，如果鬼故事是他編造的，他的動機就十分可疑了。

這時白家樑說：「四弟，眞有這種事嗎？」



「三哥，難道我編這鬼故事有人付稿費嗎？」
金燕子說：「四先生，令尊說完了鬼故事就回房休息了？」
「沒有，他去了後園。」
金燕子愕然說：「那麼晚了，他到後園去幹什麼？」
「去看那隻雙冠鷹。」
「你認為有必要嗎？據說那是由令堂一手豢養的，而且別人不敢近牠。」
「不錯，妳以為沒有必要，我也認為沒有必要，因為家父恨那個畜牲。但家父也許認為有必要。」
金燕子說道：「令尊為什麼恨那畜牲呢？」
「誰知呢？可能是那畜牲對爸爸不友善吧？」白家鳳說：「就以我來說，去年我差點放一把火燒死那畜牲。」
「為什麼？」
白家鳳道：「因為牠差點一爪把我的肩骨擊斷。」
金燕子說：「既然令尊討厭那畜牲，深夜為什麼還要去看牠呢？」
白家鳳大聲說：「我又不是我爸爸，我怎麼知道？」
金燕子說：「令尊在鳥籠外，看了多久？」
「不到一分鐘，由于那畜牲撲擊，家父嚇得後退，詛咒着回房休息了。」
「有沒有聽到令尊詛咒什麼？」
白家鳳想了一想，說道：「畜牲，我恨你！」
老三白家樑驚奇地望着弟弟，連他也感覺這些對本案很重要。
金燕子點點頭說：「你跟到後園去幹什麼？」
白家鳳一瞪眼，厲聲說：「莫非妳懷疑我害死了自己的父親？」
金燕子揮揮手，說：「你完全誤解了！依我看，你可能是賢昆仲中最孝順的一位。」
「算了吧！家兄和家嫂，都叫我敗家子。」
金燕子說：「四先生，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白家鳳說：「本來我想看看家父睡了，好向家母伸手要錢，卻發現家父折向後園，一時好奇就跟了去，也就看到了一切，家父返回臥室後，我又來到家母的窗外，本想進去要錢，卻發現家母心情惡劣，坐立不安，也就打消了這主意。」
金燕子說：「四先生令尊令堂的情感好嗎？」
「那還用問？」
「從沒有吵過嗎？」
白家鳳說：「我沒看到他們吵架。」
「我看到一次。」老三白家樑說：「那是前年，吵架的原因，是為了那頭雙冠鷹。」
金燕子很重視這一點，說：「三先生，為一頭鷹吵架，不是太幼稚了嗎？」
白家樑搖搖頭，說：「我當時也有這種看法，可是事後觀察，家父的確恨那隻鷹。」
金燕子說：「三先生也不知道令尊恨那此鷹的原因嗎？」
「是的，我也不知道。」
金燕子話題一轉，說：「四先生，你對大哥和二哥不友善，也有原因嗎？」
白家鳳冷笑說：「大哥掌握了白家的經濟命脈，他自己整天應酬，從不心痛，卻怪我浪費。至於二哥更不要提了，由於喜歡玩女人，得了個『白蜜蜂』的綽號。卻又說我是敗家子！」
「謝謝二位，希望二位隨時和我連繫，及早破案。」金燕子往外走，白家鳳說：「妳眞能破案嗎？」
「時間會代我答覆你的。」
白家鳳道：「妳以為雙冠鷹會是兇手嗎？」
金燕子說：「也許回答這問題嫌早了些，但我敢肯定地告訴你，那不可能。」

× ×

金燕子自蔡斯帮辦處抽調了五名警員，負責處理白向天的屍體，暫時冷藏，初步證明，白向天身上是被一種動物噬嚙。
由地毯上的水漬化驗結果，這動物應該是來自海中，那是一種水產動物的唾液泡沫。
既然多數人都認為雙冠鷹有很大嫌疑，金燕子卻大胆地否定，這案子很奇特。奇的是殺人現場上有腥味，且有水產動物的泡沫。
岳敏說：「表妹，妳不以為白家的環境很複雜？」
金燕子說：「我有同感。」
岳敏說：「如果兇手在白家，老大和老四最有問題。」
金燕子說：「這是根據什麼？」
岳敏說：「老大是市儈，看樣子就知道他認錢不認人，況且經濟大權在握，錢是惡念之源。老四不是說過昨夜想去要錢嗎？說不定白向天拒絕了他，而且曾責備過他，而動了殺機。」
金燕子搖搖頭，說：「都沒有可能，老大殺了父親，還有三個弟兄，他仍無法獨吞，老四如果是兇手，他何必說出昨夜所見的事？」
岳敏說：「由于白向天對白家財產很清楚，白老大要想弄鬼，就必須除去他的父親。」
「事情不會那麼單純，白家事業有會計顧問，也有高級經理人員，白家齊不可能完全有效地控制。況且也沒有必要，因為白向天並不過問事業，將來任何人所分的一份，都是相當可觀的。」
岳敏敞開胸衣，說：「表妹自己的看法呢？」
「那個鬼故事很可怖，那是一個預兆，也是白向天的一項暗示。」金燕子說：「為了證實白老四的話，我還要設法和白太太談談。」
白太太倚在太師椅上，雙目無神，乍看是凝視遠方，其實是視而不見。只有老三和老四在她的身邊。
「白太太，妳知不知道現在最重要的是作甚麼？」
白太太收回目光，看了金燕子一眼。
「那就是為白先生報仇！」金燕子知道人在極端悲慟之後，心志已痲痺，她現在必須喚醒白太太的復仇心理，才會和辦案人員合作。
而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會恨辦案人員，他以為辦案人員在千方百計發掘他的秘密，增加他的痛苦，甚至於在虐待他。
白太太冷冷地一哼，說：「妳想知道什麼？」
「白太太，白先生昨夜說了個鬼故事嗎？」
白太太一怔，說：「妳怎麼知道？」
「先不談這個，白太太不以為白先生說那鬼故事有重大的原因嗎？」
白太太閉上眼說：「有。」
「動機是什麼？」
白太太說：「好像在暗示，他將離開這個世界。」
金燕子說：「白太太，人所共知，你和白先生是恩愛夫妻，夫妻之間，有時心靈都會相通的，你也許可以猜到，他只是向妳暗示，將遭不測，而不明白告訴妳的原因吧？」
白太太冷冷地說：「這個猜不到，如果我能猜到，而沒有預先提防，我這個作妻子的就有問題了。」
金燕子說：「白太太，白先生很討厭那隻雙冠鷹，也該有原因吧？」
白太太冷冷地：「如果我說不出原因就不合理嗎？」
心情惡劣的人，每句話都會使人難以應付。
「當然不是這樣的，不過，以二位情感來說，白夫人的寵物，白先生應該喜愛才對。」
「那可不一定，外子很喜歡印度咖喱，我卻永遠不喜歡。」
金燕子以為，白太太可能有不願深談這件事的原因，她說：「白太太，既然白先生恨那雙冠鷹，昨天晚上為什麼又去到園中去看牠呢？」
「他去看過？誰說的？」
「是我說的，媽。」老四說：「昨天晚上爸爸在這裏說了那個鬼故事之後，就去了後園。」
白太太又閉上眼，說：「人類的行為最難捉摸，有時自己的行為動機，連自己也弄不清。」
「白先生過去有仇人嗎？」
「據我所知他沒有。」
「白太太以為雙冠鷹，有行兇的可能嗎？」
白太太冷笑說：「那可能是最幼稚的想法。」
「我也以為如此。」金燕子說：「白太太認為雙冠鷹不可能行兇的理由是什麼？我知道，你是一位鳥類專家，對這方面必有深入的見解。」
白太太說：「雙冠鷹兇猛無比，牠在獵取食物時，和一般的兔鷹差不多，都是先用一爪敲擊小動物的尾部，小動物回頭察看時，鷹會用另一爪抓住小動物的頸部，然後啄食小動物的眼睛。只要被雙冠鷹制住的動物，包括人類在內，眼睛首當其衝，必先失去。」
「是的，白太太，白先生並未失去雙目，而且在我看起來，他身上的創傷，也不像是被鷹撕抓啄食的。」金燕子說：「難道在這件不幸發生之前，一點徵兆也沒有嗎？」
白太太說：「最近三四天來，他的情緒一直很壞。」
金燕子辭出，又去過警方的化驗室，那泡沫水漬經過進一步的稀釋化驗，證實的確是來自水產生物體內。
由於這種水漬在床單上，地毯上及屍身都有，使人聯想到害人的是水產動物。
但這種聯想，卻沒有人願意相信。
另外，在警方資料室內，查到白向天年輕時的奮鬥經過。
白向天讀書不多，太太卻是個大學生，他們的結合多少有點勉强，但數十年的婚姻生活，又證明他們之間有情感。
人類的情感並不容易隱藏起來，就像臉上的青春痘塗上厚厚的脂粉也掩不住是一樣的。

陽光又自卡米哈米哈一世石像的頂上消失，各種花香在黃昏中浮動。這裏，不論白晝或夜晚都是迷人的。

白家大廈庭園更美好，恬靜而迷人，多少人在夢魂中嚮往過，企望在內住一夜或一刻。但那是以前的想法。

現在這裏，像個儲藏恐怖和不幸的倉庫，裝不了，包不住，都已經溢了出來。

夜的魔網，又罩掩了大地。

白家的燈光迷濛，所有的人好像都已入蜇，死亡的影緊緊地罩着他們。

只有老四白家鳳，他忿怒、焦灼而不甘，一到夜裏，他就會到處走動。他希望看到什麼，或者抓到什麼。

金燕子有一種預感，白家的災難還沒有結束，可能剛剛開始。

雙冠鷹的悲鳴和拍翅聲，撕裂着死寂的夜幕。

白家大宅正中的水池中央假山頂上的自鳴鐘，敲了十二下。

十二下代表是午夜——幽靈鬼魅的早晨。

這個大水池佔地五十坪，假山並不是人工水泥做成，而是自海邊運來的巨岩，每塊都有二三噸重，巧妙地堆砌起來。

更奇的，這巨池不是死的，而是由海中引進的海水，所以池中的魚類都是海中動物。

這大廈建於海濱，由一條小船塢直通白宅之內。所以池中海水，也隨潮水漲落而或深或淺。

小船塢寬若二米，深可二米，除了中央的匯水池，凡是宅內部份的塢溝，上面都覆有水泥石板，在上面可以聽到「嘩嘩」水聲。

這工程很大，在白家來說，却算不了什麼，這是因爲白向天早年到過南非，對蠻荒的海有濃厚的興趣。

夜，繼續污染着大地，污染了白宅。

白太太自太師椅上站起來上床躺下，熄了吊燈，只有床頭的淺綠色小燈。

金燕子離開白太太的門外，略一打量，發現老四還沒睡，像一隻沒頭的蒼蠅，在屋中打轉。

在白家兄弟中，他最浪蕩，形同太保，但明眼人看來，他對父親的不幸最爲痛心。

而白家鳳的套房，距白太太的住處只隔一道修剪整齊的冬青樹之墻。

白家的屋宇分五個區域，四個弟兄各佔兩個大套房，白氏夫婦的兩個套房居中，成衆星拱月狀態。

這時白太太房中的電話鈴響起來，不但在老四窗外的金燕子聽到了，連屋內的老四也聽到了。

「這麼晚了！誰會來電話？」老四猶豫一下，抓起聽筒。

由于白太太正在下床，還沒有接電話，金燕子相信老四聽不到甚麼。

金燕子立即決定，身子如箭射回，越過冬青樹墻，又在白太太窗外了。

她把一個竊聽器吸盤吸在窗縫處。

白太太坐在沙發上，抓起電話：「白家。」

「我知道是白家！」對方的聽音很低很沉。

白太太說：「請問您是？……」

對方似乎不想讓白太太說話：「我的要求，已經對白向天說過，可是他不信，寧願以生命來攷驗我的話，實在不能怪我，現在我再重複一遍。我要那兩個駝鳥蛋，限妳明天晚上十二點以前，送到本人舊址。」這聲音好像經過長時間冷藏，涼徹心脾。

白太太的臉色，比小燈的光芒更青綠，她已被恐懼統治了。

她的手在抖，面孔在痙攣。在這一刹，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她顫聲說：「莫非你是——」

「既然知道，就不必說出來！」

白太太嘶聲說道：「你不是已經於去年——」

「別說廢話！記住！午夜十二點以前送去，自有人接收。如果妳仍想攷驗我的話，或者洩漏秘密，白向天僅是一個開始，白家將成爲『五寡同堂』——」

電話，就此掛斷，前後不超過一分半鐘。

白太太仍然擎着聽筒，沒有人能確切地描繪她此刻的神態。只能說，她的表情是由許多死亡的符號構成的。

「駝鳥蛋……駝鳥蛋……」白太太囈語着。

金燕子也囈語着：「駝鳥蛋……五寡同堂……」

駝鳥蛋很可能是隱語，這隱語，也只有白氏夫婦知道吧？「五寡同堂」却不是隱語。這是一種組織文字，最有效而恐怖的效果。

如果白家的男人死光了，豈不是「五寡同堂」了。多麼陰森可怖字眼？

這不但證實了白向天早受勒索，却堅不屈服嗎？

當然也証實了那個鬼故事的用意。

不論駝鳥蛋是隱語，或者就是駝鳥蛋，已証明陰謀者是爲了兩件東西。白家有的是錢，此人對金錢一字不提，却要兩個駝鳥蛋，這東西之貴重就可想而知了。

這個兇手要不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一定是最愚蠢的了。

白向天是勇敢的嗎？這要看站在那一個角度？如果他明知有一連串禍苗發生，白家變成「五寡同堂」，他的勇敢又如何解釋呢？

不容否認的，這不幸是白向天生前留下來的，那是一件極大的糾紛，或者一件懸案，一直沒有解決。

金燕子看着白太太上了床，返回白家鳳的窗外，「唰」地一聲，推窗掠入。

在白家鳳的感受上，她好像本就站在這裏。

「妳——」白家鳳服了，他最崇拜這一類的人，他很崇拜拳頭，他的拳雖硬，偶爾也會挨揍。

他進過健身房，學過射擊和空手道，但他一直認爲飛簷走壁是不可想像的。

眼前這個妞兒粉碎了他的幻想。他激動地想去抓她的手。

「別動！」金燕子不是喜歡炫耀的人，她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妳……妳會飛？」

「這不是飛，而是一種輕功提縱術。

」她說：「一般人過份渲染，才使人半信半疑，其實連魔術都是眞的，最低限度，他必須有快速而熟練的手法是不是？」

「是的。金燕子小姐，以前我低估了妳。」

金燕子知道，如果博得這種年輕人的好奇與崇拜，有了好感，雙方就可以坦誠合作了。

金燕子說：「四先生，坐下來談談好嗎？」

「當然。金燕子小姐，妳能不能教我輕功提縱術？」

「能，但必須在破案之後。」金燕子說：「四先生聽到一個怪電話嗎？」

「妳看到了？」

「是的，這是十分幸運的。如果看不到，你會不會告訴我？」

「不一定。」白家鳳很坦直，他說：「因爲在我沒有看到妳的神奇輕功之前，我對妳沒有信心。」

「現在有了嗎？」

「當然。我如果能像妳一樣有多好？我一定能親手逮住那個血魔。」二十七歲的人，說出這種話，一點也不值得驚奇。

金燕子說道：「四先生，府上有兩個駝鳥蛋嗎？」

白家鳳說：「小姐認爲白家眞的有駝鳥蛋嗎？」

金燕子說：「我是問你呀！」

「我也弄不清，所以必須反問妳。」

金燕子說：「你從未聽說過駝鳥蛋的事嗎？」

「沒有。」

「會不會是句隱語？」

白老四茫然說：「駝鳥蛋能代表甚麼呢？」

「一定是兩件重要的東西吧？」

「我想是的。」

金燕子打個電話，請總機查証剛才那個電話的來源。對方告訴她一刻鐘後再答覆她。

白家鳳說：「妳認爲家母知不知道駝鳥蛋的事？」

金燕子說：「一定知道。」

「爲甚麼這樣肯定呢？」

「理由很明顯，對方命令令堂，于明夜，也就是今夜十二點以前送去，根本不須再進一步說明，這証明對方知道令堂明瞭這件事。」

白老四說：「還有其他理由嗎？」

「另外，對方說送到他的舊址去，這已明白指出，令堂知道對方的地址。他指明舊址，表示對方已遷了新址。」

「妳是說家母也知道他的新址？」

「不一定。」

白家鳳忽然暴躁地站起來，說：「照這樣推測，家母不是有背叛家父的——」

金燕子揮揮手，說：「這是你的推測和曲解，而不是我的。你不能猜忌自己的母親。」

白家鳳忿然說：「換了別人，不也會有這種懷疑嗎？」

「換了我就不會。」金燕子說：「這道理也很簡單。因爲令尊也知道這件事，甚至于知道對方的舊址。」

「他們都知道？」

「大致如此。」

白家鳳說：「他們都知道，而且也知道白家有無窮的禍患而不告訴子女？」

金燕子說：「這可能是令尊以爲，對方只是虛聲恫嚇，未必眞正下手。即使眞正下手，也只是僅僅弄死他一個人，及身而止。」

「妳這話不是矛盾了？」白家鳳說：「如果家父有這種看法，說那鬼故事給家母聽，不是多此一擧了？」

「對，四先生，你的分析力很強。」

金燕子說：「但令尊以爲對方不會連續下手，或者連令尊也不加害，那也僅是一種看法，因爲除了殺人狂，任何匪徒的勒索行爲，其目的主要是金錢或重要寶物，殺人是萬不得已。令尊這樣推測，沒有甚麼不對。而他說那鬼故事給令堂聽，也只是未雨綢繆，預防萬一罷了。」

白家鳳說：「現在家父已被害，妳以爲家母會堅持到底，不理那匪徒嗎？」

「這很難說，原因是我對令堂的個性還不太清楚。」

「家母很堅強，要不，當初也不會隻身一人到南非及南美去研究鳥類了。」

金燕子說：「既然這樣，我以爲令堂會堅持不理。」

「那不是甘冒失去兒子的危險嗎？」

「在兒子的生命沒有失去以前，誰敢說一定會失去？」金燕子說：「就像那個故事一樣，老人堅持到底，邪惡不可能永遠穩操勝算吧？難道你怕了？」

「我？」白家鳳冷笑說：「我眞希望那魔鬼的下一個目標是我。」

金燕子說：「如果他眞要使白家成爲『五寡同堂』，下一個目標不會是你。」

「爲甚麼？」

金燕子攤攤手說：「這個魔鬼很會運用恐怖的技巧，他不會先向重要的下手，把重要的留在後面，這對令堂的信心，就有逐漸瓦解作用。」

「妳是說我重要？」

「當然，因爲你是老四，令堂比較疼你，況且，你還沒有結婚，也只能使你的未婚妻成爲『望門寡』而已。」

白家鳳說道：「下一個目標，會是大哥？」

「恐怕不是。」

「妳好像知道匪徒的計劃似的。」

「這只是一種推理。」金燕子說：「如果下一個是你大哥，那樣會造成你三哥和你的暫時安全感。你們會以爲再下一個是二哥，再下一個是三哥……。」

「對！」白家鳳說：「現在妳要我扮演甚麼角色？」

「孝子。」

「我過去雖不是孝子，却也不是逆子呵！」

「你應該更孝些，多陪陪令堂，設法套出她心中的秘密來。」

「妳是說駝鳥蛋？」

「是的，還有對方那個人。」金燕子說：「由于這個怪電話，可知令尊和令堂都認識這個陰毒的人，你想不出是誰？」

白家鳳說：「我剛才偷聽了電話之後，正在苦思，可是我眞的想不出這個人是誰？」

「好吧！請把令尊和令堂所共認識的朋友名單開給我。」

白家鳳寫了十來個名字，金燕子交給他一個袖珍通訊器，只有懷錶那麼大，她說：「請隨時和我連絡，並盡一切努力，套問令堂。而這電話的秘密，暫時也不要告訴別人……。」

同床異夢　貌合神離

在白老四所開的十餘個朋友名字中，有一個叫馬深耕的人，並在下面註明這人已于去年死亡。

但這人列在最後，可見在這些友輩中，此人和白氏夫婦很少往來。

而金燕子獨對這人感興趣，是因爲這人的出身學歷和興趣，頗附合她的構想。

在馬深耕的名字後面，還註明他是水產專家，曾在南非某國當了一任國家水族館主任及海專講師。

此人五年前曾發表過一篇論文：人類控制魚場及改良海產品種之可能性。

金燕子注意這已死去一年的專家，是因爲兇殺現場上有某種海生動物的泡沫。

雖然這想法會被一般人譏笑，金燕子以爲，這正是「下士聞道則大笑，不笑不足以爲道」。

金燕子說：「表哥，你到海洋科學委員會去調查，我想看看馬深耕五年前發表的一篇論文。」

岳敏說：「這不是離題太遠了？」

「不遠，順便到警方去找馬深耕的一切資料，愈詳細愈好。」

岳敏走後，金燕子來到白家，當她首先見到老四白家鳳時，他搖搖頭說：「我媽不說。」

「我可以見見令堂嗎？」

「當然可以！」

二人進入白太太的起居室內時，這景象令人振奮，老大的媳婦在爲婆婆捶背，二媳婦端了一碗參湯在一口一口地餵。

這本來沒有甚麼，家長遭遇不幸，婆母哀傷過度，作媳婦的理應如此。

但白家的媳婦沒有這種紀錄。所幸運的是作婆婆的還沒有爲媳婦捶背的紀錄。

「嘿！可眞難得呀！這是甚麼風把二位大明星給吹走了樣？」

「老四——」白太太瞪了老四一眼，說：「小姐請坐。」這次態度已經好多了，不管媳婦的改變是眞是假？白太太總會感到安慰些。

金燕子坐下來，老四揮揮手，說：「二位別演戲了！這裏既不是攝影棚，也不是電視台，二位請出去吧！」

大嫂說：「老四，你太不像話了吧？我們總是你的嫂嫂呵！」

「而且妳們也是我媽媽的媳婦，妳丈夫的老婆和妳媽媽的女兒是不是？我問妳們，在過去，妳們這份孝心那裏去了？」

白家鳳冷峻地說：「有時爸媽生病，妳們連禮貌上的問候都沒有，去年媽媽摔了一跤，曾進過醫院，除了三嫂，妳們去看過嗎？」

大嫂和二嫂面色鐵青，白太太說：「老四，你要氣死我是不是？」

「媽，您眞傻！她們並不是天良發現，眞來孝順您，她們只是在表演，其實她們如果演平劇，只能跑龍套，拍電影也只是三四流角色，或者小丑材料。爸爸生前，他們就嚷着要分家，現在，爸去了，她們知道決分家了，希望您能多分給他們一點財產。」

「老四，你不能血口噴人！」二媳婦口齒犀利，說：「就是媽媽要偏心，也不會偏到我們身上，誰不知道你是媽媽手中的軟皮鷄蛋？」

「妳說甚麼？」老四眼睛一瞪，似要揍人，大嫂和二嫂一看不妙，溜之大吉。

白太太在流淚。白家鳳過去爲母親捶背，白太太負氣說：「老四，不要理我，這個家已經够慘的了！你還在找麻煩。」

「白太太，四先生也是一份好意，只是表現得過份了些。」金燕子說：「有幾個問題，我想請教您——」

白太太說：「小姐，請原諒，現在我無可奉告。」

金燕子正色說：「白太太，妳知道白家危機四伏嗎？妳不知道不與我們合作，所可能發生的後果嗎？」

「謝謝你的提示，我沒有甚麼可說的。老四，扶我去休息一下。」

「媽，你這樣對待金燕子小姐，不是太過份了？」

「媽的情緒太壞，小姐會諒解的。」

「那麼媽媽何不把心中的事告訴她？她是一位了不起……」老四的話還沒有說完，白太太站起來往內間走。金燕子向老四使個眼色，示意他暫時不可勉強。

稍後，老四陪她在白宅走了一匝。她叮囑老四，小心照料白太太，必要留心宅內所有的反常現象。

返回住所，岳敏不久也回來了，帶回的論文上，不但有控制魚場的創見，且有改良水產動、植物的讜論。

只可惜那時並未引起當局的重視，歸檔了事。

至于岳敏自警方帶回的資料，似乎更有價值，記載着馬深耕自大學畢業後的簡歷：二十三歲畢業于維也納，後因對水產感興趣，再入劍橋攻海洋生物學，到過南美，南非蠻荒僻壤，研究海生物七年，失戀兩次，終生未娶，五十九歲去世。

資料袋內還附有三張照片，有青年，中年及未死前兩年內拍攝的。

此人身材矮小，雙目深陷，寬額，大嘴，這顯示他有很高智慧和深沉的性格。

更使金燕子高興的是，附有馬深耕生前住所的地址。

她把焦點濃縮到已經死去的馬深耕身上，有幾個理由。因爲其餘的朋友，她看來都不可疑。

馬深耕值得注意的是去過南美和南非。白氏夫婦也去過。

第二，兇案現場上，有水產動物的泡沫。馬深耕五年前對水產動物即有驚人的創見。這幾年來當然會有進展。由控制魚場「即魚類集居之海域」，進而控制其他水產動物，並非不可能。

最後一點也許有點牽強，資料上記載，馬深耕一生失戀過兩次，金燕子以爲，其中一次是和白太太。

岳敏說：「表妹，妳恐怕是白忙一場。白太太不合作，咱們就一籌莫展。」

「的確，很可能由于白太太的不合作，造成更大的不幸。」

岳敏說：「我們該請警方協辦。」

「別忘了！這次是白家請我們接辦的，他們不願警方插手，只要警方負責保護，由我們偵察。」

岳敏說：「一個死了一年多的人，和本案能扯上關係嗎？」

「只要抓住行兇的動機，死與活都不是問題。」

岳敏不出聲了。反正他只是一瓶沙茶醬，炒菜，拌盤，或者做火鍋，都能派上用場，就是不能搬上桌面當一道菜。

在表妹面前，他的確如此。

金燕子說：「白向天生前和白太太的情感很好，就是恨那頭雙冠鷹而那頭鷹又是白太太的寵禽，這一點也值得研究。」

岳敏說：「依我看，雙冠鷹可能弄死了白向天。」

「你不以爲這想法太單純了？」

岳敏說：「表妹何不把『單純』二字改爲『幼稚』二字？」

「改了也無不可。」

「妳認爲不可能？」

「你眞以爲可能？」

岳敏大聲說：「現場有腥味，很可能白向天睡前弄過魚類，如果我們假設是一種動物噬死了他，雙冠鷹的嫌疑最大。」

「你見過那頭雙冠鷹嗎？」

「當然見過。」

「你以爲是白太太唆鷹弄死白向天的嗎？」

「我說過這話嗎？」

「其實說不說又有甚麼分別？」金燕子說：「雙冠鷹兇狠無比，力能撕虎裂豹，白家的人，也只有白太太能馴服牠。如果白太太要殺死自己的丈夫，又何必利用雙冠鷹？再說，一頭巨鷹要把人啄成那樣，也要很久的時間，且會發出極大的聲音，人一掙扎反抗，現場上必有羽毛掉落。況且屍體上的螆痕，根本不是鷹啄的。」

岳敏一急，敞開胸衣，露出了茸茸胸毛。

金燕子踱了一會，和白家鳳連絡：「四先生，請問令尊和令堂與死去的馬深耕認識多久了？」

「很久。」

「在那裏認識的？」

「好像是在定居本市之前吧？」

「是不是在南美或南非？」

「很有可能，不過我要問一問。」

金燕子說：「設法弄淸，至于那頭雙冠鷹的來路，是令堂買的，或是別人送給她的？」

「這一點很重要嗎？」

「是的。還有，馬深耕常到府上去拜訪嗎？」

「沒有，在我的記憶中，他沒有到白家來過一次。但家母五十大壽，他送過禮物。」

「謝謝你！請儘快回答我的問題。」

「金燕子小姐，妳認爲本宅還有危險嗎？」

「我想是的，令堂不合作，却又找我來，這眞是極大的矛盾。」

「今夜妳會來嗎？」

「當然，那要十一點以後。」

連絡完畢，岳敏說：「馬深耕從未到白家去過，足見他們之間沒有深交，沒有深交也就談不上深仇，表妹仍以爲馬深耕有嫌疑嗎？」

金燕子說：「如果馬深耕常到白家走動，我的構想也就不能成立了。」

岳敏掉頭往外走，金燕子說：「表哥，要偏勞你一件事。」

岳敏說：「又是找馬深耕資料嗎？」

「是的，不過這次你可能有機會活動一下……。」

活動筋骨對岳敏來說，就像飢餓者吃大鹵麵一樣。

金燕子說：「晚上七點，照這資料上的地址，前去看看。在十一點以前直接趕回白家就行了。他們需要保護。」

「馬深耕的地址？」岳敏說：「他死了呀！叫我去抓魂嗎？」

金燕子說：「如果一個鬼魂眞能打電話，也可以抓來。我們不妨大胆假設，那個打電話要駝鳥蛋的人就是馬深耕，而他說的舊址，就是指他生前居住的舊址。」

×　×

馬深耕的住址在郊外，距海邊不到三十公尺。

對海有興趣的人，一定會住在海邊。只是這裏不是沙灘，而是一些嵯峨的黑巖。浪在巖上爆開，發出雄渾的天籟之聲。

這裏的景色有一種淒涼的美，非但可看，也可以聽。

這小屋是半磚半木的，看來不是屋主造不起更好的，而是喜歡這種半原始的格調。比白家的大宅顯得太小，一個獨夫住這房子就大了些。

門是鎖着的，岳敏一按牆翻了進去。

院中生了靑草，花木很久無人照料，大都枯萎。現在看起來，這裏的確適合鬼來居住。

窗上的防風板在夜風中「格支格支」響着，好像有人在磨切牙齒。二道門是帶上而未鎖的，岳敏推門進入，除了一般霉味，還有一股腥味。

如果馬深耕不是一個漁人，他死了一年多，屋中絕不會有腥味。

岳敏粗中有細，相信這裏有人住過，取出「夜窗」袖珍照明器，發現這是個客廳，一切傢俱都是用竹子製成的，形成一種特殊風格。

牆上，几上都綴滿了貝殼，石花和各種水產標本。

院中長草，屋內却一塵不染。

傳說中，有鬼的屋中都是一塵不染的，連蛛網也沒有。

另外還有四間，也看不出那一間是臥室？好像這裏的主人到處都可以睡。但到處很潮濕。

除了潮濕，其他屋中也有濃烈的腥味。只是這種腥味，和魚市場的腥臭不同，是一種新鮮的腥味。

這裏有個最大的特色，那就是沒有電燈。也沒有炊飯的工具。

假如這裏眞的有人居住，大概是不食人間烟火的吧？

八點半左右，岳敏並沒有找到任何進一步的資料，甚至于要證明馬深耕曾經在此住過都辦不到。

他正要回去時，忽然聽到聲音。

這聲音像嬰兒初語，口齒不清，但說得很快。

岳敏收起「夜窗」，自窗上向外望去，黝黑的巖石中走出兩個人影。越過沙灘，向這怪屋走來。

岳敏的目力不差，却總是看不清這是人或者其他動物？因爲這兩個直立走路的動物，走路的姿態很奇特。

既不像猿猴，也不太像人，好像走路必須身上任何一部份輔助才行。因而混身都在扭動。

浪濤拍岸，有如萬馬奔騰。

岳敏心底升起一股涼意。因爲他沒見過這種人。

在微弱的星光下，兩個怪人像穿了緊身衣，泛起淺白色的光芒。又好像沒有穿衣服，他們的膚色本來就是那樣的。

兩個影子在怪屋附近消失，岳敏蹲在客廳窗內諦聽，萬籟俱寂。

「媽的！眞邪門。」岳敏對表妹的料事如神，更加佩服了。

這時他忽然聽到另一個房間內有聲音，但聲音太輕微，他以爲是聽覺的幻象。當他回頭觀察時，黑暗中一個淡淡的，淺白的影子已向他撲來。

不像人類的撲擊，也不像野獸的撲噬。無法形容之下，只能說這就是鬼魅吧？

岳敏向左邊疾竄，仍然慢了一步，後肩上被那白影掃了一掌。涼涼地，有一股腥味。就像被冰塊砸了一下似的。

岳敏剛剛站穩，另一屋又撲出一個，影未到，腥味先到。陰冷冷之氣掃來，快如閃電。

岳敏大驚，就地一滾，閃過了這個，另一個已在等候，「蓬」地一聲，不知是掌抑是腿？擊中了岳敏的腰部，竟摔出屋外，落在院中。

以岳敏的性格，就是遇上再强硬的對手，他也不會畏縮，但今夜這兩個不是人，却也不敢說那是鬼。總感覺他們攻擊的方式十分奇特。

陰寒逼人，冷徹心脾。

岳敏知道白家危機四伏，而白向天被害的現場上也有腥味，已經和這個怪物扯上了關係。

于是他竄上牆頭，翻出牆外，奔出三五十公尺，回頭望去，怪屋像一頭怪獸，蹲伏在夜色中。怪人並未跟出來。

「表妹，我遇上了怪事。」他必須告訴表妹了。

「那屋中有人？」

岳敏道：「不，不！那不是人，是兩個怪物。」

「是甚麼樣子？」

「這——」岳敏實在不能形容，因爲他一直沒有看清。海灘上有霧，屋內又太暗，他說：「只有人的形態，動作却不像人。」

「動過手沒有？」

「兩個怪物向我撲擊，閃都來不及。擊中人身，像被冰棒擊中，冰冷而不太有力，只是動作太快。」

「你在那裏？」

「怪屋外面右側。」

「我馬上去——」

金燕子駕車子一刻鐘後到達，岳敏說了剛才的事，他才能坦白說出吃虧的事，這是一項紀錄。

「不錯。」

金燕子噢了一下，岳敏被擊中之處，果然有淡淡的腥味。

金燕子說：「我們分由左右翻入，小心點！」

但進入屋中搜索了很久，沒有再發現那兩個怪物。

「表哥，你是說有兩個？」

「絕對沒有錯。」岳敏指指海灘的亂巖，說：「他們是自那邊來的。」

金燕子說：「你們雙方也沒有交談過嗎？」

「沒有。因爲事情陡然發生，來不及說話。」岳敏說：「但他們在海灘上發出怪聲，我却聽到了。」

「不像人類的語言嗎？」

「我可不敢說那不是人類的語言，因爲世界各種語言達數千種，但我從未聽過那種奇異的聲音。很快很快，像連珠炮一樣。」

金燕子說：「表哥，這件事眞怪！但毫無疑問，今夜的發現，又使案情邁進一步。」

岳敏說：「其中有一個是水產專家馬深耕嗎？」

「恐怕沒有，照你說的情況推斷，這兩個怪物如果是人，必是年輕的。」

岳敏說：「表妹，名單上有十餘人之多，妳怎會一下子就注意馬深耕了？」

金燕子說：「那是一種第六感，而這第六感又是根據馬深耕的愛好和歷史而來的。」

「你是說害人的就是這兩個怪物？」

「很可能。」金燕子說：「照這屋中情形推測，那兩個怪人可能不吃熟食，也可以暗中視物。所以沒有電燈及炊具。」

「二十世紀有這種茹毛吮血人嗎？」

金燕子看看表，說：「快到九點了！咱們要趕到白家去。」

岳敏說：「如果他們今夜要行兇，也要在十二點以後。」

「以常情去推斷這種怪人怪事，往往會誤事的。」金燕子說：「雖然那個怪電話要白太太今夜十二點以前把駝鳥蛋送來，按理說，十二點以前對方不會行兇，但由于我們在此被對方發現，白太太却沒有來，對方可以認定白太太不甘屈服，而提早下手。」

車子向白家急馳，二人的心情很沉重。他們都相信，白太太不合作，必定繼續召來不幸。

剛進白家大門，已隱隱聽到哭聲和喧囂聲。金燕子幾乎已經猜到發生何事了？

白老二白家起，像白向天差不多，伏在地氈上，睡衣被噬碎，全身皮肉幾乎沒有一寸完整之處。

地毯上也有腥鹹的水漬。

屋內的吊燈，壁燈和床頭，都開得亮亮的。這和白向天遇害那夜的情況一樣。

二媳婦在悲號，白太太支持不住，由

老四扶着在發抖。老大和老三夫婦在發楞，警方保護的人在搓手。

金燕子說：「四先生，屋中所有的燈全打開了！是誰開的？」

「本來就是這樣的。」白家鳳說：「今夜二哥單獨睡在這房間內，是二嫂聽到異聲趕來，才發現二哥已經遇害了。」

金燕子說：「沒有看到兇手，或其他的——」

「沒有。」

「你二嫂不是聽到異聲了嗎？是甚麼聲音？」

「她說首先聽到二哥喉中發出『咯咯』聲，以及翻滾聲，另有一種聲音她沒有辦法形容，好像很大很硬的動物在地上爬行所發出的『唰唰』聲。」

金燕子說：「勸勸你二嫂，別讓她哭了。」

三嫂扶起二嫂，金燕子說：「請問二少奶奶，你們夫婦，經常不睡在同一房中嗎？」

「不。」

「妳知道二先生開了所有的燈光的原因嗎？」

「不知道。」二嫂說：「事實上他睡覺一向不開燈。」

「請問妳聽到甚麼聲音？」

二嫂說：「先是家起的痛苦掙扎聲，翻滾聲，另外，還有一種動物爬行的『唰唰』聲。」

金燕子說：「妳聽到聲音後，多久才來查看的？」

「大約是五分鐘之後。」

「那不是太遲了嗎？」

二嫂說：「最初我以爲是幻覺，繼而確定是家起房中發出的聲音，我又有點怕，但最後我還是鼓起勇氣趕來查看的。」

是的，在一個普通女人來說，已經有白向天的慘事發生，再次聽到可怖的聲音，怕是不免的。

二嫂能於五分鐘後趕來查看，不能算是最胆小的一種人。

有些女人看到老鼠或一隻壁虎，就會縮作一團呢。

金燕子和岳敏仔細在勘查這房間的內外。那水漬由外而內，再由內而外，斷斷續續，延伸院中。

老二夫婦的兩個套房，是在白太太套房的左側，距白太太的屋子不到十公尺。

而白太太的臥室，又距那中央的大水池不足五公尺。水漬在那大水池附近中斷。現在正是漲潮。海水與池邊齊平。

池中巨大假山的自鳴鐘，正好是九點四十五分。

金燕子站在池邊，池水很深，約三米左右，深不見底。假山石縫中，有微波的冲擊聲。

金燕子召來警方的人，把屍體運走冷藏，和白家鳳在白太太房中。

白太太很冷漠，一言不發，喪夫加上喪子之痛，以及內心的矛盾，她希望一個人獨處。讓她冷靜地想一想。如何決定今後行止？

「白太太，這是您下決心和我合作的時候了。」金燕子肅然說：「不論是爲了甚麼理由？您不能漠視死者的不幸，和生者的危機了。」

「讓我安靜一下。」白太太厭煩地捂着臉，嘶聲說道：「爲甚麼不能讓我安靜一下？」

「白太太妳不以爲這樣做對妳的丈夫和兒子都太殘酷了嗎？」

「我殘酷？」白太太面孔扭曲着，雙目中血絲隱隱，連夜失眠，愁苦，已使她老了十年。她極不願聽這句話，她嘶呼着：「別人害死我的丈夫和我的兒子，還說我殘酷？」

金燕子低聲，一字一字地說道：「我明知道，妳知道一些秘密而不說出來，而這些秘密，和破案有極大的關連。可是妳不說！」

白太太說：「我知道甚麼？」

金燕子沉聲說：「妳明知道『五寡同堂』不是說着玩的。」

「你——」白太太又捂着臉。

「妳明知道對方殘害的目標有五個，現在才只有兩個！」

「不，不！我不知道。」

金燕子冷峻地說：「妳明知道駝鳥蛋是甚麼，但爲了白先生臨死之前那個鬼故事的提示和鼓勵，妳寧願讓兒子一個個被害，而堅守亡夫的暗示。妳以爲這就是忠，就是愛的保証，妳忽畧了這種愛是以殘酷作爲基礎的。」

白太太悲痛，忿恨達到極點，又休克過去。

救醒白太太，扶她上床，金燕子說：「白太太，我只問妳一句話，如果妳不回答，妳對丈夫和兒子的愛就有問題！」

白太太木然而痴痴地，好像沒有聽到似的。

金燕子搖着她說：「請問那頭雙冠鷹是誰送給妳的？」

「……」白太太聽如未聞。

「不要問了！」白家鳳說：「據三哥說，是南美一位友人送給媽媽的。」

「是不是馬深耕？」

「不知道，但三哥說，有一次聽到爸媽私下談論，送雙冠鷹給媽媽那個友人，爲了馴服那頭猛禽，曾迭次受傷，幾乎殘廢。」

金燕子發現白太太在發燒，如果繼續逼她可能會瘋狂。

人類負荷災難和痛苦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找醫生吧！」金燕子說：「令堂病了。」

白家鳳說：「如果妳早來一步，也許二哥不會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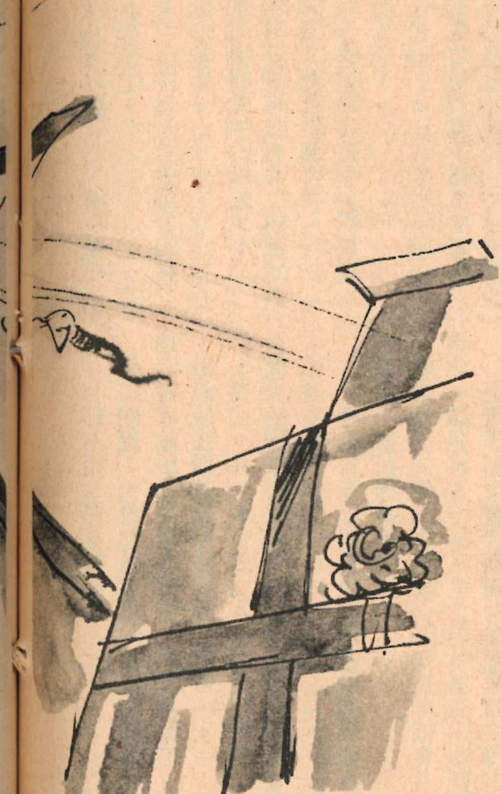
金燕子說：「我坦白告訴你，即使我早來一步，也不可免。」

「那是爲甚麼？」

金燕子苦笑說：「除非令堂在令尊被害之後，馬上說出全部的事實，這第二次不幸或能避免，但在令堂來說，那是不可能的。」

白家鳳說：「妳是說家母寧願眼看兒子一個個死去，也無動於衷？」

「不是無動於衷，而且令堂爲了表示對令尊的赤誠，難免產生一種矯枉過正的心理。」金燕子慨然說：「到目前爲止，關於令尊，令堂和馬深耕之間的秘密，我





們知道的太少，所以有些步驟不能有效地施行。因此，我必須警告你，如不能在一二天內問清這些秘密，府上可能——」

「還有第三個寡婦出現？」

「那是必然的。」

「妳說的秘密是指兩個駝鳥蛋嗎？」

金燕子說：「我隱隱覺得，駝鳥蛋是禍苗，而不是禍根。」

白家鳳說：「禍根是甚麼？」

「也許是情感的風暴。」

白家鳳冷冷地說：「妳似乎總要爲家母扣上一頂帽子——」

金燕子肅然搖手，說：「請記住！唯有眞正的情感，才有情感的風暴。」

「妳以爲家母過去愛過……。」

「應該說馬深耕曾經深深地愛上了令堂，當然，那是在未婚前的南美或南非。但令堂嫁了令尊。」

白家鳳冷冷說：「我不喜歡聽這種口吻。」

「這都是你過敏。」金燕子說：「一個未婚的女性，和異性稍一接近，絕對不能避免別人愛她。令堂嫁令尊，表示令尊有許多馬深耕所沒有的長處。」

「我明白了。」白家鳳說：「所以妳早就注意家父恨那雙冠鷹的事了！」

「是的，凡事都有蛛絲馬跡。正因爲令尊令堂的情感很好，而令尊却恨令堂的寵禽，必定有其原因。」金燕子說：「但在目前，作太多的推測，似乎早了些。」

白家鳳說道：「妳還有什麼其他的發現嗎？」

金燕子說道：「如果沒有，剛才這些話，即使我自己認爲可能，也不便說出來吧！」

「妳發現了甚麼？」

金燕子不答反問：「你確知馬深耕沒有結婚嗎？」

「是的。」白家鳳說：「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秘密。」

金燕子說：「你訂過婚嗎？」

「這和本案有甚麼關係？」

金燕子說：「這種心理，正是作案的人所愛利用的。」

白家鳳說：「差點定婚，那是在我上小學時，後來家父突然堅決反對，不再提這件事了。」

「對方是誰？」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我怎麼知道？」他在說謊。

「設法問清這件事。」

「難道這件事也和本案有關？」

金燕子說：「誰又敢說絕對無關？這無非是大胆假設，小心求証罷了！」

白家鳳說：「對方爲甚麼先選擇我二哥下手？」

「對了！這一手很陰，」金燕子說：「如果先殺你大哥，這會使你們弟兄隱隱猜出的意圖，由令尊而大哥，然後是二哥，三哥……。」

「是的。這個魔鬼太毒了！先殺二哥，或者三哥，使人無法確定下一個，會輪到誰？那就會使我們賸下的弟兄，人人自危。」

金燕子點點頭，說：「你曾經注意過府上那個大水池嗎？」

「水……水池？」

「嗯！」金燕子說：「你不以爲那水池，以及通往海邊的小船塢和本案有關係嗎？」

白家鳳拍拍前額，說：「妳是說害人的東西，由小船塢進入，由水池中出來，行兇之後再由水池順着船塢溜出去的？」

「嗯！」金燕子說：「由令尊的鬼故事，可隱隱看出，令尊早知對方陰毒，甚至於防不勝防，也可以說，令尊預知不可避免。」

「不對吧？」白家鳳說：「我剛剛才知道，家父在世時早已仰慕妳的大名！」

「你也學會了戴高帽嗎？」

「爲妳戴高帽，一定要站在南天門上嗎？」白家鳳說：「告訴妳，慘案發生，是家母堅持請妳來的。而家母堅持請妳，又是受了家父的影响。」

金燕子嘆口氣說：「令尊瞧得起我，却使陷入內疚或不義的痛苦之中。」

「妳是說二哥的死？」

金燕子說：「如果府上的不幸，能到此爲止，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這不是悲觀，而是因素顯示，防不勝防，加了令堂不合作，不能從根本上做起。」

白家鳳說道：「是不是要注意那個水池？」

「要十分技巧。另外你要注意一件事，一旦發現那一個房間突然燈火全明，就必須馬上趕去。」

「這是爲甚麼？」

「應該是有原因的。」金燕子對岳敏說：「我估計今夜是不會有事了。你和四先生在此監視，一方面仍要注意來電話的人。我要再到那小屋去一趟。」

白家鳳說：「哪個小屋？」

金燕子向岳敏使個眼色，示意他暫時不要說，匆匆離去，白家鳳望着她那窈窕的背影發愣。

「的確，家父和家母爲她招來了困擾，即使警方承辦這案子……派出更多的人手，看來仍是不免……。」白家鳳說：「

你表妹很了不起！」

岳敏說：「承你們瞧得起，堅持找她，而令堂又不合作，簡直是害人！」

× ×

黑夜中的海灘和嵯峨的黑岩是猙獰的，重重的浪滾，白色的浪花，像怪獸森森的白牙，似想把整個海灘吞下去。

怪屋，在迷濛的夜霧中蹲伏着。

霧和兇殺，經常會有密切的關連吧？霧，到底是兇殺的恐怖效果，抑是兇殺案的幫兇呢？

金燕子在牆外聽了一下，未按墻頭，人已飄了進去。

屋中還是那樣子，濕濕地，有濃重的腥味。

金燕子必須在這裏找點東西，比喻說，馬深耕生前的書信，筆記或研究資料等等。

可是屋中很單純，連個書架都沒有。這種單純，正顯示馬深耕的不單純。而不單純的人，最不喜歡人家研究他的單純和不單純。所以這種人連死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金燕子這次檢查，絕不放過每一寸之地。她認爲在這裏一定能搜到有價值的資料。

屋中極暗，能見度幾乎不超過三步。潮聲中，夾雜着「沙沙」的脚步聲。金燕子立即警覺。

窗外，兩團黑色霧球射入屋中，冰冷地帶着風聲，迅疾落在金燕子的前後。也就是前面一個，後面也有一個。

屋中雖暗，金燕子隱隱看出是兩個人形。

全身泛出魚肚白色的微光。

「誰？」金燕子暗暗戒備，低喝一聲。她的身子半側着，這樣前後可以兼顧。

「……」兩個人影沒有反應，一般人由外掠進，在死寂的屋中，必能聽到迫促的呼吸聲。

好像這兩個怪物不呼吸可以活着。

其中一個，首先撲上，人未到逼人冷氣先到，金燕子以快出名，差點被對方碰上。

她的身子剛站穩，另一個自左後側凌空射來，不知是用腿還是用掌，冷風挾着腥氣湧到。

金燕子覺得，這幾乎不是人類的攻人方式，快速絕倫，轉折靈活無比。就像水中的刀魚一樣。

這次却是夾擊，幾乎分不出前後，一上一下，然後變爲一左一右。

金燕子的體温驟然下降。她從不怕鬼。她所怕的是她所不知的東西。她不能確知這是人是怪？

怪物的凌厲攻擊，已經無法用時速來判斷他的快捷，金燕子本能地施出「剪水三抄」提縱術。

她的身子一蜷一伸，在室中劃了個S形。自千鈞一髮的夾擊縫中瀉出。

「拍啦」一聲，兩個怪物太快，自己互相接了一下，震得懸空翻個觔斗落下。

但金燕子選中了左邊一個單足在樑柱上一點，身子疾射，撲向左邊似落未落的一個，眼看扣住這個的後頸。另一個反應之快，幾乎像流動的空氣一樣，發出一聲

低嘯，又向她的背後襲來。

金燕子必須先求自保，却又不甘放手，變抓為切，在那怪物後頭上切了一掌。同時，身子蹲下伏地，上身扭轉向上。

這一手叫着「鐵牛鋤地」，是救命誘敵招術。射來的這個影子似乎十分內行，突然彈起身子，凌空躍過，挾起被金燕子切中踉蹌欲倒那個，穿窗而出。

金燕子深信這仍是人而不是鬼怪了。她射起身子，向一窗中射出。

夜色混混沌沌，海邊浪花的水霧氤氳，好像剛才所看到的只是幻覺。早已不見踪跡了。

此屋雖建於海邊，畢竟距離二三十公尺，怪人的速度再快，不可能在三秒之內奔到海邊，潛入水中。

那麼這屋中仍有藏匿之處，是沒有疑問的。

即使她不信這是鬼怪，却相信和一般人類有許多不同之處。曾切中怪人後頸的左掌緣上，嗅嗅仍有腥鹹氣味。

終於，她在一個房間的地上，找到了一個地下室入口，這地上鋪着石板。敲擊其中一塊，有中空的聲音。

掀開石板，下面是個水池。不知有多深？却相信仍是引進的海水。

而且金燕子相信，這水池和白家的小船塢一定相通。也可以說，由白家小船塢分出的岔路，在此匯水成池。

要測出此池的深度並不難。她取出一個深水照明儀器「六月星」，放於水面上，下沉時，「計速瓣」會計算深度，甚至於指出溫度及水流，一落地就傳上電流，冲擊蜂鳴器，而且變為强烈的紫紅色。

金燕子收上「六月星」，發現水深只有三米。

這深夜不須下水，利用另一種深水「迷你亮」就可以在上面看清水底景物。

當「迷你亮」沉到一半時，金燕子就發現水底有一具骷髏。白皚皚的，這人死了十年以上吧？

而池的一角，果然有個通路，直徑只有半公尺。

這通路可以引進海水，也可以輸出兇殺。

根據人體骨骼的構造，知道這是個成年的女人。

人類全身骨骼並非固定的，青年人的頭蓋骨由二十二塊構成，但幼年沒有這麼多。

人類的骨骼約為二〇二塊，但年老了又會減少。因為有一部份骨骼，在不知不覺中會結合在一起。例如：脊椎骨原有三十三塊，其中上端的二十四塊，由出生到老死都一樣，由第二十五塊到第二十九塊，以及第三十到三十三塊，各結成一塊大骨。

所以人類的骨骼只能說兩百餘塊。

即使僅僅這一點發現，金燕子已感不虛此行。利用海底高性能像機，拍攝了十餘張照片，弄上「迷你亮」，蓋好石板，退出怪屋。

僅憑骷髏照片，只能確定是女性，要進一步鑑定死者的年齡，以及致死原因，這要把骷髏送到專家手中才行。

第二天上午，金燕子和岳敏弄回骷髏，交專家研究。

「表妹，妳未見到兩個怪物之前，一定還不太相信吧？」

「那不是怪物，而是怪人。」金燕子說：「以他們的速度和反應來說，你的確會吃虧的。」

「現在不設法保護白家的人，而去研究骨頭，這不是捨本逐末嗎？」

金燕子說：「我們要齊頭並進，僅是消極的保護，並不能破案。」

岳敏說：「白太太死了丈夫和一個兒子，仍然不和我們合作，這個老傢伙簡直是鐵石心腸。妳看會不會是——」

「表哥，講話之先，應經過大腦。」金燕子說：「那樣信口雌黃，傷了別人，對自己的良知也有損害，一個人往往不願付出數分鐘或數秒鐘去思考一句話，却必須付出半生或終生歲月，為一句錯誤的話帶來的困擾而苦惱。」

岳敏說：「這具骷髏和這案子能有多大關係？」

「到底有多大關係？誰也不敢武斷。但由死者的時間來判斷，和已死的馬深耕一定有關係。」

「有關係又怎樣？」岳敏說：「一堆白骨總不能跑到白家去害人吧？」

「根據馬深耕的資料記載，他一生失戀過數次，沒有結婚，而且中年以後，從不接近女人，由這具骷髏，也許可以粉碎這項紀錄和資料。」

岳敏說道：「依我看，危機仍然在白家。」

「這想法有根據嗎？」

「白老太太深沉，白老大陰險！」

「白老大是商人，商人難免現實些。把現實視為陰險，不是由你開始，一般人都犯有這種通病；至於白老太太不合作，一定有她值得原諒的理由。」金燕子說道：「而白老太太這一病，對本案更增加了困難。」

下午二人再到白家，老太太發高燒，老二太太在哭。三媳婦整天禱告天主，保佑她的丈夫，不要發生意外。

天主的肖像在平時，只是她的裝飾品，現在她以為天主最可靠。

人在危難時，對大自然或不可知的主宰最信賴。如果有人到了生死關頭仍然不信，傳道者會說：最後審判之期已近。甚至於會有左手持經，右手握劍的激烈傳道方式。

這種方式，和魔鬼最接近。反正人一降生，信與不信神教，都註定要受罪的。即使你兢兢業業，避免犯罪，仍然把「原罪」硬生生地加在你的頭上。

金燕子找到白家鳳，說：「四先生，現在應該儘快使令堂好起來，她一直不說出任何秘密嗎？」

白家鳳說：「我問她有關鴕鳥蛋和變冠鷹是誰送的這些事，家母非但不說，反而責我不孝。」

金燕子說道：「令尊和令堂都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嗎？」

「沒有。」

「請儘量找尋令尊和令堂過去的書信，這案子拖得愈久，就愈加困難。」

白家鳳說：「妳認為白家眞會『五寡

同堂』嗎？」

金燕子慨然說：「我明敵暗，處處吃虧，加之對本案秘密又不瞭解。令堂的不合作，這危機仍然存在。」

白家鳳說：「自今夜開始，我們監視水池，我也相信那是兇手潛入宅內的唯一通路。另外，把全家人集中一起保護。」

金燕子攤了攤手，說道：「兇手並沒有向我們保證，一定要用同一種手法行兇到底。」

岳敏說：「今夜由我保護老大和老三，老四保護婦女，表妹擒兇。」

金燕子說：「四先生，我認為目前最重的是能找到駝鳥蛋。」

白家鳳說：「妳眞相信有這東西？」

金燕子並未確切回答這個問題。

夜又來臨。在過去，白家媳婦過的是夜生活，有時會高歌一曲，或彈彈鋼琴。今夜，二嫂連哭泣都不敢大聲。

老大白家齊和老三白家樑，都在白向天的書房中，由岳敏保護着。

三個媳婦在白老太太的臥室外間，由白家鳳保護。

金燕子伏在暗處，踞高臨下，監視着水池。

白等一夜，沒有任何發現。這幾乎是金燕子料到的。

第二天上午，白家鳳說：「金燕子小姐，你們回去休息吧！白天是不會有危險的，這裏有我。一有特殊情況發生，我馬上報告妳。」

「小心點！」金燕子說：「對方現在是欲罷不能，他們不會拘泥於一種害人的方式。千萬不可大意。」

白家鳳說：「我不許大哥和三哥外出，而且儘可能不使他們離開我的視綫之外就是了。」

「還有令堂，一旦清醒些，還要設法技巧的問一下。」

金燕子和岳敏回去休息。下午白太太好多了。

「媽，您好些了吧？」

「好多了！家鳳，」白太太說：「昨天晚上……。」

「媽，昨夜平靜渡過。沒有發生任何事。」白家鳳說道：「我希望下一個輪到我。」

「也許第二個就該輪到我。」白太太眼簾有液體在流轉，說：「小心你們自己，你們是無辜的。」

「媽，既然請來了金燕子小姐，就該和她合作的。」

「也許我會的。」白太太說：「報上有這件案的新聞嗎？」

「媽，記者捕風捉影是免不了的。」

「把報紙拿給我看看。」

「媽，妳的身體不好，還是避免受刺激吧！」

「這對媽媽，已經無所謂了！」白太太說：「這些痛苦對我來說，也是罪有應得的。」

白家鳳取來報紙，其中一份的標題是這樣的：

「三星在戶驚噩夢，噬屍見骨。

兩代富豪悲劇變，四面楚歌」

白太太丟開報紙，說：「家鳳，我要靜一下。」

「媽，您不能再保持緘默了！」

「你要我說甚麼？」

「媽，我願意聽的也許正是妳所不願說的，却又是金燕子小姐希望知道的。」

「去吧！讓我靜一下。」

「媽媽不說，只是向爸爸那個鬼故事的動機作保證吧！」白家鳳是個烈性子，這些日來，他已是忍而再忍，終於無法再忍，說：「媽是聰明人，爸爸的不幸，媽媽沒有責任，因為任何人都不會聽了那鬼故事而疑神疑鬼，馬上報警，但二哥的不幸，媽媽却有疏忽過失之責。如果再有三哥和大哥呢？」

白太太以手捂面嘶呼着說：「讓我靜一靜，我會說的……。」

「媽，原諒我！」白家鳳說：「請相信我，我要您說出秘密，不僅是為了我們的安全，也是為了你！」

下午兩點，金燕子確定了那骷髏的年齡，據專家初步鑑定，大約在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生育過，經過試驗，沒有中毒或骨傷致死現象。

警方協助查證七八年以前失踪婦女懸案，迄無結果。

岳敏說：「表妹，那兩個怪物會不會隱在白家的水池中或者小船塢中？」

「我也想到這點而且下去看過了。」

岳敏說：「我敢保證，那兩個怪物必是藏在海底。」

「那不是變成兩棲動物了？」

岳敏說：「世上往往有些事是不合邏輯的。」

在此同時，白宅中的門房，收到一個郵包，是由外埠寄來的，收件人的姓名是老三家樑。

白宅的人都在家，白老二遇害之後，沒有人敢出大門，所以這郵包直接送到老三手中。

這是個十五公分見方的木盒，外面包着一層布。布上寫的寄件人的地址，那是印尼的巴里島。

「是印尼的蘇麗寄來的。」老三有點激動。蘇麗是他的大學中同學，有一度過從很密，甚至於談過婚嫁。

像老三這種人，在白家弟兄中最正派，但年輕人偶爾作點情感走私也是不免。因此，這郵包既是蘇麗寄來的，最好不能被妻子看到。

他拏着小郵包，來到書房中，把門關上，用剪刀挑開外層的布。

「是巴里島的土產？」白家樑是學作曲的，過去曾為蘇麗寫過兩首曲子——南太平洋上的美人。

巴里島本就有「南太平洋上的美人窩」之譽。全島面積，只有我們的一二縣大小，約百餘萬人，多信婆羅門教，但廟宇和神樓竟有七八萬座之多。

婦女多不穿上衣，穿衣的反而是娼妓之流。由於他們所拜的神多為淫穢的神，所以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和十四歲以下的女子，全無貞操可言。

白家樑此刻當然沒有這種心情。但喜歡吃零食，並不代表肚子餓，人類喜歡刺激的心理，是人人具備的。

在比例上，女子愛吃零食的較多，而

在男女之間的「偷吃零食」比例上，却以男人佔絕對的多數。

白家樑抖着手，扯去那層布。這木盒的蓋子是抽拉式的，他相信只要把蓋子拉開一半，就可以嗅到香噴噴的氣味了。

女人和香水不可分。但男人在罵女人時，往往是以「臭」和「爛」作冠詞的。

盒蓋拉開，七八條黑影激射而出。

人的意識雖比這黑影的激射還快，但要趨避它是不可能的。

剛才他的意識中充滿了羅曼蒂克，現在的意識中充滿了死亡。

而死亡往往是痛苦者的一種解脫方式，却是歡樂者的最大痛苦。

白家樑是捧着木盒打開的，所以黑影激射的角度，正好是他的胸和心臟部位。

這是八條小蛇，每一條只咬一口，即掉落地上，而白家樑也發出一聲嘶呼。

首先聽到的是大嫂，她正好在書房附近。要不是白晝，即使驚呼的是老大，她也不敢進來察看。

大嫂進入書房時，她的驚呼聲更凄厲，就像被揑住七寸的蛇一樣，混身酥軟，攤瘓在地板上。反而要中了劇毒的老三照料她。

老大和老四趕到時，已經是五六分鐘之後了。他說了經過，老四先打電話給醫院，然後報告金燕子。

而金燕子首先要他打死一條毒蛇，以便確定蛇的種類，而準備血清。

在金燕子到達時，醫生還沒有到，原因是白家鳳雖然打死了兩條小蛇，却不知道這種蛇的名稱，只好把蛇送到醫院，連老三也送院。

結果因中毒太深，白家樑到院不久就死了。

那是八條「手指蛇」，最大的三五英寸，最小的一英寸半，東方人稱為「鐵線蛇」。蛇雖小，毒性劇烈。

這當然又是陰謀者的害人花樣，早在金燕子的意料中。

只是這種方式既狠且毒，使死者慘死後，還要使他的未亡人妒恨。更能達到報復的目的。

這件事本應瞞着白太太，待她說出秘密時再說的，但三個媳婦馬上報告老人。

老太太又發高燒，昏昏沉沉。老四怒極，差點出手揍他的嫂嫂。

「我們都不是相信命運休咎的人，」金燕子慨然說：「但有些事，非歸咎於命運不可。」

白家鳳忿然說：「她們為什麼這樣狠毒呢？」

金燕子愕然說：「這和狠毒扯不上關連！悲劇發生，作媳婦的會本能地報告家長。」

「哼！」白家鳳冷峻地說：「如果讓家母悲絕而死，她們可以馬上達到分家的目的了！」

金燕子肅然說：「四先生，說話不能太刻薄。任何人在這連續發生慘事的情況下，都會暫時放棄私念的。」

「不錯，按理應該如此，但她們不會。」白家鳳說：「昨天晚上，未發生事故之前，我還偷偷聽到大嫂對大哥說過一句話。」

金燕子說：「那句話很刺耳嗎？」

「不是刺耳，而是陰毒！」

金燕子說：「在目前她會說出太過份的話嗎？」

「妳認為不能，是由於妳不能瞭解她們。」

「你對三個嫂嫂都有意見嗎？」

「三嫂除外。」白家鳳說：「大嫂昨夜對大哥說：再去一個，分家時你就沒有爭執的對手了。」

金燕子很難過，因為這句話對全人類都是一種侮辱。

白家鳳說：「妳一定知道大嫂說這句話的心理吧？」

「當然，」金燕子說：「他們認為既然白老先生遇害後，先自二先生着手，繼而是三先生，下一個必是你，把大先生留在最後，自有他們的動機。」

「什麼動機？」

金燕子說：「對方知道大先生握有白家的經濟大權，可能也知道駝鳥蛋的事，利用精神及心理威脅，大先生可能自動搜到駝鳥蛋交出。反正大先生所得的家產已經够過幾輩子的了。」

白家鳳說：「妳怎麼知道對方是這種想法？」

金燕子肅然說：「對方對府上的一切，可以說瞭如指掌。想想看，連三先生婚前有個印尼巴里島的女友都很清楚，而加以利用。還有什麼事能瞞住他們？」

白家鳳點點頭。

金燕子說：「自不幸未開始之前，對方就掌握了主動，訂下了進度表，逐步實行，他看清了令尊和令堂的為人和個性，必定百折不撓，也看清了你三哥的心理，接到女友的郵包，必定到隱密處打開查看。他把心理，時間，以及當時所發生事故的情形都預先算好，所以失敗的成分就十分微渺了。」

白家鳳握緊拳頭，說：「下一個一定是我了？」

「你怕不怕？」

「坦白地說，我也有點緊張，」老四說：「緊張的原因，是不知道他們又用什麼花樣？」

「不錯，人類所怕的不是必然的結果，而是這結果未來之前的過程。」金燕子說：「依我的看法，下一個不會是你。」

「會是大哥？」

金燕子點點頭，說：「這種預測並沒有什麼根據，只是我個人的第六感。」

白家鳳說：「如果警方的保護任務，由妳全權統御調配，就不會連續發生不幸了。」

「不見得！」金燕子說：「對方的花樣太多，防不勝防，而賢昆仲之間，又是貌合神離，勾心鬥角，這也是對方容易得手的原因，不過從現在開始，我要盡一切努力，不使白家再發生不幸。但府上的人必須暫時聽我的命令行事。」

這時老大顫着屁股奔來，喘着說：「金燕子小姐！糟……糟了。」

老大的年齡較大，胆子却最小。這和愈有錢愈怕死的道理相似。

「大先生，是什麼事？」

老大抹着一臉虛汗，指着外面，吶吶



說：「門外……不知是誰……為我們掛上一塊巨匾……」

白家鳳沉聲說：「大哥，別洩氣好不好？是什麼匾？」

「不必問了！」金燕子說：「我可以猜出匾上四個什麼字？」

金燕子往外走，白家鳳跟着說：「是什麼字？」

「大概是『五寡同堂』吧！」

「是……是的。」老大顫聲說：「正是『五寡同堂』四個字……。」

「這就怪了！在青天白日之下，且有警方七八個人在本宅四周巡邏，被人掛上匾都不知道，他們不是變成廢物了？」白老四狠聲說。

白家的大鐵門之上，有一塊約五尺長，三尺寬的白色大匾，却有四個殷紅色的顏體大字——五寡同堂。

世上所有的匾，都是黑底金字，或者黑底白字，這塊匾却是白底紅字。

據門房說，他只是離開門房，到後院去澆花，前後不到二十分鐘，就發現了這塊匾。

至於在四周巡邏的警方人員，他們注意的是四周圍牆，提防有人翻入，對於大門反而疏忽了。

「取下來吧！」金燕子說：「這不過是一種心理戰術而已。由這件事看來，對方必定蠻幹到底。」

金燕子叮囑警方的保護人員小心，又暗示老大白家齊處處留意之後，返回住所。但不久，警方電話通知她，說是白家老大向警方自首了。

「怎麼樣？表妹？我們白忙了幾天，兇手還是白家的人吧？」

金燕子的確感到意外。立即和岳敏趕到警方。

白家齊既然向警方自首，那表示不信任金燕子，所以金燕子不便直接審問，她只能旁聽。

「白先生，你為什麼要殘害自己的父親和胞弟？」

白家齊吶吶說：「當然是為家產。」

「殺了親人，你能一人獨吞嗎？」

「雖然不能全部獨吞，但弟媳為女流之輩，對白家事業及財產情況，根本不清楚……」

「你是用什麼方式殺死白老先生及弟弟？」

「雙冠鷹。」

「你三弟呢？」

「那是收買蛇販，寄出郵包以毒蛇把他咬斃的。」

「走吧！」金燕子對岳敏說：「咱們本就不該來的。」

岳敏愕然說：「既然來了，為什麼不繼續旁聽下去？雖然老大向警方自首，我們被冷落了！但要不是我們的偵查方向正確，他自知不能逍遙法外，也不會自動投案的！」

「你以為我會妒嫉警方？」金燕子低聲說：「幼稚似乎不是你一個人的專利品。」她向警方高級人員告辭，並要求善予保護。

出了警方大門，岳敏恍然大悟，吶吶說：「表妹，莫非白家齊怕死，自首是假的？」

「對任何一件事或一個人，都要研究他的犯罪動機，和他的犯罪可能性。」金燕子說：「姑不論白老大根本不能唆鷹殺人，況且死者也不是雙冠鷹啄死的，即使是，白家齊也不是殺人的胚子！」

「是的，表妹，」岳敏說：「由此看來，白家齊只是感到自身已有生命之危，暫時詭稱殺人，羈押於警方，會受到適當的保護，待找到眞正兇手時，馬上可以翻案的，是不是這樣？」

金燕子哂然說：「白家兄弟，以老三老四最正直，但老三較爲懦弱，老四個性剛烈，悍不畏死。白老大可能偸聽到我和老四交談，知道下一個可能是他，才出此下策的。」

岳敏說：「這樣一來，下一個不就是老四了嗎？」

金燕子說：「這就難說了！對方明知我們不會讓老四被害，而對方如果再殺了老四，他們也就技窮了。因爲老大在警方，白家鳳時時不離我們身邊。而白家僅賸下四個寡婦。除非對方改變主意，殘害寡婦。我以爲這個可能性不大。」

白家一向是外人慕羡嚮往的對象，而現在，太陽一下山，門前的路人都很少。

財富是一般人的最大願望，但有了財富而失去了更重要的，才知道財富不能代表一切。

錢可以買到任何東西，也可以收買罪惡，就是不能買回已經失去的幸福。

這四位未亡人，平日有丈夫在身邊，並不感覺丈夫的重要，甚至於懷疑他們，一旦失去了他們，立刻體會到錢不是萬能的了。

白家鳳說：「據說，大哥向警方自首了。」

「是的。」

「妳以爲他是兇手嗎？」

金燕子說：「這問題是不值一談的。在他來說，這樣總能達到他自私目的。」

「卑鄙！」白家鳳忿然說：「白家怎會有這種軟骨頭？」

「也許是銀太多的緣故吧！」金燕子說：「人在貧困時，拚命弄錢，連健康和死亡也不顧了。一旦有了錢，也就失去了健康。於是他又會盡力去追求健康了。」

白家鳳說：「警方會相信嗎？」

「當然也不會輕易相信，這並不重要，你大哥只想暫時找個避難所而已。」金燕子說：「令堂好些了吧？」

「燒退了，但整天昏昏沉沉的。」

「她很痛苦，也很矛盾。」金燕子正色說：「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和我們在一起了。」

白家鳳切齒說：「妳以爲我怕？」

金燕子說：「你這種作風正是對方所歡迎的。我們現在必須使魔鬼計窮而皺眉，絕不能再讓他獰笑。」

× ×

午夜，十二點四十分，岳敏和白家鳳巡邏小船塢的水道上時，白家鳳忽然扯了岳敏一下。

岳敏蹲下來，自小船塢上面的石板隙縫中望下去，水底有兩盞燈，向內冉冉前進。水是深黑色，燈是昏黃的，就像浮雲遮住的月亮，朦朦朧朧，似有似無一樣。

二人混身都起了鷄皮疙瘩。

大宅內一片死寂，只有雙冠鷹的悲鳴和剔翅聲，證明這不是個墳場。

「走！」白家鳳眉飛色舞地說：「我今夜要不能逮住這魔鬼，那就讓他逮住我……」說着奔回他的屋中。

岳敏緊跟着他，這是表妹交待的，責任重大，寸步不離，他愕然說：「白老四，你要幹什麼？」

「我要你作証，我白老四要是向邪惡低頭，我就不姓白。」他取出蛙人的潛水工具，還有一具水底的武器。那是利用汽槍原理製成的水箭。

箭長五六寸，射速每秒三十公尺，這在水底是够快的。射中人身，可以洞穿。

白老四早已下了決心，死了沒關係，他嚥不下這口氣，復仇之心有如魔咒，能驅除死亡的悸懼，使人激動而振奮。

「不可以！」岳敏說道：「這應該由我。」

「你？」白老四冷厲地說：「你以爲我是泥做的？非要你保護不可？」

「媽的！你知道什麼？」岳敏說：「對方厲害得很，你下去是白白送死！」

「我不是說過？不是我逮住他，那就讓他逮住我……」白老四揹上氧氣瓶，岳敏一攔，白老四用汽箭瞄準了他，一字一字地說：「你他媽的要是不閃開，我就射你一個透明窟窿！」

岳敏發現這小子跡近瘋狂，只好讓開，白老四衝了出去。

岳敏立即和金燕子連絡：「表妹，我們發現小船塢的水底有兩盞燈，向內宅移動。」

「白老四呢？」

「他不聽勸告，換上了蛙人潛水工具，他要下池迎頭痛擊。」

「表哥，你忘了自己的任務嗎？」

「我沒有忘，我阻止他，他用汽箭指着我，這小子好像瘋了。」

「他如果下水，你也跟下去，我一會就去……」

其實現在白老四早已下池，而且游向小船塢內。

才游出七八碼，雙方就遭遇了。他在水底只能看到半碼內的景物，顯然對方的視力比他遠得多。

因此，他才射出一支汽箭，也不知道有沒有射中對方？已被其中一個扼住了咽喉。

白老四是游泳健將，利用潛水工具潛水，也有過多次紀錄。他對這特長十分自負。

但他所自負的特長，在對方看來却是他的缺點。

對方兩個，在水底比魚還靈活，他隱隱看出，扼他咽喉這個，渾身森森白色，身上臉上都沒有潛水工具。

白老四大力掙扎，面罩被扯下，立刻灌了幾口海水。

他剛才還說過，自已並不是泥做的。但一下水就被人家扼住，再也掙不脫。

他的鼻口冒着水泡，窒息和嗆水的滋味固然難受，但內心强烈的不甘，和瀕臨死亡的悲哀，統治了他的身心。

岳敏疾射過來，首先去搶白家鳳手中的汽箭，而另一個怪人，也抓住了汽箭。

岳敏的潛水術比白老四又高明多多，但在水底也只能看清一碼左右的景物。所以必須搶到這件利器。

他有一身神力，大力一奪，對方自知

不敵，趁機向前，自後面摟住了岳敏的脖子。

另一個也放下白老四，抓住白老四的脚，向船塢外急潛。

「嗤」地一聲，又是一個人影激射過來，一溜水花中，一掌劈中了摟住岳敏脖子的怪人，然後向另一個踢出一脚。

在水底拚搏，和陸地完全不同，誰的視力看得遠，誰就是勝利者。

這一脚沒有踢中另一個，却鬆了手。

金燕子不戴任何潛水工具，而有此身手，對方不免吃驚。

現在的白老四固然灌飽了水昏迷不醒，連岳敏也差不多了。但對方却仍在纏住金燕子，使她無法救人。

在水中，金燕子也自感不如對方靈活，她搶到了汽箭，其中一個敏捷地繞到她的身後，如法泡製，摟住了她的脖子。

在水底，一旦被挾住了脖子，由于全身無藉力之處，很難掙脫，金燕子口鼻也開始冒水泡了。

死神曾經威脅她數十次，這一次最嚴重，她完了，白老四和表哥也完了。

白家的人，就必須被對方牽着鼻子走了。

正義會向邪惡低頭。這是金燕子所不能瞑目的。

一股不甘的衝動，賦予她無比的勇氣，力貫左手，以「豚手刺」繞到對方身子後側勾擊了一下。

這力道只有在水面的五分之一大，但對方已經受不了啦！被擊中的部位，正是腋下肋梢最脆弱之處。

對方一鬆手，金燕子雙手掩住口鼻，換了一口氣。正要攻擊，對方忽然放出了「隱形墨汁」。

就像墨魚一樣，爲了掩護撤退，這辦法十分有效。小船塢內立即墨黑一片。

金燕子並不想追，抓起岳敏和白家鳳，游進匯水池，鑽出水面，把二人提了出來。

一個人救兩個很困難，由于白家鳳入水較早，且缺乏經驗，她必須先爲他施行人工呼吸。

灌飽了水的人易救，一口水嗆死的人無救。

岳敏有這種經驗，所以喝飽了水，金燕子先把岳敏放在放平的桶上，把腹中積水倒出。

救活了白家鳳，才爲岳敏施行人工呼吸。

「金燕子小姐……」白老四嗆着說：「您又賜給我一次反擊的機會……謝謝您啦！」

「我救你，並不希望你反擊。告訴你，不論在水中，或是陸地上，你都不是敵手。」

白家鳳狠聲說：「我相信！難道他們不是人嗎？」

金燕子說：「他們當然是人，但却希望變成和人不同的怪物。最低限度，他們期望變成兩棲動物。」

「人能變成兩棲動物？」

金燕子說：「是的，雖然我們以爲不可能，但在數百年前，甚至于數十年前，神經不正常的人才會相信人類能够登上月球。」

這時岳敏也醒了，他大怒說：「白老四，你他媽的要自殺，我介紹你幾種無色無味，也沒有痛苦的自殺藥。」

白家鳳說：「原來你也是屬秤鉈的，見水就沉哪！」

岳敏訕訕地說：「我不否認，這兩個怪物在水中比魚還靈活，招呼一個勉强可以應付，兩個就不成了。」

白家鳳說：「最後，是怎麼制服他們的？」

金燕子哂然說：「制服是談不上的，只是他們知道不易得手罷了。最後放出了『隱形墨汁』逃走了。」

岳敏說：「現在去追，也許還來得及吧？」

「晚了！」金燕子說：「這條船塢全長五百公尺，其中只有一百公尺上面有石板覆蓋，他們只要潛過一百公尺，就可以登岸逃走。」

在這同時，後園中出現了一個陰影。這人影在左側的花木中放置一個人靶，然後向巨大的鳥籠處移動。

園中沒有燈光，這人的步履蹣跚，踉蹌，但她的臉上眉宇間，却跳躍着復仇的火燄。

雙冠鷹發出低鳴，就像一頭貓或一頭愛犬向主人表示歡呼一樣。

一般來說，人類的行爲多憑理智，禽獸的行爲，只憑需要。但人與禽獸間一旦建立了情感，比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更眞純些。

鐵籠門上發出輕响，人影走了進去。

雙冠鷹黃澄澄的利目，在黑暗中閃爍，巨翅微展摩擦着她那肩背。

「凱撒，過去你太兇殘，爲我帶來了莫大的困擾，現在我要藉重你的兇殘！」

雙冠鷹發出低沉的嗚咽，因爲人在低泣。

她拍拍鷹背，長長嘆口氣，說：「凱撒，我這樣做，不知道對不對？」

她走出籠門招招手，巨大的影子掠出來，在她的頭上盤旋。

牠雖不是最大的，雙翅展開也有五尺，在地上留下一個巨大陰影。

她低吹着口哨，巨鷹低徊盤旋，等候她的命令。

突然，她一指園角的人靶，吹着淒厲的响音，巨鷹早已發現了人靶，但牠徘徊不前，鳥和人類一樣，長久禁錮，雄心消耗殆盡。

「凱撒，你要振作起來。」她再次揮手，哨音再起，病魔似已遠離她而去。

但雙冠鷹低鳴着盤旋，趄趦不前。

直到第三次，巨鷹才疾升迅落，向那人靶俯衝，帶着呼呼的勁風，「嘩啦啦」一聲中，硬木製成的人靶，被鐵爪擊得四分五裂。

「凱撒，你的雄風仍在——」她揮揮手，巨鷹入籠，獲得三斤新鮮的牛肉。白太太滿意地轉身，現在她覺得年輕了十年。目中充滿了仇火。

雙冠鷹沒有老，她也沒有老。

她對得起丈夫，和那個鬼故事，但兒子和媳婦並不能全對得起她。

× ×

有個女人，向警方打聽金燕子，金燕子見到了她。

「我叫耿蕙，我在報紙上看到，馬深耕的屋中，有一個女人的骷髏。」

金燕子說：「不錯，那個不幸的女人和耿小姐是甚麼關係？」

「現在還不能確定。」耿蕙說：「家妹耿藍，九年前失踪，一直沒有找到，失踪時大學三年級，才二十二歲。」

金燕子說：「耿小姐怎能証明那具骷髏是令妹呢？」

「我相信是她，因爲九年前，舍妹和馬深耕經常往來。」

「就憑這關係，也不能確定那骷髏就是令妹吧？」

「當然。」耿蕙說道：「還有一點很重要，在舍妹失踪前的一週，她說有了身孕。」

「對方是誰？」

耿蕙說：「她當時沒有說，我猜想是馬深耕。」

金燕子說：「妳當時爲甚麼沒有採取行動？」

耿蕙說：「那時正好我結婚，婚後隨丈夫去了烏拉圭，過去曾寫信回來，一直沒有回信，直到半月前返回本市，又看到白家的案子，才懷疑舍妹可能不在了。」

金燕子說：「耿小姐的懷疑，也不能說全無根據。以耿小姐的看法，馬深耕的爲人如何？」

耿蕙說：「我僅見過他一次，但印象很好，那時他已經四十歲了，很有學者風度。只是據舍妹說，馬深耕在南非認識一個女人，後來那女人嫁了別人，受了打擊，脾氣有點古怪。」

金燕子說：「令妹有沒有說，馬深耕在南非認識的女人是誰？」

「沒有說，但卻知道那女人嫁了個很有錢的人。」

金燕子更相信自己的猜測了，她說：「那時馬深耕已經快五十歲了。令妹才二十二歲，他們的年齡——」

耿蕙說：「馬深耕雖然將近五十，但在我看來，絕不超過三十五歲。舍妹從不重視年齡。」

金燕子說：「根據專家鑑定，那骷髏死了約七至十年，這和妳說的年限相脗合，但是專家鑑定，該骷髏生育過。」

蕙耿說：「我並沒有說舍妹懷孕後，未曾生育即被人害死。」

「是的。這很有可能。」金燕子說：「可是馬深耕已經死了一年多。」

耿蕙搖搖頭說：「有人說馬深耕沒有死。」

「噢？」金燕子頗感興趣，說：「這是誰說的？」

耿蕙說：「是我的堂兄說的，他在一個月前在海灘上見過他。」

金燕子說：「連耿小姐才不過見了他一次，令堂兄又怎能確定是馬深耕，世上面目酷肖的人很多啊！」

耿蕙說：「我也以爲不可能，可是堂兄也是學術界的人，過去常和馬深耕見面。三個月前，堂兄在海灘上見到他時，爲了証實是不是認錯了人？在他背後叫了一聲『馬深耕』。」

「他回應沒有？」

「沒有，但他立即回頭，敵意地看了堂兄一眼。」耿蕙說：「堂兄以後遭遇兩次車禍，都很僥倖，傷勢不重。他隱隱猜到，生命受到威脅，立即帶傷去了美國寫信告訴我這件事。我這次回來，主要是爲這件事的。」

金燕子踱了很久，才說：「令堂兄一個月前見過馬深耕是甚麼樣子？」

「幾乎和九年前一樣。看來仍不超過四十歲。」

金燕子說：「一個人比他的實際年齡看來更年輕十餘歲，可能很多，可是馬深耕是病死在醫院中，我曾去調查過，他死時，有四位學術界的好友都在床前，這四位好友還親自送他火葬的呢！」

耿蕙說：「不論我的懷疑是否可靠？那骷髏是舍妹，大致沒有問題。所以我必須弄個水落石出。」

「當然，我也願意帮忙，況且令妹的事，和本案也可能有關連，耿小姐，妳有馬深耕最近的照片嗎？」

「有，那是堂兄拍攝的，在美國寄到烏拉圭。」耿蕙取出五張四寸照片，有正面，背面，側面，還有一張全身的。

「耿小姐，妳的資料，對我和您自己也許有貢獻，妳把地址和電話號碼抄給我，我會隨時與妳連絡的。」

耿蕙臨去時，金燕子說：「在目前妳千萬別招搖。更不要招待記者，那對妳的安全是有危險的。」

「我知道，金燕子小姐，再見了！愛勞哈。」

「愛勞哈！」

在這裏一句「A——LO——HA」！它代表了很多的意思，包括：愛，友誼，祝福，歡迎和珍重等等。

而這句「愛勞哈」，在金燕子目前來說，還有幸運的意思，有此意外發現，等於柳暗花明。她立即把照片複印了數千張，交給警方友人分發找尋。

另外，她又以數百張發給一些綫民。

她隱隱覺得，這個人才是關鍵人物。

人皆羨鳥 唯君羨蛋

爲了白家諸人的安全，金燕子把幾個媳婦集中在一個套房中由白家鳳和岳敏看守，不論何時，只要出套房就必須報告。

只有老太太仍在她的屋中，白天昏昏沌沌，晚上到後園中馴鷹。

她和鷹一樣，平靜的生活，都失了靑年的活力，她要找回這活力，也要培養雙冠鷹原有殘酷本性。

白家齊在警方，由于供詞矛盾，警方已開始懷疑他自首的動機了。

金燕子又來到海邊怪屋中，搜索需要技巧，更需要靈感，一小時後，在竹壁中找到一個陳舊發霉的大皮箱。

金燕子興奮得差點跳起來。

雖然白家主人慘死，白家請警方保護，卻又請金燕子偵察，對于一連串的不幸，金燕子不負直接責任，但未能及早破案，也是繼續發生兇案的原因。

有此重大發現，她怎會不激動呢？

大皮箱內主要是改良水產動物的草稿和馬深耕的著作，另外有三封信。

這三封信，使金燕子瞭解十分之七八的秘密。

但仍有一點她弄不淸。無論是著作，草稿或書信，都顯示馬深耕這人十分正派，不失書生本色。

其中一封是白太太香君寫給他的，那是絕交信，但他在信後這樣註釋着：香君的抉擇是正確的，白向天能給她較多的幸福。如果不是香君主動提出，我將失去這種撤退的勇氣。況且，如不絕交，我身邊的陰影，也會……。

註釋到此中斷，顯然暗示馬深耕本身有危機，預料和香君結合，會連累她。

這是愛情中的推己及人的表現，自字裏行間看來馬深耕絕對沒有害人的動機。

隨便翻翻草稿，有鮭魚魚塲之移植，和蟹，龍蝦及龍宮見之品種改良等等。

更絕的，也可以說令人驚奇懷疑的是另一種大胆的構想，水陸兩棲人之商榷。

金燕子匆匆帶回皮箱，就像考古學家發現了上古廢墟，掘出了夏鼎商彝一樣，開着車子，還在看那奇妙的草稿。

這裏的海灘上永遠有人，而且永遠有彈着四弦琴的人，唱着A—LO—HA曲子，花環在水上散開。

到處都充滿了歡樂和諧，好像把全部的不幸，都集中在白家大宅中。

車子進入一條林蔭小徑，空氣中花香撲鼻。

金燕子被這草稿上的奇妙構想吸引住，直到發現轉彎處被一輛巨大的抓吊機擋住，才緊急刹車。

她放下草稿，準備倒車，那知抓吊機上有人，巨大的吊桿，「噗」地一聲轉過來。金燕子吃了一驚，要不是被那草稿分散了精神，巨機擋住小路她就該警覺的。

人在精神不集中時，往往會做出十分可笑的事，有時會把牙膏揑在牙刷背上，而不是揑在毛上。

巨大的抓桿轉過來，也就看到駕駛座上的人，獰笑着急拉排擋，巨抓疾落，巨齒張開。

這玩藝多用以抓廢鐵，和破爛汽車。

如果不是小路，以金燕子駕駛技術，必能閃開，或向左右側疾駛。

即使倒車，也比這個大傢伙快速些。

但她發現後面一輛車子駛過來，記得這輛車子一路上遠遠地跟在她的車後。

這僅是瞬間的事，她必須當機立斷。

她的車子有特殊裝置，有個緊急救命板，危急時一按電鈕，車子右側全部張開，一塊鋼板托着駕駛人彈出車外，就像美國固特異太空公司，爲轟炸機設計的救生「飛翼」一樣。

這種「飛翼」是尼龍纖維製成，與機身脫離後，仍能保持穩定，而待降落傘打開。

當巨抓已觸到車頂上，後面的車子已在二十碼之內時，金燕子已彈出車外。

救命板還在空中，她的車子已在巨抓鋼齒中支離破碎，像巨獸嚼着骨頭一樣。

但她不待救命板落地，身子已斜掠下來。

一陣槍戰之後，匪徒在破碎的車子上引爆了一個汽油燃彈，立即燃燒起來。

而巨機上的人，早已趁槍戰中溜上後面的車子，車上本有四個，現在五個人一齊向金燕子射擊，而且向後倒車。

除了一本最重要的草稿，馬深耕著作和信，全被燒燬。

金燕子在彈硝飛揚激射中還擊，射中了對方車子的前胎，對方早有撤退計劃，放出烟幕彈，而且把他們的車子也爆炸燬掉了。

烟幕彈的範圍有十碼方圓，金燕子仍不死心，她要生擒一兩個。

而烟幕彈固然便於逃走，同樣也便於追擊。

金燕子利用快速的提縱術，先繞到左側百碼外一個私人花園中等待，不一會果然有個人喘着竄過來。

太陽早已下山了，大地蒼茫，能見度很差。金燕子伏在花叢中，一腳掃出，奔跑的匪徒，像表演墊上運動，身子凌空摔出。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落地，金燕子已飛瀉過來，一掌切昏。

返回住所時，岳敏說：「表妹，現在已經是『四寡同堂』了！」

金燕子說：「老四遭遇——」

「不是老四，而是老大白家齊。」

「他不是在警方羈押着嗎？」

「不錯，正因爲警方洞悉了他怕死的動機，利用警方保護他，就不再審訊，押在拘留所中，今天下午派了個警員送他回家，連警察也失蹤了。」

金燕子慨然道：「如果他不自私，在我們左右，我相信他死不了。有時候越是怕死，死得越快。」

岳敏說：「他一定會死嗎？」

金燕子說：「以匪方的狠毒來說，不死是奇跡。除非他知道駝鳥蛋的秘密，那樣可以多活幾天。」

「這個人是匪徒吧？」

「是的，」金燕子說：「今天總算沒有白去。」

這時匪徒也醒了。金燕子說：「聰明點，說出你所知道的事。」

匪徒三十二三歲，是當地人。他說：「我們只是職業兇手，拿了別人的錢，爲別人辦事，我不知道任何秘密。」

「好！」岳敏說：「我見過很多骨頭硬的人，現在就試試看——」

「表哥，還是讓他自動說出來吧！」

「我眞的不知道！」

岳敏自衣袋上取下兩支原子筆，夾在匪徒的指縫中，大力一握，匪徒在地上翻滾着。

「說不說？」

「我眞的不知道……你們……不能用私刑……」

「媽的！你想創造敖刑的紀錄是不是？」岳敏再一加勁，匪徒慘叫着，額上冒着大汗。但他忽然用左手向岳敏的膀間抓去。

岳敏差點被他抓住，下身一扭，一個反背耳光，把匪徒打了出去又昏死過去。

「表哥，你到白家去吧！我會設法使他吐實的。」

「表妹，今天有收穫吧？」

「是的，意外的發現，使我對本案已

夫沒擺在眼裏。」

他沉聲喝道：「老弟，好功夫呀。」

可是，想像總沒親嚐試的眞切，但，他曾

不見摸不淸的智慧與機心，這年青人三者

有十之六七的瞭解。」她說了皮箱中的著作和書信的事。

「這不是否定了馬深耕犯罪的行爲了嗎？」

「現在雖然言之過早，我以爲爲深耕不會如此狠毒，也沒有犯罪的動機。」

岳敏說：「沒有談及駝鳥蛋的事？」

「沒有，可惜一箱資料都焚燬了。」

金燕子指指另一本草稿，說：「僅憑這唯一的資料，也能有所幫助，不早了！你快去吧。」

岳敏走後，匪徒醒來，金燕子冷漠地說：「你說不說實話，對本案並沒有多大的影響，不過我要提醒你，我把你送到警方去，他們會把你交給『特勤小組』，到了那裏，就够你受的了！」

匪徒說：「如果妳是幕後的陰謀者，會把秘密告訴一些不關重要的部屬嗎？」

「你的頭子是誰？總該知道了吧？」

「馬深耕。」

「他不是死了嗎？」

「誰知道死的那個是眞的馬深耕還是假的？」

「好！就算他是馬深耕好了！他在那裏？」

匪徒說：「我只見過他一次，每次下達命令，都是由兩個年輕人轉達。」

「兩個年輕人住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每次轉達了任務就走，而且從不說話，那馬深耕的命令讓我們看一下，再帶回去。」

金燕子說：「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大約十來個，我也不敢確定。」

金燕子說：「兩個年輕人，是甚麼樣子？」

「很難說！他們總是穿着奇異的緊身衣，白白的，像魚皮，一男一女，但男女二人有個特點，胸部下陷，好像呼吸器官在退化。」

金燕子說：「他們是白種人嗎？」

「幾乎分辨不出，每次交待任務，都在黑夜。」

「他們身上有腥味嗎？」

「是的，走起路來，像沙灘上的海豹一樣，但有時動作又奇快無比，所以我們都很怕他們。」

「你只知道這些嗎？」

「是的。」

金燕子說：「白氏夫婦一生未作過壞事，他們的財富也是辛苦經營所得到的，不論有甚麼理由，都不該用這種殘酷的方式害他們。你如果眞能懺悔，我可以攷慮恢復你的自由，而且給你點錢。」

「謝謝你！金燕子小姐。我也是一時不愼，誤入歧途，只是一旦進入這種組織，就等於陷入泥淖，不容易拔出腿來，所以過去雖然看出他們沒有人性，却又怕牽連太多，不敢改變這種現實。」

金燕子觀顏察色，知道他還沒有說出全部的實話，暫時把他押起來。

警方和她連絡，迄今沒有找到押送白家齊的警員和白老大。這不能怪警方疏忽。而是匪方不擇手段，非達到目的不可，令人防不勝防。

金燕子開了住處的警戒系統，駕車駛往白家。

這時大媳婦接到一通電話：「妳是老大的——」

「是……是的。」

「老大在我們手中，大概妳已經知道了吧？」

「是……是的。」

「把駝鳥蛋找到，丟入池中，我會放回白老大，時限是明夜十二點鐘以前。過了時限，後天早上，妳會收到白老大的屍體——」

對方先掛斷，大媳婦的心尖仍在痙攣着。

在過去，她覺得有沒有白家齊都是一樣，無論在那一方面，對她都沒有舉足輕重的感覺。

尤其是在夫妻間的義務方面，人太胖，一躺下就睡，幾乎等於零，即使偶爾有之，後果也是不愉快的。

在未結婚之前，她從未想到這問題比貧困更惱人。

但是現在，她又覺得，白家齊的生死對她十分重要。她說不出原因，也許是企求白家媳婦中唯一的例外吧？

如今駝鳥蛋更重要了。自第一次匪徒打電話給她的婆婆要兩個駝鳥蛋，老大就偷聽了電話，他們馬上到處找尋。

那時他們找尋駝鳥蛋，只是滿足貪念。現在找駝鳥蛋，是爲了救她的丈夫。

她從未想到，一位億萬富翁的大少爺，他的生命和價值竟不如兩個駝鳥蛋。

這次電話別人沒有聽到，大媳婦放下電話，二媳婦凄然道：「是誰的電話？」

「警方的。」大嫂道：「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家齊和那個警員。」

二嫂道：「大哥一定會回來的。」她的表情顯示，她的看法是相反的。

大嫂更絕，木然地道：「最壞的結局，也不過是和妳一樣吧？」

二嫂冷笑道：「結局可能一樣，但過程不一樣。」

「有甚麼不一樣？」

二嫂說：「老大自首，本以爲很聰明，可是匪徒不讓他聰明。」

「大嫂，二嫂——」三媳婦說：「無論如何現在咱們不該這樣冷酷的。我們應該一條心。因爲使我們不幸的不是自己人而是那個魔鬼。我們要粉碎他的陰謀，使他永遠達不到『五寡同堂』的目的。」

三嫂義正辭嚴，大嫂和二嫂也知道太過份，可是氣量狹窄的人，就不甘讓別人比他幸運。二嫂嘆口氣道：「如果老四是唯一活着的白家男人，正應了三年前那位算命先生的話。」

三媳婦說：「江湖人的話何必放在心上？」

大媳婦說：「妳知道甚麼？那時妳還沒有進白家的門，算命先生是爸爸的朋友，他說老四最有福，是白家唯一的『接棒人』。」

屋中一陣沉寂，「接棒人」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老四，難免一陣空虛。就連三嫂也不能免。

大嫂溜出來，她要盡一切努力去找。

她希望唯一的「接棒人」是自己的丈夫。大嫂並沒有找到駝鳥蛋，白家的人，又渡過漫長的一夜。

中午，金燕子醒來，接到線人的電話，據說他知道照片上那人的住址，但要相當的代價。

只要有價錢，金燕子一定出得起，她找到了這個線人。五十多歲，一身酒氣。這種酒鬼和有毒的人一樣，只要不斷癮，任何錢都敢用。

這是個酒館，高尚的人不會來。

金燕子道：「你要多少，不要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一萬美金。」線人似乎看穿了她。非買不可。

金燕子說：「這數字很合理，但要證實確是我要的人，而且能見到他才行。」

「這是當然，但妳抓不到他那是妳個人的事。妳要先付三分之一。」

金燕子先付了訂金，線人道：「金燕子小姐，妳也知道，這是玩命的錢，妳要爲我保密才行。」

「這個不要你担心。」

「那麼跟我走吧！」

出了小酒館，上了金燕子的車子，線人指路，開向市郊。

金燕子忽然冷厲地說：「邱大成，你的胆子太大了些。」

「金燕子小姐——世上任何賺錢的勾當都不容易啊！」

「我是說，你居然敢打我的主意。」

邱大成素知她的厲害，哭喪着臉，說：「請原諒我，我已經被人拴牢了！」

「誰？」

「就是妳要找的人。」

「你能確定他是馬深耕嗎？」

「我不能確定這一點，但能確定他正是妳找的人。」

金燕子說：「他給你的錢比我給的多吧？」

「不，絕不是錢的問題。」邱大成說：「他的消息很靈，妳一分發照片，他馬上就知道了，他弄走了我的老婆和兩個孩子，他要我把妳引去，可以換回活的老婆孩子。」

金燕子冷笑說：「你眞會相信他守信嗎？」

「我也不信，所以還請小姐救我的老婆孩子。」

金燕子道：「如果我剛才沒有發現你的陰謀呢？你仍然相信，一個被出賣的人有能力救你的老婆孩子嗎？」

「我一時沒了主意，小姐請原諒我！我……我想，我仍然會告訴妳的。」

「他在那裏？」

「就是前面的白色別墅。我估計有十來個人。」

「好，我就冒險和你合作一次，」金燕子道：「到了那裏，你仍然故作未告訴我要好好表演，我會設法擒住馬深耕。」

「就這麼辦！」邱大成說：「我的老婆和孩子的全部安全，就全靠小姐妳！」

駕駛座旁的車門上，「呼」地一聲出現一個小孔，一隻燕子飛了出去。邱大成並未看到。

當車子開入鐵閘門門內時，車後掉落一些較梧桐略大的物體，每隔一步有一顆，和泥土同樣顏色。

二人下車，金燕子打量四周，別墅不

大，所以並不太惹眼，院中花木很多，滿地落葉。

在大廳門外，邱大成嚷着說：「金燕子小姐來了。」在表面上是告訴對方戒備，骨子裏是在演戲吧？現在金燕子還不能輕估邱大成。

金燕子並沒有聽說過，邱大成有老婆和子女。

普通人必須有家室，這種人必須沒有家室。

金燕子進入大廳中，先自內間走出六個漢子，隨後由兩個陪着馬深耕走出來。

「金燕子小姐，想不到你會賞光，快請坐呀！」馬深耕很瘦小，但精神奕奕，而且看來絕不超過四十歲。

八個大漢分站在門口和馬深耕身後。

金燕子坐在馬深耕對面，說：「馬先生——」她攤攤手說：「請問貴姓？」

馬深耕忽然大笑起來，說：「果然高明！妳就叫我牛先生好了！牛馬風不相及呀！」

金燕子說：「牛先生，馬深耕是被你害死的？」她不談正事，突然扯到馬深耕的死因來。牛先生愣了一下，說：「妳能說出理由嗎？」

「當然，第一，馬深耕已經六十出頭，而且體弱多病，絕不會看來僅有四十左右。」

牛先生點點頭，他的沉着正顯示他的深度。

金燕子續道：「根據馬深耕的信件及資料，他為人正直，忠於愛情，而且襟胸寬宏，像他那種人，絕不會以這種冷酷的手段連續殺人。況且，在他臨死前的文字記載中，知道他一直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着。」

牛先生說：「是不是已焚燬皮箱中的資料？」

「不錯。」金燕子說：「我相信在我沒有找到那個皮箱之前，你並不知道竹壁中有個皮箱。」

牛先生摸着下顎，說：「妳都猜對了，只是不知道駝鳥蛋的事，是不是？」

「的確，牛先生是爽朗的人，一定不會保留這點秘密吧？」

「妳知道了又怎麼樣呢？」牛先生偏着頭打量她，像一隻饞咀的兔子，打量一個青青綠綠，既甜又脆的天津蘿蔔，不知如何下口？

牛先生說：「本市的綫人，自前年開始，都已宣誓對我効忠。有事無事，按月領薪水。他那一套台詞，很能感動人，尤其是善心的小姐！」

邱大成站在一邊得意地笑着。那種笑，的確不像是老婆和孩子正在危險中的樣子。

金燕子淡然說：「他的台詞的確感動人，但却陳腐了些，只是有一兩句可能你很不願聽。」

牛先生笑笑說：「到目前為止，妳還看不出我的涵養嗎？」

金燕子說：「邱大成在車上對我說，你比蛇還毒，是冷血動物！當然，這可能也是台詞，以牛先生的涵養，這是無所謂的。」

牛先生看了邱大成一眼，呵呵笑着說：「這的確是精簡而有力的台詞，為了達到目的，台詞可以活用。」

邱大成面色一變，說：「不，她說謊！我沒有說出那兩句。」

「你這人眞是。」金燕子說：「牛先生對你的台詞，十分嘉許，你倒沉不住氣了！」

「咱們還是言歸正傳吧！」金燕子道：「不錯，請問牛先生，白老大現在——」

牛先生面色一冷，說：「我相信，現在白家已經收到他的遺體了。」

金燕子說：「你怎知白家有兩個駝鳥蛋？而駝鳥蛋對你又有甚麼用處？」

「不但對我有用，我相信對任何人都有用。」

「『五寡同堂』已經大部完成，但最後一寡不是太遙遠了嗎？」金燕子說：「白老四連個對象都沒有。」

「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富家子，他的婚事不會超過三十歲吧？況且他已經有了愛人，在巴黎留學。」牛先生說：「金燕子現在只有咱們二人，可以談談合作，如果願意合作，就馬上通知妳的助手，把駝鳥蛋帶來換妳。」

金燕子笑起來，說：「牛先生，你好天眞！」

牛先生面色一沉，說：「關於本人的手段，大概不須我再重複了吧？」

「我當然知道，牛先生，小屋石板下水池內的女屍，也是你的傑作吧？」

「怎知不是馬深耕幹的？」

金燕子說：「馬深耕是位君子，當初白太太主動和他疏遠，他都能一本愛人的初衷，又予以諒解，自不會殺人，那女人是耿蘭吧？」

牛先生愕了一下，似未想到金燕子能叫出那骷髏的名字。他陰沉地一笑，說：「妳知道的太多了！」

金燕子說：「我知道的再多，對你並不能構成威脅吧？牛先生，雙冠鷹是馬深耕送給白太太的吧？」

「不錯。」他已默認耿蘭是他殺死的了。

金燕子說：「現在可以談談駝鳥蛋的事了吧？」

牛先生冷峻地說：「駝鳥蛋本是我的，被馬深耕據為己有，而慷他人之慨，送給白太太。」

金燕子說：「馬深耕已去世，怎知駝鳥蛋本是你的東西呢？」

牛先生獰笑着說：「我為甚麼要告訴妳？」

金燕子道：「你不敢告訴我，是因為我能脫身。」

牛先生笑着說：「傳說中，妳的輕功很高，這個可能不會太離譜，但傳說中妳很聰明，却是名實不符。」

「牛先生以為我必須死在這裏嗎？」

牛先生並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自負地踱着說：「我二十一歲專校畢業，在南非及南美研究鳥類的進化，稍後，結識了馬深耕，而且很快成為知友，但我不久對社會犯罪學又產生了濃厚興趣，我去過蒙地卡羅，為他們創造了鑑定假骰子的天秤和彎角規，我又為他們指出輪盤若干小孔

的擴大和縮小所發生的弊端，以及輪盤失去平衡的重大弊漏。我去過貝魯特，向他們的緝毒機關貢献過販毒的花樣和防範的技巧。」

金燕子說：「這些，的確是牛先生的特長，具有犯罪知識的人，對犯罪必有過人的技巧，但，這並不能證明你能留下我吧？」

牛先生說：「我相信妳見個兩個怪人，他們是我一手訓練出來的，他們的潛水術和輕功如何？」

金燕子說：「幾乎不在我之下。」

「如果我來對付妳呢？」

金燕子淡然說：「中國有句俗語說：有狀元徒弟，却沒有狀元師傅。」

牛先生哂然說：「我不妨告訴妳，世界空手道碩果僅存的高手大竹雷，是我的師傅，泰拳鼻祖第二代巴鐸，也是我的啓蒙老師，另外，我在印度瑜伽名家史瓦米處深研五年，他現在是『國際瑜伽術研究發展中心』的負責人，至於中國的內功，琉球的武術『琉球手』我都涉獵過。」

金燕子的確不敢輕估這個人，尤其他能訓練出那兩個水陸兩棲怪人。她說道：「那兩個水陸兩棲人，是經常潛伏在水中吧？」

「嘿……。」牛先生得意地說：「這一點妳算猜對了！但這種罕見的創意，最初是馬深耕創立的，我不過是循着他的理論進行的，人類棲息水中，在一般人看來，有其基本上的不可能。那是因為人類呼吸由肺部操作，水產動物用腮，牠們需要極少量的氧氣，要使人類不全依賴肺部，馬深耕苦研牛蛙、龜、鱷和河馬等動物的內部構造，輔以外科手術，使人類的腮肺並用，因而肺的功用減少而退化，胸部下陷。」

金燕子半信半疑，但她見過馬深耕的手稿，又認為十分可能。

牛先生說：「妳以為必能脫身，是因為車子進入此院時，掉落一些小烟幕彈，定時可以爆開，加上妳自負的輕功而脫身。告訴妳，在我看來，那太幼稚了！」

金燕子又吃了一驚。

人類的聰明是不足為恃的，因聰明和和反省往往是相對而排斥的。

沒有人能確知自己到底有多聰明？自然不知道自己和別人的聰明的差距了。

金燕子如此，牛先生也如此，即使更聰明的人也不例外。

「至於妳的助手，他不來則已，如果敢來，要生擒他是不費多大氣力的。」牛先生說：「我把駝鳥蛋交給馬深耕帶回本市，當時並未告訴他蛋內藏着甚麼？以他的聲望，也不會引起海關人員的懷疑。」

金燕子說：「帶回駝鳥蛋之後，你為何不馬上取回？」

「那時我去了貝魯特，而且由於一架飛機失事，馬深耕以為我死了，就把駝鳥蛋送了白太太。」

「你回來之後呢？」

「馬深耕說，在返回本市途中，駝鳥蛋失踪了。」

金燕子說：「馬深耕是不是和白太太同時返回本市的？」

「不是，白太太和白向天在南非結了婚，才返回本市的，那是在馬深耕回來之後。」

金燕子說：「駝鳥蛋中到底是甚麼東西？」

牛先生說：「那應該先表明妳的合作態度了。我以為，白家請妳來偵察，可能把駝鳥蛋的事告訴了妳，或者由妳保護，妳如果合作，交出駝鳥蛋——」

金燕子說：「你不必打這主意，我沒有妥協的紀錄。」

「好！這也是我預先料到的。」牛先生說：「現在我先讓妳看一樣東西，到最後才讓妳作這東西的點心！」

牛先生揮揮手，四面窗外，伸進七八支槍管，漆黑而粗大的滅音罩，像一些响尾蛇的蛇頭。

牛先生在沙發後墻上一按，屋中地板裂開而後撤，現出一個碼半見方的陷洞，只聞「軋軋」聲中，還夾着「嘩嘩」滴水之聲。

一個巨籠昇了上來。

為了使金燕子能看得更清楚些，牛先生又開了一個壁燈。

籠中是一隻碩大無朋的巨蟹，呈褐黑色，殼的橫長在一碼以上，直徑約一碼，兩隻巨螯，比工廠中特號的老虎鉗還要大二三倍。

牠的眼睛比桂圓還大，全身生着五寸多長的毛狀物，吐着大量的泡沫。

這是一個答案，白向天和老二的死，都是這種巨蟹螫死的。

由於巨蟹吐着大量泡沫，現場上有腥味及水漬，而且死者心上有尖銳物體刺過的創痕，因為死者當時必被嚇倒。

巨蟹在螫人時，人也會推拒掙扎，蟹殼四周，有尖銳的刺，利如刀劍。

白向天和白老二遇害的晚上，屋中燈光全開，這是引導巨蟹的導航燈，蟹最喜歡燈光，但引進巨蟹的，却是那兩個兩棲人。

金燕子表面很平靜，牛先生却知道她的內心絕不平靜，他冷笑說：「巨蟹只有三隻，在十分鐘之內，可以螫人見骨。」

殺人的方式太多，這種方式却有兩種目的，第一是造成恐怖的效果，其次是使辦案人員感覺撲朔迷離，無法下手。

牛先生再次一按電鈕，巨籠降下，地板復合，他站了起來，和藹的笑，和那頗有學者風度的神色突然消失，說：「這是證明妳的輕功的時候了！」

四面有七八支槍指着，她即使勝了牛先生又怎麼樣呢？

沒有任何人，能把自己的未來計劃全部作好，一分不差地照計劃去做，有時必須算一步走一步。

也沒有人敢說，他的小說和劇本，是完全照大綱分毫不變而寫成的。

也沒有一個人能為人生這個劇本預先寫成大綱，聖人也不能。

金燕子站起來，一看牛先生的眼神，就知道他不簡單。

外面有吆喝聲，金燕子知道岳敏來了，但牛先生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牛先生凌空攻來時，就像巨大的雙冠鷹撲擊小動物一樣，出腿的速度，快速絕倫。

金燕子閃了兩次才避過。

第二次攻上時，牛先生用了三種技擊，那是速度，角度和變化的綜合藝術，金燕子必須倒地疾滾，才脫出威力之外。

金燕子竄起來時，牛先生已攻上兩式「貫手」。

在金燕子的「翦水三抄」的絕頂輕功之下，瞬間完成五腿的閃擊，牛先生也得倒下才能自救。

他們都很自負，也都很狼狽。

金燕子的「翦水三抄」未能絕對佔上風，她知道這是一次苦戰。

而牛先生嚐過「翦水三抄」的滋味，也知道自己剛說過的幾位外國老師的身手，也不過如此。

金燕子正要再次攻擊時，牛先生搖搖手，說：「不必了！這已經證明妳無法脫身了！『翦水三抄』的確不凡，我也能吃力地應付過去，但在本人的全力攻擊下，妳也不輕鬆是不是？」

金燕子也不便否認，就在這時，一陣機簧聲中，金燕子的反應再快，但動作總不會比子彈的速度更快吧？應聲倒地。

壁中還有一個狙擊手，用橡皮子彈射中了她的後腦。

這和汽槍的原理相似，只是橡皮塞很大，以高速射出，在十碼之內，彈着點處所承受的打擊力是六十五磅。

金燕子醒來時，兩個匪徒站在身旁，用槍指着她。

牛先生在一邊踱着，說：「如果願意合作，馬上叫妳的助手把東西送來換人，如果不願，我會讓人蟹搏鬥。」

金燕子原地竄起，已切飛了兩個匪徒的手槍。

像織布機上的梭子，已掠到門口，門外一柄雪亮的大七首，刺向她的下體。

金燕子不到緊要關頭絕不殺人，但這個匪徒出手下流，她的身子懸空，已抄住了匪徒握刀的手腕，一扭一送。

鋒利的七首，在匪徒的肚皮上發出「唰唰」裂緞的聲音，而金燕子的身子也摔了下來。

因爲，她的後腦上又中了一發橡皮子彈。

再次醒來，她在一個黑暗的屋中。

她的雙手被綑在一個固定在水泥地上的皮椅上，雙腿膝部，也被綑牢。

唯一的感覺是雙足奇凉，而且逐漸加深而麻木。

好像她的脚上已沒有神經，和她的腿已脫離了關係。

屋外傳來牛先生的聲音：「金燕子，妳的雙足，放在三塊巨冰中間，兩小時之後，妳的雙足將殘廢，到時候，妳和巨蟹就差不多了！必須爬行，人蟹搏鬥，是十分公平的。」

奇絕的行徑，和殘酷的本性，是此人唯一的特徵，金燕子知道，要毀了她的雙足，有一個半小時就够了。

輕功雖不完全倚賴雙足，但雙足是輕功的主要發揮部位。殘了雙足，不要說表現輕功，還要整天坐在輪椅上了。

徹骨的冰冷，由麻木的雙足上往上蔓延，她發現身邊還有一具屍體，就是被她殺死的下流胚子。

現在的岳敏和白家鳳更慘，被兩個兩棲人打得暈頭轉向，如果僅有岳敏一人，是不會如此狼狽的。

岳敏知道，他們二人絕不能入陷，他救出白家鳳，暫時退出。如果僅有岳敏一人，是不會如此狼狽的。

金燕子和普通少女沒有多大分別，她也愛惜自己的生命和美貌，但除此之外，她更重視榮譽和操守。

還有一點，她在最危急的時候，能沉住氣。

那種麻木和奇冷的滋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絕望和詛咒不能改變現狀，悲哀痛哭，反而亂了方寸。她努力活動上身，使血脈流通，而達於膝下。

最初，她對這具屍體十分厭惡，但不久，忽然對屍體嚮往起來，也可以說產生了好感。

繩子蘸過水，綑得很牢，但她的力氣也不少，待繩子畧鬆時，她的左手可以勾前她的腰部，扯下了一枚鈕扣。

鈕扣中有一種油劑，滴在腿部的繩子上，很快就滑鬆了。

於是金燕子有了笑意。

要不是死去這人剛才在門外擋住她，躭擱了一二秒鐘，她可能已經脫身了，所以她恨這個下流胚子。

但現在，她以爲這個下流胚子，對她也許可以補償，而加以利用。

時間過了一小時，外面的牛先生說：「金燕子，兩隻脚在男人來說，雖也重要，充其量也只是行動方便而已，但在一位美麗的小姐——」

「不要說了！」金燕子厲聲說：「已經——到了兩個小時嗎？」她的聲音顫慄着，好像牙齦在打戰。

牛先生笑着說：「不須我提醒妳，妳的脚絕對可以參加世界美足競賽，妳願意永遠坐在輪椅上嗎？」

金燕子不出聲，牛先生冷哼一聲後離去。

兩個小時稍過，牛先生在屋外說：「金燕子，這是妳最後的決定嗎？」

她顫聲說：「不必浪費時間，放出你的巨蟹吧！希望你能親眼看到這殘酷的效果。」

「我會的！」牛先生說：「我相信，妳和白家主人及白老二不同些，絕不甘放棄掙扎，人蟹搏命的場面，可以拍成紀錄片。」

「你不會有好結果的！」金燕子咬牙切齒。

不久，黑暗的屋中傳來了「唰唰」聲，金燕子知道，那是巨蟹爬行的聲音。

「金燕子，如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

此屋一角，有個小門，也可以說是個大洞，巨蟹由洞口爬進，共有三隻，她可以聽到，巨蟹吐泡沫的「簌簌」聲。

「金燕子，妳就是被嗞成皚皚白骨，我仍然恨妳，妳這個死硬的女人！」

金燕子竄起來時，落在一隻巨蟹的殼上，在蟹的體能來說，牠不能把雙螯伸到硬殼之上。但這種南非的巨蟹，又經過品種的改良，兇猛異常，把她的身子彈了起來。

金燕子此刻無心殺蟹，必須生擒牛先生這個人魔，她掠到洞口時，一隻巨蟹橫爬過來，舉着雙螯，幾乎有人高。

金燕子鑽出洞外時，一個匪徒首當其衝，還沒有拔出槍來，已被她一脚踢上半空。

她繞過小屋，牛先生剛剛警覺，因爲屋中沒有人蟹搏鬥的聲音，他期待這聲音，是因爲這聲音能平息內心的恨。

「妳居然還能站起來？」

「你忽畧了一件事，」金燕子說：「我說能脫身，是經驗的累積，而不是狂妄的自負，那具屍體帮了我的忙，你大概忘了吧？」

牛先生一看她的雙足，鮮血淋漓，立即恍然大悟。

他把一具屍體放在金燕子身邊，不過是想使她體會死亡的可怖，沒想到她弄鬆了繩索，把凍麻的雙足插入屍體開了膛的肚肉。

人死後不會馬上僵冷，腹腔內有極高溫度，使她已麻的雙足逐漸恢復了知覺。

如果在危急時，絕望，悲觀而亂了方寸，即使有很多求生的機會，也會白白錯過。

牛先生撲過來時，像一陣狂風，他能說出全部秘密，主要是不信金燕子能活着逃走。

金燕子和他一樣，都盡了全力，而且撮口發出尖銳的哨音，閃過牛先生致命的攻擊。

牛先生掃來一掌時，金燕子的身子越掌而過，凌空一式「連脚踢」，踹中了牛先生的肩頭。

牛先生踉蹌退了兩步時，槍已拔出。

可是金燕子借一踢的反彈之力，「翦水三抄」再次施出，奇妙的轉折，縮短了二人的距離，和所需的時間。

牛先生的手槍被踢飛，這時那隻燕子在上空盤旋，岳敏的吼叫及動手聲已自外院傳來。

三柄飛刀瀉向金燕子時，牛先生衝入廂房中。

廂房有暗道，牛先生和部下已逃走，岳敏擊昏了一個，立即返回白家。

白家鳳參與了這次行動，他對岳敏也有點服了。

金燕子通知警方，在通往本市以外的關卡上予以封鎖，提防牛先生逃走。

事實上，她認爲像牛先生這種人，在駝鳥蛋未到手之前，絕不可能就此放手。

犯罪心理就像坐滑梯一樣，想在中途陡然打住，那是不可能的。

「記住！白先生，你的生命危險，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千萬不要離開我們半步。」

老四說：「小姐，妳一定有很多收穫吧？」

「太多了，也可以說案情大白，唯一不明白的，駝鳥蛋中藏着甚麼東西？」

「在宅中眞有駝鳥蛋嗎？」

「當然有。」金燕子茫然說：「令堂眼看着白家人連遭不幸，而不肯拿出來，我眞是想不通。」

老四說：「這是誰說的？」

「一個姓牛的，他的像貌和馬深耕很相似，而馬深耕也是被他害死的。」

「他爲甚麼要害死馬深耕呢？」

「他的動機也許是爲了洩憤，也可能是實行他的陰謀，因爲馬深耕把他的兩個駝鳥蛋送給令堂了。」

老四說：「爲了兩個駝鳥蛋，值得殺人嗎？」

「這問題太容易解答了！」金燕子說：「如果不值得，姓牛的會連續殘害府上的人嗎？他害人的動機，就是爲了駝鳥蛋啊！」

「噢！表妹，白老大的屍體，被人放在本宅後門外，巡邏的警員都沒有發現送屍的人。」

「押解白老大的警員呢？」

「據警方說，他沒有死，却被注射了一種藥劑，要四十八小時之後，才會醒過來。」

老四說：「姓牛的被妳擊敗逃走，一旦離開本市，就不容易找到了。」

金燕子說道：「現在你就是希望他遠離本市，也未必能如願，因爲他不是那種人。」

大嫂在哭泣，不久之前，她還抱有僥倖和希望。

「愛勞哈」代表一切的美好和祝福，就是白家沒有份。

一個最美好和幸福的家庭，變成了一個最不幸福的，其間不過三五天而已。

而全力創造一個幸福美滿的家，恐怕要三五十年吧？

金燕子來到白太太房中，白太太躺在床上，不言不動。

金燕子從不輕易懷疑一個好人，現在却不能不懷疑白太太了，現在的白太太，是在想駝鳥蛋，抑是在思念自己的亡夫和死亡的兒子呢？

「白太太，是合作的時候了！」

「合作甚麼？」

「有關駝鳥蛋的事。」

白太太冷冷地說：「小姐如果自認辦不了這件案子，現在放手，我仍然酌給酬勞！」

「這是一種侮辱，但比起妳對自己骨肉生命的漠視，又微不足道了！」

白太太厲聲說：「我不是化錢請妳來折磨我的。」

「那是妳在自我折磨。」

「我病了！妳不知道？」

金燕子冷笑一聲，說：「我相信妳的病絕不嚴重，不然的話，不會夜晚在後園內馴鷹！」

「妳——」白太太吶吶而止，拉上毡子蒙上頭。老四說：「金燕子，妳不能對我媽這樣。」

金燕子使個眼色，老四莫名其妙。

但白太太又撩開毡子厲聲說：「金燕子小姐，從現在開始，妳只要好好保護老四，使他不受到傷害就够了。其餘的不要妳管。」

「也好！」金燕子說：「白太太，我要順便告訴妳一件事。」

白太太說：「有話快說，我不忍對妳下逐客令。」

「謝謝妳的另眼看待。」金燕子說：

「現在，我對馬深耕的爲人及往事，已有

充份瞭解，他對海生物研究，有驚人的創見。妳知道白老先生和二先生是被甚麼動物螫死的嗎？」

白太太說：「小姐一定知道吧？」

「那是南非的巨蟹，每隻約有百餘磅重。」

白太太冷笑，顯然不信。金燕子說：「我現在不一定要妳相信。我只是想告訴妳，馬先生的創見，是人類一大成就，却被壞人所利用。」

「誰？」白太太顯然重視這一點。

「一個姓牛的，也許白太太在南非時見過。」金燕子說：「如果我沒有猜錯，那頭雙冠鷹必是姓牛的送給馬深耕的，而馬深耕又借花獻佛送給白太太了。因爲姓牛的是鳥類專家。」

白太太默然。金燕子說：「這些並不重要，我要告訴妳的，是駝鳥蛋眞正的來歷。」

「眞正的……的來歷？」

「是的。白太太以爲，馬深耕當初送給妳，那東西一定是馬深耕的。其實那是姓牛的東西。」

「不，馬深耕不是那種人。」由此可見，白太太雖愛自己的丈夫，對馬深耕的印象一直沒有變壞。

男女之間的情感，能够如此收發自如，是十分可貴的。

金燕子說：「這件事有個小插曲，姓牛的把駝鳥蛋交給馬先生帶回，這是一個秘密，駝鳥蛋中一定藏有極重要的東西，但他沒有告訴馬先生，而是利用馬先生的名望，深信海關不會打開察看。馬先生帶回之後，由於發現姓牛的那班去貝魯特的飛機失事，以爲友人已遭不幸，不久就把兩個駝鳥蛋送給白太太了！這在馬先生來說，他並沒有錯。」

白太太一臉驚駭神色，好像她對這件事根本不明瞭似的。

「我的說話完了！」金燕子說：「白太太可以休息了。」

金燕子返回書房，白老四說：「這是眞的？」

「大致如此。」



「如此說來，那個姓牛的冒充馬深耕作案了？」

「馬先生已死，即使他活着，也不會出此狠毒的手段。」金燕子說：「當初令堂是先認識馬先生的，以後才認識了令尊，令堂給馬先生的三封信，我曾看過，後被匪徒追踪焚燬，由那些信看來，馬深耕是一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也可以說，他懂得愛的眞諦。」

白老四說：「姓牛的連續殺人，是爲了駝鳥蛋中的東西了？」

「是的。」金燕子說：「裏面所藏的東西，必是十分珍貴或神秘的。」

「這就不對了！」白老四忿然說：「我不信自己的父母親把駝鳥蛋中的秘密比自己的骨肉更重要些！」

「我也不信。」

「妳也不信？對，妳不信，我非常感激妳！」白老四的純潔坦直，由這句話表露無遺。

金燕子讚賞地看了他一眼。

白老四接着又說：「妳不信一定有理由吧？」

金燕子說：「如果你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駝鳥蛋中有任何秘密呢？」

「這……」白老四茫然說：「那可能嗎？」

「不能說百分之百的可能。」金燕子說：「兩隻駝鳥蛋並不値錢，不過是因爲令堂研究鳥類，對這個有興趣罷了！好好的巨大鳥蛋，誰忍心把它打破呢？」

白老四說：「可是匪徒在家父未遭害之前，已經威脅過他，他向他說明要駝鳥蛋的。」

「不錯，問題在於匪首要駝鳥蛋，每次都不說明是要蛋中的東西，他要完整的蛋。」金燕子說：「這動機很明顯，他也以爲，到目前爲止，那駝鳥蛋中的秘密，迄未被任何人發現。」

白老四搖着頭說：「我對家父母還是無法諒解。」

金燕子說：「這也是不免的，連續不幸的造成，當事人難免也要負點疏忽失察之責。我猜想當初令尊聽到對方的恐嚇電話，他一定也不信是馬深耕死而復活的，更由於令尊不願意把令堂昔年男友的事公之於世，就不攷慮報警，況且，在當時也以爲『五寡同堂』這詞兒，只是在賣弄他的恐嚇效果而已。因而，在心事重重之下，說了個鬼故事，提示可能發生的不幸，以及堅定令堂的信心。」

白老四道：「那麼家母呢？不該亡羊補牢嗎？」

金燕子說：「由於令堂熟知馬深耕的爲人，況且人已經死了！又怎會恐嚇勒索？更重要的是，令堂相信令尊，既然令尊作此企示，她就該堅持到底，並請人保護及偵察，在她來說，既未漠視骨肉的生命安全，也恪遵了丈夫的臨終遺言，所以她不但未錯，而且十分偉大可佩。」

人人都認爲自己的父母偉大，如果別人也願意共仰這份偉大，就會產生一種感激的心情。

凡是能承認別人平凡中的偉大的人，這種人也是偉大的。因爲很多人把偉大據爲自己的專利品。

世風日下　骨肉不親

警方全力防範牛先生離開本市，因爲這件案子由警方負責保護後，又連續發生不幸，對警方是一次嚴重的攷驗。

金燕子於第二天下午，弄出生擒的匪徒，說：「如果你再不全部招出，我就要送你到警方『特勤組』了！」

匪徒說：「金燕子小姐，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些。」

金燕子冷冷說道：「牛先生自己都說出了不大部份的秘密。難道你還要死挺下去嗎？」

匪徒似乎不信，金燕子說了一切。

「既然小姐已經知道了這些，又何必再問我？」

金燕子說：「還有幾件事，仍不太明朗。第一，牛先生另有個巢穴，在甚麼地方？」

「這個我眞的不知道。」

金燕子說：「駝鳥蛋中到底藏着甚麼東西？」

「這個我更不知道！」

金燕子交待岳敏，召來警員把匪徒帶走了。

岳敏說：「表妹，姓牛的住處，不是有三隻巨蟹嗎？何不通知警方去封鎖，捉住害人的巨蟹，這是兇手呵！」

「我相信牛先生已經把巨蟹藏起來了！但你仍然可以去一趟。」

「我也去。」白老四說：「捉到那三個害人的怪物，我要煑熟牠下酒。」

金燕子說：「我們一道去吧！你可別忘了！三隻巨蟹腹中，曾經有父兄的血肉呵！」

三人到達地頭，不久就發現這住宅中一間房子下面，也有一條水道，通往海邊小屋中的水池。

老四說：「我們順着水道去找，一定能捉住三隻巨蟹或那兩棲人。」

金燕子肅然說：「巨蟹在陸上和在水中，威力是絕不相同的，一旦再遇上兩棲人，你知道結局怎麼樣？」

岳敏說：「會不會已把巨蟹引進了大海中？」

金燕子說：「這是必然的，白家的小船塢直通海邊，海邊怪屋的水道，是小塢的岔道，他們不會把兩棲人和巨蟹留在水道內，況且我們下去，危險的不僅是巨蟹和兩棲人，以牛先生之毒，很可能在水道內佈下定時水雷。」

回程中，岳敏和白老四返回白家，金燕子去了警方，有許多事需要協調。她從不倚賴警方，却知道合作就是力量。

而警方也知道，連保護之責都未盡到，破案更是渺茫無期，因而對於金燕子的被邀請偵察，非但沒有妒嫉，反而通力合作。

她自己的預測告訴了本市警方主管，雙方擬訂了密切配合的計劃，金燕子返回白家時，已經是下午五點多了。

一家素以內幕新聞花樣衆多爲號召的晚報上，有這樣一則標題：

「巨蟹螫人，奇人奇事奇見解

東方聊齋，荒調荒腔荒唐夢」

金燕子苦笑搖頭，岳敏却有點火惱，說：「他媽的！捉到巨蟹之後，我要弄到這家報館的辦公室去，讓他們尖叫驚呼。而且把這則報導剪下來，叫他吞下去。」

「那又何必！」金燕子說：「像這種事，未能親眼目睹的人，不輕易相信也是對的。況且，牛先生以改良種的巨蟹害人，他的本意就是希望多數人不信。」

白老四說：「姓牛的吃了妳的苦頭之後，可能隱伏一段時間，暫時不動，待我們空緊張一陣而鬆懈時，他會乘虛而入。那時候連女性也會傷害的。」

金燕子說：「這見解不無道理，可是牛先生不是那種人。」

現在，白太太在接電話：「你是姓牛的？」

「不錯。」

白太太說：「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還要怎麼樣？」

「金燕子大概已經把詳細情況告訴妳了吧？我要收回駝鳥蛋。」

「駝鳥蛋……駝鳥蛋！」白太太嘶聲說：「兩個蛋能值幾何？」

「既然這樣，妳何不馬上交出來？」

「告訴你，當初馬深耕口頭上送我這兩個駝鳥蛋時，我和外子還沒有結合，而且仍在南非，回國之後，由於我已和外子結了婚，我在外子的督促之下，決定把駝鳥蛋送還馬深耕，沒想到剛有此意，馬深耕就去世了。」

「那很好！」牛先生沉着聲說道：「如果妳認為白老四的生命，比駝鳥蛋重要，明夜凌晨四點正，把駝鳥蛋放在妳的屋頂上，我自會去取。我警告妳，不要有僥倖心理——」

白太太忽然放下電話，最使她悲絕的，是她的丈夫和三個兒子的生命，仍然沒有兩個駝鳥蛋重要。

慘變後，她的心情惡劣，一直不屑去看那駝鳥蛋。大多數人，以為這是反常現象吧？親人一個個為駝鳥蛋而死，她居然一直不屑去動駝鳥蛋的念頭。

其實這是一種十分合理而正常的表現，她的意志堅決，時時不忘丈夫臨死前的企示，她以為匪徒要這個只是藉口，最後必提出其他要求。

她不理駝鳥蛋是一種輕視。不甘以親人的生命和駝鳥蛋相提並論。

現在她要看看駝鳥蛋，並非已決定要向邪惡低頭。

決心的持續，也和滑梯一樣，滑到一半時即使想馬上停住也不可能。況且一連串已經發生。而白老四有金燕子嚴密監護着，她可以放心。

現在，是她還手的時候了。

當一個人被敵人打得暈頭轉向，而仍能爬起時，她的還擊是不可輕估的。

而且金燕子一直在注意白太太，白太太也同樣注意金燕子，金燕子對岳敏和白老四背後的交談，白太太十九聽到。

駝鳥蛋並未藏在秘密的地方，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取到，但大媳婦找了幾天沒有找到。

那是放在白太太起居室內桌上的名貴擺設中。

這是清世宗的珍玩——以象牙精雕而成的「叫哥哥」籠中。只是因為籠上雕刻的龍鳳太細，孔隙又小，不是靠近仔細看，無法看到籠中兩個巨大的駝鳥蛋。

大媳婦近一二天來，不止數十次，掃瞄這個珍貴的「叫哥哥」籠子，但她沒有太接近。

她以為駝鳥蛋一定藏在十分隱秘之處，是她自己鑽了牛角尖。

有時我們所找的東西碰到我們的鼻子上，也會錯過，因為我們不會注意自己的鼻子。

白太太閉上門，打開籠子，目光中有跳躍的仇燄，她不恨馬深耕，也不是恨這兩個蛋，她恨姓牛的。

在南非時，她只知道馬深耕有個好朋友，是研究鳥類的，並未見面，後來馬深耕又送她這頭雙冠鷹。

因此，直到凶案連續第二次，她仍然未想到是姓牛的，却又相信馬深耕已死，不會如此陰毒。

她抖着手取出兩個駝鳥蛋，涼涼地，沉沉地。比冰還涼，比心上的負担還沉。

她的眼囊在抽搐，心也在痙攣，誰會甘心，四條人命不及這兩個巨蛋重要呢？

白太太淚眼糢糊，雙手顫抖，一個巨蛋，已滑出手外，「拍」地一聲，落地打碎。

在她的想像中，必是蛋汁四濺，弄一身黃白之物，但她的淚眼中，竟出現了奇景，一個乒乓球大小的東西，在地板上滾動。

亮亮的，渾圓的，她以為這是幻覺。

她抹去淚水時，那個寶氣氤氳的東西還在滾動。白太太激動地怔住了。

這是一顆罕見的巨珠，不但渾圓，而且直徑比乒乓球還大了三分之一。珠上泛起耀目的光華。

一般人所知的最大珍珠，是某國女王加冕時，后冠上的「宇宙之星」，據說也產自南非，直徑一．三公分。被稱為有史以來，人類發現的最大珍珠。

但「宇宙之星」並不是最完美的，因為它並不渾圓而畧呈橢圓。而珍珠總是以渾圓為貴的。

而這顆巨珠，非但渾圓，直徑也比「宇宙之星」大三倍餘，直徑約在四公分左右。

「原來是這個……。」白太太失神地，檢起巨珠，口中喃喃地說道：「這就難怪了……。」

地上還有些白蠟，原來是用空蛋殼，放進巨珠，再用蠟灌牢而固定。蛋殼的接合十分精細，肉眼幾乎看不出。

白太太忽然面色一冷，她要找錘子砸碎這個禍源。只有毀了巨珠，才能消她心頭之恨。

她有良好的家世，高深的教育程度，而且研究鳥類將近三年。但是她不如一隻駝鳥，和兩隻老蚌。

她下的四隻「蛋」，沒有駝鳥蛋貴重，也沒有兩隻蚌重要。人不如鳥，也不如蚌。

最低限度，在姓牛的心目中，是這樣的。

但她又放棄了毀珠的念頭。

她收起蛋和珠子時，院中傳來聲音，

白太太回到床上躺下。

首先進來的是二嫂，後面跟着大嫂。她們臉上都沒有表情。

沒有表情，往往是最強烈的表情。

知媳莫若母。白太太可以猜到她們的動機。

「媽，這個家我們就不住了！」這是二嫂說的。「就不住了」這句話包羅很廣，計有：陰風慘慘，形同墳場，孤孤單單，衾冷肌寒，危機四伏，生命垂危等等。

任何一種都值得同情。但最主要的仍是要分家。

「我知道妳們的心情。」白太太說：「忍耐點！最慘的日子快過去了！」

大嫂說：「我們忍得够久了！」

白太太的心情更壞，過去處處遷就媳婦，現在她認為沒有必要了。她冷漠地說：「現在我的聯想力很差，有話就直接了當說出來，別轉彎抹角地！」

二嫂說：「分了吧！沒有再拖下去的必要了！」

「媽這年紀，並不在乎，反而落得清閑，我們的丈夫換了兩隻駝鳥蛋，如果再在這裏住下去，就會窩囊死了！」這是大嫂說的。

顯然大嫂找不到駝鳥蛋之下，把這秘密告訴二嫂了。二人聯手攤牌，聲勢就不同了。

最後一句話最殘酷，她們似乎忘了她們的公公就是婆婆的丈夫。而她們的丈夫，不也是婆婆的兒子嗎？」

白太太厲聲說：「都給我滾出去！妳們這些狠心的東西。」

二媳婦正要反唇相譏，白老四竄進來，指着二嫂的鼻尖說：「妳只要再說一句，我就賞妳半打耳光！」

兩個媳婦還眞不敢硬碰，却又不甘服貼。

「五秒之內，如果妳們不滾出此屋，我就揍人！」白老四切齒說：「要分家隨時可以着手，總要了結了此案以後是不是？到時候，我和媽媽絕不講一句話，由妳們二人作主！」

白老四看表倒數計時，兩個媳婦互視一眼，顚着屁股奔了出去。

「媽，您別難過，其實我早就看出她們的作風了。」

白太太說：「老四，你剛才說的，正合我意。將來分家，我會讓她們心服口服的。」

「媽，眞有駝鳥蛋吧？」

「是的，老四。」

「裏面是甚麼東西？」

「我想不久你們就知道了。」白太太說：「如果我有私心，把那東西送給你，誰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四？」

「是的，媽，但您不會那樣做，我也不能要。」

「老四，這正是媽媽一直對你有信心的原因。你的心地是善良的，只要把放浪的作風收斂一下就成了！」

「媽，您一直不拏出駝鳥蛋，僅是不甘向匪方屈服嗎？」

「不是那樣，老四。」白太太說：「但是，要在事後說明我並不殘酷，而且使媳婦相信，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仍然會儘管去做的，老四，你出去一下，我要休息。」

白老四說：「媽，最低限度，我和金燕子是信任您的。」

「信任我的人，我非常感激。」白太太說：「老四，被別人誤解，是最痛苦的事，你可能無法體會。」

白老四走後，白太太下床，取出遺囑，重加修改後，知會了她的律師。

她一直很有決心。決心使她忠於死去的丈夫，另一方面，却失去了別的。

決心不容修改，如果她畧予修改自己的決心，後果又如何呢？對這件案子來說，許多紀錄都要更改？

這一夜過了大半，似乎很平靜。

凌晨四點半，金燕子接到警方的電話，據說在距海灘約百餘碼，發現了一具兩棲人的屍體。

這消息很聳人聽聞，金燕子對兩棲人最感興趣。她立即叮囑岳敏，看牢白老四，並注意白家中央的水池。

當她到達碼頭時，果然發現了警方為她準備的小艇，向海中望去，隱隱可見有一艘快艇在海上盤旋。

這裏的拂曉更美。輕霧帶着三分朦朧，七分神秘，傳播着潮聲，醞釀着百花的芳香。

金燕子發動小艇，向那快艇馳去時，忽然有個不祥預兆映現了。

警方怎會發現海上有兩棲人的屍體？

如非姓牛的殺了兩棲人，誰能在海中殺死兩棲人？

小艇的速度慢下來，立即和警方的負責人連絡：「據說貴方在海上發現了兩棲人的屍體！」

「甚麼？兩棲人屍體這是誰說的？」

金燕子立即切斷，又和岳敏連絡：「表哥，馬上嚴密保護白老四和白太太，把三個媳婦也集中到白太太房中。必要時可以強制執行。」

「表妹，姓牛的要來？」

「恐怕已經去了！」金燕子說：「記住！這是最後關頭，限你在三分鐘內完成。白太太更重要。」

金燕子不容易上當，但對方模仿警方人員的口音很像，而且僅說了三兩句話，不但金燕子，任何人都會上當。

小船已經掉頭，向碼頭駛去。

現在她才發覺，這小船的最大時速，絕不超過七、八海浬。

這種速度，在目前所有具有動力的船艇中，恐怕是最慢的了。

那快艇發現小艇掉頭，立即全速追來。這速度要超過三十海浬。

艇身翹起大約二十度，好像只有尾部在水中。

金燕子並不怕在海上動手，而是知道牛雨田來這一手是調虎離山。趁機進入白宅。

以岳敏和白老四來對付這個人魔，當然相差太遠。

金燕子認為，白家僅賸下一個老四，牛雨田不會輕易向他下手。因為白老四是個把柄，也可以說是心戰的目的。殺了老四，白太太已經完全絕望，就更不會妥協了。

她以爲牛雨田會直接威脅白太太。

小艇距岸邊仍有三四十碼，快艇距它已不足十碼了。她回頭望去，快艇上有六七個人，但兩棲人不在內。

金燕子知道非動手不可了。而對方又不開槍，顯然想捉活的。這樣對金燕子有利無害。

兩艇首尾啣接時，三個匪徒已經跳到小艇上來了。

金燕子放棄了駕駛，她雖不想殺人，爲了速戰速決，必須爭取時間，竄出來時，兩柄七首已呼嘯而出。

艇太小，加之匪徒繼續往小艇上跳，艇身左右搖擺，匪徒們站不穩，兩柄飛刀自然命中。

另外五個也照樣用刀，三柄飛向金燕子時，她彈起身子閃過。

但另外兩柄又飛瀉過來。

小艇全長不過七碼，寬才二碼半左右，空間太少，閃避不易，其中一柄被她擊飛，另一柄奔向她的腰部。

金燕子在駕駛台頂上一墊足，身子再次騰起，凌空踢中一個匪徒的左頰。

這一脚用勁十足，匪徒脖骨「格巴」一聲，身子懸空，向海中飛去。

金燕子落在後艙口處時，兩個匪徒左右夾擊，用七首掃來。

船在傾斜，人好像在搖籃中。

就在這時，後艙中探出一個頭來，手槍瞄準了她的背心。

「快開槍！」金燕子對面的匪徒催促着，這時她正好閃過一刀，到了匪徒身後，這樣就擋住了槍口。

她發現都在拔槍時，「嗤」地一聲鑽入水中。

這裏距岸邊不超過十五公尺，她向外急潛，同時摸出了「六月星」潛水照明器。這種袖珍照明工具，可及五六碼方圓。

但她才潛出三五碼，兩個影子，出現了。

她相信，兩棲人本是在水底等她的。上面的人，一齊拔槍，不過是逼她下水而已。

兩棲人的形態十分模糊，這是因爲他們的潛速太快，而且總在她的「六月星」照明器光度的邊緣處。

現在她必須小心應付了。牛雨田決心要除去她，事先作了密切的安排。

她監視兩個影子，却緩緩向岸邊游移。右手中握着七首。

當一個影子疾射過來時，她一刀掃去，帶起一溜白色水花。她自信掃速够快，但對方靈捷如魚，沒有掃中。

第二個再攻上時，她在下面用刀往上刺去。按方位及速度都沒有不中之理，但結果還是和上次一樣。

金燕子心頭一涼，如果這兩次交臂而過時，對方要傷她，似乎並不困難。

「莫非他們要困住我，消耗我的體力，或者拖延時間，以便牛雨田下手？」

水底很涼，但她的血很熱，她焦急萬分。

這時她向外一掠，然後雙足一點地，「嘩」！上身竟穿出水面，而且發現距岸邊已不足五碼了。

金燕子差點歡呼出聲，她估計，這裏水深已不足兩碼了。

這裏是碼頭左側的海灘。

她再次潛下時，發現兩棲人已不見，雙足急蹬，身子如箭射出水外，落在沙灘上，回頭望去，快艇還在數十碼外打轉。

兩棲人也未追來。

她對兩棲人的印象忽然好起來。

奔上碼頭，駕車疾馳，同時和岳敏連絡。

其實正如她所料的，在岳敏把三個媳婦集中在白太太房中時，牛雨田就到了。

他的計劃十分細密，第一，他和白太太通話，說是明夜四點來取鴕鳥蛋。如果別人聽到了，白宅一定會鬆懈。

其次，他在海上所佈署的人手，水面上的未必能困住金燕子，這個他很清楚。但水下的兩棲人這一關不好過。

雖然他不敢斷定兩棲人能生擒金燕子，却相信，他有足够的時間進入白宅，達到目的，然後大搖大擺地離去。

他估計的並不離譜，僅有一點點未預計在內。那就是兩棲人對他服從的向心力問題。這是最不可能發生的問題，也是最嚴重的問題。

牛雨田一進屋子，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擒住了白家鳳。以他的身手，又是出其不意，這是十分簡單的事。

只是在白家鳳來說，正因爲太簡單了，他怒極而感到自卑。

白家鳳嘶吼着：「牛雨田，放開我！讓我公平決鬥。」

牛雨田冷蔑地一笑，說：「公平決鬥，再加上十個也不够。白家鳳，叫你母親把鴕鳥蛋拏出來。」

「作夢！」白家鳳掙扎着，但刀子抵在他頸上大動脈上。這人的力氣很大，胳膊可以給他玩單槓。

白太太在內間探頭一看，急，怒，悲，恨交集，立即昏倒。

三媳婦比較有人性，吃力地抱起白太太，放在床上，要去抓電話。牛雨田一字一字地說：「放下電話，妳的壽命還長得很——」

三媳婦收回手，大媳和二婦站在內間門口袖手旁觀。老四被擒住，生命垂危對她們眞是一劑興奮劑。

她們的幸災樂禍，是有原因的。自己的丈夫死了，就不希望家中再有男人。

在一羣盲人之中，突然出現一個不盲的人，這人必受敵視，原因非常單純——這人能看到東西。

「白家鳳，我給你十秒的時間，來決定你的生死。」

白家鳳斷然說：「你乾脆把十秒減爲一秒吧！我和家父母一樣，永不向邪惡低頭。」

牛雨田目射兇芒，却是乾焦急，原因是白太太昏厥，他的威脅失去了作用。

現在白家鳳就是罵他的祖宗十八代，他也不會殺他，殺了白家鳳，那就是這件計謀中的最大敗筆。

因此，牛雨田的手在發抖。本來，發抖的應該是白家的人。

二嫂悠閑地說：「老四，生命要緊哪！還不快說！」

「放屁！」

大嫂嘆口氣說：「老四，這是爲了甚麼？這樣值得嗎？」

白家鳳厲聲說：「這種道理妳們永遠不懂。」

她們並不歡迎鴕鳥蛋被帶走，原因是相信蛋中有貴重的東西，她們也不太關心留下這東西，是因爲留下來也沒有她們的份。白氏母子可以說裏面是任何東西，甚至可以說，裏面只有一張字條或一句咒語。她們的看法的確是這樣的。

所以她們在說風凉話，也可以說在轉彎激怒牛雨田。

現在，是人性的展覽，唯一的觀衆是白太太的一頭黑貓，蹲在電視機上，比大嫂和二嫂更悠閑。

貓和女人有太多相近的地方。如果是一隻狗，這正是表現忠貞的時候。

白老四一旦死了，分家的事，大嫂和二嫂可以任意操縱。她們希望他死，不僅是因爲他確知她們的骨頭有幾兩重。

「白家鳳，你要是和我耍骨頭，我連女的也不放過。」牛雨田說：「而且第一個是你的母親。」

「你這種王八蛋，甚麼事都可以做！你是不是也感到計窮了？」

白太太終于醒來，牛雨田沉聲說：「白太太，我的刀尖放在白老四的大動脈上，二十秒之內不交出鴕鳥蛋那只有完成我的『五寡同堂』諾言。我知道，白老四有個女朋友在巴黎留學，那是白家資助的，將來必是白家的媳婦。」

白氏母子氣結，大嫂和二嫂臉上的表情，好像中了馬票，這秘密牛雨田都知道，白太太終于攷慮屈服。

「好，姓牛的，你放開老四，我給你就是了……」

白太太坐起來，大媳和二媳走到床邊，假惺惺地低聲說：「媽，不能屈服呀！現在屈服，不是太划不來了嗎？」

白太太還沒有弄淸她們的動機，三嫂冷冷地說：「二位不要太過份！一個人不能處處表現自己不是人。」三媳婦實在忍無可忍了。

白太太嘶呼說：「你放開老四。」

牛雨田冷冷地說：「東西到手，我保証放他。」

「他媽的！」岳敏吼着說：「牛雨田，你眞以爲我動不了你嗎？」

牛雨田說：「你最好老實點！不然金燕子會背一世罵名。」

白太太下了床，岳敏額上直冒大汗。

他忽然閃電拔出七首，呼嘯飛出，準確地把牛雨田的七首碰飛。

牛雨田更緊張，他知道金燕子快回來了才會分神。但刀子一出手，白老四往前一竄，他的手槍已拔出來，岳敏的也拔出來。

似乎牛雨田還畧快些。

但另一個人影飛瀉，牛雨田的手槍被踢飛，他知道，只有金燕子有這速度，身子一彈，屋中「波波」兩聲，炸開兩個隱形彈。

岳敏這半天受够了窩囊氣，那能讓他跑了？幾乎同一時間竄出門外。

牛雨田才掠過冬青短墻，岳敏抓住了他的右脚。

像岳敏這種力大如神，又悍不畏死的人，一旦抓住那會放手？

那知牛雨田比他更絕，藉力蜷回上身，一掌劈向岳敏的面門。一旦劈中，鼻骨及腮骨必定粉碎，岳敏一鬆手，牛雨田的左脚在他的肩上一蹬，身子射向冬青短墻另一邊。

岳敏氣得直吼叫，金燕子說：「表哥，不必追了！」

現在白老四指着大嫂和二嫂的鼻尖，說：「妳們所希望發生的事並沒有發生，却註明妳們是冷血！」

「老四，算了！」白太太說：「受過教育的人，做出這種事，一直不能反省，也許有她們的理由。」

大嫂冷漠地說：「是的，媽，我們所以這樣，是因爲在妳的心目中，鴕鳥蛋比兒子重要。」

白太太痛苦地說：「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

大嫂和二嫂已走了出去。白家鳳想追上去「追贈」一打耳光，白太太喝止了。

這點災難對白太太算不了甚麼，連致命的絕症都熬過去了，傷風感冒那就微不足道了。

冰魂珠魄　合理結局

「愛勞哈」處處可聞，歡樂和諧也充滿了X市馬路，馬路上人車如蟻，海邊弄潮聲時時能聞。

一切如舊，只是白家的人，在苦難中等待了五天。那是自牛雨田逃走後，在金燕子的指示下，懷着凄苦的心情，等待暴風雨的來臨。

不同的是，白家現有的五個人，心情各自不同，白氏母子在等待復仇。大嫂，二嫂冷眼旁觀，即使結局再壞些，對她們來說，也不過是作個年輕的富霜而已。

她們都是一代優伶出身，未曾生育，青春仍在，如果刻意打扮一下，陌生人看不出她們曾結過婚，即使知道，「富有」和「寡婦」聯在一起，男士們仍會趨之若鶩，仇視心理，已經冲淡了她們的亡夫之痛。

金燕子和警方已有默契，對牛雨田的動向，也作了適當的安排。

她知道，牛雨田是個走極端的人，他這次不來則已，一來就是雷霆萬鈞，背水一戰。今夜，是決定性的，是白家的存亡絕續，也是金燕子榮辱，成敗的關鍵。

她知道牛雨田今夜會來，因爲她偷聽過牛雨田給白太太的電話。

白家水池中央巨岩假山上，傳出十分輕微的「滴嗒」聲，這聲音配合着假山頂上自鳴鐘的鐘擺聲音，就連金燕子也沒有注意。

自鳴鐘指着七點半，敲了一下，那聲音比防空緊急警報更加凄厲懾人。

岳敏負責巡邏，白老四在金燕子的身邊。過去他以爲，伸出一臂可以讓她玩單槓。而現在，他以爲自己不過是一件宮廷珍玩——鼻烟壺，只能供人玩賞，却要人保護。

白家過去有男女僕人七八個，現在只賸下一個女僕張嫂，她在白家幹了十七年

，願意和老主人共存亡。

雙冠鷹悲鳴着，裂開死寂的夜幕。

十二點在緊張中渡過。

每個人都瞪着眼，諦聽死神的足音。

兩點也過去了。大嫂和二嫂在白太太外間，已經被睡魔所佔有。

警方約二十五人，伏在白宅四周的黑暗角落裏，目不轉瞬地，監視着白家的園墻。

「不來了吧？」白老四狠聲說：「這樣下去，我會急死！」

金燕子說：「一定會來。」

「要來就快點！」老四說：「家母會妥協嗎？」

金燕子說：「不會，我第一次見到這樣堅決的老人。」

園中花木，樹影婆娑，雲層很低，像要壓到白宅屋面上來。一隻燕子在上空來回飛掠。

三點——

四點。白太太下床把兩個駝鳥蛋放在屋頂上。那是踏着梯子自天窗上放置的。

復仇之火，使她堅強起來，在平常她不敢踏梯到天窗上去。然後，她提了一個布包，悄悄下樓。進入後園中。

雙冠鷹看到籠外的白太太，展翅跳躍。如果把牠的動作和低鳴譯成人類的語言，可能就是「愛勞哈」吧？

媳婦所應該給她的安慰和鼓勵，完全被雙冠鷹取代了。

「凱撒，咱們今夜要密切合作了！」白太太開了籠門，撫着微張的鷹翅，說：「然後一道走……或者就此分手！」

雙冠鷹不能瞭解人類的語言，却能體會到主人悲愴的語氣。「嘎」地一聲發出一聲長鳴。

是爲主人壯胆？抑是爲主人不平？

人與禽獸建立了情感，雖然有其極限，却永遠不會翻臉而決裂。

人，鷹倚偎着，三分鐘後，白太太放出了雙冠鷹。

在黑暗的夜空中，不動時像一片烏雲，俯衝時像龍捲風。

白太太翹望天空，臉上有凄苦的笑意，打量白家大宅，也有無限的留戀。

自南非和白向天結了婚，來到X市，就買下了這幢大宅。任何一草一木，任何一個角落，都能找到往昔的歡樂。

即使是不愉快的記憶，現在也值得留戀。現在，一個人影在白太太屋面上出現。抓起兩個駝鳥蛋時，一片烏雲，風馳電掣罩下來。

這個人當然就是牛雨田了。

他今夜敢來，是因爲把一切情勢都作了預估和準備。

他在屋面上一滾，發出驚呼聲。但巨大的鋼爪，擊在他的頭盔上。

隔着一層熟鋼盔，他的頭仍有一陣昏眩。雙冠鷹又昇上天空。準備作第二次俯衝。

雙冠鷹是他在南美找土人合力擒獲的，化了一年時間，馴服了牠的野性。然後送給了馬深耕。而馬深耕又送給白太太。

狂飈罩下，牛雨田一面發出唆鷹聲，一面閃避。「噹」地一聲，鋼爪和鐵啄，又擊中了牛雨田合金盔甲的肩頭部份。

這力量太大，而且屋面坡陡，他的身子被擊出三碼之外，肩頭的合金鐵皮被擊裂。鷹是他一手馴服的，只是隔了二十年而已，他的唆鷹口號，已被巨鷹遺忘，而他所穿的盔甲，却是以前所有的。

但白太太對雙冠鷹的愛護，湮滅了牛雨田的馴服和情感。

白太太這些天來，每夜以人靶讓雙冠鷹襲擊，也就是牛雨田穿上盔甲的形態。

報仇的方式很多，如果是椎心切腹之仇，就必須選擇最殘酷的。

讓牛雨田一手馴服的雙冠鷹來撕裂牛雨田，是最好的方式吧？

牛雨田也猜到，白太太會來這一手，況且他早已發現白太太每天深夜放出雙冠鷹加以訓練。

在同一個賭注上，二人傾其所有下注。他們都相信能贏，如果不能，甘願失敗或死亡。

牛雨田的手式，和指揮巨鷹的口令都已失效，他現在只惦記着擺脫巨鷹逃出白宅。因爲他的目的已達。

雙冠鷹第三次衝下時，金燕子已上了屋面。但無儔的衝力和狂風，使她也不敢接近牛雨田。

「噹噹」兩聲，巨鷹雙爪都擊中了牛雨田的上身，堅靭的盔甲上，裂痕纍纍，身子被擊飛，落入天窗之內。

要不是這麼巧，雙冠鷹左翅的猛掃，會把他掃出數十公尺之外。

馴鷹的人，在「飛行之狼」的啄爪之下，變成了一隻兔子。

牛雨田自天窗上一翻而下，抓住了白太太預先放好的駝鳥蛋，傳來了「克察」之聲。

這後果是他想不到的，也是他所企求的，進入屋中，雙冠鷹就不能威脅他了。

金燕子更歡迎這種意外，她不能讓這個罪魁死在啄爪之下。

金燕子穿窗而下時，牛雨田獰笑說：「金燕子，我的願望幾乎全部實現了！」

金燕子說：「『幾乎』二字，不正代表還沒有實現嗎？」

「告訴妳！駝鳥蛋已在我的衣袋中，『五寡同堂』已完成了五分之四……」他的手往褲袋上一摸，忽然發出一聲怪哼。

就像雙冠鷹的「嘎」聲一樣，充滿了忿怒和絕望。

他的褲袋中濕濕地，粘粘地，除了破碎的蛋殼，好像並沒有其他東西。

當然更沒有比乒乓球更大一些的圓型物體。

牛雨田有無比的恐懼，他不怕雙冠鷹，不怕金燕子，甚至於連死也不怕，他只怕失敗而得不到兩顆巨珠。

再次一按褲袋，裏面發出碎蛋殼的「刹刹」一聲。袋中鼈鼈的，粘粘的，水汁已透出褲外，手上也有黏黏滑滑的感覺。

這是鷄蛋或鴨蛋的蛋青蛋黃。這一切都代表「完蛋」。

他的嗓中發出胡琴似的聲音，頭盔上的護目鏡內的雙目是赤紅的，他的雙手握拳，加勁……加勁，十根指甲，都戳入掌心之中。

他敗在白太太手中。而白太太，一直在他的掌心之中。就像一個有動力的玩具

一樣，只要上了發條，它就會動。

現在證明，他自己幾乎變成一頭猪，插上一根通條，就可以烤起來。

「哈哈……。」金燕子大笑着說：「牛雨田，過去你總以爲自己美得像一頭梅花鹿，猛得像一頭虎，而你的智慧，又賽過一頭狐狸。現在看來，你只是一頭狗熊罷了。」

牛雨田嘶聲說：「妳偷聽了電話？」

「當然。」

「妳怎知我今夜準來？」

金燕子說：「由白太太的行動，可以猜出你來的時間，我看到她把兩個假駝鳥蛋放在屋頂上。也看到你進入白宅中。」

「金燕子，妳必須弄清楚，那駝鳥蛋本是我的！」他嘶吼着。

「沒有人否認這事。」她說：「你本可以循正常途徑要回這東西，可是你却選擇了最毒最邪的一種。現在你不是得到了兩個駝鳥蛋嗎？」

「不，他們想據爲己有！」牛雨田說：「如果不是貪圖蛋中之物，老太婆爲什麼連丈夫及兒子的生死都不顧了？」

「你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金燕子說：「白向天接到你的恐嚇電話，他明知不是馬深耕，却可能想到是你。但因他們夫婦都不知道蛋中藏有巨珠，所以白向天就以爲只是普通的勒索敲詐，駝鳥蛋不過藉口而已。」

「妳也在爲他們說謊！」

「笑話！我要是不能瞭解全部案情，也不會冷眼旁觀，在此等你，我親眼看到白太太五天前才取出駝鳥蛋察看，在此以前，她不屑看這東西。」

「不屑？別忘了！這東西可以換取白老四的生命呵！」

「你是這種想法，別人不是。瘋狂的人，就等於戴上有色的眼鏡，所見皆非。」金燕子說：「爲兩兩個駝鳥蛋，而斷送了親人骨肉的大好生命，像白太太那種堅強的人，就不屑去理會兩個駝鳥蛋，正因爲她終於看了這東西，悲恨交集之下，手一抖，其中一個落地破碎，一個巨珠滾出來。」

「她……她五天前才看的？」

「如果不信，看看蛋殼上，可能發現黏合的痕跡。」金燕子說：「她所以取出巨珠，放進鷄蛋青和黃，是一種報復，先讓你徹底絕望，然後讓你一手馴成的雙冠鷹活活撕裂你。」

這是牛雨田絕未想到的。他認爲第一次白向天不向他妥協，就是已經發現了蛋中的巨珠。

這後果出乎他的預料，其實也出乎白向天的預料。

白向天講那鬼故事時只是作了一種消極的安排，他不會以爲白家會遭一連串的不幸。

總之，一連串的不幸，起因於雙方的誤解。

「金燕子，我的失敗，還不算定局，妳却完了！」

「我完了？」

「那是必然的，本人作事，預先都有密切的安排。」

金燕子心中一動牛雨田已拔出槍來。

二人的動作都快，一個主動，一個是被動，被動的就必然吃虧些。金燕子一腳踢去，並未踢中牛雨田的手槍。

「叭叭」兩槍，在金燕子全力施出「翦水三抄」之下，兩發子彈在她耳邊呼嘯而過。

金燕子出了一身冷汗。身子未落地，槍已在手。在烟硝中還敬一槍，牛雨田的手槍脫手飛出。

「妳的命大，」牛雨田陰聲說：「咱們來決定勝負吧！」

牛雨田雙手握刀撲上，冷芒在金燕子身子四周飛瀉。

「拍」地一聲，金燕子一式「刀手」劈中牛雨田的前胸，他僅僅退了三步，合金甲非常堅靭。

但他在不須防守情況下，仍然佔了上風。

金燕子也有刀子，在對方狠毒瘋狂攻擊之下，只能藉輕功閃避。

她發覺，牛雨田的提縱術比她相差不多。

牛雨田的刀子交互飛瀉，「嗖嗖」聲盈耳，同歸於盡，是他的最後願望。

他牛喘着，揮汗如雨，刀双上的「嗚嗚」聲，切齒聲，加上他那火一般的目光和痙攣扭曲的面孔，構成恐怖的畫面。

兩個身子像鋼珠鐵丸，在屋中有限的空間流瀉。

「表哥……」金燕子趁機和岳敏連繫，盡快搜索中心地帶，尤其是水池附近，可能有定時炸彈。」

牛雨田飛躍中，眨眼蹴出五腳，金燕子左臂上被擦了一下。雙臂一抖，奇妙地，在空中划了個W形。

這是「翦水三抄」的另一種境界。以前她只能划個S形。

金色的衣服，裹着柔如軟緞的胴體，電瀉而下，在牛雨田的刀光中划出一刀。

「唰」！牛雨田大腿上裂開半尺長的血槽。

同一時間，兩腳在同一部位上踹中，那是牛雨田的腿迎面骨。

牛雨田單腿蹦着，「噭……」

金影廻旋，把牛雨田踢了個跟頭。

警方的「特勤小組」組員早已有三人進入宅內，這時有一個竄進屋中，說：「金燕子小姐，你眞行！」

金燕子還在喘息，剛才的一幕眞是驚心動魄。

「特勤組」組員說：「要是擒不住他，妳所有的成績都會被輿論推翻。」他抖着腳鐐，為牛雨田扣着。

而牛雨田並未昏過去，只是剛才這一個觔斗，把他摔得金星直冒。他知道硬碰是脫不了身的。

這時掃出一腿，那組員摔出去時，他的身子向樓梯口疾射。

金影如箭，已在樓梯一半處等着他。

牛雨田再次躍向天窗。但因左腿迎面骨已有裂傷，僅差半米，又落了下來。

死亡的威脅終於使他低頭，厲呼着，向巨大的石柱一角射去。

他相信，頭骨與那桃心木一角接觸，就像駝鳥蛋殼一樣地脆弱。

他要死，金燕子不能讓他死。某一宗教說：自殺等於殺人。這是基於一種責任。有太多的責任，須由牛雨田來承當。

金影緊跟着射到，抓住了牛雨田的雙足。

牛雨田這次眞的昏了過去。被銬起弄下樓，那組員大聲呼叫着：「牛雨田的部下，快投降吧！他已經被金燕子小姐生擒了！」

岳敏曾嚴密搜索白宅，尤其是中央地帶，並未發現定時炸彈。

聽說牛雨田已落網，他的胆子就大了，白老四的蛙人工具，被他派上用場，進入水池中。

一進入水池，死神就接近他了。

一根細線，由池中央假山縫中通到池底的小船塢中，但他沒有發現。

進入塢口，他發現了一個龐然大物，也就是巨蟹。

蟹在陸地行動不快，有一種極小的，在沙灘上行動很快，但比起在水中又差得太遠了。

其實，牠在水底比某些魚類游得更快些。

岳敏拔出了大七首，等待巨蟹攻擊。

雙方相持約三五十秒，巨蟹的巨足一划，池底形成漩渦激流。沉澱物昇起，視覺不清了。

岳敏並非不怕，但他知道，這玩藝只可近搏，不可遠攻。

當我們要捉一隻普通的螃蟹時，不可猶豫不決，或者去捏牠的螯，應該出其不意滿把抓，把牠的身子按平。然後捏住牠的最後一隻腿處。

可是這個巨大的東西，有八印鍋那麼大，巨螯半伸就有一碼多長。

岳敏揮出七首，掃向巨蟹的左螯，水底一聲大震，他的臂部都麻了。差點握不住刀。

他的身子，自兩螯之間掠過，巨蟹又轉過身來。

岳敏心想，反正今天晚上，咱們兩個有一個要歸天，不是你就我……

巨蟹橫掠過來，岳敏知道厲害，身子疾速昇起，想繞到巨蟹後面。然而，人在水中，不如蟹靈活，巨螯一鉗，鉗住了他的左鞋。

他大力一蹬，尚幸在水中脫鞋容易，一隻皮鞋被鉗成兩截，其中一截，已被巨蟹噬嚼着。

這個巨物，全身生滿了十餘公分長的褐色毛狀物體，噬嚼皮鞋的聲音，震耳有聲。

岳敏一顆心急跳着，他的榮譽感太重，這件案子到此為止，他沒有建立任何功勞，五天前還差點被牛雨田弄死白老四。

今夜如能捉到這隻巨蟹，他要扛到那家小報館去，駭駭那些不信邪的記者。

蟹畢竟是低級動物，噬着皮鞋，就暫時不再進攻。

岳敏一寸一寸的移動，他要繞到牠的後側。

他不知道，他計劃的方式是不是自殺？但他非做不可。他知道，表妹欣賞他的只有這一點。

現在，他懷着忐忑的心情，繞到巨蟹後面了，但他發現了一條極細的線。已被

巨蟹的腿划斷，在水中飄動。

他知道，這條線很可能是一種「絆雷」式的定時炸彈，如不碰這根線，炸彈在預定時間內仍會爆炸。一旦碰上，就會提早。

現在既然斷了，却沒有爆炸，岳敏也就顧不了那麼多，輕輕一掠，站在巨蟹背殼上。

不待巨蟹反攻，兩柄小七首，已經準確地戳向豎立的巨目之上。

這蟹目，像兩個一百支光的燈泡。

那知蟹目能豎立也能倒下，而且奇滑無比，雖然戳中，並未能戳入。

這一下可把巨蟹觸怒了。雙螯高擧，身子震動，岳敏咬住七首，雙臂摟緊了雙螯的關節處。

他用了全力，蟹也不留餘力。

蟹在水底翻騰，他却死也不放。而且他繼續咬牙用力，雙螯根處發出「咯咯」聲。

他愈用力，蟹就愈痛苦，也就愈加忿怒，由池底翻到水面，再由水面，翻到水底。

池水混沌，「咕嚕嚕」冒着水泡。

巨螯上有刺，岳敏感覺兩臂上，有巨刺陷入肉中。

這是耐力比賽，狠勁的競技，岳敏的面孔由紅而紫還在加勁。

當他翻到池底時，忽然自混沌的水中，隱隱看到兩個怪人影，在池底塢口處不動，似在觀戰。

岳敏現在不敢鬆手，如果這是兩個雙棲人，一旦向他攻擊，誰該歸天？就不問可知了。

這時巨蟹再次翻出水面，上面有人嚷嚷，金燕子雙手握刀，頭前脚後，射向池中。

她的七首，準確地戳入巨蟹後部上殼與肚臍的接合縫中，然後利用身子的力量一扭一別，「克察」一聲，蟹殼翹起來。

三分鐘後，巨蟹被弄出池外，還在動着。

古人詠蟹的詩太多，其中一首頗有奇趣：未游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

大嫂，二嫂和三嫂驚得發抖，警方的人這才知道金燕子和岳敏不是靠一點虛名混飯吃的。

這個龐然大物，不要說鬥牠，只要在水中看一眼，也會駭個半死。

「表妹，我在下面，好像看到了兩棲人。」

「什麼時候？」

「就是剛才。」

「不會吧？」金燕子說：「如果兩棲人也在池下，表哥，你恐怕早就完了。」

岳敏道：「眞的，表妹，他們好像在袖手旁觀。」

金燕子換上蛙人潛水工具，潛入池中，但她沒有發現兩棲人，却看到了那一根線。

金燕子是內行，她相信表哥未死，大概只能歸之于天意。也就是所謂吉人天相吧？

她上了假山，在一叢觀葉花中，找到了一個威力驚人的定時炸彈。

是的，對方為了使這巨彈必然爆炸，除了定時，還裝上絆線。

這是牛雨田的狡滑之處，他認為金燕子和岳敏可能會進入池中搜索，只要絆上此線，非但他們自己骨肉無存，連附近房屋，都會夷平。

金燕子檢查之下，她忽然茫然搖搖頭，說：「奇怪！這定時計的開關，顯然有人毀掉了。」

岳敏說：「大概是故障了吧！」

「不，是在爆炸前十一秒左右，被人扯下了信管。所以指針上表明出來。」

岳敏駭然說：「也就是說，若是無人毀掉，十一秒後，我就完了？」

金燕子說：「很明顯的，在你入水弄斷了絆線之前，信管已被人抽去。要不，你會提前數十秒遇難。」

岳敏搔搔頭皮說：「是白老四嗎？要不，那就是警方的人。」

「特勤組」的主腦苦笑說：「慚愧！由於山上自鳴鐘『的答的答』响着，我們一點沒有聽到聲音，不是我們破壞的。」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本該昇天歸位，而又自死神指縫中溜出來時，他會更重視存在和生命。

牛雨田躺在地上，由三個「特勤組」人員看守着，還為他的傷處上過藥。

巨蟹還在動，但已離死不遠，這和他的情形很相似。他絕未想到，有一天他會和巨蟹躺在一起，被人銬起當作俘虜。

他幾乎相信，他並沒有巨蟹幸福，更沒兩棲人聰明，他是毀在兩棲人手中。

他睜開眼看看巨蟹，被戮開的殼縫中淌着黃汁，却仍在吐着泡沫。幾乎掩蓋了牠大半個身子。

聰明人最大的痛苦，是發現有人比他聰明。狠毒的人所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別人的仁慈。

他不知道兩棲人為什麼背叛了他，非但沒有全部放出三隻巨蟹，而且也沒有動手。

他只是知道，定時炸彈是兩棲人破壞的。

巨蟹死後，萬人爭看，而且必定作成標本，送入博物館中；而他自己，所看到的必是詛咒和唾棄。

白老四在一邊一直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冷厲地注視牛雨田，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仇恨，都濃縮在這目光中。

現在，他走到牛雨田身邊，說：「姓牛的，現在你的感受如何？」

牛雨田看他一眼，他目前腦中一片空白，過去在他的心目中，白老四是囊中之物，只要他一道命令，白老四隨時都會應刼。

現在他自己躺在地上，白老四站在他的身邊，像個巨人，白老四一脉單傳，可以承受一億美元財產的四分之一，甚至也是兩顆巨珠的所有人。

牛雨田自己，兩手空空，就像褲袋中兩個粘粘濕濕的碎蛋殼一樣。

雙冠鷹仍在上空盤旋，牠的任務沒有圓滿達成，也感到對不起主人吧？

「我媽呢？」白老四問。

「在後園中吧？」金燕子說：「你該去安慰她。」

白老四向後奔去，「特勤組」的人向金燕子報告：「牛雨田的部下，大部份已在外面就擒。只是始終沒有看到兩個兩棲怪人。」

「謝謝各位！」金燕子說：「留下幾位在這看守牛雨田，我到後園去看看。」

岳敏說道：「本案已結，何不交給他們？」

金燕子說：「有時風雖停止，浪湧仍在，有許多事還要小心善後。」

「還有什麼事呢？牛雨田和他的部下落網，還捉住一隻巨蟹——」

「走吧！我們到後面去看看。」

現場上只有三個「特勤組」的人，這時水池中發出微响，兩個影子鑽出水面，其中一個首先熄了院中的燈火。

他們的動作極快，三個「特勤組」的人，在燈火熄滅時才發現。

這是他們警方表現的機會，他們十分慶幸，在尾聲中，使他們這些跑龍套的人物，有一次挑大樑的機會。

三個人就像餓了三天，在搶食三鮮蒸餃似的。

「特勤組」的人，空手道，柔道等都在六段以上。

但這兩個人影，動作時看來軟軟的，好像沒有骨頭，但快起來卻超乎人類的體能。

「蓬拍」兩聲，「特勤組」的人倒下兩個，另一個拔出槍來，又被踢飛。

這兩棲人的動作很怪，像在水中游泳，或者把空氣當作了水，身子像飄浮着。和潛水人的境界相似吧？由於潛水衣內有空氣，只要運用呼吸，就可以任意操縱上昇或下降，像飛一樣。

第三個「特勤組」的人倒下時，地上的牛雨田激動地大叫着說：「我知道你們會來——」

兩個怪人冷漠地望着他，好像對他目前這種躺臥的姿勢，頗感興趣。或者對他這種表情和語氣感到陌生。

「快點！我的生命並不重要，而是我的計劃必須完成。」

兩棲人像兩塊木頭。在牛雨田心目中的確如此。在目前，他卻必須仰仗這兩塊木頭。

「你們沒有聽到我的話嗎？」這話雖然仍有命令意味，和過去就大不相同了。

兩棲人反而走到巨蟹身旁，泡沫已在消失，顯然快死了。他們對這巨蟹反而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

牛雨田的臉色更加蒼白了，他過去對兩棲人從未當人看待，甚至於還不如對巨蟹之關切。

他討厭兩棲人身上的奇腥，也討厭他們的走路姿態。

他似乎忘了，這是他根據馬深耕的理論，一手創造的。他本想創造兩條美人魚的。

馬深耕的理論只是奇特，但不荒謬。牛雨田卻等於走火入魔了。

兩棲人摸摸巨蟹，低徊悲吁不已，這使牛雨田恍有所悟——他是一個不值得拯救的人。

兩棲人再次回頭凝視着他，好像兩棲人很正常，他自己反而變成一個可怖的怪物了。

一個人知道自己可怖，卽使這人眞的可怖過，已經不會再可怖了吧？

他放棄了僥倖心理，不再企求甚麼，只感覺身上被金燕子摔得極痛。還有，那就是太多的蛋青和蛋黃，透過褲子，在腿上造成黏黏濕濕的感覺。

當「特勤組」的人微動着，快要醒來時，兩棲人頭也不回，鑽入池水中。

天空雲層很低，幾乎壓到牛雨田的心坎上，盤旋的巨鷹已不見。

只有假山上的自鳴鐘的「的答」聲，和早起的車聲，散佈在拂曉的夜空中。

岳敏道：「表妹，剛才爲什麼讓兩棲人走了？」

金燕子道：「如果不讓他們走，就必須殺死他們。」

原來二人在暗處察看。金燕子本以爲兩棲人會來救牛雨田，以便逮住，可是兩棲人的態度，使金燕子改變了主意。

「表妹，我不能瞭解妳，不完全是因爲妳的智慧比我高。」

「你有時以爲我的行爲莫名其妙？是吧？」

「妳好像知道自己的毛病。」岳敏說：「剛才只要一人擋住水池，斷了他們的去路，我不信捉不住他們。」

金燕子說：「表哥，有很多事，我們的確可以做到，但是，如果愼重攷慮一下，不做是對的。」

「我不信！」岳敏說：「兩棲人是帮兇，而且一旦捉住，必定轟動一時，成爲舉世科家爭相研究的對象。」

「對，正因爲必定轟動，才不忍那樣做。」

「妳……」岳敏茫然說：「表妹，妳這句話和法治相抵觸呀！有時縱容惡人，也是犯罪的呀！」

金燕子肅然說：「兩棲人是惡人嗎？說得更明確點，你認爲他們能算是完整的人類嗎？」

「這——」岳敏說：「卽使他們有別於人類，畢竟是人類改變的吧？」

「這就是了！」金燕子說：「我們並不能代表法律，所以我們有較多的同情，正因爲他們也是人，而且也是被害者，所以我們不能繼續殘害他們。」

岳敏顯然不服。

金燕子說：「如果你是兩棲人，就會體會到人不像人，獸不像獸的痛苦。他們的悲慘，較之受害的白家更甚。況且，這理論是馬深耕創始的，他的本意並不邪惡，如果兩棲人被擊斃，而公之於世，馬深耕地下有知該如何痛苦？」

岳敏攤攤手，說：「放了他們不會再害人嗎？」

金燕子說：「猴，猿之類動物，最接近人類，卻不害人，兩棲人比猿猴更近似人類，當然更不會害人，過去只是受牛雨田的威脅和控制罷了。」

「如此說來，剛才我在下面，明明看到他們，他們卻沒有動手，那表示已經背叛牛雨田了？」

「是的。其實定時炸彈未按時爆炸，正是兩棲人的一份人性的表現。不然的話，你能活到現在嗎？」金燕子續說：「兩棲人對我們表示友善，早在這次以前就有了。上次在海中，他們不向我攻擊，才能及趕回挽救白老四，想想看，那夜我若是遲回十分鐘，後果又會怎麼樣？」

岳敏拍拍後腦勺子，說：「表妹，也許我的體能過人，四肢發達，是因爲頭腦簡單的緣故吧？」

他們先回到白太太房中，不見白太太回來，卻發現幾封遺書放在桌上。

金燕子大驚，說：「快走，這也正是我事先所担憂的。快找白太太。」

二人分頭去找，金燕子奔向後園中。

曉霧瀰漫於林梢，東方已有曙光。雙冠鷹蹲在巨籠頂上，似乎長久困於籠中，很少飛行，已經感到累了吧？

園中沒有人，金燕子低呼着：「四先生……四先生……」

白老四在園外回應，說：「有沒有看到家母？」

金燕子說：「四先生，快找令堂，他的桌上有四封遺書。」

這句話對白老四有如巨雷貫頂，他悲呼着：「媽，你不能走！媽，不幸已經過去了！你應該享受這……」

他的聲音突然截斷。

雙冠鷹在曉霧中昇起，在園中花木叢中，影影綽綽，出現了另一個怪影。

身披馴鷹盔甲，步履沉重。這人的盔甲和牛雨田所穿的十分相似。

雙冠鷹在盤旋，且發出淩厲的低鳴。當牠挾着疾風俯衝下來時，金燕子和白老四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金燕子和白老四，都可以猜到這個人是誰了，卻萬萬料不到，這人會選擇這種了結的方式。

鷹隼俯衝的速度是十分驚人的，金燕子拔槍也來不及了，白老四嘶呼着奔上。

雙冠鷹的兇性在這一刹表露無遺，因爲今夜牠沒有擊斃敵人，心有未甘。

在霧中，這個穿戴馴鷹盔甲的人，在鷹的心目中，正是他抓啄的目標。

一片烏雲疾掠下來，巨翅展拍，花殘枝折，土石飛濺，「叭」地一聲，在牠的鋼爪一擊之下，那人的身子飛出三五碼外，發出一聲悶哼。

「飛行之狼」掠地疾昇時，也聽到了這熟悉的聲音。人禽相處數十年，情感深厚，悲鳴不已。

白老四撲上，扯下了白太太的頭盔，那是黑布做的，甲也是帆布製成的。

白太太的肋骨已斷了三四根。白老四在發抖。隱約聽到一聲槍響。

雙冠鷹嘶鳴着，撲向巨籠。接着是一聲大震。

那是金燕子射中雙冠鷹的。以「飛行之狼」的兇悍，一發子彈不能使牠栽下，而是牠發現誤傷了主人後的自殺行爲。

巨籠四周的鋁合金板，被撞斷了三五十根。

一般人低估禽獸的靈性，動物學家不會，兩棲人能放岳敏，放過金燕子，而仇視牛雨田，雙冠鷹也會爲主人殉身。

大多數人不願承認這一點，是因爲他們自己也做不到。

「老……四……」白太太還沒有嚥氣，她虛弱地：「媽媽錯了嗎？我……我不能確知……但是……媽媽是對得起你爸爸的……」

「媽，我送妳入院，媽，妳對得起任何人。因爲你和爸爸都沒有錯。」白老四說：「以人類的良知，來判斷兩個駝鳥蛋和本案的關鍵，誰也不信有這種悲慘的後果。媽，忍耐點！我送你……」

「不要動我！」白太太說：「不要怪你的大嫂和二嫂……她們不瞭解我……有她們值得原諒之處……遺書寫好了……把那兩顆巨珠分送給你大嫂和二嫂……這是因爲，她們認爲損失可以補償……你和三嫂比較乖……委屈點……你們只能得到財產的四分之一……你們合葬我……和你爸時……不要忘了『凱撒』……」

這後果是悲慘的，但金燕子卻以爲，悲哀中卻又很合理，如果白太太不死，即使她的行爲能博得多數人的同情，她自己也不會快樂的。

一連串不幸的發生，是三個因素造成的：白太太的有病發燒；信任馬深耕，不忍使他身後之名受損以及對丈夫的忠誠。

她的信心比珠子更光潔，但也堅硬而冰冷。

鬼故事一語成讖。

兩棲人已不見，成爲永久的謎。

當然，岳敏並沒有扛着巨蟹，到那小報館的辦公室去，因爲小報館的記者，在白家現場上看到了巨蟹。

——本文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銀城飛狐」

馬雲・著

一羣追逐名利的男女，一班投機的製片家，他們在銀色幌子後面幹的是什麼勾當？影迷們所仰慕的明星，男的英俊瀟洒，女的艷麗動人，但台前幕後可能完全是兩回事。

鐵拐俠盜故事之「銀城飛狐」將繼「罌粟大軍」之後在下期刊出，如果你是影迷，相信一定對銀幕後面所發生的事情感到興趣。



精選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情手杜維甫乘蘇玄玄運功療好石仁中傷勢，眞元大損之際，强迫蘇玄玄將蘭花拂穴手秘譜給他，石仁中不忿，挺身阻攔，蘇玄玄心灰意冷，願將秘譜送他並縱他去，杜方欲離去，桃花島五女追踪到來，制服杜維甫擒之而去。東方萍由蘭花拂穴手追查出當年殺母仇人，就是蘇玄玄，聲稱要報母仇，蘇玄玄說出當年在情人谷遇到東方萍之母的情形，解說因被其母抓傷在先，迫得施展拂穴手，傷了其母，事後因流血過多，蘇玄玄昏了過去，醒來發覺有人爲她止血包紮，而東方萍之母已離去——

壯士追鬼捕　弱質陷樊籠

蘇玄玄沉重的嘆了口氣，嘆道：「我也發現了一樁怪異的事——」

春蘭道：「什麼怪異的事？」

蘇玄玄道：「我身上的鬼風散被倒去了一半……」

東方萍道：「像這種千古難尋的良藥他爲什麼只倒一半而不全部拿去……」

蘇玄玄道：「這個只有令堂知道。」

東方萍一驚道：「我媽——」

蘇玄玄道：「我想令堂只圖救那石龍君一命，所以只倒一半，留下那一半，可能她知道我爹也正需要鬼風散……」

石仁中一震，道：「這麼說我爹有救了。」

蘇玄玄冷冷地道：「不一定，這只是我的猜想……」

石仁中原本尙存一縷希望，聞言陡覺一凉，暗暗一嘆，只覺他父親的事蹟已愈來愈玄秘，愈來愈不可解……

首先令他不解的，是他父親怎會受傷，誰下的手，已然吃了鬼風散應當尙活在世上，爲什麼這麼多年來始終沒有一點消息……

再者，東方萍母親和爹爹什麼關係？爲何她不顧生死的去求藥，這其中的微妙的確是太耐人尋味了……

他焦急的道：「你不知道他們去了那裏？」

蘇玄玄搖頭道：「這個我倒不知道，不過在我醒來之後，却發現有人專程追踪他們……」

石仁中緊張的道：「是些什麼人？」

蘇玄玄道：「我因爲是初踏中原，對江湖各門各派也不甚了解，僅從他們談話中得知是追一個姓石的，當時我受傷頗重，自顧不暇，也沒敢出面探問……」

東方萍道：「可從他們衣着上……」

蘇玄玄道：「對啦，在追踪的幾批人當中，有一批三個，胸前俱繡着一頭怪鷹，中原道有沒有……」

東方萍道：「神鷹派……」

石仁中欣喜道：「神鷹派，我怎麼沒聽過——」

東方萍道：「神鷹派下又分紅鷹與黑鷹兩支派，派主爲一神秘人物，無人識得其眞人面目，不過，他們活動時一定是以神鷹爲記……」

石仁中道：「他們那裏安派……」

東方萍道：「神鷹派因爲是個十分神秘的派別，並無一定的地方出沒，也沒有人曉得他們的總壇在什麼地方……」

石仁中一拱手道：「在下告辭了。」

他此刻心裏憂焦異常，尋找多年中突然露了一線曙光，自是驚喜參半，不願再事停留，急欲查尋父踪——

東方萍一怔道：「你去那裏？」

石仁中道：「我來自江湖當然也該回到江湖——」

東方萍道：「何必急在一時——」

石仁中道：「父仇不共戴天，我恨不得……」

蘇玄玄揮手道：「你去吧，這是人之常情呀。」

石仁中拱手而別，躍身急閃而去。

東方萍淚流滿面道：「我媽的……」

蘇玄玄苦笑道：「我願受罪……」

東方萍霍地拔出劍來，衝上前去舉劍欲刺，但，當她看見蘇玄玄那種佝僂老態，面黃枯瘦的可憐之狀，不禁無法下手。

她恨聲道：「我……」

揮劍將蘇玄玄那滿頭髮絲斬的滿空飄閃，一擲劍，拔足朝山下奔去。

空中傳來她那怨恨之聲：「殺了你無濟於事，蘇玄玄，你良心自責吧……」

蘇玄玄道：「唉——」

眸中淚珠一湧，簌簌掉了下來。

天絕九老峯的山風呼烈，似乎與這個傷心女人的哭泣相和……

× ×

秋風凉，落葉黃。

「日頭沒上窗，全身絲絲凉，午日頭上頂，汗珠濕衣裳，夜裏寒風起，抱着棉被上炕」，這是秋的寫照——

這是個秋風凉，落葉黃的季節。

落葉飄零，黃土路面上覆着一片片枯黃的葉子，好個蕭瑟的秋，秋日寒索，凉風已起……

沿着黃土路面上，地上滴溜滴溜刮起一陣旋轉小風，吹得黃葉旋轉，自旋轉的黃沙枯葉裏，一個身着藍色長袍，雙目深陷，眉宇斜捲的老人，忽然在黃土路面的當中停下了身子，動亦不動，但誰也看得

出來，他的手正緩慢的移向他斜插在腰際的大鐵烟鍋。

鐵烟袋，這根烟桿好面熟。

他是烟癮發了？還是……

看樣子都不是，而是——

在這藍袍老者的十丈之外，迅快的出現了一個風塵僕僕的青年，他亦步亦趨的跟在這老者身後，不疾不徐，始終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藍袍老者停住了身子，年青人也沒再動。

雙方似乎都在沉思着什麼？俱沒立刻採取任何行動。

這時一動不如一靜，老者沉着的停在路當中，年青人也穩當的站在當地，臉上始終含着原有的笑意。

老者站了很久，試探性的朝前踏出一大步，青年人似乎不甘落後，也不願佔上半點，不多不少剛好也是一大步。

老者沉冷的開口道：「朋友，這十里的黃土路，你一步也沒少跟呀。」

年青人哦了一聲道：「我倒沒計算，已經十里路啦。」

老者哼聲道：「你一路跟着老夫幹什麼？」

青年人道：「我只是想請你領畧一下被追踪者的滋味。」

老者道：「你是什麼人？」

青年人道：「以神捕之名聞我的名字，眞是大笑話了，江湖神捕，快意堂的狗腿子，不論黑白兩道有誰不識，而對於我，閣下不會眞個不認識。」

老者震顫了一下道：「你認識我？」

了？」

老者冷冷一哼，道：「我古董與你素陌平生……」

青年冷冷地道：「在你來說，也許是素陌平生，在我，却永遠記住被追趕的有若喪家之犬，那段日子，我看見你就躲，聽見你就怕……」

這話傳進那老者耳中，他身子不自覺的震顫了一下，腦海中迅快思索着每段往事，但他始終想不起目前跟在身後的人到底是誰？

他沉思道：「這麼說，咱們還是老朋友了？」

青年人嗯了一聲，說道：「可以這麼說。」

老者一個急切的轉身，道：「已是老朋友，咱們何不面朝面……」

當他目光朝這年青人臉上迅快一瞥之時，腦海中刹那間浮現出一個人來，這幾年來，這年青人在江湖上混的很不錯，雖然尚不足名震四海，可也人人皆知……

他啊了一聲忙道：「是石老弟。」

這正是一個老江湖最高明的段數，不管兩人仇恨何等的深，言辭間，却絕不令人有那股「仇」字的意味……

青年人呵呵笑道：「承你抬愛，尚記得小弟——」

老者踏出半步，道：「這是什麼話？老夫豈是那種薄情寡義的人……」

青年人緩緩移了下身子，冷聲說道：「不錯，對你的深情大恩，在下沒有一日敢忘……」

烈的震顫了一下，他心中念頭急轉，却想不出有何脫身之計。

他故意笑道：「言重了，言重了。」

青年人深沉的道：「在下在幼年的記憶裏，閣下以豐富的江湖經驗，絕頂的武功，逼得在下無處容身，在下忍辱負重，眼見一個個親友先後死在刀刄下，當時，那種悲痛驚恐，生不如死的心境，决不是你所能想像的到，每當你逼臨在我的眼前時，我自己便對自己發誓，有朝一日，我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决報此仇，但還須在下僥倖不死時才能辦到……」

當他一字一句的說出這段沉重已極的話聲時，過去那段辛酸苦辣的逃命苟活的日子，不禁一幕一幕的浮現在眼前，彷彿正在眼前，發生不久一樣……

那老者歉然的道：「千句話併着一句話，老夫對不起你。」

青年人道：「僅僅這句話就算了。」

老者一怔道：「往日已矣，老夫只能致歉示意……」

青年人道：「在下不明白，閣下何以非致在下於死地——」

老者臉上泛起一連串抽搐，道：「老夫只能說為了錢財——」

青年人哼了一聲道：「區區一點身外之物便能驅使你喪盡天良……」

老者苦笑道：「老夫只能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青年人踏前一步，說道：「誰付你的錢——」

老者道：「快意堂。」

主使這件事——」

老者堅定的說道：「老夫與人辦案，只問事與錢，絕不問原因，和主使人是誰，商業有德，行業有規，老夫决不破壞規矩。」

青年人道：「在下對你為人也曾私下訪過，不錯，你是個只問錢財不問黑白的人，不過對這件事你决不單單為財……」

老者面色微變，道：「誰說的……」

青年人冷聲道：「在下調查的。」

老者哼聲道：「石老弟，你別逼人太甚……」

青年人哈哈大笑道：「逼人太甚，呸，你配用這種字眼麼？」

老者怒道：「石老弟，老夫可非碌碌之輩，你別……」

青年人冷煞的道：「區區年幼，還手乏力，猶在啓蒙之時，閣下三番四次的仗刄追殺，這難道不是逼人太甚，而今，在下不過是與你細數昔日恩怨，而你就覺得在下逼人……」

老者幌幌身，沉冷的道：「老弟，咱們是一根麻繩兩頭搓，說亦說不清了，今日，咱倆總算朝了面，你有什麼打算盡管說……」

青年人嗯了一聲道：「古人形容亡命天涯，逃躲仇家，食不安嚥，睡不安枕，坐難安，立難停，那種情況叫……」

老者冷笑道：「有如喪家之犬……」

青年人道：「對啦，正是這句話。」

老者淡淡的道：「這句話對老夫來說並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青年人道：「不，在下也要你嚐這種逃亡的日子……」

老者哈哈大笑道：「我神捕古董追捕了一輩子大兇大奸之徒，却從未讓別人追過，想不到你倒有這種豪情，居然要追起老夫來了，哈哈，老弟，你高呀……」

青年人道：「在下决不輕易逼人，目的不過讓你也嚐嚐被追的滋味——」

老者說道：「老弟，你憑什麼，追老夫……」

青年人道：「一劍一掌够了。」

老者嗯聲道：「行，老夫倒要看看你的道行……」

他穩健的跨在黃土路當中，迅快的摘下腰間的大烟袋，休看它不過是個普普通通的烟袋，但那鐵鍋炙熱難當，兼具點穴打脈之功，是為兵器譜外的另一般趁手傢伙。

青年人道：「切記，在下並不想要你的命，但是你必須要盡量的逃，否則，你那把老骨頭可要全留在這裏餵狗了……」

老者吼道：「休想。」

青年人冷冷地道：「我說的出做的到，你注意啦。」

緩緩的一按啞簧，「穿月」神劍閃射出一道冷凝的光芒，奪目森冷的劍氣，令人眼裏一眨，差點不能睜目。

老者啊了一聲道：「近來在江湖上被談論最多的可是這柄劍……」

青年人嗯了一聲道：「你不愧是老江湖，一劍一刀都逃不過你的眼下……」

老者得意的道：「休得仗劍欺人，老夫沒擺在眼裏。」

青年人一顫長劍，道：「在下讓你三招，你先請……」

老者一轉身，道：「老夫不與你這種夜郎自大的動手。」

青年人踏上前去，道：「好，咱們是手底下見眞章……」

雙方都是高手，話語間，也不似一般江湖人那般粗野，但是，那老者却乘青年人在踏前一步的刹那，那根粗有拇指，長有三尺的大烟袋鍋，迅快至極的朝青年人胸前點來，這一招發時迅速，事前又無跡象可尋，任何人在這猝不及防的情況下，都不容易輕易閃避。

青年人猝受攻襲，是有種措手不及的感覺，可是這許多年江湖上的閱歷，及本身武功超越的進步，使這青年人臨危不亂，鎮定如恆，一斜身，疾退半步，神劍急撩，恰在其時的把對方長烟袋擋了回去。

「叮」地一聲，星火四濺，雙方同時一個疾退。

但，這一招的接觸，看上去青年人似是吃了一個暗虧，當雙方劍與烟袋碰上之時，那老者的烟袋裏，忽然星火四溢，青烟直噴，衝得青年人眼睛為之一眨，竟嗆出了淚水，而那老者也急切間乘這千載難逢之機會，迅快的運起大烟袋，朝年青人的身上揮出七八下之多。

在對方這雨點般的攻勢下，青年人的確顯示出他那超絕不凡的功夫，劍花顫轉，居然便把對方的攻勢擋住了。

老者一震忖道：「他果然有像傳言樣高強的武功……」

他沉聲喝道：「老弟，好功夫呀。」

青年人冷笑道：「你也不錯，跟幾年前差不了多少。」

這話有點譏諷，老者聽的不十分舒服，却莫可奈何，他想在口唇上討回點便宜，可是對方的劍勢已似一張網幕樣的當空罩了下來。

這一道道劍影佈成一道劍幕，四面八方湧來，老者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招架這風雷神招。

他急切間，揮舞着大烟袋，妄想擋回那道道劍影。

耳際，陡聞那青年喝道：「先砍下一隻耳朵，下次要砍鼻子……」

老者大叫道：「我寧可捱一刀子也不願你傷我五官——」

青年人嗯一聲道：「念你是條漢子，我給你個全屍……」

劍影疾落，寒光乍閃，只見那老者手上的大烟袋已一段段的被斬碎了，而他那身深藍長袍也彷彿被什麼劃過一樣，片片斷斷的成為一條條布條，迎風而展，煞是好看，若以劍計，他身上豈不止中千百劍之多。

老者神情大變，道：「這……」

自他學藝以迄行走江湖，三十有二了，在這許多年中，什麼樣的場面都見過了，却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狼狽過，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栽過跟頭。

青年人冷冷地道：「你知道是什麼滋味麼？」

不錯，死的滋味老者活到現在，還沒嚐試過，他曾想像過是個什麼樣的味道，可是，想像總沒親嚐試的眞切，但，他曾看過有人為了逃避他的追踪，而所經歷的那種恐怖，由那羣掙扎着活命人的臉上表情，他可以看出，那種心境與滋味决不會好受……

老者苦澀的道：「我不知道……」

青年人道：「你想試試麼？」

老者搖頭道：「這……只怕沒有人願意……」

青年人恨聲道：「你以前追捕我那滋味至今猶在心頭……」

隨着話聲，他面上浮現出一股濃郁的殺機，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顫，可見這青年人的確恨到了極點……

老者震顫的道：「你忘不了。」

青年人恨聲道：「切身之痛，有誰能忘……」

老者恐怖的說道：「你也要這樣對付我……」

青年人道：「錯不了，我正是要你領畧一下那種精神肉體所加諸的苦痛，也讓你知道當年你逼人的滋味。」

老者怒道：「老夫打不過你，但要自行解決倒容易的很……」

青年人笑道：「目前你還不會想死，因為你心中尚存有一絲幻想，總覺得我不足與你為敵，你要運用你的機智與經驗和我週旋，看看除了武功外，在別的方面是否還有辦法殺死我，或毀了我……」

這年青人表現的不俗機智，與絕世武功確實使老者胆顫心驚了，對方不僅武功高過自已太多，連心機也不遜於自己，有人認為高絕的武功不足懼，可懼者乃那看不見摸不清的智慧與機心，這年青人三者

兼具，充份實力已不容老者忽視了，而老者眼珠直轉，思忖着……

老者哈哈大笑道：「老弟，你果然不簡單，居然懂得我的意思。」

靑年人冷聲道：「換了我，也要拚命一博——」

老者冷冷地道：「論武功你或可高我一籌，論機智則——」

靑年人不屑的道：「滾——」

老者一怔道：「要我走——」

靑年人道：「三天內你能逃多遠就逃多遠，能爬多遠就爬多遠，這三天，你可以高枕無憂的放縱自己絕沒有人會找你麻煩，你要把握住自己，三天後，是我找你算第一筆帳的時候……」

老者呸了一聲道：「老夫不信你能追着我——」

靑年人道：「不錯，以你追踪別人的心得，要避開我的追踪應當是很容易的事，不過你別太自信，三天後，這結果便要揭曉了。」

老者道：「三天後你追不到我呢？」

靑年人道：「一筆勾消。」

老者大喜道：「眞的。」

靑年人堅定的朗聲說道：「在下言出法隨。」

老者道：「好，咱們就這麼說定了。老夫要套句江湖話——走着瞧了，三天後你找不着我，我也要找找你了。」

靑年人說道：「那時，咱們會把酒言歡……」

老者嗯了一聲道：「老夫倒眞希望有那一刻……」

一轉身，揮揮手，踏步而去。

靑年人望着他遠去的背影，自語道：「任憑你是個千年狐狸，我也要把你尾巴揪出來……」

他瀟洒地舉目遠眺，隨着那老者的身後，緩步行着，地面上隨着他那挪移的步履揚起一蓬黃霧……

於是，兩個一老一少，就這樣註定了智與力的競較，老者是名震江湖的鬼捕古董，年靑人是新近响譽武林的魔劍邪人石仁中，論武，老者決非少者的勁敵，論智，少者與老者似乎相差太過懸殊，這一番較量，鹿誰死手，當眞是令人有不敢猜測的結果……

天漸暗，秋夜凉……

遠處，已燃起了燈火——

點點燈黃，嬝嬝炊烟，暮晚景色令人神怡——

可惜，這番神怡的晚景，被蕭瑟的寒風吹凌亂了，一陣陣酒香，在寒風中飄散在空中，吆喝之聲响，來自一棟大路旁的小酒店……

這爿因陋而簡的小酒店門口高懸着一個斗大「酒」字的杏黃旗，南來的客旅，北來的响馬，大多在這裏歇脚，店裏客倌混雜，藏龍臥虎，誰也不理誰，只顧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於是酒味衝天，肉香四溢……

滿屋子的客旅，一屋子的酒味，嘻笑，猜拳，吆喝，穢語，追逐……醉態畢露，形形色色……

堂倌進進出出，招呼這裏，顧不得那裏，店主兒是有名的柳玉嫂，休看她半老徐娘，風韻猶存，在這荒郊野地，有她這樣的女人，給予那些疲累的客旅，精神的振奮的確有不可理解的力量，大伙兒俱貪婪的望着她，但怪的很，看歸看，却沒有人敢動她根汗毛……

聽，她在吆喝啦：「阿貴，光在那裏磨菇，連老客人都不顧啦。」

小堂倌阿貴別看他長的挺壯，一聽見柳玉嫂的吆喝，還眞靈，一哆嗦，急忙跑過去，道：「來啦，來啦。」

阿貴的眼珠子只要在各處那麼輕淡的一掃，就能尋覓出那裏的客人沒招呼好，在一角裏，他發現了一個冷肅的老者，端正的坐在那裏，目光像電一樣的令他寒顫，不停的在每個客人臉上溜轉——彷彿在尋着什麼？

阿貴三步併着二步，凑上前去，道：「爺，你吃點什麼？」

老者目光瞅住門外，冷冷地道：「四兩燒刀子，來盤花生米，一碟小菜……」

阿貴說道：「你不要盤鹵牛肉，燉羊鍋——」

老者揮手道：「成，通通來。」

哈着腰，恭着身，阿貴急忙退下去。

不多時，酒菜俱上，老者似是食不知味，四兩燒刀子乾盡了，又叫了半斤，而眼前菜肴却一口未嚐——

柳玉嫂的細腰扭動，臀部直顫，一屁股坐在老者的對面，面朝了面，兩人的眼神僅是互相凝視着，這舉動並沒引起店裏客人的騷動，誰都知道，凡是這裏常客，都曉得柳玉嫂偶而會與客人聊聊家常，談談旅途事，頗解旅途勞頓的客人寂寞，因此，柳玉嫂解人之名不脛而走……

她輕聲一笑道：「菜凉了。」

老者僅是笑了一笑，柳玉嫂以指拈酒，在桌上迅快的寫了八個字，老者神情略異，也在桌上劃了幾下。

若以老者的手勢與筆劃猜測，他寫的幾個字却不難猜出來，柳玉嫂哦了一聲，低聲道：「這倒是新鮮事兒，你也有躲避仇家的時候——」

老者苦澀的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劍影疾落，寒光乍閃，鬼捕古董手上烟桿及身上長袍全被石仁中斬斷劃破。

柳玉嫂壓低了聲音道：「在我這裏你別怕，沒有人能動你……」

老者嗯聲道：「我就是看準了這點才來你這裏。」

柳玉嫂嫣然一笑道：「行啦，晚上我給接風……」

老者道：「太打擾了。」

柳玉嫂道：「自己人別盡說這些話，放寬心，這兒不比……」

她眼珠子朝外畧畧一瞄，又道：「我可招呼客人啦，你自己喝吧。」

老者一怔，道：「成，你忙你……」

他發現又有幾個客人湧進店來，這些人俱是黑巾包頭，暗藏傢伙，老江湖一眼便看出是江湖人。

阿貴叫道：「裏面坐，裏面坐呀。」

他顯得更忙碌了，酒店也顯得更熱鬧了……

× ×

夜深了，三更剛過——

老者鬆鬆衣帶，吹熄了燈，靜靜躺在床上。

店前喧鬧聲已漸漸清冷下去，他腦海中思潮起伏，怎麼樣也平靜不下來，思前想後，他那一縷憶思始終揮不掉石仁中的影子。

他淸楚記得石仁中那會令他寒慄的話聲：「只有死過的人才會知道死是什麼滋味。」

話猶在耳，對方是個嫉惡如仇的人，說出的決不會更改，三天，是何其短促的日子，平常，這三日時間一幌而過，如今，頭一天，他就有度日如年的感覺——

他恨恨地道：「老夫不信他眞能追上我……」

他是個追捕別人的行家，半輩子工夫都化在追踪別人的身上，他曉得一般人逃命的方法，在別人一定是躲的愈遠愈好，而他却覺得愈接近石仁中也愈不容易被發覺，這話聽起來有點矛盾，仔細分析起來却有一定的道理，因爲石仁中了解他，知道他比別人更易逃命，他曾試過許多方法，沒有一樣比這方法更安全……

正在這時，房門輕輕叩了三下——

直覺上使他豎起了耳朶凝神細聽了一會兒，當然，他早知道叩門者是誰？但，職業上的本能使他不放心的聽聽有沒有人跟來。

跳下床，輕輕啓開了門——

一道輕盈的人影迅快的閃了進來，沒說半個字，嚶嚀一聲的衝進他懷裏，一股暖意流進他懷中……

柳玉嫂的纏勁令他有種欲迎還拒的畏縮——

老者推開了她，道：「現在沒那個心情——」

柳玉嫂哼聲道：「大老遠跑來，難道不是找溫存……」

這女人的媚勁很足，雖然是薄嗔微怒的情況下，也能撩起別人的遐思，可惜老者無心消受，推開她，一屁股坐在床沿上，長長嘆了口氣——

老者深沉的道：「不瞞你說，老夫在逃命——」

柳玉嫂喲了一聲道：「誰有那麼大的本事，連老狐狸都被追的有如喪家之犬，

這檔子事，若是傳出江湖，只怕是個大笑話。」

老者皺皺眉，說道：「幾年前一個漏網之魚——」

柳玉嫂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老者急躁的道：「不談那些了，我只要活命。」

柳玉嫂頗有自信的道：「在這裏，誰能動一指。」

老者冷冷地道：「憑你保護我——」

柳玉嫂道：「你不相信。」

老者道：「不是老夫不信，而是這個人惹不起……」

柳玉嫂哼聲道：「方圓百里之內，我柳玉嫂還沒有惹不起的人……」

難怪她能在這百里內風情萬種的開店做生意，原來這女人確實不簡單，在江湖上也是個脚跺四海顫的人……

老者哎呀一聲道：「這個人不同。」

柳玉嫂細眉一豎，道：「那倒失敬了，他是誰？」

老者道：「江湖新秀石仁中——」

柳玉嫂冷笑道：「原來是這個乳臭未乾，稚氣未褪的臭小子！」

老者道：「別小看他是個孩子，那手劍法——」

一提起石仁中那一手劍法，老者的心中就有餘悸，如果不是對方故意留情，此刻只怕屍骨已寒……

柳玉嫂道：「你不是吃足苦頭，不會上我這裏。」

老者不諱言的道：「不錯，只有在你這裏還有一綫生機——」

柳玉嫂道：「爲什麼？」

老者道：「老夫對你的武功，深信不疑。」

柳玉嫂道：「只怕言不由衷吧。」

老者苦笑道：「在這裏你人頭熟，不容易混進外人……」

柳玉嫂道：「一句話，在這裏沒人能知道……」

老者吁口氣，道：「老夫只想能躲過三天……」

柳玉嫂一怔道：「爲什麼？」

老者道：「石仁中言明三日內若未找到老夫，一切勾消！」

柳玉嫂哦了一聲，說道：「這太容易了，三天中，你別出這房子半步，我以項上這顆人頭担保，决沒人知道你是睡在我房裏……」

老者大喜道：「眞的——」

柳玉嫂道：「我這裏雖不比龍潭虎穴，却也是銅牆鐵壁……」

老者嗯聲道：「不行呀，三天中，我總要吃喝拉矢……」

柳玉嫂道：「我叫阿貴侍候你，他挺靠的住……」

老者一樂道：「我的玉嫂，你設想的眞週到……」

女的不正經，老的正經不了，這一樂，兩個人刹那間貼在一起了，柳玉嫂那蛇樣的身軀，扭動着，直逗得老者喘呼呼，氣喘喘，而柳玉嫂本身是過江飄海的個中能手，兩個人溶化搓揉着，不知時光之逝去……

× ×

天光將明，空中尙灰黝黝的，晨間，有一層薄霧瀰漫着，店中客旅未起，而小堂倌阿貴已提着去餵客官們的牲口。

他揉着那迷糊糊的惺眼，打着呵欠，自語道：「眞倒霉，每天都起的那麼早，不能賴在被窩裏……」

提起「被窩」裏那股暖和的味兒，他忽然想起前夜化了二文銀子，去前村卓寡婦那裏摸索了一夜的情景，卓寡婦那細白光溜的身子，風騷萬種的滋味，使他再也無法忘記，每當他一個人沉思時，他就想起了……

他常這樣想：「老子有了銀子，非把個卓騷貨玩個透爛——」

他正在自我胡思亂想之時，一抬頭，眞使他嚇了一跳，在那淡灰灰的霧影中，一個人影緩緩朝他行來……

他一楞而顫，心中忖道：「誰？鬼，狐……」

幼時長老叔叔爺輩們，每當夜晚掌燈時分，圍在大雜院裏說那些鬼狐的故事，不禁又浮現在他的腦中，刹那間，他的頭皮發痲，全身出了一股冷汗……

他顫聲道：「你……」

霧裏的人影冷冷地道：「阿貴——」

怪了，這個似鬼似狐的人影，居然連他的名字都知道，別大驚小怪，鬼狐當然會算出他的名字的，阿貴顫聲說道：「你叫我——」

霧裏的人道：「不是叫你，難道我是叫鬼——」

阿貴全身一哆嗦，道：「鬼——」

霧中人說道：「別怕，你想不想賺錢文……」

提起了錢，阿貴的心可眞動了，在這窮鄉僻壤的鬼地方，除了搶或是盜之外，他簡直不知道該怎麼想辦法去弄兩個外塊，現在一聽說有外塊可賺，畏縮之心頓時一掃，朝前走了兩步，仔細朝那隱約的人影望去。

他雖然看不淸對方的臉，可是他已看出對方是個十分年靑的漢子，從衣着上，他也看出對方一定是富貴……

不容他再想下去 那霧中人已伸手遞過來一錠白花花的紋銀，晶晶的銀錠，頓時使阿貴的心狂跳起來……

霧中人道：「給你……」

阿貴顫道：「給我……」

他長到這麼大，還沒見過這麼大的一錠銀子，有了它，足足可以在卓寡婦那小浪蹄子那兒住上半個月……

霧中人嗯聲道：「要不要。」

阿貴貪婪的道：「白花花的銀子誰不要——」

霧中人道：「你只要幫個忙，這錠銀子就是你的了。」

阿貴急不及待的道：「什麼忙？」

霧中人道：「你我換換衣服，拿了銀子去玩幾天……」

阿貴大喜道：「眞的……」

他再也沒有想到條件是那麼的容易，也沒想到自己這一身黑烏膩膩的髒衣服，居然還値上這麼一大錠銀子，對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正是人要交運啥事也順，財運要來，擋也擋不住……

霧中人將那錠紋銀擲了過來，道：「三天別回店，找個地方玩三天……」

阿貴道：「我掌櫃的……」

霧中人說道：「別担心，我會替你工作……」

阿貴再也想不出天底下怎會有這種好事降臨在自己的身上，接了銀子，脫掉那身襤褸衣衫，換來一身綢羅長衫，一得意，哈哈大笑，直往卓寡婦那裏奔去……

霧中人換上阿貴的衣服，自語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鬼捕他决想不到阿貴已換了我……」

他餵過了牲口，經過一番易容之後，他由一個翩翩美少年頓時變成一個市井之徒般那樣庸俗和平凡……

迎着曙色，他朝店裏行去。

× ×

鷄鳴五更，天色漸明——

一夜纏綿，兩造風流，老者疲累的翻了個身，一手搭在柳玉嫂那赤裸細嫩的手臂上，柳玉嫂緩緩啓開了那一雙能勾魂攝魄的風流眼，嘴角上洋溢出一絲含春嫵媚的笑意，推了老者一把，一下子鑽進老者的懷裏。

老者嗯了一聲，低聲道：「醒啦。」

柳玉嫂道：「天光大亮了，我得去顧店——」

老者道：「再睏一會兒——」

柳玉嫂爬起來，道：「不行啦，給別人看見了不好聽——」

老者伸手拉着她的手，道：「給我親親——」

柳玉嫂輕笑一聲，掙脫了手，穿上衣衫，回眸一笑，啓開門，道：「我叫阿貴給你打洗臉水……」

人影輕幌，柳玉嫂那蛇樣的身影迅快的消逝了。

阿貴低着頭，放下了臉盤——

老者一招手道：「阿貴——」

阿貴嗯了一聲，站着沒動。

老者一面洗臉一面道：「這兩天你給老夫注意點……」

阿貴忽然一拍手，說道：「哎呀，老爺子——」

老者不禁一怔，說道：「阿貴，你的口音……」

他是江湖有名的鬼捕，與人僅須一面之識，即有過目不忘的本領，不僅如此，就是對方口音他也能辨識不忘，故其眼，鼻，耳俱非一般人所能比擬……

阿貴苦笑道：「昨夜有點受涼……」

老者機警的倒退了半步，一雙隼鷹般的目光，凌厲無比的逼落在阿貴的臉上，以他丰富的經驗，居然也看不出對方是易容……

他哦了聲，說道：「喝點薑湯，驅驅風……」

阿貴道：「沒關係，這點兒小毛病我還挺得住……」

老者微怔道：「你那裏人氏——」

阿貴一楞，决沒料到這老不死的會突然有此一問，他心思疾轉，腦海中迅快的忖思對付之策，道：「本地人——」

老者冷冷地道：「不是吧。」

阿貴苦笑笑，說道：「騙你幹什麼？不信……」

老者哼了聲道：「不管你是誰，少在老夫面前耍花樣，假如你敢洩漏了老夫藏在這裏，準保要你的命——」

阿貴恭身道：「是，是。」

老者嚴厲的道：「從現在開始，你不准離開老夫一步……」

阿貴一急道：「這……」

老者嘿嘿地道：「三天後，你可自由離去，現在……」

話音方落，房外輕輕響起三聲叩門聲，老者一怔道：「誰？」

只聽門外傳來一個蒼勁之聲，道：「黑鷹疤面老九拜見古老哥……」

老者一振道：「快請，快請——」

阿貴目中神光倏地一閃，迅快而逝，上前把門啓開，只見門外併立着三個黑衫勁裝的漢子，居中者霍然是個一臉刀疤的壯漢，此人濃眉環目，兩個太陽穴隆隆鼓起，顯然是個極有道行的內家高手。

疤面老九含笑而入，道：「古老哥，久違啦。」

老者抱拳道：「九爺，請進——」

他這那是笑，那一臉的刀疤勉强擠上那一絲笑容，整個臉全皺在一處，厲怖的像個醜鬼，他在前，另二人在後，三個人魚貫而入，每個人胸前俱繡着一隻黑鷹。

老者道：「九爺，你的消息眞靈光呀，居然……」

疤面老九嘿嘿地道：「在地面上，柳玉嫂的名聲比我响亮，人頭也比我熟，若不是她告訴我，我老九還眞不知道你老哥躲在這兒納福呢。」

阿貴端上茶，靜立一旁，仔細聽着。

老者一嘆道：「我那有命享福，藏在這兒是逃命……」

疤面老九一震道：「逃命，古老哥你別嚇唬我……」

老者傷情的道：「不瞞九爺你，老夫目前被逼的走投無路……」

疤面老九一呆道：「誰有這麼大的胆子，竟敢與老哥過不去。」

老者長嘆一聲，道：「唉，眞是一言難盡……」

疤面老九一拍胸脯道：「古老哥，別盡說喪氣話，憑柳玉嫂和我在地面上的交往，怕過誰來，那小子不來算他運氣，來了是他倒霉，就是宰不了他，也讓他全身退層皮……」

老者搖頭道：「怕不容易……」

阿貴道：「古老爺子說的對，怕不容易呀。」

疤面老九瞪眼道：「你他媽的是什麼東西，也亂插嘴……」

阿貴借機一指老者道：「啊，他的馬，古老爺子沒騎馬……」

老者說道：「九爺，你別跟他一般見識……」

疤面老九呸聲道：「不是看他跟柳玉嫂多年，我非宰了他不可……」

他話聲一轉問道：「古老哥，對頭到底是誰？」

老者嘆道：「石仁中……」

疤面老九嘿嘿地道：「我道是誰呢，原來是他呀。」

老者一怔道：「你認識他……」

疤面老九搖頭道：「不認識。」

老者道：「你不認識？」

疤面老九道：「我老九雖然不認識他，可是我們黑鷹派却對他十分熟悉，我們派主已有命令傳下來，務必盡全力將他攔截下來……」

老者哦了一聲道：「他跟你們黑鷹派並沒過節……」

疤面老九嘿嘿地道：「我們總派為神鷹派，神鷹之下分黑鷹，紅鷹兩支派，聽說那石仁中的老子當年……」

他日光陡然一瞪阿貴，喝道：「滾出去。」

阿貴說道：「是掌櫃的，叫我侍候古爺……」

老者揮手道：「阿貴，下去吧，我叫你的時候，你再來……」

阿貴心中嘀咕，暗中冷笑忖道：「疤老九，咱們有得瞧……」

他啓開門，直跨而出，耳中尚聽見疤老九叫道：「眞他媽的喪氣，我七哥也是栽在姓石手中……」

阿貴一怔，心中忖道：「他七哥……」他啊了一聲道：「他七哥，一定是黑疤老七……」

當他斷定他們疤面一門的關係後，穿過後廳直往店中行去，一抬眼，但見店門外佇立着，一個看上去文弱輕柔的綠衣女子，這女子臉色畧顯蒼白，眸珠圓潤，背着一個包袱緩步行了進來。

阿貴一呆，忖道：「她不是西門薇薇麼……」

在這邊關荒僻之地，突然來了個這樣標緻的娘兒們，刹那間引起全店客人的騷動，俱睜着那雙微紅的大眼睛，瞅望着那個人見猶憐的少女……

阿貴張口道：「西……」

他的話才在舌尖上一轉，立刻發現自己的失態，此情此地，自己怎能冒然相見，而自己這身模樣與裝束，西門薇薇根本也認不得自己……

柳玉嫂叫道：「阿貴，帶這位姑娘上座……」

阿貴連聲道：「是，是。」

西門薇薇若無其事的走了進來，阿貴上前道：「姑娘，這邊……」

在店中一角正有一個空座位，西門薇薇還沒坐下，在另一個位子上的一位胖爺們已吆喝道：「小二，把那位姑娘帶到咱們這裏。」

阿貴冷冷地瞥了說話的那位大爺們，沒吭聲，西門薇薇正眼也不瞧那人一眼，正坐在空位上。

砰地一聲大响，胖爺們吼道：「小二，把她送過來。」

阿貴道：「沒這規矩——」

胖爺嘿嘿地道：「爺叫你帶她過來，你就帶她過來。」

阿貴道：「客官，我就是願意，人家也不答應呀。」

胖爺狠道：「她不過來陪爺坐，爺就砸了……」

底下的話尙未說完，柳玉嫂已嬝嬝地行了過來，咧着那雙薄唇先是一笑，眉眼斜睇，道：「這位爺好厲害呀，居然要砸我的店……」

胖爺冷哼一聲，道：「怎麼？難道砸不得——」

柳玉嫂道：「江湖上能砸我柳玉嫂店的人可不多呀……」

胖爺嘿地一聲道：「我安胖子就是一個……」

安胖子說完在那張八仙桌上重重地拍了一掌，砰地一聲砸了個唏哩嘩啦，桌椅俱碎，這樣一砸，以柳玉嫂在江湖上的聲望那還不暴跳如雷，非拚不可。

殊不知柳玉嫂一笑道：「生意人和氣生財，安爺再換個座頭……」

安胖子哼聲道：「這還像話……」

柳玉嫂道：「阿貴，再添碗筷來。」

阿貴故意道：「他砸了咱們……」

柳玉嫂怒道：「別嚕嗦，快……」

添了一套新碗筷，柳玉嫂親自送上一杯酒，道：「安爺是打……」

安胖子冷冷地道：「盟主派我來…」

他那雙日光凌厲的在店中每個人身上一掃，似乎已沒有什麼人可疑，又壓低了聲音，道：「那個妞兒要留下。」

不用說，這是指西門薇薇。

柳玉嫂一呆道：「為什麼？」

安胖子道：「不用問，盟主交待。」

柳玉嫂道：「在我店裏不行。」

安胖子嘿嘿地道：「不行也得行呀，這是盟主的意思。」

柳玉嫂皺眉道：「唉，這件事要是給別人瞧見了，往後生意……」

安胖子冷笑道：「柳玉嫂，你難道眞靠這爿店過日子……」

柳玉嫂道：「話不能這麼說……」

他們這一席談話，不多不少，一字不漏的全給阿貴聽進了耳中，阿貴借着給西門薇薇送菜的當口，低聲道：「小心。」

西門薇薇似乎是一震，道：「你說什麼呀。」

她的聲音似乎是大大點，見阿貴未答又楞楞道：「你說什麼？」

阿貴忙道：「我問姑娘還要什麼？」

西門薇薇搖搖頭道：「不要啦。」

阿貴道：「要什麼儘管叫我……」

話一說完，轉身欲走，柳玉嫂上前道：「阿貴。」

阿貴道：「在。」

柳玉嫂斜睨了西門薇薇一眼，道：「這位姑娘可要打尖——」

「打尖」指住店的意思，西門微微自幼隨着父親闖南到北，自懂店家的規矩，她仰着頭道：「這裏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只有在你這裏打擾一夜了，掌櫃的，你替我留一間淸淨點房……」

柳玉嫂笑道：「你不早告訴我呀，我那間最淸淨的房間可要讓別人佔着了。」

她朝阿貴施了個眼色，道：「阿貴，帶這位姑娘先看看房間去……」

阿貴一呆道：「這……」

柳玉嫂瞪眼道：「快去。」

她陰沉的朝西門薇薇笑着又道：「姑娘，你先跟阿貴去看看地方……」

西門薇薇抓起包袱，道：「也好，把東西給我送到房裏去。」

阿貴暗中着急，却是無計可施，硬着頭皮帶着西門薇薇朝店後住處行去，他雖然穿着打扮與阿貴一般無二，可是對店裏的情形，却不太熟悉，一踏進店後，他也不知道那間房子是空着的，不禁站在那裏楞着呢……」

西門薇薇怔道：「幹嘛站在這裏？」

阿貴低聲說道：「姑娘，你幹嘛要住店——」

西門薇薇道：「荒山野地，我不住這裏住那裏？」

阿貴道：「這裏危險……」

西門薇薇一怔道：「你是指那個安胖子……」

阿貴嗯聲道：「我看他鬼頭鬼腦，沒安好心。」

西門薇薇笑道：「別怕，他不敢動我一指！」她咦了一聲道：「你怎麼這樣關心我呀。」

阿貴一震，嚅嚅地道：「我……我看你有點像我的妹妹……」

西門薇薇道：「你有個妹妹……」

阿貴扯謊說道：「她很像你，體弱多病……」

話音方落，身後已傳來柳玉嫂的鬼叫聲道：「好呀，死阿貴，你還不帶這位姑娘……」

阿貴苦笑道：「掌櫃的，我忘了那一間……」

柳玉嫂怨恨的瞪了他一眼，叱喝道：「你是愈大愈糊塗啦，連那間是空的都忘啦。」

她朝西門薇薇直賠不是，領着她朝左邊一間空房行去，進得房，柳玉嫂把門關上，面色已沒有先前那股和藹的笑意，冷眼的瞪着西門薇薇。

西門薇薇猶自不覺的道：「請小二把我叫的東西端來……」

柳玉嫂冷冷地道：「西門姑娘，餓不着你。」

西門薇薇一怔道：「你認識我……」

柳玉嫂冷笑道：「姑娘大名早已久仰了。」

西門薇薇道：「你是誰？」

柳玉嫂嘿地道：「我姓柳，江湖上都叫我柳玉嫂。」

西門薇薇顫聲道：「你是毒手指柳玉嫂……」

柳玉嫂點頭道：「不錯，黃山絕頂三十六條人命就是我柳玉嫂一手的傑作，所以江湖上給我起了個毒手指……」

西門薇薇若無其事的道：「你這是示威……」

柳玉嫂冷笑道：「我這是告訴你，乖乖的呆在這裏，如果你想玩花樣，或是想找機會開溜，那我告訴你，我這根有毒的指頭就會不留情的……」

她揚了揚自己的手，臉上浮現出一絲詭秘的笑意，西門薇薇冷哼一聲，眸子裏閃出一絲冷芒，道：「憑這間小破房就留下我。」

柳玉嫂冷聲道：「我不信你插翅能飛出去。」

她轉首道：「阿貴——」

阿貴道：「在。」

柳玉嫂道：「給我看着她……」

阿貴道：「那位古爺……」

柳玉嫂冷冷地道：「古爺由我侍候，這位姑娘可交給你……」

阿貴道：「是，是。」

西門薇薇道：「最好由你看着——」

柳玉嫂冷冷地道：「老娘可沒工夫跟你磨菇。」

適時，房門上傳來輕輕叩門聲。

柳玉嫂道：「誰？」

屋外一聲大笑道：「老安——」

阿貴將門一啓，安胖子大腹賈賈的行了進來，他那雙細小的三角眼瞇成一條線，在西門薇薇臉上一掃，滿意的點了點頭，嘿嘿地道：「這次妳跑不掉了吧。」

西門薇薇冷冷地道：「姓安的，你要幹什麼？」

安胖子道：「沒幹什麼，只要把你送到我們盟主那裏，你就知道幹什麼了。」

西門薇薇道：「你們盟主是誰？」

安胖子哈哈大笑道：「芸芸武林，盟主只有一個……」

阿貴脫口道：「司馬光武……」

當他脫口說出這幾個字的時候，不禁十分後悔，目前他不過是個小店的堂倌，怎會知道這許多武林的軼事，果然，他的話立刻引起安胖子的注意了。

安胖子冷厲的道：「小子，你怎麼知道？」

阿貴一楞，道：「我……」

柳玉嫂瞪眼道：「說，你是怎麼知道的？」

阿貴眼珠子一轉，道：「是掌櫃告訴我的……」

柳玉嫂叱道：「胡說，我什麼時候說過……」

阿貴嚅嚅地道：「有一次，咱們店裏客人不多，閒來無事，妳借着幾分酒意，說了些武林掌故……」

安胖子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道：「玉嫂——」

柳玉嫂嗯聲道：「什麼事？」

安胖子說道：「這妞兒，今夜交給我看……」

柳玉嫂道：「這……」

安胖子道：「你不放心——」

柳玉嫂搖頭道：「那裏，只是太麻煩你了。」

安胖子冷冷地道：「為了她，我一路跟上來，早辛苦了。」

阿貴心中急得熱鍋上的螞蟻，道：「我看她——」

安胖子瞪眼道：「你是什麼東西。」

柳玉嫂不悅的道：「阿貴咱們走，這裏由他……」

阿貴含有深意的施了個眼色，西門薇薇似懂非懂的也眨了眨眼，這女孩子以往顯的那麼孱弱，而今面上容光皎好，精神甚健，與當年情景已迥然不同了。

「砰」地一聲，柳玉嫂沒好氣的把那門關上。

阿貴匆匆又趕到鬼捕古董屋裏。

門一開，人已空。

阿貴一呆道：「莫非他溜了。」

他尚未轉身，門後有人冷冷地道：「溜不了的，我在這裏等着呢。」

阿貴回身一看，是一個面若黃蠟，雙目紅腫的漢子，躲在屋門後，他急忙的倒退了一步，道：「你是……」

那漢子鼻子裏冷冷地一哼，說道：「你不認識我……」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又化名人屠張弓，投身萬應教，受命爲華陰白大爺除去其惡妻，白妻胞兄正是天殺星申無害黑名單中的百爪鷹高如雲、申無害向白大爺敲了一筆巨欵，獲知高如雲在萬花樓後，略施小計，便把高如雲殺死，其後申無害又狠狠敲了白妻巨欵，反把白大爺殺害。回向巫老大報告，只說是臨時作主接下的買賣，巫老大雖不會向他斥罵，但言語間可不讚同這樣連事主也予殺害的手段。事後，申無害偕小丁聯袂出遊，小丁這個人，看來顯然並不是敵人，至少目前不是——

一覺風流夢　萬斛溫柔情

申無害他們在一家小酒店前面停下。

申無害感覺很意外。

因爲小丁在出門時，曾說要帶他去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那地方不但有最好的酒，而且還有最好的女人。

有酒有女人的地方，當然有趣。

申無害喝過很多種酒，所以他對酒很內行，他知道什麼樣的酒是最好的酒。

但是，什麼樣的女人，才算是最好的女人呢？

小丁笑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現在，這個地方到了，申無害才發覺原來是小丁開了他一次玩笑。

這家小酒店，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都不能說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店堂很狹仄，而且很髒。

店中僅有的幾張破桌椅，幾乎沒有一張上面不是滿積灰塵。

這些，都叫人無法忍受。不過，最叫人無法忍受的，還是那個兼老闆與伙計於一身的獨眼漢子。

這漢子不僅人長得醜，態度也惡劣異常，他見兩人走進店中，只拿那隻獨眼瞟了兩人一下，竟然連招呼也沒有打一個。

申無害暗暗納罕。

不過，他並不在意，他這次出來，原不是爲了酒和女人，他主要的目的，只是想藉此機會多多認識一下這個小丁。

比這更小更髒的酒店，他也進去過。

所以他已走向一張桌子，已經準備拂去椅子上的灰塵坐下去。

但他馬上就發覺小丁脚步並未停下。

小丁穿過店堂，掀開幅布幔，正回頭朝他招手。

他明白了，小丁原來並沒有騙他。

×　　×

布幔後面是一條甬道，甬道走完，眼前一亮，視綫突然開朗。

呈現眼前的竟是一座花園。

一座很不俗氣的花園。

花園兩邊是兩排有長廊廻護的精舍。

迎面有小徑穿林而過，小徑盡端，是幢紅樓。

樓下台階上，這時正含笑站着一個頗

不俗氣的女人。

那女人正在望着兩人，親切地微笑，她似乎已經獲得通報，知道又來了兩位貴客。

小丁加快脚步走過去，摟住那女人便想親嘴，但被那女人一把推開了。

那女人笑着狠狠打了他一下，接着扭頭喊道：「紅紅，小丁來啦！」

這說明小丁是這裡的常客，同時也無異說明了這女人的身份。

小丁笑道：「來，我爲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張公子，洛陽來的豪客。」

那女人含笑一福道：「張公子！」

申無害道：「不敢當。」

小丁又指着那女人，笑道：「這位便是我們長安城中有名的萬花總管，羅芳羅大姐，我們這位羅大姐神通廣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不論你喜歡什麼口味，只要拜托我們這位羅大姐，包管都能叫你趁心如意！」

他嘻笑着又道：「不過，有一件事，你可要記着。」

申無害尚未及開口，羅芳已搶着瞪眼道：「什麼事？」

小丁笑道：「就是誰也別想在我們這位羅大姐本人身上打主意。」

羅芳又想趕去打他。

小丁已在等着。

但羅芳只是擺了一下姿態，並沒有眞的趕過去。

她眼眸一轉，忽又瞪着小丁道：「是誰告訴你，說我的主意打不得？」

小丁笑道：「我的經驗。」

羅芳道：「你的經驗並不可靠。」

她盈盈移步，忽然走了過來，輕輕挽起申無害一條手臂，以親密的語氣，微笑着道：「別理他，我們進去。」

小丁先是微微一楞，旋即哈哈大笑起來。

他大笑着道：「好，好，我們的萬花總管，今天總算開葷了！」

羅芳已挽着申無害上了台階，忽然停下脚步，仰臉嗅了嗅道：「這是哪兒來的一股酸味？」

小丁跟着走上台階，笑道：「這下你可錯了，我小丁什麼都喫，就是從不喫味兒。」

羅芳回頭乜了他一眼道：「眞的？」

小丁笑道：「我只覺得光榮。」

羅芳道：「你感覺哪一點光榮？」

小丁笑道：「因爲這位張兄是我帶來的，而且我已說過，我們這位張兄是個豪客。」

羅芳道：「你也錯了。」

小丁笑道：「我哪點錯了？」

羅芳道：「今天這位張公子完全由我招待，不論喫的喝的，我絕不要他破費一文！」

小丁笑道：「說了算數？」

羅芳道：「羅大姐說話一向算數。」

小丁笑道：「我呢？」

羅芳道：「你一文不能少！」

小丁再度哈哈大笑，笑得很開心。

他本來還想開口，但這時花廳中已走出一名紅衣女子，他不得不停止說話，而改以雙臂將那投送過來的紅衣女子一把抱住。

這紅衣女子當然就是紅紅。

紅紅依在他懷裡，道：「我在樓上，只聽你一個人在笑，你今天什麼事這樣高興？」

小丁笑笑道：「到樓上去再說。」

四人相繼登樓，進入一個小房間。房間裡一張四仙桌上，已用一塊紅布鋪得整整齊齊。

羅芳等大家坐定後，望向小丁道：「這裡的姑娘，你差不多全認識，你打算把那個姑娘介紹給張公子？」

小丁道：「這張桌子只有四個座位，再喊一個姑娘來，叫她坐在那裡？」

羅芳笑道：「坐在我現在坐的這個位置上。」

小丁道：「你呢？」

羅芳笑道：「我當然要讓開。」

小丁道：「你剛才怎麼說？」

羅芳笑道：「我沒有忘記。」

小丁道：「那麼爲什麼還要再叫一個姑娘？」

羅芳笑道：「這是規矩。」

小丁道：「也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羅芳笑道：「不是。」

小丁道：「哦？」

羅芳笑道：「我說過我願意陪伴這位張公子，但我沒說陪他喝酒，他喝酒的時候，可以另叫姑娘，我陪他並不一定要在桌子上。」

小丁忍不住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這家萬花館的姑娘，個個都很漂亮，只要來過的人，人人都不否認。

但這並不是這家萬花館經營成功的主要原因。

成功的原因得歸功於這位羅大姐。

很多人到這裡來，不惜大把的花銀子，只是爲了跟這位風趣的萬花總管，說說笑笑，打打鬧鬧。

但也僅止於說說笑笑，打打鬧鬧。

羅大姐是大家的大姐，是姑娘們的大姐，也是客人們的大姐。

姑娘們尊敬羅大姐。

客人們喜歡羅大姐。

但絕沒有一個客人眞的想打羅大姐的主意。

不是不想，是想不到。

過去很多人都試着想衝過這一關，但結果只是替自己找難看。

萬花館永遠不愁沒有客人上門。

不愁沒有客人上門的地方，就永遠不怕得罪客人。

這是一個令人來了還想再來的地方，所以也沒有人願意得罪羅大姐，得罪羅大姐就等於得罪自己，沒有人願意跟自己過不去。

關於這一點，小丁當然比誰都淸楚。

所以，他笑了一陣，就沒有再鬧下去，止住笑聲問道：「那麼，你說介紹那一個姑娘好？」

羅芳道：「艷秋如何？」

小丁道：「太胖了。」

羅芳道：「香荷怎樣？」

小丁道：「又太瘦了一點。」

羅芳道：「那麼，不胖也不瘦的雅琴呢？」

小丁道：「雅琴？」

羅芳道：「是的，怎麼樣？」

小丁搖頭道：「脾氣太大。」

羅芳不但沒有生氣，反而笑了起來道：「可惜我們這裡只有一個紅紅。」

小丁想了想，忽然問道：「有沒有新來的？」

羅芳道：「有。」

小丁幾乎跳了起來，道：「那爲什麼不叫來？」

羅芳道：「新來的並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小丁道：「年紀太大？」

羅芳道：「年紀不算太大。」

小丁道：「太胖？」

羅芳道：「不胖。」

小丁道：「太瘦？」

羅芳道：「不瘦。」

小丁道：「長得難看？」

羅芳道：「長得難看的姑娘，根本就進不了萬花館的大門。」

小丁幾乎又要跳了起來道：「那爲什麼不叫來？」

羅芳道：「你還有一樣沒有問。」

小丁道：「那一樣？」

羅芳道：「脾氣。」

小丁道：「跟雅琴一樣？」

羅芳道：「不一樣。」

小丁道：「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羅芳說道：「你猜對了，她不歡喜說話。」

小丁道：「啞吧？」

羅芳道：「不啞。」

小丁道：「既然不是啞巴，爲什麼不說話？」

羅芳道：「她不是不說話，而是不歡喜說話，我怕她來會掃了你們興緻。」

小丁道：「那她爲什麼要到這種地方來？」

羅芳道：「也有一種客人，特別喜歡話少的姑娘。」

小丁道：「好，叫她來，這種不愛說話的姑娘，我倒想見識見識。」

羅芳道：「可以，不過你最好先問問紅紅。」

小丁一怔，忙笑道：「不，我說錯了，我是要他來陪我們張兄，順便見識一下而已。」

羅芳笑道：「這還差不多。」

她接着轉向隔壁喊道：「小萍，你去喊你燕雲姐姐來一下！」

隔不多久，那個被喊作燕雲的姑娘來了。

一看到這個燕雲姑娘，小丁的一雙眼睛，登時亮了起來。

羅大姐果然沒有騙他們。

這個叫燕雲的姑娘，完全和她們所描述的一樣，不胖不瘦，身裁適中，年紀雖已不小，但也不算太大，神情雖然冷淡，容貌却極端正。

不過，如果以一個女人的眼光看這個女人，這女人雖然出落得可以，但顯然並不是一個能引起女人們妒忌的女人。

因爲這女人身上沒有一件首飾，衣着也不如何入時，一張清水臉蛋上，非僅沒有塗脂抹粉，看上去，甚至還帶着幾分病容。

女人永遠不會去留意另一個這樣的女人。

只有男人才會。

因爲男人永遠不會爲一個女人的首飾和衣着所感動，也永遠不會爲一個女人塗脂抹粉的功夫到家而愛上這個女人。

男人所喜歡的女人，其實簡單得很，簡單得她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相信。

如果她們相信，她們準會嚇一大跳。

男人喜歡的是甚麼樣的女人呢？男人經常只是喜歡一個像女人的女人。

這女人雖然衣着樸素，脂粉不施，但隱約間却別具一股足令男人爲之傾心的氣質。

正因爲她的衣着樸素，男人很快的便可以發現她有一個成熟而不誇張的胸脯，一副纖細的腰，一雙修長的腿。

因爲她沒有塗脂抹粉，男人也能很快的便注意到她那張俏美的臉蛋兒，分配得恰到好處的五官，以及一頭長長而柔潤的秀髮。

申無害的眼睛，也是微微一亮。

見到這樣一個女人，絕沒有一個男人還能視若無覩。

所不同的是，小丁的一雙眼睛，自從見到這女人之後，就一直沒有再看過別的地方。

而申無害則僅是淡淡的一瞥。

這是他的習慣。

他已習慣於不在同一時間，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同一事物上。

這是一種很好的習慣。

對一個練武的人來說，尤其重要。

他曾憑這一習慣躲過太原神醫公孫全的子母梭，躲過金陵公子的兩筒袖箭，以及躲過金狐管四娘的三口飛刀！

不過，如今他對這女人漠然視之，却是爲了另一個原因。

他只是希望藉此讓別人知道，這個女人並沒有引起他特別注意，這時他也希望門口的那女人，能够懂得他的意思。

他相信那女人應該懂的。

×　　×　　×

他們喝到的酒，果然不錯。

只是小丁的酒量却很差勁，菜還沒有上完，他就醉倒了。

申無害也醉得很厲害。

他不得不醉。

因爲他只有跟小丁一起醉，才能跟小丁一起留下來。

×　　×　　×

這是一個佈置得像座洞房的房間。

房間裏的每一樣東西，看來都像是剛剛添置的。

兩盞六角琉璃宮燈，像並蒂花似的，懸在房間中。

燈光是柔和的淡黃色，使得燈光照射之處，每樣東西都披上了一襲金黃色的外衣，看上去有一種說不出的寧靜美。

但此刻房中的氣氛並不調和。

這是因爲適才酒席上的「張公子」和「燕雲姑娘」，如今已變成「天殺星」和「如意嫂」。

兩人坐在床沿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默默地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隔了很久很久，如意嫂才以冰冷的語氣打破沉寂道：「你沒有話要說？」

申無害道：「有。」

如意嫂道：「那麼，你爲甚麼一直不開口？」

申無害道：「我在攷慮。」

如意嫂道：「攷慮甚麼？」

申無害道：「攷慮如何開口，因爲我要說的話，說出來都對我不利。」

如意嫂道：「我並沒有迫你說。」

申無害道：「你就是不迫我說，我也非說不可。」

她沒有開口，只是聽着。

申無害道：「我沒有想到這麼快就找到了那些黃金，也沒有想到如此湊巧，竟在這裏又遇上了你。」

她仍然沒有開口。

因爲這幾句話在她聽來並無多大意義，並用不着她解釋或回答。

申無害緩緩接着道：「現在有人正以五萬兩銀子的代價，要買我的人頭。」

如意嫂道：「這個價錢不高。」

申無害道：「也不算錯了，因爲劍王宮如今已不一定要活口，領到這五萬兩銀子之後，還可以再向劍王宮領取一萬兩黃金！」

如意嫂冷冷道：「那我只有表示十分遺憾。」

申無害道：「遺憾甚麼？」

如意嫂道：「遺憾我早不知道這個消息。」

申無害道：「你就是知道了這個消息，對你也沒有甚麼好處。」

如意嫂道：「現在當然沒有。」

申無害道：「就是早知道了，也是一樣。」

如意嫂道：「爲甚麼？」

申無害道：「因爲受僱者是一個很可怕的秘密組織，你即使爲他們提供了助力，他們也不會分你一片金葉子。」

如意嫂道：「我可以向他們索取別的代價。」

申無害道：「別的甚麼代價？」

如意嫂冷冷道：「我可以要求他們讓我仔細看看你那顆被割下來的人頭！」

申無害道：「這一點你現在仍然可以辦得到。」

如意嫂道：「你會放我出去？」

申無害道：「會！」

如意嫂道：「眞的？」

申無害道：「你可以試試。」

她沒有試，因爲她相信這是眞話。

她停了一會兒才道：「你不相信我會採取報復的手段？」

申無害道：「不是。」

如意嫂道：「那麼你爲何仍肯放我出去？」

申無害道：「因爲我不能把你留在這個房間中，留上一輩子。」

如意嫂道：「天殺星解決這一類的問題，另外就沒有更好的方法？」

申無害道：「有。」

如意嫂道：「爲何不用？」

申無害道：「我記得這個問題，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就回答過你了。」

她移目望去別處，久久沒有作聲，似乎正在關懷他們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

那當然不是一段愉快的往事。

她沉默了片刻，才緩緩轉過臉來，說道：「如果我現在從這裏走出去，該去找誰？」

申無害道：「小丁。」

如意嫂微微一呆道：「就是剛才那個小丁？」

申無害道：「是的。」

如意嫂道：「這個小丁是甚麼人？」

申無害道：「萬應教的死士之一。」

如意嫂道：「你呢？」

申無害道：「也是。」

如意嫂道：「那麼你們怎麼還會走在一起？」

申無害道：「因爲他們以爲我是另一個人，而不知道我就是他們正在四處尋找的天殺星。」

她望着他，就像在望着一個她不認識的人。

又隔了很久很久，她才瞪着他問道：「你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

申無害道：「我認爲這是一種很聰明的做法。」

如意嫂道：「哦？」

申無害道：「因爲知道天殺星眞面目的人並不多，知道而又肯告訴別人的人更沒有幾個，這種事你遲早會知道，如果我坦白地告訴了你，或許能因而改變你對我的看法也不一定。」

如意嫂望着那對六角宮燈，緩緩地道：「你的話都說完了沒有？」

申無害道：「還有一件事。」

如意嫂道：「甚麼事？」

申無害道：「我希望能接着再談談我們那位羅大姐。」

如意嫂道：「你管的事情太多了。」

申無害道：「你知道我對別人的閒事一向不願過問，對女人的閒事，尤其不感興趣。」

如意嫂道：「那還有甚麼好談的？」

申無害道：「我只是担心我不管她的事，她說不定會管我的事。」

如意嫂道：「你以爲我們這位羅大姐也是道兒上的人物？」

申無害道：「是的。」

如意嫂道：「你沒有看錯人？」

申無害道：「儘管我說不出油菜和蔴菜的分別，但對於人的鑒別，却很少發生錯誤。」

如意嫂道：「那麼，你認爲我們這位羅大姐是好人還是壞人？」

申無害道：「我評判一個交往不深的人，很少用好人和壞人這兩個字眼。」

如意嫂道：「爲甚麼？」

申無害道：「因爲這世上很少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甚至我對我自己，都說不出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

如意嫂道：「那麼你對我們這位羅大姐的看法呢？」

申無害道：「我只聽說她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如意嫂道：「甚麼地方厲害？」

申無害道：「我希望我永遠摸不清楚，而僅僅保持這種感覺，我不希望由我親身來證實這一點。」

如意嫂說道：「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

申無害道：「保證甚麼？」

如意嫂道：「保證你只要不管她的事，我相信她就不會管你的事。」

申無害道：「你相信？」

如意嫂道：「她是我的姐姐。」

申無害道：「她也是別人的姐姐。」

如意嫂道：「但她却不是別人的親姐姐！」

申無害呆住了！

親姐姐？

她們兩人原來竟是一對同胞姊妹？

怪不得他在見到那位羅大姐時，總覺得有着一種眼熟之感，却又始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如意嫂道：「你不信？」

申無害苦笑道：「我其實早就該想到這一點才對。」

如意嫂道：「你是說我們兩姊妹長得很相像？」

申無害道：「也許只有一點不像。」

如意嫂道：「那點不像？」

申無害道：「你這位姐姐也許不像她的妹妹那樣喜歡冒險。」

如意嫂淡淡一笑，沒有開口。

這是她今晚第一次露出笑容，不過，這種笑容顯然並不表示她是在讚許他的論斷正確。

申無害望着她道：「我說錯了？」

她沒有回答，忽然斂容道：「除此而外，你再沒有甚麼話要說了吧？」

申無害道：「沒有了。」

她道：「既已無話可說，你爲甚麼還不走？」

申無害道：「門已落閂。」

她道：「你連一道門閂也拔不開？」

申無害道：「同時我們在房間裏也坐得太久。」

她道：「這又有甚麼關係？」

申無害道：「我們不能不想想別人會有甚麼想法，無論做甚麼事，我一向都不願只落一個空名。」

× ×

春宵苦短。

他醒來時，陽光已爬上窗。

他轉過身來，被窩已空，他竟不知道她是甚麼時候離去的——她昨夜落得的並不只是一個空名。

望着已被陽光染成一片金黃的窗戶，他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愉快和滿足。

不知小丁此刻是否也有這種感覺？

就在這時候，房門忽然被人輕輕推開，一張俏麗的面龐，悄悄地從外面探了進來。

她看到他已經醒了，微微一笑，紅着臉道：「我以爲你還在睡……」

聲音是那麼輕柔，語調是那麼體貼，雖然只是短短幾個字，却使人不由得打心底升起一股温暖之感。

他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過去把她緊緊摟住。

她跟着走了進來，手上捧着一隻木盤，上面放着一碗冰糖百合，兩隻煎蛋，一壺香茗，以及一副盥洗用具。

她將木盤放在床頭一方茶几上，然後在床沿上坐下。

他拉起她的手，緊緊握着，她沒有動，只是默默地望着他。

他忍不住一股衝動，眞想把此刻心裏要說的話，全部說了出來，但他最後還是忍住了。

他知道他不能說，至少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說。

男人在衝動時，什麼樣的諾言都會許下來，但却很少有人事後會對自己的諾言負責。

他不是一個不負責的男人。

他說過的話，他就要辦到。

他寧願做一個無情漢，也不願做一個言而無信的負心漢，這樣至少可以不使別人的心靈受到損傷。

他嘆了口氣，緩緩放開她的手。

她仍然坐在那裏，沒動一下，但眼光中却慢慢煥發着一片異樣的神采。

她似乎已經知道他想說什麼而沒有說出來。

女人需要的有時並不多。

她忽然緩緩垂下頭去道：「小丁已經走了。」

申無害不禁一怔道：「走了？他走了多久？」

如意嫂道：「剛走不久。」

申無害道：「你爲什麼不來告訴我一聲？」

如意嫂道：「他走的時候，我不知道，是大姐剛剛告訴我的。」

申無害道：「他臨走有沒有留下什麼話來？」

如意嫂道：「沒有，大姐說他走得很匆促，是一個五十來歲，腿有點跛的人，來把他喊走的。」

百寶盒老余！

百寶盒老余能找來這裏，當然不足爲奇，只是爲什麼他只叫走小丁一個人呢？難道小丁沒有告訴百寶盒老余，他也在這裏？

他匆匆披衣起身，洗過手臉，吃了早點，然後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如意嫂詫異地道：「怎麼還不走？」

申無害道：「當然要走。」

如意嫂道：「那麼你還等什麼？」

申無害沒有開口，只是望着自己的脚尖出神，他的確沒有什麼可等的，但他也不必要走得這樣急。

外面也沒有人等他。

他還可以多坐一會兒，就是只坐一會兒，也是好的。

如意嫂走過來，挨在他身邊坐下。

她垂頭輕柔地道：「不管以後我還能不能再看到你，我都不會忘記你的好處，我都會永遠感激你。」

申無害抬頭茫然道：「感激我？」

如意嫂低着頭道：「是的，這兩樣點心是我親手做的，你都吃下去了，你吃的時候，我看出你對它們一點也沒有發生懷疑。」

申無害道：「我爲什麼要懷疑？」

她沒有解釋爲什麼，頭却垂得更低，她不是一個儒弱的女人，她也像男人一樣羞於在人前流下眼淚。

申無害只有苦笑。 （未完）

一月完新派俠情中篇

孫玉鑫・文
盧令・圖

鬼船（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姥姥率冷成冰等在天毒府，釋說當年冷毅先生為李震甫偷換毒丸，誤斃天毒老人之事，經杜紫莊，老毛猴等證實，天毒娘子已予採信，願化仇聯手對付白馬堡，天毒娘子丈夫季青出見，語含敵意，適老陰伯到來，斥破季青實為李震甫化裝，天毒娘子命季青入內求證，臨行給予冷成冰天毒金牌，代發號令，久未見天毒娘子復出，衆知事有蹊蹺，冷成冰下令搜查，果發現李震甫留字，要天毒府門下擒戚姥姥等往白馬堡交換天毒娘子，戚姥姥下令桑二姑率十二女傑往白馬堡通路埋伏——

****

三圍三脫網　死拚死難逃

戚姥姥仍率所部，配合天毒一派十大好手，繼之快馬加鞭往白馬堡趕，一對金鷹騰飛雲空，作為瞭望並負與前隊桑二姑娘通訊聯絡之責。

老陰伯，冷成冰，伍仇等一隊，加上了余進發所率六名天毒門下，自留有警束的第三道門戶進入，備妥燈籠火熠應用之物，追蹤而行。

他們疑心起後，四搜不獲天毒門主，直到如今追蹤而行，只不過頓飯光景，皆料直追下去必有消息，那知甬路秘道越走越狹，最後竟是只能一人微側身軀始能通過的窄徑，建築全在山腹之內，冷成冰越想越覺不對，倏地阻止衆人前進。

余進發關心門主生死，急聲追問為何停步不前，冷成冰搖頭道：「在下認為我們不能全走這條路了！」

「有何發現？」老陰伯知人，立刻動問。

「計算行程，這條路不短，我們可能已經走了五六里之數，中間石室五間，俱經詳密搜索，毫無發現，甬路越走越窄，陰伯，你老沒覺得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老朽只是覺得這條路走不得馬！」

「咳！我們本來就是徒步追趕，提馬作甚麼？」余進發仍然不懂所以才這樣答話。

「余兄稍安，在下解說些事，李賊明知我等勢必全力追捕，更知道由此至他那白馬堡，非朝發而夕至，焉有棄却快速而慢行的道理？」

余進發這才明白，「馬」和這條路的關係，遂沉思不語，冷成冰接着又道：「不過李賊刁猾過人，就計誘使大家齊撲白馬堡，而他反藏身此路前面狹秘之處，行『欲退姑進』之計，等我們離開這條路後，挾貴門主重返冥府，以冥府種種機關埋伏為基，頑抗到底，甚或一面按此而行，一面暗令翠娘喬裝潛赴白馬堡，調集堡中高手嚴守該堡並與

我周旋，時日拖長，他已悄然遠遁，天下之大又向何處去尋，因此在下認為貴府必須留有高手，足以號令全體，並即刻封閉種種機關，作萬一之防，然後方始能在決無後顧之憂下，窮搜此處，寸地寸土不遺，何懼此賊能逃到天上？」

好辦法，余進發立刻親率手下重返冥府，並按冷成冰所說，封閉了各處機關，更關閉了六處門戶，於是外人若想踏臨天毒冥府，只有兩條路走，一是自費家山窪光明正大的叫關而進，再就是他們現在存身的這條秘道。

後顧之憂已無，余進發嚴諭留守的師弟及門下，不是他親自叩關，或冷成冰以金牌諭令開關時，雖門主未歸，亦不得擅放入內，他再次返回那第三門戶，重與冷成冰等人會合。

冷成冰時已決定犯險進入窄僅一人側身的甬道，老陰伯堅決仍打頭陣，伍仇連話全不說，頭一低身子一縮已走到第一，冷成冰才待招呼伍仇小心，莫要急進，老陰伯哈哈一笑道：「世別三日當刮目待之，放心，小伍子不比你小冷子現下差多少，何況……何況我老頭子代他接應！」

冷成冰伸手欲攔，老陰伯賊般溜滑，一閃一扭人已沒了影子，余進發更有辦法，竟凌空飛縱，以天毒門中的「穿雲」身法快過伍仇追上了第一位，冷成冰不再猶豫，身形一側也進了狹窄甬道。

雖說人人爭先，但却未忘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儘管步履快捷，前後總有間隔互應，這條人工開鑿而半借天成的狹窄甬道，約有三十幾丈，中間並且有兩處彎轉，余進發走在頭一名，很快，左掌平護前胸，右手緊握着一支雪亮尺長筒兒，越過了第一處彎轉地方。

伍仇第二，劍護前身，提氣輕身間隔余進發丈二，也轉過了第一彎轉。

老陰伯停都沒停，大步疾行，轉過彎處，冷成冰是第四名，正走間，耳邊突然傳來老陰伯的「真氣渡音」，道：「你小子有兩套，彎轉處頭頂上二丈四五地方，藏有一人，十之八九是那翠娘，此女業得天毒一派神髓，必須生擒，小心毒物，你前我後，步近彎轉前招呼動手！」

冷成冰不能不佩服老薑究竟是辣過嫩的，余進發和伍仇前後渡過，皆未發覺，老陰伯却神目如電看得分明，思索時，已作了準備，三六步已搶到彎轉地方，一聲斷喝道：「滾下來！」

人隨聲起，直撲而上，他快，老陰伯更快，他斷喝聲未已，老陰伯已冲天而飛，人未到掌勁先吐，彎轉高處果然藏有一人，這人耳聽斷喝，目睹老陰伯和冷成冰前後夾擊，竟毫不慌張，嗤笑一聲，雙手左右平伸，一對冷成冰，一對老陰伯，嬌叱一聲「找死」！卡簧連响，烏芒暴散，兩團黑雲一罩冷冰成一對老伯打陰到！

適時，余進發不知何時已悄然由甬道上端，凹凸石壁間飛越過來，竟先過高處藏身

之人一步，揚右腕嗖嗖兩聲射出二道寒光，並沉喝道：「賤婢敢爾！」接着急聲道：「火速脫衣迎上，謹護頭面心口！」

他第一句自是對高處藏身人發的，第二句却是警告老陰伯和冷成冰，地道狹窄高長，人已飛身縱起，毫無避處，兩團烏雲竟若細雨，雨前烏芒千百蝟射，任憑老陰伯和冷成冰功力多高，想躲已難。

天幸余進發先一步出手，警言未遲，老陰伯半空中「脫袍換位」，人已斜升五尺，內力將脫落的衣衫撑開如帳，迎上烏芒黑雲！

冷成冰早已有備，探手甩腕，一條丈長四尺寬的玄色長巾展開，一抖一絞，烏芒齊收，黑雲密裹，絲毫並未沾體！

余進發急喝又起，是針對下面的羣俠道：「下面朋友們躲開三丈地區，烏芒巨毒，黑雲毒雨，沾之難救！」

上方有警，下面羣俠已有防備，余進發話聲傳到，羣俠業已避開三五丈外，所以餘散烏芒和黑雨，全部洒空，那隱藏高處的敵手，沒有如此幸運，雙肩各被余進發打出的寒光擊中，心神一昏摔落下去，正當冷成冰身側，冷成冰斜裏伸手，一把抓住這人腰帶，携之縱落地上，老陰伯和余進發及趕回頭來的伍仇，也紛紛縱落。

不用細看正是翠娘，她雙肩各自釘着一支「鐵羽骷髏箭」，說它是箭，它實在是太小了，僅有三寸，箭呈三角凹鋒，一顆猙獰的巧小骷髏頭，咬着箭杆，箭簇沒入肩中，骷髏恰在貼肉處，望之活似肌膚之上緊釘着一顆骷髏，箭身純體雪亮，但翠娘雙肩未見流血，反而黑水滴流！

最使人心胆寒慄的，是翠娘並未昏死，反而十分清醒，她由高空摔落，因有一身功力所以沒有摔斷腿脚，此時目光悲苦怨恨的盯着余進發道：「你…你好狠！」

余進發冷哼一聲道：「妳背叛本門，擄刼門主，又以本門『追命刺』和『化骨露』暗下毒手，賞妳兩支『吸血骷髏』實不爲過！」

翠娘頭低了下去，奇怪的是她精神在這刹那間像萎花般散亂，變作毫無生氣，余進發看到這種情形，長嘆一聲道：「妳這是何苦，門主待妳不薄，本門中人又個個敬妳，妳怎會上那李震甫的大當，和他狼狽爲奸的，他現在何處門主平安否？」

翠娘連答話的氣力都沒有了，道：「我……後悔……已遲，門主平……平安，他……他乘馬逃……逃……」

下面的話已沒了聲音，但嘴唇還在顫動，而翠娘本人却已瘦乾只剩了皮骨，看的老陰伯和冷成冰等人，毛髮悚然！

余進發搖搖頭，自翠娘身上拔下兩支「吸血骷髏」，以棉花擦凈上面附血，放於右手筒管內，看出大家的神色樣兒，長嘆一聲道：「此物爲本門鎭府之寶，名叫吸血骷髏，射入人體，刹那間就能化盡這人身上的鮮血，厲害歹毒至極，向來列爲禁品，不到生死關頭或本門存亡地步，不得妄用……」

老陰伯是有心人，接口道：「貴門中人皆有此物？」

余進發搖頭道：「本門只有四組，皆由門主掌管，我因門主被擄，才在秘功室內焚香請出來兩組，一交留守師弟嚴守門戶，一組帶在身旁……」

「另兩組呢？」老陰伯仍不放心的追問。

「業已妥置於本門秘庫中，如今除門主親歸取出外，在下也無法取到了！」

「這就好，並非老朽嘮叨，這玩意兒太過歹毒，若被李賊盜去應用，白馬堡一行只怕要多傷不少無辜。」

冷成冰心急追趕李震甫，接口催行道：「去吧，李賊竟還有馬可乘，再遲只怕無及！」

於是一行人步履加快，而甬道也漸漸闊展，頂頭一道門戶，余進發首先躍進而近，他們本就點燃着燈火，照明之下，余進發面色陡變，老陰伯接踵而至，看出端倪道：「可有甚麼不對？」

余進發微吁一聲道：「這道門戶我認識，已經知道外面通往何地，難怪李賊有馬可乘！」

邊說，已東一摸西一扭把門打開，門外一處谷道，兩邊山勢插天，余進發加疾前趕，走着說道：「本門馬房就在此谷，再行半里一處轉彎卽是。」

老陰伯道：「這道門戶何故不開在馬房中？」

余進發道：「老門主在世時，開闢這道谷路，本要直通府中，後經變故而中止，遂建門阻堵，不料路已開通。」

說話間已到了馬房，馬房中負責的是余進發的七師弟莊怪，見到余進發，不待詢問已大步迎上，說道：「師兄，怎會有這麼多朋友突然經秘道出來的？莫非府中已有了變故？」

余進發道：「不錯，事非三言五語可盡，季青來過沒有？」

莊怪頜首道：「門主和他來的，要了那兩匹『虎龍』駒，走已頓飯光景了。」

余進發皺眉道：「門主怎樣交待？」

莊怪搖頭道：「門主一言不發，一切全是季青交待的，小弟看來似有甚麼不太對勁的地方，所以……」

余進發性急，接口道：「快些令人備馬，要一流快馬，馬鞍旁懸存『酒豆』，一人一匹，快！」

莊怪答應着令人準備，道：「馬就備好，師兄，究竟出了甚麼事？」

余進發道：「金湯成府的朋友們，揭發了季青卽是小溫侯李震甫的事實，李震甫卽爲昔日盜換冷大俠靈丹，改以毒丸毒斃老門主的元兇，事發之後，他竟挾門主爲人質，逃往白馬堡……」

莊怪突然得意的一笑道：「師兄，他到不了！」

余進發一楞，道：「這話怎麼講？」

莊怪神秘的一笑道：「鞍子，師兄，他騎的那匹是雌馬，鞍子肚帶小弟動了些手術，保證五十里外必將裂斷。」

余進發哦了一聲道：「你怎會看出事情蹊蹺的？」

莊怪道：「小弟見門主一言不發，心有所疑但不敢問，後來突然想起，本門有一種在最緊急時施用的無言信號，可互通消息，遂立卽使出，詎料門主仍未理睬，才自作主張將寶馬肚帶割裂，僅留十之二三……」

余進發沉聲道：「門主走後，怎不立

卽通報府中？」

莊怪苦笑一聲道：「大師兄聖明，請想門主始終並未開口，假如小弟萬一割裂寶馬肚帶的事作錯了，後果何堪，其實此事要怪該怪府裏的負責人，門主出了變故，就應立卽通知外間各個關卡，包括小弟這馬房，那樣任他李震甫也好季青也罷，休想能討得半匹馬走，說不定小弟還會留下這個老兒！」

余進發語塞，莊怪說的對，正苦無言可答時，馬匹恰好備齊牽到，余進發卽囑莊怪小心一切，然後羣俠紛紛上馬加鞭疾追而下！

天下事每多意外，若按戚姥姥安排，任憑李震甫有多刁猾，也休想逃出三百里路去，試想桑二姑娘全程趕前，在僅有三條路可通往白馬堡的「三叉口」上埋伏，姥姥率衆日夜兼程，老陰伯一行就算到的最遲，也會在三叉口上正看到李震甫拚死突圍，李賊焉有活路，那知桑二姑娘接獲金鷹傳諭後，竟未先站而下，却調兵遣將把由天毒冥府通向外邊的五條道路，路口封死，她的本意至善，在天毒冥府地廬內，擒獲老賊救下門主，有三利，一是可使天毒門下與金湯成府永結道義之友，二者羣俠可免千里奔波兵臨白馬堡之苦，其三，萬一攻進白馬堡，罪魁雖只李震甫一人，但搏戰起時死難無辜最少要在百人以上，設能於此地竟功，豈非莫大仁慈，況五路俱封，何異天羅地網，那怕李賊逃遁無影？

誰知道直等到戚姥姥率衆追出，五路之上仍然未見李賊踪影，桑二姑娘老臉羞怒而紅，傳令疾馳，非在中途捕獲李震甫不可！

說來這也不怪桑二姑娘，她怎知天毒冥府另有秘道，馬房建在府外，並且是遠出十里的後山谷，當桑二姑娘率隊飛馳追趕時，李震甫和天毒娘子已先走了三十里，這怎能追上！

戚姥姥一行更晚過桑二姑娘，當然走在最後面的，是老陰伯等人，不過也只有老陰伯一行人知道，李震甫不管走的多快，五十里外會停頓下來，急起直追仍有希望。

金鷹消息再傳，桑二姑娘羞難答對，戚姥姥反而諸多安慰，二姑娘動了眞火，她胯下也是一騎汗血寶馬，嚴厲囑咐十二女傑不得就誤，自已卽緊催寶馬獨身疾追，戚姥姥深知這位二妹妹的脾氣，早已料到如此，也不說破，只以金鷹傳下消息，示知李震甫當時之衣着及天毒娘子的模樣，並囑桑二姑娘設能追及，只須阻攔拖耗時間，大隊卽可接應趕到。

桑二姑娘接獲消息，又羞又愧，只顧疾追，自已根本就不認識天毒娘子和李震甫，若無戚姥姥金鷹傳信，只怕交臂而過尚且不知，心中暗恨自己的莽撞，胯下玉駒更催的迅疾，二十里，三十里，直到傍黑，追出了百七十里路，前面一座小鎭，鎭名「伏龍崗」，居民百多戶，一家酒樓兼營客棧，桑二姑娘下馬住了店，肩上金鷹一動不動，她拍拍金鷹，要了進客棧正對賬房間的第一間單間，她懷疑一路疾追極可能追過了頭，因爲路分兩道，而伏龍崗正是兩條道路至此交滙的要地，住第一號單間，任何出進的人客，都瞞不過她，她洗把臉喝壺茶，要了碗麵，麵在房裏吃，推開正對院子的窗，不信他姓李的是鐵打鋼鑄的可以不吃飯，只要沒越過去，只要經過這伏龍崗，店只一家，看你小子還往那裏跑！

店小二彭通，兼賬房外帶一半店東家，另一位酒樓上的堂倌兼賬房崔桐，也有一半股子，彭，崔二人是郞舅，姓彭的太太是姓崔的小妹，兩家出資經營這座客棧兼及酒飯菜，厨房裏的負責人，是彭太太和她娘家的嫂子，外帶一位侄女打雜，地方小，又不是水旱碼頭，往來的客人不多，不過就這樣彭、崔兩家已是温飽，所以經營的很像個樣兒。

彭通爲人活絡，話多，熱心，崔桐本份，不問不講要緊的來個不知道，全滿和氣，彭太太做好了麵，彭通端給桑二姑娘，二姑娘有心，掏了塊小碎銀子往彭通手裏一放道：「這個你買酒喝。」

銀子總是銀子，這塊碎銀子足值住店加酒飯菜錢還有餘，彭通一個勁兒的道謝，桑二姑娘笑着問道：「這不算甚麼，對了店家，我另外還有兩個同伴，一男一女，走嘛是比我走的早，不過我的馬快，前面又是兩段路，可能我這晚走的早到，也許他們已經過去了，我問你，今天可有像我說的這兩位客人上門？」

彭通搖頭道：「不瞞妳說，妳是小店今天第一位客人。」

桑二姑娘哦了一聲道：「酒樓上會不會……」

彭通已懂桑二姑娘的意思，道：「酒樓上客人不少，不過都是本鄉本土的鄉親，今天面生的沒見過。」

桑二姑娘看出彭通是個話多的人，一面點首作爲聽明白了他的意思，一面說道：「店掌櫃，若是稍等我那朋友來的話，別說我在，我要叫他們驚奇一下！」

彭通一笑道：「小的懂，小的守口如瓶就是。」

說着，他哈腰欲退，門外適時有人揚聲喝道：「店家，店家。」

彭通一方面高聲應着，一方面推門而出，桑二姑娘大大方方的開着窗戶吃麵，彭通已牽着兩匹淺黃黑斑紋的異種馬，閃過桑二姑娘的窗口，奔向後側廊的馬棚，桑二姑娘沒表示，她已瞧出那是兩匹罕見的龍駒，不比自已的玉駒差，由馬推料及人，十之八九是自已焦急等待的人到了！

彭通又空手回來了，仍沒見騎馬的客人影子，桑二姑娘沒敢探頭往外面瞧，生怕惹人注意，已打好主意召來彭通一問。

老天爺湊趣，彭通走到窗口，故意低身去提半鬆垂了的白襪子，嘴裏却低聲道：「大嬸兒，妳的朋友到了，不住店，在酒樓上打尖。」

桑二姑娘心思好快，揚聲道：「店家來一趟。」

彭通巴不得有這句話，應的可快，推門而進，桑二姑娘笑着低聲說道：「看的準？」

「沒錯吶，難怪他們倆位慢過你，有一匹馬的肚帶斷了，我這就去給換，他倆位說要急趕夜路，有緊要的事。」

夠了，有這幾句很夠了，一大塊碎銀

子和幾句囑咐的話，送走了彭通，桑二姑娘馬上寫好消息，輕拍鷹首，金鷹自後窗飛出，衝天而去。

桑二姑娘不再等彭通回來，她已經囑咐過了，自己牽着馬，悄悄地離開伏龍崗，崗前三里的高阜樹林中，靜待李震甫自投羅網。

金鷹快似追風，迎上了疾馳不停的戚姥姥，姥姥看明白秘束，立刻傳令加緊行程，所幸相距只有二十幾里路，馬加鞭人催韁，一口氣到了伏龍崗，時已接近掌燈時候。

不打尖，不入鎮，悄沒聲直撲高阜地，桑二姑娘迎出林來，十二女傑正好趕到，姥姥重新佈陣，却一再懇請桑二姑娘即率十二女傑起程，趕夜路，疾馳，能趕多少路就趕多少路，五鼓休息，分人瞭望，姥姥說的好，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李震甫老奸巨猾，先站下去一隊人，百利而無一害。

桑二姑娘不便爭抗，心頭却像堵了塊鉛，有些懊悔以金鷹傳信促使姥姥急趕而來的事，否則稍待的一場擒兇之戰，豈不是份屬自己，如今只好重率十二女傑，揚鞭策馬再趕頭站。

她剛去不久，戚姥姥在越鎮而過守於高埠前，悄令潔兒瑩兒潛入鎮中店房，監視並探查李震甫消息，適時潔兒獨自返來，匆匆對姥姥稟陳，李震甫走已多時，據店家彭通說，沒走這條必經之路，而是繞行後山跨越一條小溪去的，這樣走法要近上十里路，但十分難走。瑩兒已追躡先行，姥姥暗驚李震甫的機警和刁詐，也憤恨又撲了個空，馬上傳諭大隊人馬按潔兒所說路徑，直追不捨。

轉登後山，只有一條羊腸小道，前途荒野山嶺，罕有人行，因之姥姥能夠很容易的發現李震甫雙馬蹄痕，小徑盡頭，橫帶一溪，溪水淸瑩寬僅三丈，溪畔發現瑩兒暗留的標記，李震甫果已渡溪而下。

戚姥姥毫不猶豫，率隊渡溪而行，過溪路面已爲石質，蹄痕漸淺，行三里，早已無路，更無蹄痕可尋，也不見瑩兒的暗記，戚姥姥作了難，不知應該如何是好。

潔兒聰明，順馬搶先獨行，費盡心力又走了半里多路，再也無法通行，又試走另一地方，亦然，最後策馬歸隊神色鄭重的對姥姥稟陳道：「只怕我們是上了李震甫的當，他並沒走這條路！」

戚姥姥哦了一聲，並沒接話，門下高手中一名老者却皺眉道：「有彭店家的話在先，瑩兒所留暗記於後，怎會有錯？」

潔兒道：「李賊聰明的地方就在這裏，他故意叫店家知道要走的路……」

那老者接道：「別忘了蹄痕不假！」

潔兒笑道：「蹄痕正是不假，我們才上了當，店家並沒眼見他走這條路，是他說了店家信了，我們又去問，於是瑩兒追踪，我報了假信，倒帮了李老賊忙……」

另一老者一面點着頭一面說道：「這也可能，不過蹄痕是眞，瑩兒暗記不假，這要怎樣解釋？」

潔兒道：「瑩兒追踪而留暗記，也是看到了蹄痕，李老賊先時並無把握知道有人追躡，揚言走這條根本不通的路，旨在一試是否已經脫過追踪，他很容易用點銀子，買通幾名鄉愚，乘自養驢騾或馬匹先行一趟，他躲在暗中注意，於是終於發現瑩兒追躡的事，如果我推斷的不錯，瑩兒必已被擄，甚或……」

「對！」戚姥姥想通了一切，道：「來，仔細研判一下蹄痕！」

研判之下，果如潔兒所說，一爲騾蹄，一爲驢足，姥姥的臉全氣白了，冷哼一聲憤然說道：「好在桑二姑娘還在前途埋伏，走，我們追，勇，信二老留下，在鎮中搜索瑩兒下落，李賊逃命要緊，不敢多擄一人，萬一……二位要費心尋一上好棺木，殮起瑩兒，回程再携歸金湯成府，這丫頭……走！」

姥姥悲淚滾落，咬牙吐出一個「走」字，首先揚鞭打馬而下，潔兒緊隨於後，暗中祝禱瑩兒妹子平安，萬一不幸，潔兒發誓要挖下李震甫心肝祭靈！

金鷹再送消息，桑二姑娘嚴守大道各處，直到重與戚姥姥相合，仍未發現李賊踪影，這却使兩位武林一等一的高手，不知如何是好了？

李震甫沒有走，仍在伏龍崗鎮上，一切正如潔兒所料，他擄去了瑩兒，問出內情，不敢再走，很快的打定主意，找到一戶有拖拉雜粮草柴牛車的人家，指那被封穴道不能言動的天毒娘子和瑩兒，是他的妻女，途中得病，急須就醫，以銀兩買下那輛牛車，稍加整頓，以易容丸溶井水，不但給他自己和瑩兒及天毒娘子改變了面色，兩匹寶馬也改爲通體純黑，帶够肉脯乾粮和食水，以雙馬駕轅，不向前走，反而奔了回路，打算多繞二百里走沒有追踪強敵的另一條大道。

成勇，成信爲金湯成府八老之二，經多見廣並功力超絕，留於鎮上使了最笨但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家家戶戶走個遍，終於在三更半夜裏，獲得了眞象，成勇吩咐成信急追姥姥稟陳一切，他自己，連夜追了下去，不過此時李震甫已遠出三十多里地了。

姥姥在天明時光才和追來的成信會面，獲報之後大怒，立令桑二姑娘沿路不問任何變故，即日趕到白馬堡，在堡外設伏，暗偵堡中虛實，反正李震甫遲早要趕回堡中，有時守株待兔未必不是上策！

姥姥自己，却將人手分散，扇面排搜並追踪不捨，堅信李震甫任多刁猾，這次也難逃包勦。

俗語有「善惡到頭總有報」之說，是勸人行善，但也是前人經驗之談，李震甫只當如此這般業已脫身羅網，却不料恰好碰上走遲來晚的大隊高手老陰伯等一行。

老陰伯等一行人，因爲沒有接到過姥姥的金鷹傳信，所以也就沒有辦法把發生的事情通知姥姥，只顧疾馳按路追趕，距離離伏龍崗鎮還有百里時，正好打尖，余進發找上冷成冰，低低的商談着，老陰伯眼睛亮，笑嘻嘻走了過來，於是余進發無奈何的說出和冷成冰商談的事，原來天毒一門，各有其本命「毒星」，有的是虫蛇之屬，有的竟是犬貓鼠類，余進發爲天毒門第二代的大師兄，本命「毒星」是隻「金翼吸血蝠」，已與余進發神靈相應，余進發認爲這樣漫無方向的往白馬堡追，不如索與直往目的之地，不管李震甫是否回

堡，先攻佔該堡再說，再不就由他放出「金翼吸血蝠」，這樣絕不會錯，任憑李震甫逃往何處，也休想躲過血蝠的追踪，只是碍於老陰伯領隊，身份高而年齡大，余進發不敢開口。

老陰伯樂了，直催着余進發馬上放出血蝠直追李賊，余進發極感尷尬的說出血蝠不能輕宜放出的原因，此蝠每日放出後，必須以鮮血餵食，日需鮮血約一酒盅，否則勢將反噬其主。

冷成冰和伍仇都不贊成放出，因爲鮮血難覓，老陰伯却一口答應，他說的好，天下那裏沒有早就該死的惡棍，用這種人的血來餵血蝠，不但不是罪孽，反而該算功德，世上少一惡人，可多活不少良善！

冷成冰抬上槓，問老陰伯萬一就是找不到這種該死的惡人，那時候用甚麼來餵血蝠？

老陰伯一拍胸口，說到這個地步的話，用他的血，大家強不過老陰伯，決定午後登程時，放出血蝠，爲了小心，先找個十惡之徒帶着上路。

天下十惡難赦之徒多的很，但是若要找的話却不簡單，時間的限制，無法求證，既然求證困難，又怎敢妄斷誰是十惡之徒呢？

常言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仕時，莫道衆人說惡就眞是惡，衆人曰善那就是善，事實盡多反調，人云亦云的可憐「衆人」，若是你信了他們的，只怕要悔恨一生了。

打過尖，找不到「十惡不赦徒」，血蝠不能輕宜放出，而前隊的桑二姑娘和第二隊姥姥，斷無消息，無奈何之下先趕路再想辦法，傍晚仍在急行，三鼓方始休息，已距伏龍崗鎮不足四十里。

五更而起，天尚未明，老陰伯心中煩躁，野郊獨步苦思行止，妙哉，碰上了掘人墳墓的暴客，老陰伯不費氣力的擒住這人，一問再問，證明此人雖說不足十惡，八九有份，活着對世人百害而一益，死去僅一害百利，一害者此人慘死也，老陰伯高了興，把人點封穴道放諸林中，急返歇足處，衆人業已收拾妥當，正要上路，於是帶着這個一生沒幹過好事的掘墳惡徒，疾行而前。

正拂曉，晨光微曦，路上雖有行人但零落一二，大隊已趕出十里，巧也，恰恰迎面來了輛雙馬笨拖車。

駕車漢子老蒼頭模樣，車上無篷，墊着稻草，坐着看似主婦丫環兩位堂客，堂客們衣着一望即知是鄉村大戶人家，總之一切正合身份，所以領頭的老陰伯只盯了兩眼就交錯而過。

冷成冰和伍仇也順馬和拖車錯身過去，杜紫莊、銀龍三友也沒發覺有何不妥處，天毒門大弟子余進發，爲了正在馬上沉思何時放出血蝠，不由落到後面，拖車交錯而過，驀地一陣香風迎鼻襲來，他精神一震，目光盯注拖車上的兩位堂客，心中一動揚聲道：「駕車的老人家請慢行！」

一句「老人家」，按說駕車蒼頭應該聽得出並無惡意，但作賊的心虛，再加上呼喝的人是余進發，駕車蒼頭想錯了事，認爲余進發業已看破眞象，竟一聲叱喝，長鞭甩响，急催雙馬撥風般逃下。

余進發沒空猶疑，縱馬直追，老陰伯、六執事、冷成冰和伍仇，不必打甚麼招呼，紛紛兜轉馬頭連連催鞭飛馳直趕。

駕車蒼頭正是李震甫，他祇當事情辦的順利，安然登程，驀地發現追魂奪命的冤家對頭迎面而來，一顆心早就像江寧名菜的「熗蝦」一樣，蹦起蹦落，所以余進發一聲呼喝，他已如驚弓之鳥催車疾馳。

他那兩匹駕車的馬，是寶馬，本來可以逃脫追趕的羣俠，怎奈馬在車轅，轅拖笨車，車上還有兩個大活人，於是五里路下來，已是首尾相接。

他逃命要緊，此時顧不得再擄劫天毒娘子爲人質了，轅上伸手，五指輕揑，韁繩已斷，飛身縱落馬上，脫轅獨出，狂奔而去。

羣俠一步追遲，眼見李震甫脫身飛馳，又因拖車上留下兩個人，而轅馬突失，拖車亂滾，祇好先將無馬拖車追上拉停，目送已剩黑點兒的李震甫，空自恨恨。

老陰伯動手拍開天毒娘子的穴道，也救下另一位姑娘，才知道那是瑩兒，事後慶幸總算救下天毒門主，問及余進發怎會看出拖車可疑，原來余進發是嗅到門主專用的一種薰衣香氣，那是天毒門所獨有。

雖說元兇依然漏網，羣俠已無後顧之憂，打馬直撲白馬堡。

瑩兒獨行，聯絡上了緊追而到的姥姥，於是二隊人馬前後到達白馬堡，天毒門主與姥姥同時具名大方的拜莊一會李震甫，而天毒和金湯成府，追捕李震甫的消息和原因，早已傳遍武林，白馬堡外各方英雄雲集，大家都要看看聽聽這素有任俠仁義盛名的「素衣白馬小溫侯」，有何說法，怎樣解釋種種惡行。

當然另外還有不少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而來，白馬堡據說隱龍藏虎，高手無數，金湯成府素爲武林不二的府邸，自建府至今，還沒聽說過有誰胆大敢惹成府的麻煩，尤其凡經成府出頭管過的武林中事，沒有不人到事解天下太平的，天毒一派更是江湖中人敬而遠避畏極的門戶，現在成府天毒聯手兵圍白馬堡，這一戰豈非百年罕有的武林之戰，錯過了終生遺憾。

天毒、金湯成府雙雙具名的這份名帖，是悟合兩方身份，天毒黑帖，成府金邊，湊在一起無異是索命追魂令，它呈遞到歸來尚未喘息安穩的李震甫手中，他嘿嘿冷笑不已，他用了一招妙着，派人前往堡外相會戚姥姥和天毒娘子，話祇一句，李堡主外出未歸，歸期難定，恕難接受拜帖，更遺憾的是無法盡地主之誼迎賓入堡。

天下英雄都要瞧瞧戚姥姥如何應付這一手，戚姥姥採納了冷成冰的辦法，打發來人去後，高挑起一幅長長的條旗，白底黑字，寫的是——金湯、天毒恭候三日，三日後不論李堡主歸否，全力攻堡！長旗挑出刹時篷幕林立，姥姥早已有備，設帳靜待三日之約。

李震甫獲報立召百堡中高手，商妥對策。當夜風平浪靜人馬不驚安然渡過，次日整天無事，堡民亦不外出，天毒一派及金湯成府，也只嚴密監視堡外各必經之路，絕不近堡門一步。

一日一夜平安過去，第二天午後，白馬堡來了下書人，具名的赫然是當代魔頭

「天官」詹福！

書中內容說李堡主震甫，爲詹某首徒，目下行道在外，尚未回堡，已令人傳信出去，保證再隔三日必歸，盼天毒一派及金湯成府，能多延攻堡之期一日，至時設李震甫仍未歸來，詹福作主大開堡門迎賓而論是非。

戚姥姥年高德重，作主回書，承諾多延一日，並有白馬堡若破壞協定，則此約無效，但在當天黃昏乍過，姥姥却已突傳令諭，立刻進食，不得舉火，僅以乾粮充飢，並囑防外人窺探，食畢已居掌燈，立令各帳篷幕外，生起爐火，火光數尺，一堆堆不僅好看，也照耀的四外光明。

篝火點起，命令又到，着令按照第一日長旗高挑後所議計劃行事，於是當天正黑後，除每帳外一人守護，外圍二人小隊不停乘馬巡察外，生起鍋火，使油烟菜香酒氣傳於四野，但每個帳幕中的主要人物，却不見出帳，也不見活動，而帳幕正中空處，立起一條三丈高竿！

適時，白馬堡中那議事大廳中，李震甫召齊所有高手，除乃師「天官」詹福高坐閉目養神外，計有「苗嶺三兇」，「獨爪飛魔」尚天德，「摧天手」吳重，「千面妖姬」左笑春，個個都是成名多年的一等魔頭！

白馬堡本以仁義昭示天下，素衣白馬小溫侯李震甫，是傳名已久的仁義大俠，豈料武林江湖殺人魔頭皆在白馬堡中，他們聲調極低，廳外明卡暗樁燈明火亮，片刻間，大廳燈火俱熄，廳中魔頭們悄悄魚貫而出，彼此早有默契，便東成西散去。

李震甫和詹福最後出廳，詹福陰沉的低聲道：「你領率那隊『不死殺手』，爲師獨自力搏戚老乞婆，這一戰不但事關生死，也是今後霸尊武林的唯一機會，小心從事，記往，正三更動手。」

李震甫領首爲應，移步而去，「天官」詹福從容邁步回轉居處，打開他那特殊的鐵箱，雙目閃動着詭詐得意更帶有猙獰的光芒，自鐵箱中取出幾件東西，緊放身上，並不放置一處，最後伸手箱中，取出一支碧綠長筆，粗如胡桃，長足二人，筆頭活像眞筆，萬毛蛸集順成，五寸長，尾端一顆「天官」頭，帽翎俱全大如人拳，這是他成名天下的獨絕兵刃「賜福天官筆」，而他那「天官」外號的由來，也因乎此。

白馬堡的高手們，悄悄地出了堡，每人各帶十名烏衣漢子，他們自堡中秘道而出，現身後，已在天毒及金湯兩家帳篷後方，眞是人不知鬼不覺。

他們分三方隱身，苗嶺三兇陳老大陳文和兩個胞弟，是位在戚姥姥等帳幕的正後面，獨爪飛魔尚天德居左，摧天手吳重和千面妖姬左笑春在右，都相距戚姥姥帳幕半里，所以姥姥等人絲毫不知。

不請而至的武林江湖客們，人數少說有三五百位他們尊重戚姥姥的要求，表示置身事外，也爲了免得誤傷，退於左側里許，所以白馬堡預備今夜三更突擊的兇魔們，隱身地方恰當中間，不慮有人發現。

日間所謂多延一日的約定，正是詹福的毒謀，今夜要一網打盡金湯成府的高手，和天毒門中的強者，李震甫所以不惜時間易容而作冥府嬌客，志者習得百毒，最要緊的是那訓練「不死殺手」的大法，風月七娘子不察，早爲所乘，不僅賠上身體，更傾囊相授了「大法」，若非鬼船湊巧尋仇，風月七娘子即將被李震甫暗算，現在他所預先安排的一着，業已在七娘子身上漸漸發作！

三更近了，人影也近了，白馬堡的突襲兇徒，已接近戚姥姥派出之四外守衞人員，不過他們仍未進擊，等待三更。

更鼓三响，正中帳篷突現人踪，揚聲向四外守衞人等喝道：「本門勁弩已到，，諭令守衞弟兄，火速齊集大帳，按人領取！」

守衞們紛紛離位，火把依舊留置當地高插竿頭，刹那都進了大帳，就在這個時候，陳文兄弟已欺近最後一座帳幕丈外，伏身於地悄悄近前，尚天德、吳重、左笑春等亦然！

驀地！白馬堡堡門大開，百餘名堡丁高挑燈籠火把亮了油松，照亮了半里多路，接着李震甫現身而出，背後八名烏衣幪面人物，在李震甫現身的當兒，白馬堡牆上有十餘漢子齊聲高喝着——金湯戚姥姥，天毒門主聽了，本堡李堡主適才歸來，即將往拜！

十八合聲，五里外皆能聽淸，這呼喝，乍看是磊落光明的挑戰，其實却是暗號，呼喝剛停，喊殺聲連天而動，刀光劍影滾轉移飛着撲到每座帳幕內，李震甫和身後八名烏衣幪面人，快過追風攻進正面，那「天官」詹福，一身雪白衣衫，自堡牆上沖拔而起，一飛十丈，三五起落竟先乃徒李震甫一步，直撲正中大帳！

二十幾座帳幕，同時傳來了一片驚駭的怪呼聲音，帳中空空無人，紛紛驚奔出帳，頻呼上當，詹福撲入大帳，頓知不好，此時，振臂狂吼道：「統統住口噤聲，聽！」

「聽」！狂叫悲呼之聲順風而到，刹那火光騰飛濃烟滾捲，是白馬堡，一點都不錯，詹福和李震甫一心打定夜襲的如意算盤，竟沒料到己所施於人者，人亦施諸己，他們是撲空了，斬獲僅僅空帳二十座，人家可沒有撲空，江湖黑道中巨盜惡魔十惡之徒，十有七八是改頭換面隱身白馬堡中，每一堡丁少說身上也揹着三五條人命，如今他們起盡堡中好手，撲敵而空，但他們的悍毒賊子窮兇極惡的門下，却皆在堡中，看！大火顯影，慘號不停，堡門已閉，殺聲盈野，誰不心急，誰不心驚，狂吼聲中紛紛奔返白馬堡。

李震甫一妻二妾兩女三子，若以眞正事跡來說，無一不是奸險歹毒惡行難數的東西，表面上個個有身俠義的名譽，他自己的一本賬，自然比別人都淸楚，揮手示令「不死殺手」掩殺奔向堡中，詹福一把拉住了他，目送其餘暴客飛縱的背影，壓低聲調道：「你幹麼？」

李震甫臉全急紅了，道：「師父，弟子家人……」

「我懂！」詹福攔住話鋒道：「堡門已閉，你能有多少把握，硬闖進去而不死？再說家小若已遇難，此時回去已遲，別笨！」

李震甫一呆之下，脫口道：「可以走

秘道……」

「去你的秘道吧！」詹福恨恨地說道：「你沒見大帳位置嗎？沒注意，老賊婆就是挖了你的秘道，先我們一步進的堡，秘道是王天祐繪圖施工，你太大意，沒想起成老兒在世時，曾救過王天祐一家老小，這不用說，王天祐已獻出了密圖，震甫，冷靜的聽爲師說，白馬堡完了，咱師徒三十年的心血也完了，你妻妾兒女也完了，這時候回堡，震甫，是白白送死！」

「師父，憑我們功力和八名殺手，不信會敗給……」

「當然，不過別忘了如今賓主易位，老賊婆大可多勝少，何況天毒娘子在場，你敢保證她沒有辦法毀了八名殺手？」

「那……那這仇這恨罷了不成？」

「笑話，爲師不到黃河心不死，罷了二字今生休想。」

「辦法？師父有甚麼辦法來……」

「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震甫，咱們要快，我料這一戰天亮才能結束，發現你我師徒不在刼內，老賊婆定然四下搜索，可能有一兩天的時間，咱們拚了，日夜疾行，去金湯成府，來一次寸草不留的血洗！」

「好，就走！」

惡人有惡人的打算，至死不悟，他師徒悄悄退出無人帳幕地區，自右後側移向暗處，然後疾行而去。

他們行已數十丈，那帳幕正中之丈高竿上，人影一閃，下來了桑二姑娘，姑娘抖手雲空，一朵金色蓮花火燄半空自爆，盞茶之後始熄，詹福師徒並沒發現。

他師徒及八名殺手，急需馬匹，三十里，正有一座馬場，場主辛琪，是李震甫的六師弟，這座辛家馬場，更是李震甫出的資本，就是準備萬一時的退身逃亡的地方。

四更稍過，到了馬場，不必通報飛身而進，那知人剛走到空闊草地上，四面燈光倏忽自亮，像大口袋似的四面圍滿了人，他師徒正投入袋中。

注目看，眞叫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了，戚姥姥，冷成冰，老陰伯，天毒娘子，成府六大執事，最扎眼的是位業已面色蠟黃，瘦成皮包骨的風月七娘子！

這變化駭呆了李震甫，不待他有所擧動，天毒娘子已遞交風月七娘子一粒白丸，冷冷地說道：「人來了，七娘子，看妳自己的作爲了！」

七娘子吞下白丸，頓即精神百倍，頭猛搖，長髮甩落。右手探出，握一金鈴，左手指向李震甫道：「你好狠，竟給我服下了『吸血蛔虫』，萬幸門主與戚姥姥聯手問罪的消息傳到，老娘才能日夜不眠的趕到，今夜，老娘倒要看着你師徒化骨揚灰！」

話罷，金鈴猛响，眞怪，那八名「不死殺手」，竟如中風邪般紛紛摔臥地上，動也不動！

李震甫大驚失色，他仗以報復血洗白馬堡之恨的，並非詹福，而是這八名殺手，現在殺手成了「屍首」，祇憑他和詹福的功力，結局不問可知。

這時七娘子獰笑連聲道：「你沒想到吧，老娘還保留了一手，你……你死……死定了，老娘……恨不能……恨不能，目睹你……」

她倒在地上，一顆藥丸的藥力已過，她血肉將盡，支持不死的氣力一散，焉能活命。

雙劍遞了過去，戚姥姥一聲冷笑，不說半句廢話，身如電掣其疾無倫撲向詹福，詹福已知今夜已臨生死關頭，天官筆甩處，飛身迎上，殺於一處！

冷成冰、伍仇、老陰伯三位，不約而同撲向李震甫，李震甫胆已嚇破，頓足飛身而逃，一條黑影冲拔追上，那是冷成冰，半空中一聲沉喝，手中劍化作一道長虹脫手而飛，李震甫疾縱身形在空中猛地一挺，一聲慘號倒身墮下，頭未着地，老陰伯的烟鍋兒，伍仇的九連環全砸實在心胸和背脊上，而他自背心大穴直通小腹處，早已插着冷成冰的那柄寶劍，再加兩股重擊，口噴鮮血立即死去。

詹福不是姥姥對手，身畔七般奇絕暗器亦皆無功，最後猛震天官筆，萬千毫毛化爲金針最爲歹毒的一招「萬蜂奪命」，也被姥姥「天風神袖」功所破，一聲長嘯遁空而逃，姥姥拔身而追，另一條影子自前途暴起，正迎上詹福的影子，一聲冷哂，變袖倏出。

只聽到詹福狂吼半聲，已被打碎半個腦袋，屍體由空倒摔下來，影子適時飛落，竟是桑二姑娘，元兇盡誅，善後待了，這篇「鬼船」也告一段落。（全文完）

神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山傷癒後，往赤壁緣繩而下，果在半壁中的一個山洞內，找到了父摯，他要帶那雙腿已廢的父摯齊伯伯出外，詎齊伯伯不願，爲示決心更自震心脈而死，江山含淚緣繩扳登削壁，甫半，驀聽南宮海天在削壁頂發話要脅，要他將軒轅刀法交出，否卽斬斷繩索，危急間，忽聽血無痕黃君發話叫江山不必懼怕，有她對付南宮海天，江山趁機一躍而上，這時南宮海天已被黃君趕跑，黃君向他詢問緣下削壁所爲何事，江山乃將前來找尋失踪已久的父摯之事說出，但謊說那父摯在他來前已死——

＊＊＊＊＊＊＊＊＊＊＊＊＊＊

錯把情絲吐　忍揮慧劍斬

靜靜聽完了江山這番話，黃君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原來是這麼回事兒，我還當你是下去尋寶呢，人死不能復生，我希望你別太難過。」

她居然沒問別的，沒問江山那位父執是何許人，也沒問江山那位父執是怎麼失踪的，怎麼會到了「赤壁」下古洞裏。

顯然，這位姑娘不但聰明而且善體人意，江山要是願意說，自會告訴她，用不着她問，江山沒告訴她那就表示江山不願意說，問了豈不是讓人爲難麼！

江山又何嘗不知道，他禁不住對這位姑娘產生了一份好感，人家救了他，他沒完全對人家說實話，盡管是不得已，他心中也有一份歉疚，他感激地看了黃君一眼道：「謝謝姑娘！」

黃君道：「謝我甚麼，只爲我安慰了你一句麼？」

江山道：「姑娘明知道不是。」

黃君又深深看了他一回，嫣然而笑，這一笑充滿流露出女兒家的嬌媚，和動人：「別在這兒待了，走吧。」

江山邁步要走，忽又停了步道：「姑娘到那兒去？」

黃君道：「我無所事事，一天到晚到處逛，你要是覺得我不碍事，我願意跟你做個伴兒。」

姑娘會說話，一句話先扣住了江山，這叫江山怎麼說？江山能拒絕？那豈不表示人家姑娘碍事？

他悄悄一皺眉，只得說道：「那怎麼會……」

黃君道：「不會就好，走吧，你走到那兒我能到那兒。」

江山沒動道：「姑娘，我東奔西跑，累得很，也苦得很！」

黃君瞟了他一眼道：「別把我當金枝玉葉，嬌生慣養的閨閣大小姐，剛沒聽我說麼，我無所事事，一天到晚到處逛。」

江山道：「姑娘也該知道，我身上帶着一頁三招『軒轅刀法』，隨時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黃君道：「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小看我了，要怕我也就不跟你做伴兒。」

江山還待再說。

黃君目光一凝，說道：「你後悔了是不是，你要是後悔，可以說一句，我馬上就走。」



江山連忙說道：「姑娘誤會了，我怎麼會……」

黃君瞟了他一眼道：「不會就好，那就甚麼都別說了，像剛才那樣兒，你怎麼能沒個伴兒，有我這麼個伴兒你不會吃虧的，走吧。」

逕自擰身邁步行去。

江山悄悄皺眉，但却只有邁步追了上去，道：「姑娘──」

黃君轉過臉來含情地看了江山一眼，道：「別老是姑娘姑娘的行麼？我這麼一身打扮，你偏偏口口聲聲叫我姑娘，讓人家聽見豈不是不倫不類，這樣吧，我比你小兩歲，你叫我一聲兄弟好了。」

江山道：「這……」

黃君道：「這甚麼，叫我一聲兄弟你會吃虧？」

江山道：「那倒不是，不是……」

黃君眉鋒一皺道：「你是怎麼了，『百花城』的你上那兒去了，前後沒幾天，你怎麼像完全變了個人兒？」

江山倏然而笑，點一點頭說道：「好吧，兄弟就兄弟吧，能有這麼個兄弟倒也不錯。」

黃君嬌靨上掠過一絲喜意，她也笑了，道：「這還差強人意，你剛才要跟我說甚麼？」

江山道：「我是問問，那位梅恨天，沒追上妳麼？」

黃君微愕說道：「甚麼時候，他追我幹甚麼？」

江山道：「就在遇見『桐柏五虎』之後，他覺得他跟妳很投緣，想跟妳交個朋友。」

黃君眉梢兒一揚道：「他覺得跟我投緣，想跟我交個朋友，他想幹甚麼？」

江山道：「別冤枉人家，他根本不知道妳是個女兒身。」

黃君道：「你沒有告訴他麼？」

江山道：「沒有，我告訴他這個幹甚麼，我還沒那麼快的嘴。」

「那還好，」黃君瞟了他一眼道：「我不許你告訴任何人，我只讓你一個人知道。」

江山心頭震動了一下，道：「梅恨天這個人本性不錯，而且也稱得上是年輕這一輩裏的俊彥。」

黃君目光一凝道：「你跟我說這個幹甚麼，他本性不錯，是個俊彥那是他的事，你幹嗎要告訴我。」

江山道：「沒有甚麼，我只是這麼說說。」

黃君道：「他覺得跟我投緣，也得看我是不是也覺得跟他投緣，他想跟我交個朋友，我要是不想跟他交朋友怎麼辦？」

江山沉默了一下，緩緩說道：「恐怕妳還不知道，他的身世很可憐，有一段很悲痛的遭遇……」

他把梅恨天告訴他的告訴了黃君，並且把他自己的發現也告訴了黃君，最後說道：「他所以有今天這種性情，錯不在他，他這麼個人要任他這麼下去，總有一天他會親手毀滅了自己，那不但可惜而且讓人心痛，我認為要是有個知心朋友跟他在一起，隨時阻攔他，隨時規勸他，或許能使他有所改變，從而拯救了他。」

靜靜聽畢，黃君有着一段很長時間的沉默，過了半天她才道：「你有這份悲天憫人的胸懷固然很好，也讓我很敬佩，可是這種事不是別的事，尤其我是個女兒身，我也想救他，我也不忍看着他這麼下去，有一天親手毀滅了自己，可是我不能為他犧牲了我的一輩子……」

江山道：「妳──」

黃君道：「你的用意或許不是這，可是你不能否認將來的結果必然是這樣，我要不往這條路上走，我所做過的不但白費而且會適得其反，對他一定是個大打擊，我豈不是反而害了他麼？」

江山默然，他不能不承認這是實情。

黃君接着說道：「我認為真誠的友情一樣能影響他，它就是說你也能救他，你既有悲天憫人的胸懷，為甚麼你不去想法子救他？你要知道，你如能讓一個女兒家犧牲她的一輩救某一個人，尤其她的心已有所屬，那是世界上最殘酷的事，你為了救一個人而害一個人，你忍心麼？這也不能算悲天憫人啊。」

江山聽得心神連震，沉默了一下之後，他肅容說道：「謝謝姑娘，我受教了，不是姑娘我險些做錯了事，差一點讓我自己抱恨終生！」

黃君脣邊泛起了一絲凄楚苦笑，道：「我沒讓你抱恨終生，我自己恐怕要抱恨終生了。」

江山怔了一怔道：「姑娘這話……」

黃君道：「你剛才聽見了麼，我說我的心已有所屬。」

江山道：「聽見了。」

黃君道：「你可知道我的心已交給誰了？」

江山心頭一陣跳動道：「這個……我不清楚。」

黃君目光一凝道：「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糊塗。」

江山暗中一咬牙，說道：「我是真不知道。」

黃君美目中閃漾起幽怨神色，道：「好吧，讓我告訴你，你，在『百花城』的時候我已經把心交給你了。」

江山心神震顫，道：「姑娘……」

黃君道：「我知道你要說甚麼，你不用說了，你讓我去救梅恨天，這不已經很夠了麼，我把我的心交給了你，你却把他推向別人，我不是要抱恨終生是甚麼。」

江山忙道：「姑娘別誤會，妳我相識才不過幾天，前後也不過見過三面……」

黃君道：「對你或許不够，可是，對我來說已經很够了，你知道『桐柏五虎』追上的時候，為甚麼我也趕到了，你知道你剛才遇險的時候，為甚麼我又適時趕到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我一直在暗中跟着你，剛才我厚着臉皮，要跟你做伴兒，我是想讓你慢慢知道我的心意，誰知道，你……」

她這番話，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聽得江山好不難受，他忍不住，吶吶說道：「姑娘……」

黃君微一搖頭道：「你不用再說甚麼了，我知道這種事無法勉強，就像我不能把心轉到梅恨天身上一樣，事到如今我也無顏再跟你結伴同行了，江湖險惡，你要

小心，也多保重。」

她那滿含幽怨的美目忽然湧現淚光，頭一低，轉身飛掠而去。

江山大急，忙抬手叫道：「姑娘……姑娘……」

黃君去勢極快，兩個起落已消失在茫茫夜色裏。

江山沒再叫，手緩緩垂了下來，胸口像塞了塊甚麼，塞得他透不過氣來。

他知道他傷了一個人的心，一個多情的姑娘的心。

他沒想到是那麼幾面黃君就對他產生了情愫。

他更沒想到他的幾句話會引來黃君赤裸裸的表白。

他知道自己錯了，也不能否認他對黃君有好感，可是黃君不讓他解釋，也走得太快了。

其實，他應該想得到的，姑娘蕭棲梧呢，緣不過一面，相處也不過一天一夜，又對他怎麼樣。

甫入江湖，該辦的事還沒一點頭緒，就惹了這麼多麻煩，往後日子還長得很呢，那怎麼得了。

也好，這樣可以專心辦正事了，這時候本不該涉及兒女私情。

他一咬牙，一橫心，猛吸一口氣，轉身飛掠而去。

江山消失在夜色裏，適才他站立處白影一閃又多了一個人，是黃君，只見她淚流滿面，望着江山逝去處喃喃說道：「我這是為甚麼，我這是為甚麼啊，難道我前世欠他的？」

她閃身欲動，忽然抬袖急急擦去了滿面淚漬。

一陣衣袂破風聲由遠而近，黑影疾閃，她身後落下了兩個人，赫然是「雙鳳門」的兩個護法，那紫袍紅臉矮胖老者以及那紫袍黑臉長髮老者。

他二人落在黃君身後，立即恭謹躬下身去，只聽那黑臉長髯老者道：「屬下斗胆，請公主回駕……」

黃君連頭都沒回，雙眉一揚，冰冷說道：「住嘴，你們兩個願意跟就跟，不願意去就先回去，我不信沒你們我就沒辦法在江湖上走動。」

騰身掠起，向着江山逝去方向飛追而去。

那紅臉矮胖老者閃身欲動。

那黑臉長髯老者伸手攔住他，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你要知道公主是咱們兩保着出來的，萬一出了差錯咱們兩可担當不起。」

那紅臉矮胖老者道：「那麼你說該怎麼辦，公主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黑臉長髯老者道：「我看不如這樣，你帶着人能去暗中衞護，我趕回去稟報門主一聲，在門主面前報個備！」

那紅臉矮胖老者遲疑了一下道：「事到如今我也沒主意了，你就看着辦吧，我走了！」

他騰身而起，去勢如飛。

只見遠處夜色中十幾條黑影隨着他往同一方向掠去。

那黑臉長髯老者轉身而去，幾個起落也自不見！

×　　×　　×

天下之大，要找一個殘廢老人談何容易？

江山現在並不急於找那殘廢老人，他現在把找殘廢老人列為了次要，他要找他那還在人世，但却離奇失了蹤的父親，因為那是他的生身之父。

他認為只能找到他的父親，同樣可以知道他想知道的，同時他也要查明白，為甚麼他父親離奇失了蹤。

他父親的失蹤，也是毫無蛛絲馬跡可尋，並不見得比那殘廢老人好找，可是找兩個人總比找一個人容易些，他可以在找父親之餘順便找那殘廢老人，要首先找到那殘廢老人，從而知道他想知道的，然後一一把那些罪魁禍首找出來，應該也是一樣，說不定他父親的失蹤跟那些罪魁禍首有關。

盡管他答應過「百花城主」要找那殘廢老人，可是，那是條件交換，即使他不找殘廢老人也無愧於心，何況他並沒有放棄？

這一天，他到了「漢陽」，而且到了「漢陽」第一大禪林「歸元寺」之前！

「歸元寺」在「漢陽」山西麓，以所雕五百羅漢馳名。

中國寺院以五百羅漢馳名的，還有「浙江」之「淨慈」，「廣州」之「華林」，但不若「歸元寺」之雕工更細，栩栩如生，堪稱絕世之作。

江山到了「歸元寺」前正是上午時分，這當兒香客正少，江山一個人背着手進了「歸元寺」，院子裏空蕩寂靜，一個影也看不見。

江山四下看了看之後邁步往大殿行去，他剛要登上大殿前石階，只聽一聲佛號傳了過來：「阿彌陀佛，施主要燒香。」

江山停步循聲望去，只見東邊廊下走來一名中年僧人，容那中年僧人走近，他道：「我是來拜訪寶刹方丈的，可否麻煩大和尚引見。」

那中年僧人看了他一眼道：「施主認識我們方丈麼？」

江山道：「我有位父執是方丈的方外至交。」

那中年僧人道：「原來如此，施主貴姓？」

江山道：「有勞大和尚轉告，我姓江，江河的江。」

那中年僧人道：「原來是江施主，請隨貧僧來。」

他微一欠身，轉身行去。

江山一聲「有勞」，邁步跟了上去！

那中年僧人在前帶路，繞過兩重大殿進入後院，但見這「歸元寺」後院花木處處，曲徑通幽，寧靜安詳之中帶着肅穆氣氛，令人俗念為之一滅。

踏進一條長廊，那中年僧人停在一間禪房之前回過身來道：「施主請稍候！」

轉身推開門行了進去。

有頃，兩扇門又開了，那中年僧人當門而立，合掌微一躬身，說道：「施主請進。」

江山謝了一聲行了進去，他剛進禪房，只見一個清癯老僧迎了出來，單掌立胸向江山微一欠身道：「這位想必就是江施

主了。」

江山忙答一禮道：「正是江山，打擾大和尚清修，還望原諒。」

老和尚忙道：「豈敢，江施主太客氣了，請坐！」

眼前就是一個小客廳，陳設很簡單但不失雅緻，左牆角下一隻矮几上放着一方棋盤，兩邊牆壁上懸掛着幾幅字畫，居然都出自名家手筆，顯見得這位老方丈是位「雅僧」！

賓主落座定，中年僧人獻上香茗，老和尚含笑說道：「老衲眼拙，施主以前沒來過『歸元』吧！」

江山欠身道：「這是我頭一次朝拜『歸元』，不過，以前我常聽我一位父執提起我，我這位父執，對大老和尚的胸蘊備加推崇！」

老和尚微一欠身道：「施主誇獎了。老衲冒昧，敢問施主這位父執是……」

江山道：「就是美號『神手書生』的楚凌霄楚大俠。」

老和尚微微一怔道：「原來楚大俠是施主的父執，楚大俠是老衲的方外至交，說起來彼此就不是外人了。」

江山道：「以往常聽楚大俠說，他經常到『歸元』來跟大和尚作竟日之談，或書畫，或琴棋，自大和尚處獲益匪淺！」

老和尚哈哈大笑道：「那是楚大俠過獎，承楚大俠這位當今奇人不以老衲庸俗見棄，折節下交，老衲每每引以為榮，楚大俠驚世之才，所學胸蘊浩瀚如海，豈是老衲這庸俗老僧能及萬一的！」

江山道：「大和尚忒謙了。」

老和尚收斂了笑容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老衲的方外交不少，但楚大俠才是老衲敬佩的第一人。」

頓了頓道：「施主來得正好，老衲一事不明，正可向施主請教一下，誠如施主所說，楚大俠以往經常到『歸元』來作竟日之盤桓，可是如今已有好幾年沒有來了，要是老衲沒有記錯，他上一次到『歸元』來至今已有四五年了，不知是甚麼原因，施主可否賜告！」

顯然這位老方丈還不知道他那位方外至交出了事。

江山點點頭道：「不瞞大和尚說，家父也有四五年沒見着楚大俠了，日前特着我往楚大俠府上探視，不料楚府已成了一座空宅，我突然想起楚大俠是大和尚的方外至交，以前常到『歸元』來，所以我不揣冒昧特來拜訪大和尚，原以為可以從大和尚這兒打聽得楚大俠的行止，不料大和尚也有四五年沒見着楚大俠了！」

老和尚「哦」地一聲道：「原來楚大俠已舉家遷往他處了，那就難怪了！」

江山道：「想見得，楚大俠上一次到『歸元』來，並沒有跟大和尚言及他遷之事！」

老和尚搖頭道：「沒有，要不然老衲怎會一點都不知道！」

江山沉默了一下，說道：「這件事看似平常，其實仔細推敲起來，並不平常，乍看起來楚大俠似乎是舉家他遷了，但以我看來……」

老和尚忙道：「怎麼，施主！」

江山道：「以我看楚大俠恐怕不是搬了家，即便真是舉家他遷，也一定有甚麼不尋常的原因。」

老和尚道：「施主，何以見得！」

江山道：「大和尚請想，寶剎是他經常作竟日盤桓的地方，大和尚是他的至交好友，家父也是他的莫逆交，他若是舉家他遷，焉有不讓這兩處知道的道理！」

老和尚眉鋒微微一皺，沉聲說道：「這倒是，施主說的是理，乍聽施主說起，老衲也以為楚大俠是搬了家，如今聽施主這麼一說，老衲也覺得，事有蹊蹺，以施主看……」

江山道：「大和尚知道，楚大俠是武林中人，武林中的事那就很難說了！」

老和尚突然肅容合什，道：「我佛保祐！」

江山目光一凝，說道：「大和尚可還記得，楚大俠上一次到『歸元』來是甚麼時候！」

老和尚一點頭道：「記得，老衲記得很清楚，因為楚大俠那一次來曾經把一樣東西寄放在老衲處，那一天正是七夕！」

七夕是在七月十五之前，沒甚麼，可是老和尚所說的那樣東西卻引起了江山的注意，他忙道：「但不知楚大俠寄放在大和尚處的那樣東西是……」

老和尚道：「那是一幅女子畫像，而且是畫中人送給楚大俠的……」

江山呆了一呆道：「是幅女子畫像，而且是畫中人送給楚大俠的！」

老和尚道：「老衲原不知那是一幅女子畫像，只因為它裝在一個檀木盒裏，捲起來長不過尺餘，還是老衲第二天收拾東西把那檀木盒碰掉了地，那幅畫從盒裏滾出來展開了，老衲才知道那原來是一幅女子畫像。」

江山道：「那麼怎麼得知是畫中人送給楚大俠的！」

老和尚道：「老衲發現那是一幅女子畫像，當時就是一怔，忍不住再一細看，又發現那幅畫上款寫着楚大俠的大名，下款署名兩個字含烟，上端並有題詩，老衲已記不得那些詩句了，不過從那些詩句中老衲看出那畫中女子含烟，應是楚大俠的



白衣青年一揚手，冷電般銀光兩閃，兩大漢大叫捂臉，踉蹌摔下。

紅粉知己。」

含烟，紅粉知己。

江山暗暗思忖了一下，他母親雖然在他襁褓中便過了世，但他知道他母親並不叫「含烟」，顯然這是另一個女子。

他道：「大和尚可否把那幅畫拿出來讓我看看！」

老和尚「哦」地一聲，說道：「那幅畫像楚大俠已取去了，是楚大俠託人來取去的。」

江山微微一愕道：「大和尚可記得那是那一天麼？」

老和尚道：「老衲記得，那一天正是八月中秋。」

江山呆了一呆忙道：「五年前的八月中秋！」

老和尚想了一想道：「不錯，正是五年前的八月中秋！」

八月中秋是在七夕的一個多月之後，這就不對了！

江山心頭一陣跳動道：「大和尚，那幅畫像不是楚大俠自己來拿的，是他託人來拿的！」

老和尚道：「正是。」

江山道：「那個人可曾告訴大和尚，楚大俠為甚麼自己不來，他當時在甚麼地方麼？」

老和尚道：「老衲記得，那人說楚大俠有事自己不能來，却沒明說楚大俠到底有甚麼事，也沒有說楚大俠當時在甚麼地方？」

江山說道：「那人可曾帶着甚麼憑藉之物，譬如楚大俠的親筆信，或者是什麼信物……」

老和尚道：「這倒沒有，因為楚大俠把東西寄放在老衲處這件事，應該只有楚大俠跟老衲知道，既有人來取，而且明言是受楚大俠所託，老衲自不疑有他！」

江山暗暗皺了皺眉道：「那人可曾告訴大和尚他姓甚麼，叫甚麼，跟楚大俠是甚麼關係麼！」

老和尚道：「也沒有，他來去甚為匆忙，不過趕巧了，正好那天有位進香的施主在他離去時看見了他的背影，老衲聽那位施主說這位爺怎麼跑到『漢陽』來燒香來了，等那人出寺後老衲曾問過那位施主，據那位施主說那人是『揚州』地面上一個江湖人物，姓樂，叫甚麼老衲記不得了，外號好像叫甚麼『拚命三郎』，跟『水滸』上的石秀一樣。」

江山道：「『拚命三郎』樂，大和尚可記得這個姓樂的長得甚麼模樣？」

老和尚道：「三十多歲年紀，個子不高，可稱得上是短小精幹！」

江山又問道：「大和尚，可否再告訴我，那位名叫含烟的畫中女子長得是什麼模樣！」

老和尚道：「施主該知道，畫畢竟是畫，跟本人多少有點出入，不過老衲可以告訴施主，那畫中女子長得極美，若是那女子本人跟畫上的她一模一樣的話，她可以當之天下第一美人而無愧！」

江山心中盤旋了一下，道：「大和尚，自從那幅畫被這姓樂的取走之後，這幾年中沒人再來找大和尚要畫吧！」

老和尚一搖頭道：「沒有，想來他確

是受楚大俠之託！」

江山點了點頭，說道：「大和尚說得是。」

他站了起來，抱拳說道：「多謝大和尚，我不虛此行，倘若藉大和尚的指點能找出楚大俠，大和尚功德無量，打擾了，告辭！」

老和尚跟着站起道：「施主請在『歸元』用些齋……」

江山道：「謝謝大和尚，盛情心領，武林中事詭譎難測，能早一點找到楚大俠，要比遲一天找到他好，我不敢多躭誤，大和尚請留步。」

這句話說完，他人已在房門外。

難怪他急，這條綫索不啻是天上掉下來的，事隔五年了，誰知道事情有沒有變化，他如今是恨不得插翅飛到揚州去。

江山走了，等到老和尚跟那中年僧人追出了禪房，江山已然走得沒了影兒。

那中年僧人道：「這位施主走得好快啊。」

「的確。」只聽一個陌生口音接口說道：「這小子一身輕功身法不俗，走得當然快。」

中年僧人跟那老和尚忙循聲望去，兩個人看得俱都一怔，長廊上，兩個人的身後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幾個人。一個華服胖漢跟幾個神情驃悍的黑衣漢子。

中年僧人訝然注目，說道：「施主幾位是——」

那華服胖漢笑吟吟地道：「和尚，別問我什麼，只答我問話就行了，告訴我，姓江的那小子到你們『歸元寺』幹什麼來了。」

中年僧人聽對方的口氣不對，一時沒敢冒然答話，當即轉望老和尚。

老和尚畢竟鎭定些，低誦一聲佛號，上前一步，合什躬身道：「老衲『歸元寺』主持悟靈，請教施主高名大姓，怎麼稱呼？」

華服胖漢依然笑吟吟地說道：「你沒聽我說麼，別問我什麼，只答我問話就行了。」

老和尚道：「適才那位是『歸元寺』的施主，施主請想，施主們到『歸元寺』來還能幹什麼。」

華服胖漢笑笑說道：「和尚，你們這座『歸元寺』建了有多少年了。」

老和尚道：「想有好幾百年了，施主問這……」

華服胖漢微一點頭道：「不愧是漢陽第一大禪林，和尚，我忽然放把火把它燒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老和尚不禁臉色一變，說道：「施主——」

華服胖漢含笑道：「老和尚，答我問話，姓江的那小子到你『歸元寺』來幹什麼來了。」

老和尚說道：「老衲剛才，已奉知施主——」

華服胖漢一抬手道：「給我準備。」

一名黑衣漢子探懷摸出一個火摺子打着，抬手舉到了窗戶上，再近一點非點着窗戶紙不可。

老和尚神情一肅，道：「阿彌陀佛，施主，這是佛門清淨地，『歸元寺』迄今已數百年，納進十方香火……」

華服胖漢一笑說道：「和尚，我不信這個，幹我這一行的也不能信這個，要是信這個我就只有改行了，再說我本不願意這麼幹，是你逼我的，要有什麼罪過那該是你的，不是我的。」

老和尚低誦一聲佛號道：「只要施主能心安理得，那就請燒吧。」

話落，他閉上了兩眼。

一名黑衣漢子突然一聲冷笑道：「我倒要看看你這老和尚一身骨頭有多硬。」

他邁步就要逼過去，可是他腳下剛動就被華服胖漢攔住了，只聽華服胖漢輕喝道：「大胆，怎麼能對出家人無禮！」

轉望那舉着火摺子的黑衣漢子道：「『歸元寺』的香火不够旺盛，咱們給它添點兒吧。」

那黑衣漢子舉着火摺子就往窗戶紙上碰，眼看那火摺子就要碰上窗戶紙，突然，那黑衣漢子大叫一聲撒手丟了火摺子，左手抓着右腕，右手背上鮮血直往下滴。

一衆黑衣漢子勃然色變，怒叱聲中就要撲老和尚。

華服胖漢抬手一攔叱道：「笨蛋，就憑你們怎麼能不吃虧，找錯了人了。」

他緩緩轉身向後，一衆黑衣漢子也忙轉過了身，兩三丈外，長廊盡頭，冷然站着個白衣少年。

華服胖漢兩眼精芒暴閃，道：「又是你，你可眞是陰魂不散啊。」

那白衣少年冰冷說道：「彼此彼此，我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華服胖漢道：「你跟姓江的小子究竟什麼關係，每每專壞我的事。」

那白衣少年道：「我麼，我是江山的朋友。」

華服胖漢道：「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那白衣少年冷冷一笑道：「當然知道，專門乘人之危，怕硬欺軟的鼠輩。」

兩聲怒叱，兩名黑衣漢子閃身撲了過去。

那白衣少年臉色一寒道：「憑你們也配跟我動手，給我滾回去。」

只見他一揚手，冷電般銀光兩閃，兩名黑衣漢子大叫捂臉，踉蹌暴退，鮮血順着指頭縫兒流了下來。

那白衣少年冰冷說道：「你們沾了『歸元寺』的光，要不是因為這是佛門清淨地，我就讓你們兩個躺在這兒。」

誰也沒看清楚那閃了一閃的銀光是什麼，這一手鎭住了其他的黑衣漢子，沒一個敢再輕舉妄動。

華服胖漢臉色大變，道：「你究竟是那條綫上的，報個萬兒……」

白衣少年冰冷道：「憑你們這些專門乘人之危，欺軟怕硬的鼠輩還不配問我的姓名——」

華服胖漢仰天厲笑道：「好，好，好，好朋友，你也太狂了，老虎不發威你當我是病貓，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也不知道我南宮某人的厲害。」

話雖這麼說，却不見他動。

而那白衣少年的臉色却忽然一變，只聽他冰冷叱道：「好卑鄙的東西，你居然施毒……」

華服胖漢冷冷笑道：「什麼叫卑鄙，我向來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現在你知道厲害了吧。」

白衣少年冷笑道：「你是做夢，雕虫小技難登大雅，這些下五門玩藝兒豈能傷得了我，留神你那隻卑鄙下流的爪子。」

他一揚手，銀光一閃，直奔華服胖漢右手。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華服胖漢顯然怕了這個猶不知道是什麼的玩藝兒，不知道是什麼，他不敢輕攖銳鋒，一驚之餘只有連忙閃身躲避。

別看他胖，他動起來還眞靈活，一步便跨出數尺去。

他躲得不能說不够快，那知那綫銀光處像長了眼似的，方向忽地一變，也跟着追了過來，一刹間便到了眼前。

華服胖漢大驚失色，如今那綫銀光襲的是他的面門，匆忙之間他只有低頭躲避，他一低頭，「噗！」的一聲，那綫銀光正打在他髮髻之上，縛頭髮的絲帶斷了，頭髮立即披散了下來，華服胖漢心胆欲裂，厲嘯一聲騰空飛射而去。

他這一跑那些黑衣漢子那還敢多停留，喪家之犬般也跟着跑了，一轉眼間連影兒都看不見了。

老和尚定了定神忙走了過去，冲白衣少年肅然合什躬身：「施主義伸援手，使得這座數百年古刹得免毁於一旦，功德無量，老衲跟『歸元寺』衆施主俱皆感激，我佛也當庇祐。」

那白衣少年臉上的冰冷神色一掃盡淨，忙答一禮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再說我也是江山的朋友，老禪師別客氣了，請告訴我那位江兄到什麼地方去了。」

老和尚道：「自當奉知，江施主往『揚州』去了。」

那白衣少年微微一怔，旋即拱手說道：「多謝老禪師，我還要追趕我那江兄去，就此告辭。」

他轉身要走，忽又轉回身來遲疑了一下道：「老禪師可否告訴我，我那江兄到『歸元寺』來幹什麼來了。」

老和尚也遲疑了一下，但他旋即肅容說道：「這座數百年的古刹以及老衲等的性命都是施主救的，再說施主也是江施主的朋友，老衲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當即他就把江山的來意概畧地說了一遍。

靜聽之餘，白衣少年滿臉都是訝異之色，容得老和尚把話說完，他立即截了說道：「有這種事，我早料他……這麼說老禪師以為他是到『揚州』找那個姓樂的去了。」

老和尚微一點頭道：「是的，施主不以為然麼。」

那白衣少年忙道：「不，我也這麼想，多謝老禪師，告辭。」

老和尚怔了一怔，旋即閉目合什：「阿彌陀佛，願天相吉人。」

× ×

在中國歷史上，「揚州」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與「蘇州」齊名，玉樹瓊花，綠楊明月，久已傳誦海內。

經典上原說：「淮海堆揚州」，爾雅上更說：「江南日揚州」。當時的「揚州」包括「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及「福建」諸省，直到隋唐以後改置「揚州」於「江都」，唐後直稱「江都」為「揚州」，當時的「揚州」不亞於蘇杭，而其金粉之盛則遠過於「秦淮」。

由唐以迄於清嘉慶以前，「揚州」最為繁華，東南數百萬漕艘浮江而上，比其咽喉，商旅十九，有十里長街及二十四橋之勝。

在詩中有「綠楊城廓是揚州」句，也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句，風流的杜牧更有：「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靑樓薄倖名」這麼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由此可見「揚州」金粉之盛，也由此可見「揚州」是多麼的誘人。

在「揚州」南大街有這麼一座酒樓，雕樑畫棟，飛簷狼牙，富麗堂皇，美侖美奐，門口那對朱紅的巨柱上掛着一對筆力勁遒，鐵劃銀鈎的對聯：「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

這座酒樓就叫「揚州第一樓」，漆金的招牌掛得高高的，老遠就看得見。

「揚州」是個金粉極盛的繁華所在，歌台舞榭，酒樓茶肆多得不可勝數，而且都具相當的規模，為什麼這座酒樓敢誇「揚州第一樓」，自然有它的道理。

第一，「揚州第一樓」不但大而且富麗堂皇，美侖美奐。

第二，名廚，名酒，名菜。

第三，有歌伎，南國紅粉也好，北地胭脂也好，都是「揚州第一樓」主人千挑百選，不惜重資金條聘來的，因之她們人美，歌佳，個個色藝雙絕。

就因為這三樣，它敢誇稱「揚州第一樓」。

當然，上「揚州第一樓」擺桌筵席也好，小酌一番也好，却貴得嚇人，稍微差一點兒的有自知之明都不敢問津，只有站在遠處聞聞酒菜香，聽聽歌聲妙的份兒，而有錢的巨賈富紳却一擲千金，毫無吝色，因之「揚州第一樓」賺得是這些有錢大老爺的白花花銀子，久而久之，揚州第一樓成了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去的地方，這麼一來無形中抬高了「揚州第一樓」的身份，「揚州第一樓」也就更出名了。

當然，魚幇水，水也幇魚，去過「揚州」沒有比上過「揚州第一樓」更光采的事兒了，誰要是到過「揚州」沒上過「揚州第一樓」吃頓飯，喝杯酒，那就等於沒去過「揚州」，那也就表示你腰裏稀鬆，沒什麼身份，沒什麼地位，商場也好，官場也好，準永遠抬不起頭來。

這當兒正是華燈初上，「揚州第一樓」前停滿了車馬，「揚州第一樓」上熱鬧上達九霄，把整座「揚州城」都震動了。

放眼望去，「揚州第一樓」上坐滿了富紳巨賈，一個個衣着鮮明，紅光滿面。

四五十張大大小小的桌子是弧形排列着，正對着一座上鋪紅氈，兩尺多高的半圓的枱子，台上兩邊是絲竹笙絃各種樂器的伴奏，靠裏垂着一幅珠簾，簾後如今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一個女子的身影，高挽着雲髻，細束着柳腰，鬢影釵光，極為動人。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神眼遊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揭破龍鳳會的陰謀，回到荷軒，向七王爺稟陳往謁共人之經過，未幾，發覺荷軒被圍，敵人並用箭書警告岳秀交出七王爺，否則用火攻，岳秀分配人手，嚴密保護七王爺，敵人雖用勁弓長箭和陰燐鬼火箭射將進來，全爲岳秀等撥打開去，僵持半晌，驀聞軒外隆然聲响，岳秀與譚雲，急躍出查看，據朱奇報告，有二敵人向荷軒潛來，其一被朱奇發鐵胆擊斃，另一伏在地上不敢再動，岳秀貼地飛往敵人伏身處，一舉手把敵人制住，這時一道鬼火箭由花叢射來，發出藍芒，照亮了岳秀所處位置——

****

箭雨排空勁　刀光映月寒

但聞金風破空，十幾支勁箭，集向岳秀停身之處射來。

這是特別的勁箭，力能穿石破堅，岳秀只聽那破空的箭風，已知道這勁箭的厲害。

突然間，用力一帶，憑藉着深厚的內力，硬把那大漢給抬了出來。

幾支尖利長箭，穿透那大漢的身體。

淒厲的長叫，劃破夜空，聽得人毛髮悚然。

岳秀看那大漢身上中了六隻長箭，根根穿透身體，刺入地中數寸。

暗暗歎了一口氣，忖道：看來，他們是早有準備了，這等特製的強弓硬箭，果然是厲害的很。看來，那荷軒的板壁，果有被洞穿之慮。

以岳秀武功之高，一時間，竟然也不敢有所行動。

需知這等特製的勁箭，不但穿透力強，而且箭的速度，也比一般的快速許多。

不知那茶花園中，有多少弓箭手，在伺伏着張弓以待，而且，處身之地，又是這強弓最有效的距離以內。

但聞朱奇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公子，你好麼？」

雖是一句很簡單的問話，但聲音中，却充滿着淒涼之意。

岳秀暗暗吁了一口氣，忖道：我如一開口，必將招來對方長箭的集射，我如不開口，朱奇，唐嘯，楊玉燕，恐都將捨死忘生的衝過來，看來，是非得冒險不可了。

念轉意決，暗運功力，雙手各抓着一具屍體，陡然挺身而起，兩具屍體，先後擲出，投向茶花叢去。

借那投出的屍體掩護，岳秀以迅如電火的速度，倒躍而退。

但聞箭風破空，寒芒流動，七支勁箭和兩支銀梭，三枚飛刀，集向岳秀射來。

岳秀確飛得太快了，快的和那破空勁箭比美，人影一閃，人已到了大樹之後。

朱奇已然作勢準備衝上茶花叢去拚命，見岳秀無恙歸來，才吁了一口氣，道：「公子沒有傷着麼？」

岳秀道：「沒有……」

語聲一頓，接道：「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對方強弓勁箭，太厲害了，我們沒有辦法抗拒，那勁箭不但穿透力十分強大，而且，也較一般的箭勢快速，如在近

一點距離內，很不容易封擋開去，你要特別注意，千萬不可逞強。」

胆叟朱奇，對岳秀早已敬服的五體投地，聽出岳秀如此吩咐，心中自無懷疑，連連點頭應是。

對方似是也很珍惜勁箭，並不亂發。

岳秀飛身躍入府軒，楊玉燕和唐嘯立刻迎了上來。

楊玉燕低聲說道：「大哥，你傷着沒有。」

短短一句中，充滿着無限的關懷、柔情。

岳秀笑一笑道：「我很好。」

楊姑娘未再問第二句話，輕輕吁一口氣，向後退了回去。

七王爺沉聲說道：「兄弟，情勢怎麼樣？」

岳秀道：「不壞也不好，距天亮時間不遠了，但這一陣他們可能有一陣進攻，委屈你坐着別動，該有行動時，唐嘯和玉燕自會招呼你。」

七王爺笑一笑，道：「那就辛苦你們了。」

只聽胆叟朱奇叫道：「小兄弟，小心些，兔崽子們要發動攻勢了。」

唐嘯道：「老哥哥，你撐得住麼？」

朱奇微笑道：「你放心，老哥哥，還沒有把幾個人放在心上。」

唐嘯道：「老哥哥，加點勁，小弟身負要務，只怕沒法子去帮你忙。」

但聞幾聲厲叱，緊接着是掌力和兵刃的交撞之聲。

朱奇已無暇答話，顯然已和對方交上了手。

同時，荷軒後，傳過來一陣擊水的聲音，似乎是水面上也交了手。

屋面上傳來了歐陽俊的聲音，道：「二公子，招呼水面上，七八條小舟衝了過來。」

一陣呼喝之聲，荷軒四週突然靜寂下來。

但不是真的靜寂，暗器破空，兵刃相撞的聲音，分由四面八方傳來。

情勢很明顯，敵人在佈置妥當之後，分由四方發動了攻勢。

岳秀衡量了一下輕重，雙臂一抖，突然飛身而起，由屋頂開的一個圓洞中衝了出去。

身登屋面，目光轉動，立時發覺了一場凌厲的搏殺。

譚雲豪勇異常，已飛下屋頂，搶登水面上一條小舟上，揮劍如飛，和人搏殺。

四艘小舟，圍在了他的四週。

沒有人呼喝，都是靜悄悄的拚命。

刃與刃的交織，在夜色中閃起致命的寒芒。

水面上不停的翻動着浪花，本是一池平靜的荷池，此刻却濺珠飛玉。

原來，墨龍王召，一手拒擋水中強敵，一隻手，還替譚雲穩住小舟，才使得譚雲劍如飛虹，獨拒四舟八個人的攻勢。

敵人小舟上，每舟三人，一個穩住船身，兩人聯手攻敵。

星光下，只見荷池中，飄浮着三具屍體。

歐陽俊左臂上受了傷，面前放着一堆擊碎的瓦片，不時當作飛蝗石，投出擊敵相助。

岳秀躍落在歐陽俊身側，道：「歐陽兄，傷的很重麼？」

歐陽俊淡淡一笑，道：「七八隻長箭集中射了過來，一時間閃避不及，左臂中了一箭，傷勢不算太重。」

岳秀低聲說道：「血似乎流了不少，歐陽兄，請下樓包紮一下，這裏由兄弟守望。」

歐陽俊拏出金創藥物，敷在傷處，順手撕下了一塊衣服，迅快的把傷勢包好，道：「不碍事，只是一些皮膚之傷。」

岳秀一直守護在歐陽俊的身側，等他傷勢包好，才回頭望去，只見胆叟朱奇，雙掌飛舞，獨鬥四個大漢。

再看譚雲劍勢如虹飛電掣，以寡敵衆，仍然佔盡了優勢。

荷池水沸，已然平息，只是荷池中，又多了一具浮屍。

想是由水中摸來的敵人，已被王召殲殺。

水池中的形勢，已然平靜下來，譚雲，王召，已然佔盡了優勢。

朱奇和四個大漢却搏殺的凌厲絕倫。

只聽頑童唐嘯的聲音，道：「老哥哥，撐得住麼？」

朱奇道：「這四個小子的武功不錯，老哥哥分不出手助你了。」

唐嘯道：「不要緊，你能撐住就行，這兩個兔崽子小弟還接得住。」

一陣兵刃交撞之聲，傳了過來。

就是這一陣工夫，似是已有人衝過了朱奇的攔截，衝到荷軒門口，而且，已和唐嘯接上了手。

衡量了一下形勢，岳秀低聲對歐陽俊說道：「歐陽兄，看着形勢變化，如有事情，招呼我一聲，兄弟先去看看前面的形勢。」

一揚雙臂，飄落在荷軒前面。

這時，又有四個手執兵刃的大漢，閃電奔雷一般，奔向荷軒。

岳秀回首一顧，只見唐嘯堵在荷軒門口之處，閻羅判縱橫飛舞，獨拒兩個手執鬼頭刀的大漢。

眼看敵人援手又到，岳秀殺機頓起，冷冷喝道：「你們這等放肆，形同造反，其罪當誅了。」

喝聲中，人影一閃，衝向朱奇身前，右手一抬，竟從刀光寒芒的空隙中，抓住了一個大漢的右腕，用力一帶，頓時把那大漢手中一口雁翎刀給奪了過來，順手一送，迅向一支刺來的練子槍。

那大漢穴脈受制，閃避不及，被那練子槍刺中前胸，對穿而過，傷中要害，立時死亡。

岳秀一出手，就傷了圍攻朱奇的四人之一，又奪下一把雁翎刀，刀勢一推一轉，幻起了一片刀影，斬下那施練子槍大漢的右臂。

朱奇目睹岳秀一出手連傷兩人，精神大振，大喝一聲，一掌劈死了一個手執七節鞭的大漢。

岳秀道：「朱奇，還餘一個交給你了。」雁翎刀一橫，攔住了另外衝過來的四個大漢。

這四人一色的黑色疾服的勁裝，手中兵刃也完全一樣，一手執刀，一手執着李公拐。

岳秀眼看敵人綿連不絕的攻了過來，心中大是驚愕，動了速戰速决之心，雁翎刀一揮，橫裏斬過去。

四個向前衝奔的大漢，忽然一下子收住脚步，兩刀兩拐，並臂而起。

只聽嗆的一聲，竟把岳秀的雁翎刀分擋開去。

岳秀感覺出拐上力道，十分强大，心頭微微一震，刀勢一變，連劈七刀。

但見四個黑衣人刀拐並舉，交錯支援，竟把岳秀七刀封開。

未待岳秀再行出手，四個黑衣人已展開還擊，李公拐以守為主，專對岳秀的要害大穴下手。

這是一個配合嚴密，攻守亦具的陣勢，岳秀一時間，竟被刀拐交叉的變化困住，雖然沒有落敗，但也無法勝敵，不知不覺間，竟然搏鬥了二十餘招。

這時，胆叟朱奇已然擊斃了另一個敵人，站着旁側，見岳秀無法收下四個敵人，心中暗暗吃驚，以岳秀武功，竟被四人困住，當下一伸手，從腰中取出難以一用的金環，高聲說道：「公子，可要老奴助你一臂之力。」

岳秀心中亦暗暗震驚於四人的武功，刀勢一緊，展開反擊，一面說道：「不用助我，快助唐嘯收拾另外兩個强敵。」

耳際間傳來了唐嘯的聲音，道：「公子放心，兩個毛賊，已被我收拾了。」

岳秀道：「好！你們守住門口，不許讓人衝入軒中。」

說話之中，刀法突然一變。

但見刀光閃轉，有如流電飛虹，四個黑衣人，頓時被岳秀凌厲的刀勢，迫的有守無攻。

朱奇目覩岳秀刀法的奇幻，心中大是敬佩，但四個黑衣人刀枴交錯，渾如一體，雖落下風，但却毫不慌亂，錯身而站，交相支援，竟把危局穩住。

岳秀刀光展佈成一丈方圓一片刀幕，泰山壓頂一般的罩了下去，一連十二招，竟然未把四人迫退。

朱奇心中一動，突然想起一個人，心頭大大的震撼了一下，道：「公子，這四人似是天山拐仙的門下。」

岳秀內力貫注刀身，又增强了刀上壓力，一面應道：「天山拐仙是何許人？」

朱奇道：「天山拐仙，四十年前，曾獨力擊敗中原三十六位高手，稱雄中原，後得少林開光大師重啓禪關，以佛門班若禪功，和他苦鬥一日夜，才把他擊敗，退離中原，想不到四十年後，他的弟子竟然重入中原武林爭雄。」

岳秀道：「天山拐仙的為人如何？」

朱奇道：「天山拐仙在中原武林道上，不過半年時間，除了和一些中原武林道上的高手，動手搏鬥之外，很少有別的行動。」

岳秀刀光如雪，攻勢更見兇猛。

四個黑衣大漢，刀拐交織成一片很嚴密的網。

鐵拐和鐵拐互相交接支援，連連擋開了岳秀的刀勢。

岳秀也感覺這四人有着一套很精密的合搏之術，自己刀上的內力雖然很强，但因他們鐵拐傳力，互相支援，竟然無法震飛他們手中兵刃。

但那四個黑衣大漢，吃的苦頭更大，四柄鐵拐，結合成一片護身的光幕，只守不攻。

四個人從未料到，竟遇上武林如此高强的人，簡直沒有了還手之力。

岳秀突然收刀而退，冷冷說道：「你們是天山拐仙門下麼？」

四人之中，有一人挺身應道：「不錯，咱們來自天山。」

岳秀道：「你們也是龍鳳會中人？」

仍由那原來的大漢應道：「咱們是龍鳳會中請來的助拳之人。」

岳秀笑一笑，道：「在下不希望和天山拐仙結下不解之仇，四位可以去了。」

四個大漢大約吃了不少苦頭，立刻舉拐護身，緩步向後退去。

退到了一丈開外，才轉身一躍，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見。

岳秀一揮手，低聲道：「朱奇，躲入樹後，他們這一次攻勢未成，很可能要再施毒計。」

縱身一躍，飛入軒內。

只見荷軒門口處，躺着兩具屍體。

唐嘯低聲道：「主人，怎麼放了他們四個？」

岳秀道：「他們不是龍鳳會中的人，而且，一時之間，我也無法殺了他們。」

唐嘯奇道：「四人武功很高麼？」

岳秀道：「他們有一種合搏的陣勢，結合的十分嚴密。」

目光一掠兩具屍體，道：「都是你殺的麼？」

唐嘯道：「是玉燕姑娘助了我一臂之力，不知打出了一種甚麼暗器，輕靈迅快，不聞風聲，兩個匪徒都先中了她的暗器，我才得手。」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對付這種人，不可手下留情，大哥不致於責備我心狠手辣吧！」

七王爺突然接口說道：「殺的好，他們都犯的是禍連九族的大罪，殺一人，我獎黃金百兩。」

不知何時，七王爺已然行出了那桌椅棉被佈成的護身小棚之中。

岳秀低聲道：「敵勢很强大，有部份武功高出了我們意料之外，目下，他們已分由兩面攻來，荷花池上，還在纏戰。」

七王爺笑道：「我瞧到了，剛才以一抵四，搏殺的十分激烈。」

唐嘯道：「天山拐仙四十年前曾擊敗中原武林道上數十位高手，這個人難纏的狠，如是要和我們作對，那可是一樁麻煩事情。」

岳秀點點頭，說道：「如是那四個施用刀拐的大漢，確然是天山拐仙的門下，那就說明了天山一脈的武功，確有可畏之處……」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佈置在四面的人手，都非一般庸手可比，一時之間，决無法調集這樣多的高手，顯見，龍鳳會也早已有了準備，一旦動手，已不宜和他們纏鬥下去。」



突然一伸雙臂，由屋頂開闢的洞口，躍上屋面。

轉眼向荷池中望去，只見搏殺也已停止，譚雲一手橫劍，站在小舟上。

墨龍王召也已從水中躍上小舟，全身衣服盡濕，仍在不停的滴着水珠。

岳秀飄身而下，輕如葉絮般的落上小舟。

目光到處，只見譚雲左肩上被撕下了一條衣衫，鮮血仍然向外滲透。

岳秀一皺眉頭，低聲說道：「譚兄傷的很重麼？」

王召接道：「二公子獨拒十餘强敵，殺傷了他們十之四五。」

譚雲道：「一點皮肉之傷，岳兄不用担心。」

岳秀心中暗道：「譚雲，歐陽俊，都受了傷，雖然不重，但總是有碍，如是再傷了幾人，我岳秀縱有通天之能，也要顧此失彼。」

抬頭望望天色，只見正東方已然現出魚肚白色，天色卽將大亮，當下說道：「譚兄，王兄，他們退了多久？」

王召道：「不過一刻工夫。」

岳秀道：「天色卽將大亮，他們這一輪攻勢又傷亡很大，用不着再等下去了，咱們退入荷軒。」

譚雲，王召似是還想爭論，岳秀已連連催促。

兩人剛剛躍上屋頂，一陣急弦勁箭，疾射而至。

岳秀半蹲在小舟之上，揮刀撥打，勁箭紛紛落入水中。

如是譚雲，王召，再晚片刻，小舟上擠擁，這一陣急弦快箭，必將有人被傷。

一陣弓箭射過，岳秀突然一提氣飛身而起，也登上屋面。

譚雲有些驚異的說道：「岳兄，可是早知道他們要放箭。」

岳秀微微一笑，答非所問的道：「天已放亮，時機對咱們愈來愈有利了，二位請入軒中，咱們從長計議。」

譚雲微微一笑，當先躍落。

在岳秀揖讓之下，歐陽俊和王召，全部躍落入府軒之中。

岳秀最後躍落入軒，立刻道：「唐嘯，上屋面去，監視敵人的舉動，不論那一面，只要有敵人攻來，立刻傳警訊。」

唐嘯應了一聲，飛上屋面。

岳秀輕輕咳了一聲，道：「譚兄，你失血不少，兄弟這裏療傷丹藥一粒，請先服下。」

譚雲道：「不要緊，兄弟這點傷，只是皮肉傷，用不着浪費岳兄那麼珍貴的一顆靈丹。」

岳秀說道：「譚兄，眞正的決死之戰，是在天亮以後，譚兄不但要事先療好了傷勢，而且，要使體能保持到最良好的狀況。」

譚雲接過丹藥，一口吞下。

乖巧的玉燕姑娘，已然急急奔了過來，解開了譚雲右臂上用衣服臨時作成的傷帶，替譚雲敷上了金創藥物，包紮完好妥善。

譚雲點頭一笑，道：「多謝妳啦，楊姑娘。」

王召和譚雲剛躍上屋頂，一陣急弦勁箭疾射而至，岳秀用刀撥打，勁箭紛落。

楊玉燕嫣然一笑，道：「我現在穿的男裝。」

岳秀目光轉注到歐陽俊的臉上，道：「歐陽兄，你中箭之後，仍然奮力拒敵，只怕對傷勢妨害不小。」

歐陽俊道：「在下這點傷……」

岳秀接道：「常常會因小失大，就算歐陽兄的傷勢不重，但再遇上敵手時，這一點傷就可能使歐陽兄吃次大虧。」

楊姑娘欵步過來，低聲道：「歐陽兄，我替你包紮一下。」

歐陽俊心中，甚是感激，但却沒有說話。

楊玉燕小心翼翼的包紮好歐陽俊的傷勢，說道：「請在防箭佈設中，休息一下吧。」

譚雲和歐陽俊，都被楊玉燕讓入了替七王爺佈置的擋箭設施中，岳秀才回頭望着王召笑道：「王兄，請去換件衣服，咱們每一個人，都要保重，養精蓄銳，中午時分，和他一決死戰。」

王召微微一笑，說道：「岳兄藝業過人，心思愼密，實是武林中很少見到的人才。」

岳秀笑道：「王兄誇奬了……」

語聲一頓，接道：「荷花軒中，最大的缺憾，就是沒有食用之物，如若咱們到中午時分，還不能進些食用之物，那就可能影响咱們的體力，所以，中午之前，咱們非得和他們一決勝負不可。」

王召點點頭，道：「岳兄，你是咱們這一戰中的主要力量，所以，你也得好好的休息一下才好。」

岳秀說道：「多承關注，在下自會保重。」

天色已亮，一片朝霞，捧出了一輪金陽。

荷花軒外的景物，都已淸明可見。

岳秀凝目望去，只見那茶花叢中，人影幢幢，不停的發動，似是那茶花叢中，聚集了不少的人。

忽然間想到伏身荷軒脊上的唐嘯，在四面强敵的環伺之下，一旦被强弓硬箭所圍攻，只怕很難抗拒。

心念轉動，高聲說道：「唐嘯，你下來吧！」

唐嘯應聲躍落，說道：「公子有何吩咐？」

岳秀道：「靑天白日，景物明朗，有朱奇在外面監視，你用不着守在屋頂上了，一夜辛勞，你也該坐息一下了。」

唐嘯道：「我還支持得住。」

這時，王召已換過衣服，行了出來，道：「唐小弟，府中情勢如何？」

唐嘯道：「很奇怪，整個王府，一片死寂，除了荷軒前面的茶花叢中還可見人影行動之外，四面都不再見有任何一些動靜。」

岳秀道：「看起來，整個王府，都被他們控制了。」

王召嗤的一笑，道：「七王爺，乃江南七省千萬官民仰慕之徵，那巍峨的府門，執槍佩刀的守門府衞，代表着無上的權威，可是誰會想到，七王爺的府中，竟然被江湖中悍匪盤踞……」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文·高庸
圖·盧令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強遇難，郭長風似瘋了般，雙眼盡赤，運送小強屍體下山後，逕自奔向紅石堡。常洛引林百合往救林元暉，在地道中常洛情不自禁，侵犯林百合，為林百合刺傷，知悔願獨自往救林元暉。正欲動身，郭長風已救了林元暉和婢女鳳珠，郭長風身負箭傷，常洛願後退追敵，郭長風與林百合遂縋繩返回山下石洞，與田繼烈等相會。小強屍體躺在地上，郭長風不言不動，趺坐屍旁，眼淚長流不歇，田繼烈勸告人死不能復生，還是選處有紀念性地方埋葬為是，郭長風點頭稱是——

醉鄉宜頻到　此外不堪行

田繼烈道：「強兄弟既然在紅石堡捨命捐軀，為了永誌豪義，何不就將他葬在此處。」

郭長風道：「老爺子的意思，是將他葬在紅石堡？」

田繼烈道：「老朽認為紅石堡那片峭壁上的石縫，地勢極佳，又有葛藤垂蔓，連修飾表誌都不必費心，正是強兄弟最佳埋骨之所。」

郭長風輕哦了一聲，道：「那地方好雖好，只是上隔高峯，下臨絕壁，顯得太寂寞孤獨了些……」

說着說着，淚水又滾滾落下來。

田繼烈道：「強兄弟為義捨生，生前是磊落英雄，死後正宜居高覽下，傲視雲山。」

郭長風想了想，哽聲說道：「好吧，除此之外，恐怕也再難以找到更合適的地方了。」

石頭急忙站起身，搶着抱起小強的屍體。

羅老夫子跟着站起，道：「老朽也送傅少俠一程。」

郭長風道：「你不想早些回紅石堡去嗎？」

羅老夫子苦笑道：「老朽本不是武林中人，經過這次事件，深感江湖險惡，絕非終老之處，等諸位離去後，老朽也準備返回皖西故鄉，耕讀以渡殘年，從此不再參與江湖是非了。」

郭長風點頭道：「好…好…」

連說了幾聲好，舉步跨出石洞。

才出洞口，迎面却見林百合和櫻兒正向這邊走過來。

林百合揚手招呼道：「郭大哥，你們要到那兒去？」

郭長風既不回答，也無笑容，頭一低，竟從兩人側邊擦身而過。

林百合一楞，舉着的手被僵在空中，滿臉錯愕之色，不知該如何是好？

幸虧田繼烈緊跟着走來，在她肩上輕輕拍了拍，低聲道：「原諒他，他心裏正難過，咱們送強哥兒去安葬，一會兒就回來。」

櫻兒道：「他心裏難過，也不能拿咱



們出氣呀。」

田繼烈急道：「姑娘，你就少說一句吧……」

櫻兒憤憤地道：「為什麼不能說？其實，傅公子慘死，咱們小姐一點錯都沒有，他憑什麼責怪別人，當時誰料得到會有這種後果，事情既然發生，他難過，難道咱們就不難過了嗎……」

林百合突然掩面失聲，道：「櫻兒，不要說了，不要再說了。」

櫻兒眸子連轉，也流下淚來，哽聲道：「咱們回襄陽去吧，小姐，就當沒有認識這個無情無義的人。」

林百合只顧哭，只顧搖頭，却說不出話來。

田繼烈一面示意石頭和羅老夫子先走，一面柔聲勸慰道：「林姑娘，你要體諒他的心情，强哥兒和他自幼相依為命，情逾手足，一旦慘死，他難免會傷心，何況又是他親眼目睹，却不能出手援救，自然難免因急憤而生怨恨，等他悲慟平靜些，總有瞭解的時候。」

林百合淒然道：「他……他會恨我一輩子，永遠都不會瞭解了……」

田繼烈道：「不，只要給他時間，他一定會瞭解的，老朽相信他不是那種不明是非的人。」

林百合哽咽着說道：「那要等那一天啊？」

田繼烈道：「不會太久，咱們先把强哥兒的遺體埋葬了，他不再觸景傷情，慢慢就會平靜下來。」

櫻兒道：「可是，自從離開紅石堡，他就沒有跟咱們說過一句話，好像咱們就是害死傅公子的仇人似的。」

田繼烈道：「這些都不用再提了，人在悲傷的時候，言行難免會失常態，總之，姑娘們務必要委屈些，多多體諒他。」

櫻兒道：「你總叫咱們體諒他，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田繼烈道：「姑娘們先忍耐片刻，一切等安葬了强哥兒的遺體再說，好嗎？」

林百合含淚點了點頭，說道：「咱們本來也該送送傅少俠，既然如此，只好不去了，等一會，就煩老爺子代咱們在靈前致意，希望他在天之靈，能夠瞭解我的苦衷……」

話未完，眼淚又噗簌簌滾落下來。

田繼烈連忙說道：「姑娘放心，我會的。」

林百合轉身走了兩步，又駐足轉身，道：「還有一件事，也請老爺子替我轉達一聲。」

田繼烈道：「好，姑娘請說。」

林百合深吸一口氣，極力抑制下傷感，緩緩道：「咱們已經仔細問過鳳珠，這一次，的確是家父，不會再是替身了，咱們父女能夠團聚，都是郭大哥所賜，不管他多恨我，咱們林家會永遠感謝他的恩惠，至於那條失去的香羅帶，對咱們已經無關重要，不必再去追尋了。」

田繼烈瞿然道：「你們真的能確定這一次不會是替身？」

林百合道：「是的，鳳珠是我爹的貼身丫鬟，咱們即使認錯了，她却決不會弄錯。」

田繼烈道：「林姑娘，你親自跟令尊交談過嗎？」

林百合說道：「當然談過，但他老人家神志還是不太清楚，談不出什麼所以然來。」

田繼烈又道：「你能確定那鳳珠不會說假話？」

林百合道：「怎麼會呢？她在我們林家十多年，從來都很可靠。」

田繼烈搖頭道：「奇怪……奇怪……」

林百合道：「奇怪什麼？」

田繼烈道：「如果這一位真是令尊，那位從郝金堂手中奪去香羅帶的人，又是誰？」

林百合怔了怔，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或許那是另外一個人，傅少俠一時眼花看錯了。」

田繼烈道：「我還得趕去安葬强哥兒，這件事，咱們等一會再商議吧，不過，在事情尚未絕對明確之前，姑娘仍須留意令尊的言行舉止，不能太輕易相信他就是真的。」

匆匆叮囑了幾句，邁步奔向山谷，一路上，心裏仍在反覆思索這可疑的問題，總覺得其中定有蹊蹺，難以遽然置信。

趕到山脚峭壁下，却見郭長風等三個人都含淚站在石壁前，崖上垂藤如簾，小强的屍體已經不見了。

田繼烈放緩脚步，輕輕走到郭長風身邊，歉疚地道：「對不起，老朽來晚了一步……」

郭長風沒有回頭，只仰面凝視着崖上石縫，淚水就像決堤的黃河，滾滾而下。

好半晌，才見他嘴角蠕動，喃喃低語道：「是的，太晚了，如果這兒沒有這些葛藤，那該多好！」

田繼烈將手按在郭長風肩上，徐徐道：「老弟，不要儘說這種傷感話，葛藤是天生的，命運也是上天註定，人生自古誰無死，强哥兒捨命全交，死得重逾泰山，了無遺憾，咱們若哀慟太甚，豈不等於辜負了他一片苦心。」

郭長風緩緩頷首道：「我懂，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他今年才二十五歲，未免死得太年輕，不是嗎……」

田繼烈嘆道：「話是不錯，但人活百年終是死，只要能為自己，為朋友做一件有意義的事，生命縱然短促些，也是值得的，否則，枉活百年，也不過行屍走肉而已。」

郭長風默然垂下頭，對這番話，似有無限感慨，却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田繼烈趁機輕拍他的肩胛，道：「强哥兒既然已經安歇，咱們也該回去了，林姑娘還在等候跟你商議……」

郭長風搖頭道：「不！我不想跟她再見面了。」

田繼烈故作詫異地說道：「這是為什麼？」

郭長風道：「不為什麼，我已經兩次進入紅石堡，替她救出了林莊主，自問已盡了心力，小强慘死的事，我也不願再責怪誰，從今以後，也不想再過問寂寞山莊的恩怨是非了。」

田繼烈正色道：「你真的這樣決定了嗎？」

郭長風道：「不錯，我本是受僱取林元暉性命，如今却為了救他，反而犧牲了小强一條命，這代價已經夠重了，難道她還不滿意？」

田繼烈道：「你對寂寞山莊可算得仁至義盡，他們自然會感戴終生，再無別求，祗不過，你若從此撒手不再過問香羅帶的情仇恩怨，却恐怕要問心難安。」

郭長風說道：「香羅帶的事，與我何干？」

田繼烈道：「香羅帶本來與你毫無干係，但你既經置身其中，如今忽然半途撤手，却難免落得有始無終之譏，就拿老朽以局外人的身份看來，對你也不能畧無微詞。」

郭長風一怔，道：「哦！老爺子怎麼說？」

田繼烈道：「你是要我說真心話？還是說客氣話？」

郭長風道：「當然是真心話。」

田繼烈道：「好！我直言說出來，你可不能誤會我別有用心？」

郭長風道：「老爺子，你又何必顧慮太多。」

田繼烈說道：「既然如此，我就直說了。」

輕咳一聲，肅容接道：「老朽認為你當初既受公孫茵的聘僱，又收了定金，就該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後來你發覺內情複雜，不肯下手，並且助寂寞山莊，在良心上雖然無可厚非，對公孫茵來說，業已無『信』，你承認嗎？」

郭長風不能不承認。

田繼烈道：「你明知香羅帶內藏秘密，關係重大，却無善策保護，最後為了一個假替身，終於被郝金堂脅詐得去，護寶無力，足為不『智』，這責任你總不能推卸？」

郭長風只得點點頭。

田繼烈道：「如今因香羅帶使秦，林二家反目成仇，你却中途抽身，置林元暉父女生死安危不顧，未免有虧於『義』，既知公孫茵和寂寞山莊之間可能骨肉相殘，居然任憑其相互殘殺不予阻止，豈非不『仁』？大丈夫行事，既不能知仁義，辨是非，又不能守信諾，全始終，偶遇小挫，便萌退志，老朽實感替你惋惜……」

郭長風赧然垂首，連聲道：「老爺子，不要說了。」

田繼烈正容道：「不！郭老弟，我可以不說，你却不能叫世人不譏笑，即或世人全都不提，你能免得了自己良心的愧疚嗎？」

郭長風俛首長吁，無詞以對。

田繼烈又道：「郭老弟，咱們萍水相逢，素昧生平，論理，這些話，不該我來說，老弟本是聰明人，其實又何用他人嘵舌。」

郭長風突然抬起頭，長嘆了一口氣，說道：「依老爺子的意思，我應該怎麼辦呢？」

田繼烈道：「我不能教你要怎麼辦，這應該由你自己決定才行。」

郭長風道：「我現在方寸已經亂了，小强與我情逾同胞，他死了也罷了，為什麼偏偏要我親眼目睹，却不能援手……」

田繼烈道：「死者已矣，過去的事，不必去苦苦自疚，活着的人還有活着的責任。」

郭長風沉吟片刻，道：「剛才百合跟你談了些什麼？」

田繼烈道：「她要我轉告你，她們父女能夠重獲團聚，皆出你所賜，無論你心裏多恨她，林家會永遠感激你的厚恩。」

郭長風苦笑道：「她應該感激的人是小强，可是，她却眼睜睜看着他被活活燒死……」

田繼烈道：「這件事也不能苛責她，當時她那樣做，的確是强哥兒的主意。」

郭長風道：「我也知道，那是小强的主意，但小强可以那樣想，她却不該那樣做，至少，在小强被羅網困住的時候，她應該解開我的穴道，或許小强就不致慘死了。」

田繼烈道：「一個已經失陷，她不願你再去涉險，也並沒有惡意呀？」

郭長風搖了搖頭，說道：「這不是有沒有惡意的問題，而是能否問心自安，難道我的性命寶貴，小强的性命，就不值得珍惜？」

田繼烈默然了。

郭長風接着道：「不僅小强如此，後來雙飛劍常洛也險些重蹈覆轍，幸虧我搶先了一步，用『救命六飛燕』射傷秦天祥，救出了林元暉主僕，否則，常洛很可能也會慘死在地道中……」

說到這裏，他忽然又長嘆了一口氣，道：「往者已矣，我不想再責怪誰，剛才老爺子的教誨，我也衷誠接受，大丈夫全始全終，我決定盡力探查香羅帶的秘密，阻止公孫茵骨肉相殘，不過，有一件事，却要借重老爺子。」

田繼烈道：「你說吧，只要能力所及，咱們祖孫倆絕不推諉。」

郭長風道：「我想儘快去玉佛寺，見見那位大悲師太，恐怕無法分身護送林元暉返回襄陽……」

田繼烈慨然道：「沒問題，我會送他們回去。」

郭長風道：「不止護送他們回去，還得委屈老爺子留在莊中，因為寂寞山莊自總管楊百威以下，可能都是秦天祥佈置的人。」

田繼烈道：「這些都不必担心，老朽自會處理防範，倒是你獨自一人前往玉佛寺，萬一那老尼姑翻了臉……」

郭長風道：「我想不會的，她既是出家人，總該知道寃仇宜解不宜結，豈能强使至親骨肉自相殘殺。」

田繼烈連連搖頭道：「依我看，事情決不如你想的簡單，那老尼姑若有慈悲之心，就不會指使公孫茵向生父尋仇了。」

郭長風道：「命由天定，事在人為，要化解這段仇恨，只有面見大悲師太才是根本解決之法。」

田繼烈道：「你知道玉佛寺在什麼地方？大悲師太又是何許人嗎？」

郭長風道：「目前雖不知道，但既有地名人稱，總能打聽出來。」

田繼烈又道：「上次那麻臉尼姑受傷退走，心裏必然恨你入骨，仇人相見，只怕不肯輕易放過你。」

郭長鳳道：「有理行遍天下，我問心無愧，便是龍潭虎穴，又有何懼。」

田繼烈沉吟半晌，道：「你一定要去，希望你答應一件事。」

郭長鳳道：「什麼事？」

田繼烈道：「帶林百合一塊兒去。」

郭長鳳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田繼烈道：「咱們雖沒見過那位大悲師太，但從吳姥姥口中和麻姑的行事推想，多半是個剛愎自用的人物，對付這種人，不能逞强頂撞，只能用軟工夫。」

郭長鳳道：「軟工夫又如何？」

田繼烈道：「她當年收容公孫玉兒待產，又一手調教公孫茵長大成人，指使其替母報仇，必欲殺林元暉方始甘心，可見對男人懷着無比痛恨，或許她從前也是因情失意，才憤而出家的，天下尼姑大都有一段傷心往事，對男人往往沒有好感，你身爲男子，去跟尼姑理論，首先就吃力不討好，帶着林百合同去，多少總有些方便，這是第一個理由。」

郭長鳳沒有反駁，道：「第二呢？」

田繼烈道：「其二，她們恨的是林元暉，而林百合却是無辜的，若以林百合代父贖罪的名義去要求化解宿恨，她們沒有理由拒絕。」

郭長鳳不說話了。

田繼烈又道：「還有，公孫茵和林百合是同父異母姊妹，兩人面貌又十分酷肖，見面總有同胞之情，對說服老尼姑必定有帮助。」

郭長鳳聳聳肩，苦笑道：「老爺子的一番苦心，郭某十分感激，但此時若帶着百合同去，却有三不便。」

田繼烈道：「那三不便？」

郭長鳳道：「一則襄陽有許多瑣事尚待處理，老爺子是局外人，若無百合主持，不便擅作安排，二則咱們還不知道玉佛寺的確址，勢須多方探聽，男女同行，目標太過顯著，三則小强新喪，郭某心情正感惡劣，若言語上冒犯了她，反而不好。倒不如仍由老爺子護送他們先回襄陽，讓我探出玉佛寺所在，如有必要，再赴襄陽接她同往，這樣比較妥當。」

田繼烈默然良久，嘆道：「既然你堅持如此，老朽也不便多說，只盼你記住現在的承諾，早些到襄陽來。」

郭長鳳點點頭，道：「我會的，寂寞山莊的事，我就重托老爺子了。」

於是，抱拳當胸，跟羅老夫子和石頭一一告辭作別，出谷而去。

石頭好生不捨，含淚道：「爺爺，郭大叔還會不會到襄陽來？」

田繼烈凝目望着郭長鳳遠去的背影，緩緩頷首道：「一定會來的，你郭大叔決不是薄情寡義的人……」

× ×

郭長鳳的確不是薄情寡義的人，否則，他就不會在月娘房裏一住五天了。

月娘已經二十七八歲了，長得並不很美，却是這座「倚紅院」裏最紅的姑娘。洛陽城中，勾欄妓院不下兩百家，提起「倚紅院」，幾乎無人不知。

凡是聽過「倚紅院」這名字的人，就必然也知道「倚紅院」內有位最紅的何月娘。

論年紀，二十七八在勾欄一行，已經算得是人老珠黃了，但月娘却迄今艷名不衰，包夜訂價紋銀百両，仍然是姊妹淘裏最高價格，要想一親芳澤，還得三天前預付排號，如果不是熟客，有銀子也不一定能排得到。

何以故？據說此姝有三項天賦冠絕羣芳，一是通體凝膚賽雪欺霜，滑不留手，二是床功佳妙，天生尤物，三是聰明絕頂，善伺人意。一夜纏綿後，準教客人消魂蝕骨，永生難忘。

然而，月娘這些「絕技」，對郭長鳳一樣也用不上。

郭長鳳自從踏進「倚紅院」，丟下黃金百両作爲纏頭資費，聲言包住十夜，就從此沒有清醒過。

白天，他酗酒貪杯，連正眼也不看月娘一眼，到夜晚，早已喝得爛醉如泥，人事不知，連月娘的手也沒碰一碰，更別說繾綣纏綿了。

除了醉和睡，他甚至沒有跟人說過一句話，往往獨對酒樽，默默墜淚，再不，就是長歌當哭，哼一些不成曲調的兒歌。

一連五天下來，任是月娘聰明絕頂，也被郭長鳳弄糊塗了——這酒鬼好像有用不完的金銀，要買醉，何必到勾欄院來。

她也曾試探着問道：「爲甚麼天天喝酒呢？」

郭長鳳的回答是：「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這句詞，何月娘也懂。

於是，她又問：「既然尋醉不願醒，爲甚麼偏偏選中勾欄院？」

郭長鳳却反問她道：「溫柔不住住何鄉？」

何月娘只好不再問了，自第六天開始，便洗盡鉛華，換上布衣素裙，終日爲他酌酒，陪他共酒。

老鴇兒看見這情景，心裏納悶，偷偷將月娘喚到一邊，問道：「這人究竟是甚麼來路？你怎麼也不探聽探聽，反而跟着他喝起酒來？」

月娘笑笑道：「只要他有銀子，管他是甚麼來路呢？」

老鴇道：「我看他八成是個瘋子，這樣喝下去，八成兒會鬧出事來。」

月娘道：「放心吧，他並沒有瘋，只不過心裏有着傷心事，找不到人傾吐，等我慢慢開導他，自然就沒事了。」

老鴇又道：「你可千萬留神着些，最好趁他喝醉的時候，把他身上的銀子掏乾，早些攆他走省得麻煩。」

月娘口裏應着，却不忍心這樣做，「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不知爲甚麼，她竟然對郭長鳳生出無限憐惜與關切，眞恨不得多聚幾日，細細探問他內心的痛苦。

第七天的傍晚，郭長鳳又醉了，正嘔吐狼藉，「倚紅院」忽然來了一位神秘客人。

這人身裁高大，穿一件簇新青緞袍子，高底雲靴，頭戴文士巾，臉上垂着一層厚厚的面紗，除了兩道烱烱目光由面紗後透射出來，看不見五官面貌。

但身後却緊隨着兩名眉清目秀的書僮，令人一見，就知道是位有錢的闊佬。

老鴇兒眼最尖，連忙殷勤接待，迎入花廳內，將院中各色姑娘都叫了出來，燕瘦環肥，任憑挑選。

誰知那青袍人左看右看，全不中意，却道：「聽說你們這兒有一位何月娘，怎麼不見在內？」

老鴇陪笑道：「不錯，是有一位名叫月娘的，無奈爺來的不湊巧，她已經有客人包下了。」

青袍人道：「包了多久？」

老鴇道：「十天，現在已經七天了，再三天就滿期，爺要是中意她，何妨先在別的姑娘處住三天，等她的客人一走，老身就……」

青袍人截口道：「那包住的客人，可是姓郭？」

老鴇道：「是啊，莫非爺認識他？」

青袍人點點頭，道：「咱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既然在這兒，就煩媽媽請他出來見見。」

老鴇不禁遲疑地吶吶說道：「可是……可是……」

青袍人道：「可是甚麼？難道他不肯見見老朋友？」

老鴇忙道：「這倒不是，但……那位郭爺自從踏進咱們這道院門，便終日喝得酩酊大醉，一刻也沒有清醒過。」

青袍人哦了一聲，道：「不錯，我這位姓郭的朋友，最好杯中物，十天中總有七八天沉湎醉鄉，怎麼？他現在已經喝醉了嗎？」

老鴇苦笑道：「可不是，剛才還正在嘔吐，不知現在睡了沒有？唉——」

她本想抱怨郭長鳳幾句，忽然記起青袍人是郭長鳳的朋友，忙把下面的話咽了回去。

青袍人道：「不要緊，他若醉了不能出來，我進去看他也是一樣。」

老鴇吶吶道：「這……」

按妓院的規矩，除非住宿客人親自延請，娼家是不能隨便帶外人進入臥室的，是以老鴇有些爲難。

青袍人已經站了起來，道：「我跟郭爺長遠未見，聞說他到了洛陽，才特地趕來會面，如果月娘怕不方便，請暫時迴避一下也無不可。」

老鴇不敢開罪，只得笑道：「既然如此，老身先着人去知會一聲，讓丫頭們把房間清理好了，再請爺進去吧。」

青袍人道：「不用了，咱們是熟朋友，你前頭帶路吧！」

口裏說着，其實不等老鴇領路，自己帶着兩名書僮逕向後院走去。

他分明是第一次來，却好像對「倚紅院」的路徑很熟悉，穿過廳堂向右一轉，就筆直走向月娘居住的「廣寒別院」。

老鴇不敢攔阻，急忙呶嘴命一個丫頭抄捷路去送信，一面加快腳步，緊緊追隨着青袍人。

這是娼家的規矩，客人來此訪友，必須先經通報，以免一腳撞進房裏，碰上「不堪入目」的情景，弄得彼此尷尬。

幸虧那丫頭跑得快，月娘剛收拾好郭長鳳的嘔吐髒物，正在更衣，房門只是虛掩着。

那丫頭奔進房裏，氣吁吁地道：「姑娘，快穿衣服，有客人來了。」

月娘詫道：「甚麼客人？」

那丫頭道：「我也不認識，只知道是郭爺的朋友，要進房裏來看他，媽媽攔也攔不住……」

月娘掃了沉醉不醒的郭長鳳一眼，三把兩把穿上衣服，忙叫丫頭帮忙，將郭長鳳推進床裏，放下了羅帳。

同時又把分隔客室和臥房的珠簾放落，在臥房中點燃一盤檀香，以遮酒氣。

剛舒齊，腳步聲入耳，青袍人已到了客室門外。

老鴇扯開嗓子叫道：「郭爺睡了沒有？有朋友來看你啦——」

青袍人笑道：「睡了也沒關係，我只坐一坐就走！」

最後一個「走」字出口，袍袖一拂，房門應手而開，兩名書僮立刻閃電般衝了進去。

月娘恰好由內室掀簾出來，幾乎跟兩人撞個滿懷。

那兩名書僮只得刹住前奔之勢，向傍一分，側身站在珠簾門左右。

月娘一怔，當門而立，也忘了移步。

這時，青袍人已經大步跨進房門，目光由面紗後透射出來，向房中迅速地掃了一瞥，哈哈笑道：「這位大約就是月娘子了？」

月娘忙檢袵爲禮，低聲道：「不敢當，爺請坐奉茶。」

青袍人道：「難怪郭兄連老朋友都不見了，原來溫柔鄉中有如此艷福。」

說着，並未落座，却從袖中取出一片金葉子，順手遞給老鴇，道：「我跟郭兄日久未晤，今天少不得要好好叙一叙，這點錢，相煩媽媽替咱們安排幾樣酒菜。」

老鴇見了金子，眼睛都笑瞇了，連忙接過，口裏却客氣道：「怎麼好叫爺破費呢，理當老身請客才對……」

青袍人揮揮手，道：「媽媽有事儘管忙去，咱們朋友相叙，不必外人侍候。」

老鴇一叠聲道：「是！是！是！老身這就吩咐他們整治酒席送過來，爺請寬坐，恕老身失陪了。」

臨走，又頻向月娘以目示意，那意思是說：這可是一位闊佬，多多巴結些，姓郭的走了就拿他補缺……

青袍人等她一走，反手掩上房門，並且下了門。

月娘看出情形有些不對，忙陪笑道：「這位爺請坐啊，還沒請教貴姓？」

青袍人嘿嘿笑道：「不必客氣，姑娘請郭兄出來，他會認識我的。」

月娘道：「可是，他已喝醉了，剛睡着……」

青袍人道：「姑娘還是叫他起來的好，若等咱們去請他，那就不好看了。」

月娘駭然變色，道：「聽爺的口氣，你們跟他並不是朋友？」

青袍人冷笑道：「誰說不是？朋友有很多種，有的只是泛泛之交，有的是生死之交，咱們跟他，都是不分生死，不見交情。」

話落，舉手一揮，兩名書僮却一眼瞥見床上有人擁被而臥，同聲低喝，四掌齊揚……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琴殘劍斷

曹若冰·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芮詩純一身儒生打扮，往萬花香召名妓侑酒，兩人改姓為時、禹，偽稱來自北京，在萬花香院中，無意間出手解救一名小偷，那小偷之師竟是江湖中人稱為妙手大聖的莫秋山，邀約二人天亮前在關帝廟一晤，麥、芮二人在萬花香飲宴至三更後辭出，路上發現一少女跟踪，麥亮宇驀然返身將她制住，少女矢口否認跟踪，芮詩純故裝胡塗釋之使去，隨即折往關帝廟會晤莫秋山，叩詢何事相約，莫秋山懇切勸告他們早離長安，免蹈脂粉陷穽，芮詩純答稱已跟玉妃約定再晤，不願失約——

＊＊＊＊＊＊＊＊＊＊＊＊＊＊＊＊＊

馳騁脂粉陣　橫掃賭博場

麥亮宇突然接口說道：「老人家，我請問，老人家告訴我們『萬花香』不是處善地，要我們及早離開，可是怕我們落入脂粉陷阱中，上人家的圈套，受人脅迫利用？」

莫秋山點頭道：「不錯，老朽因見二位人品俊逸不俗，年歲又輕，所以才特地奉告，也奉勸二位。」

麥亮宇神色倏地一正，道：「如此，我有點問題向老人家請教，老人家能實告麼？」

莫秋山道：「甚麼問題？」

麥亮宇星目如電閃地道：「老人家對於『萬花香』知道多少？」

莫秋山一怔，說道：「禹兄弟問此之意？」

麥亮宇冷聲道：「請老人家先答我所問。」

莫秋山眨眨眼道：「老朽知道得並不多。」

麥亮宇道：「那院主巧娘是個甚麼出身，老人家知道麼？」

莫秋山道：「聽說出身關東綠林。」

麥亮宇道：「那玉妃和艷奴二位姑娘呢？」

莫秋山搖頭道：「那就不知道了。」

心念忽地一動，問道：「她兩個也是武林中人？」

麥亮宇道：「艷奴姑娘我還未見過，是不是還不知道，不過那位玉妃姑娘不但是武林中人，而且一身所學功力很高很不俗，比那個院主巧娘尤高一籌。」

莫秋山聽得心頭不禁駭異地雙目大睜，瞪得圓圓地望着麥亮宇，說道：「這話真的？」

「嗯。」麥亮宇道：「我自信我這雙眼睛還不會看差，老人家要是不信，不妨讓令高足找個機會試試她就知道了。」

語聲一頓又起凝目問道：「老人家知道『萬花香』不是處善地有多少時候？」

莫秋山道：「五個多月。」

麥亮宇點了點頭，沉思地說道：「五



個多月的時日不能算短，對於『萬花香』的情形應該摸得很淸楚了，我請問，她們屬於江湖上一個甚麼組織勢力，老人家摸出綫索了麼？」

莫秋山雙目倏地一睜，道：「二位也在懷疑『萬花香』和江湖上某個組織勢力有關連，來查探來的？」

麥亮宇神色冷漠地道：「老人家，我們的事你最好別問，請先答我問話。」

莫秋山臉色不由微微一變，道：「小兄弟，你說話怎地這麼衝動！」

麥亮宇冷冷地道：「我說話向來就是這樣。」

莫秋山道：「小兄弟，你應該明白，老朽並沒有義務答你問話。」

麥亮宇道：「但是，我却要你非答不可！」

莫秋山雙眉一軒，目射精芒地道：「憑什麼？」

麥亮宇道：「就憑我這個人。」

莫秋山突然冷聲一笑，道：「這麼說，老朽如果不答應，你便要用强對付老朽了，是麼？」

麥亮宇冷然一點頭道：「不錯，你算是說對了，不答，你就是自找苦吃！」

莫秋山語聲沉寒地道：「小兄弟，你該知道老朽不是容易受人威脅，好欺負的省油燈！」

麥亮宇淡淡地道：「我看得出來，老人家所學不俗，身手該稱當今一流，不過，那也得看是對甚麼人來說，遇上的是甚麼人。」

莫秋山是老江湖了，這話裏的弦外之音，他豈有個聽不懂的。

他雙目一瞪，精芒電射地道：「這麼說，你一身所學功力，一定很高很高，也很自負了！」

麥亮宇道：「我並沒有那麼說，不過要是讓我用强對付老人家，老人家絕對討不了一點好處！」

莫秋山冷笑道：「如此，老朽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功力，竟敢說這等狂話！」

麥亮宇道：「那也好，你就出手看看吧。」

說着，他已由椅子上站起了身子。

莫秋山也跟着站了起來，道：「到外面去。」

麥亮宇搖頭道：「不必了，就在屋裏也是一樣。」

莫秋山道：「屋裏地方不够大。」

麥亮宇道：「我認爲地方已經很够很够了。」

莫秋山微一猶豫，隨即一聲冷笑，說道：「如此，你接招！」話落招出，抬手探掌抓向麥亮宇的肩胛。

麥亮宇肩胛微側，笑說道：「老人家，這種問路的招式免了，請施展你的絕學吧。」

莫秋山雙眉一軒，口中一聲冷哼，掌招已變，易抓爲拍，直擊麥亮宇臉頰。

麥亮宇一聲輕笑道：「這一招變化很妙，堪稱『妙手』二字。」

這話，有點似是而非，也有譏諷的意味。

因爲莫秋山雖然外號人稱「妙手大聖」，但是他這「妙手」並非這一「妙手」，而是「空空妙手」。

他口說手不閒，話聲中閃電抬手，已一把攫住了莫秋山的腕脈。

他出手奇快絕倫，莫秋山只覺得腕脈一緊，立時猶如上了一道鐵箍，半身發麻，動顫不得。

莫秋山心神不禁猛地一震！瞪了眼，傻了！

他出道江湖三十多年，縱橫大江南北一十三省，會過不少的名家高手，闖出「妙手大聖」的美號，像這樣出手一招就被人拏住腕脈，這還是生平第一遭，頭一回栽這麼個跟斗。

麥亮宇一鬆，笑說道：「老人家，我沒有說狂話吧。」

莫秋山明白了，對方年紀雖輕，一身所學却是高不可測。

這樣的人豈會無原無故前來長安，一來就去逛「萬花香」，又怎會查問「萬花香」的底細……

他畧定了定神，雙目倏然一凝，問道：「小兄弟，老朽可否請教一件事？」

麥亮宇道：「什麼事？」

莫秋山道：「二位，可眞是來找朋友的？」

麥亮宇淡淡地道：「不然我們不會遠行千里，跑來長安。」

莫秋山道：「二位的那位朋友是失踪了，還是被人？……」

麥亮宇突然冷聲截口道：「老人家，適才我已經說過了，我們的事，你最好別問。」

話鋒一頓又起，道：「現在仍請答我問話，老人家摸出來什麼綫索沒有？」

莫秋山道：「老朽回答沒有，小兄弟相信麼？」

麥亮宇道：「只要老人家回答的確是實話，我沒有個不相信的。」

莫秋山臉容一正，說道：「到目前爲止，老朽還在摸索中。」

麥亮宇星目眨動地微一沉思，又問道：「在長安城中，老人家可曾發現有什麼和『萬花香』有關連的地方沒有？」

莫秋山畧一猶豫道：「有處地方，不過那也只是老朽私底下的懷疑，並不敢確定。」

麥亮宇道：「什麼地方？」

莫秋山道：「馬家坊。」

麥亮宇問道：「馬家坊，是個什麼所在？」

莫秋山道：「是長安城裏最大的一家賭場。」

「哦……」麥亮宇雙目一凝，問道：「主持人是何許人？」

莫秋山道：「昔年關東綠林道上的瓢把子『鐵彈子』毛鐵雄。」

麥亮宇道：「爲人怎樣？」

莫秋山道：「心黑手辣，殺人無數，兩手血腥。」

麥亮宇點了點頭，道：「謝謝老人家的賜告，同時，現在我要向老人家再說一遍，我們的事，老人家最好別問別管，也別對任何人提說我們曾經見過談過，這對賢師徒只有益而無害。」

話鋒一頓，轉向芮詩純說道：「表哥，天快亮了，我們走吧。」

× ×

「馬家坊」，從前原叫做「馬家酒坊」，後來因爲酒坊關了，不釀酒了，所以長安城裏的人也就把那個「酒」字省畧了，大家都叫它「馬家坊」。

這已經是好幾十年前的事兒了，如今「馬家坊」雖然仍叫「馬家坊」，可是早就換了主兒，因爲馬家已經沒落了，「馬家坊」早就賣給了別人。

現在的主人雖然不姓馬，但是因爲「馬家坊」在長安城裏外是處婦孺都知的地名兒，所以沒有更改它。

「馬家坊」因爲原來是個釀酒的地方，不但地方大，而且地窖特別寬大。

過去的「馬家坊」裏人多，都是釀酒打雜的工人，可是現在的人却更多，也比從前熱鬧了好多好多。

不信，你聽聽就知道了，裏面那一陣一陣震天般吆五喝六的嘈雜聲音，站在「馬家坊」外面都能聽得淸淸楚楚。

因爲如今的「馬家坊」是家大賭場，賭的花樣牌九，骰子，押寶等什麼都有。

午後，未申時刻，「馬家坊」賭場裏，來了兩位少年公子，正是麥亮宇和芮詩純。

他二人一進入裏面，立刻引起了賭場裏的人的注意。

因爲他二人的衣着講究，人品俊逸，氣派不凡。

在賭場裏的人大都是地方上的混混兒江湖人，這種人的眼睛最亮，他們一見麥芮二人就知是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富豪府裏的濶少，是兩條大魚。

於是，一名穿着青綢褂褲的青年漢子移步走近了二人的身旁哈腰，含笑問道：「二位想玩兒點什麼？押寶還是骰子？」

芮詩純望了他一眼，抬手一擺道：「不忙，我們先看看再說。」

那青年漢子哈了哈腰，道：「是，是，您二位請隨意看。」

看看骰子，看看押寶，最後，麥亮宇和芮詩純在「牌九」桌旁停了下來。

賭「牌九」的人眞不少，起碼有十幾個。

在「牌九」桌上，有一個中年胖子吸引了麥亮宇的注意。

這中年胖子年約四十多歲，白淨臉孔，相貌長得很體面，衣着也很攷究。

自然，吸引麥亮宇注意的不是他那體面的相貌和攷究的衣着，而是他額頭上冒起的汗珠子，一顆顆像黃豆般那麼大，直往下滴落。

胖子大概已經輸得很多了，現在胖子面前桌上的賭注，不是銀子也不是金子，只是一張紙。

那張紙，很顯然，不是田地産契約也必是借據，而且數字一定很大，要不胖子臉上的表情絕不會那麼緊張，額頭上冒出的汗珠子也不會得那麼大。

莊家丟骰子是個九點。

九點，莊家拿第一把，胖子押的是順門拿第二把，天門第三把，尾門第四把。

牌拿完了，亮開來擺在桌上，胖子的兩張牌是癟十，莊家的兩張牌是一點兒，恰好吃順門賠天門和尾門。

胖子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變得慘白。

抬起一隻手，用衣袖抹了抹額上的汗珠，顫巍巍的站起身子，一副頽喪的神情，打算走了。

麥亮宇的一隻手掌却按上了胖子的肩膀，含笑說道：「怎麼，不玩兒了。」

胖子看了麥亮宇一眼，有氣無力的搖了搖頭：「輸乾了。」

麥亮宇道：「輸了多少？」

胖子道：「一萬三。」

麥亮宇道：「是黃的還是白的？」

胖子道：「白的。」

麥亮宇道：「最後的那張紙是什麼？是房地契？」

胖子點了點頭。

麥亮宇道：「作價多少？」

胖子道：「三千兩。」

麥亮宇道：「想翻本不想？」

胖子嚅嚅道：「翻本當然想翻本，可是……」

苦笑地搖了搖頭，兩手一攤，道：「全光了，拿什麼翻。」

麥亮宇道：「我借給你。」

胖子一怔！以爲自己的耳朵聽錯了，懷疑地望着麥亮宇問道：「您說什麼？您借給我？」

麥亮宇含笑點頭，說道：「沒有利息，也沒有條件，贏了，咱們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輸了，全算我的，不要你還一分錢。」

天下竟有這等好事兒，胖子傻住了，兩隻眼睛，瞪得圓圓的，望着麥亮宇直發楞！

胖子搓了搓手，傻傻地坐了下去，麥亮宇一翻腕，桌上多了顆珠子，抬眼望着當莊的說道：「請給我估估，這顆珠子値多少？」

珠子有拇指般那麼大，光華流轉，耀人眼花。

剎時，牌九桌上的人全都眼珠兒瞪得圓圓的，看直了眼。

這也難怪，這麼大的珠子，有許多人活了三四十歲，連見都未見過。

當莊的伸出一隻手，用兩個手指頭揑起那顆珠子看了看，抬眼望着麥亮宇一笑，說道：「這玩藝兒我不在行，不能作主，得拿到櫃上去找個行家看看。」

麥亮宇絲毫沒有猶豫，一點頭道：「行，我就在這兒等着好了。」

當莊的一招手，一個青衣漢子走了過來，接過珠子轉身往後面櫃上去了。

不大一會兒工夫，青衣漢子出來了，把珠子交在當莊的手裏，朝當莊的伸了個手指頭，說道：「可以押這個數。」

當莊的把珠子放到麥亮宇的面前桌上，說道：「一千兩，怎麼樣？」

麥亮宇心裏非常淸楚，按照實價，這顆珠子最少要値五千兩，對方竟只估它一千兩，顯然，這是欺人，殺價。

然而，麥亮宇他沒有和當莊的爭，只淡笑了笑，點頭道：「好吧，一千兩就一千兩好了。」

當莊的含笑問道：「您下多少？」

麥亮宇微一沉吟，道：「貴處在賭注上有沒有規定限制？」

當莊的道：「沒有限制，您可以隨便

下。」

麥亮宇一翻腕，桌上又多了四顆珠子，說道：「我就下這些。」

四顆珠子和原先的那一顆一般兒大，一個樣兒的光華流轉，耀人兩眼發花。

好大的手面，這少年公子是個什麼來頭？所有賭客心裏都不由得在暗暗猜想。

當莊的一怔！道：「五千兩？」

麥亮宇道：「可是太大了？」

當莊的不禁有點兒猶豫，這賭注的確是太大了。

適時，一個瘦老頭走了過來，目光瞥視了桌上的那五顆珠子一眼，然後抬眼望着麥亮宇，問道：「小哥兒，五千兩玩一把？」

麥亮宇點頭道：「贏了，下一把就是一萬兩。」

瘦老頭道：「輸了還玩不玩兒了？」

麥亮宇淡淡地道：「今兒個我身上只帶了這麼多。」

星目倏然一凝，道：「請教，老先生可是這兒的東家？」

瘦老頭兒搖頭道：「老朽是這兒的賬房。」

說着轉朝當莊的遞了個眼色，說道：「你擲骰子吧。」

有了賬房先生的話，當莊的不猶豫了，他手一揚就要擲出骰子。

麥亮宇却突然伸手一攔，道：「請等會兒，我可不可以倒一下牌？」

如說不可以，那豈不是顯示有弊玩假，當着這麼多的賭客怎麼能說個「不」字，這家賭場以後還要不要開下去了。

當莊的揚起的那隻手停了停，人也遲疑了一下，旋卽點頭道：「可以，您請隨便倒。」

麥亮宇伸出一隻手，隨便把牌倒了倒，然後朝當莊的一笑，說道：「請吧。」

當莊的目光斜瞥了麥亮宇一眼，唇邊飛快地掠閃過一絲兒冷冷的笑意，骰子出了手，在桌上滾了滾，不動了，是個六點兒。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當莊的臉色突然微微一變，緩緩地伸出手去分了牌。

牌，兩張兩張地亮出來了，尾門的點兒最大，地牌配雜八，是副地槓，天門斧頭抱銅錘，是個七點兒，順門點兒最小，雜七靠大猴子，是個無名三。

三點兒，輸的成份大，贏的成份小，所有的賭客都替麥亮宇担上了心，暗暗捏着一把汗。

尤其是胖子，臉上的神情緊張的不得了，白淨的臉兒脹得血紅，額頭上的汗珠子比先前更大。

雖然，那五顆珠子不是他的，但是贏了却有他的一半，二千五百兩不是個小數目，他那能不緊張。

也許是因為賭牌九有句：「有點兒不算輸」的俗話的原因吧，麥亮宇站在胖子的旁邊，臉上帶着笑意，神色從容鎭定得很，一點兒也不緊張，也不着急，好像那五顆珠子不是他的，輸了根本與他無關似的。

三家的牌都亮出來了，只等着看當莊的了。

麥亮宇兩眼直盯着當莊的，當莊的臉色有點兒不大對，額頭上也見了汗。

瘦老頭兒看出不對來了，雙眉微微一揚，開了口，沉聲說道：「亮牌，別讓人家這位公子笑話。」

當莊的緩緩伸出了手，兩張牌一翻，一張是黑十，一張是四六，整整的二十點兒，是個大「癟十」。

剎那，全桌的人，都叫了起來：「癟十。」

所有的賭客都開心地笑了。

通賠，大家怎會不開心，不笑。

胖子比別人笑得更開心，張大着嘴，笑得臉上的肥肉直打顫，兩隻眼睛成了一條縫。

瘦老頭兒到底不愧身為賬房，是個見過世面的人，他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只說了聲：「賠錢。」

其實，在這種情形下，也只有賠錢，不賠也不行。

錢賠過了，當莊的推出了第二把牌。

麥亮宇和上一把一樣，伸手隨便倒了倒牌，當莊的揚手擲出了骰子。

怪事，竟然又是個六點兒。

當莊的怔了怔，伸手分了牌。

這回最大的點兒是天門，九點，尾門是八點，順門是天牌配長三，也是個八點兒。

該當莊的亮牌了。

當莊的牌點兒似乎不小，目光一掃三家的牌點兒，口中得意的嘿嘿一笑，兩隻手揚起向下直落，「叭！」的一聲，手掌和牌，一齊拍落桌上，大聲喝叫道：「通吃！」

「慢點兒！」

突然，麥亮宇的一隻手閃電般地按住了當莊的一隻手，道：「我說是通賠，你信不信？」

當莊的臉色一變，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麥亮宇笑笑道：「我這五顆珠子不是偷來的也不是搶來的，我不願意寃枉輸掉，這意思你明白了嗎？」

當莊的轉臉望向瘦老頭兒，瘦老頭兒開口了，輕咳了一聲，說道：「小哥兒，你先拿開手，讓他亮開牌，比比點兒，該賠的一文不少，照賠。」

麥亮宇搖頭道：「那不行，我說通賠就通賠，牌也別亮別比點兒了。」

瘦老頭兒目中突然電閃過一絲寒芒，臉色一沉，道：「小哥兒，你是存心找碴兒，搗亂來了！」

麥亮宇淡淡地道：「老先生看我像是個找碴兒搗亂的人麼？」

瘦老頭兒冷冷地道：「那你就拿開手，讓他把牌亮開來再說。」

麥亮宇眨眨眼道：「老先生，你想逼我揭穿他麼？」

瘦老頭兒目光倏然一凝，道：「揭穿什麼？是他作了弊玩了假？」

麥亮宇道：「老先生，這是和我裝胡塗？」

瘦老頭兒臉容一正，搖頭說道：「老朽沒有，生平也從來沒有和人裝過什麼胡塗。」

他這話實在麼？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如此，我就告訴老先生好了，我們玩的是兩張牌，他玩的却是三張。」

「哦！」瘦老頭兒雙目倏然一睜，道：「眞的？」

麥亮宇道：「老先生，這家賭場的東家是什麼人，我心裏有數，要不是眞的，我敢亂說麼？」

瘦老頭兒心中暗暗一震！道：「你認識敝東家？」

麥亮宇搖頭道：「我只聽人說過『鐵彈子』這麼個人。」

瘦老頭兒道：「聽什麼人說的？」

麥亮宇道：「老先生，別把問題扯得太遠了，還是說眼前的吧。」

瘦老頭兒微一沉吟道：「小哥兒的意思究竟想要怎樣？」

麥亮宇道：「通賠。」

瘦老頭兒雙眉微揚了揚，旋卽一點頭，道：「老夫答應了，你拿開手吧。」

麥亮宇一笑，按着當莊的那隻手抬了起來。

他的手雖然抬起來拿開了，可是當莊的那一隻手仍按在桌上沒有動，並不是他不想動，而是他想動也不能動，根本動不得。

瘦老頭兒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深深地望了麥亮宇一眼，說道：「小哥兒好不高明！」

麥亮宇淡淡地道：「這不是我高明，凡事不得不防萬一，萬一沒了證據，怎麼辦。」

瘦老頭兒沒再多說話，抬手在當莊的背上拍了一掌，當莊的身軀一震，動了，手也離開了桌面。

當莊的那隻手一離開桌面，大家全都看清楚了，果然是三張牌。

瘦老頭兒突然一聲沉喝道：「方標，卸下他的左手！」

當莊的心中機伶伶一顫，臉色立時一片煞白。

一名中年壯漢應聲走了過來，手裏握着一把七首，七首揚起，往下疾落！

當莊的一聲大叫，血光崩現，那隻左手齊腕斷落在地上，人也跟着疼的昏死了過去。

這時，那些賭骰子，押寶的客人因為聽說這邊牌九桌上出了弊，全都不賭了，圍攏了過來。

這種場面，看得所有的賭客全都不禁臉上變色，心驚胆戰！

麥亮宇雙眉微皺了皺，道：「老先生這是何苦？」

瘦老頭兒道：「這是賭場裏的規矩，他玩假作弊，破壞規矩，就應該受到應得的處罰，不處罰，這賭場以後還有人敢來賭麼？」

麥亮宇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因為瘦老頭兒這話說的是理，也是實情。

賭場裏怎能容許玩假作弊，否則還有誰敢去賭，那就只有關門了。

瘦老頭兒目光瞥視了地上那昏死過去的當莊的一眼，一揮手，說道：「把他抬下去。」

當莊的被抬往裏面去了。

瘦老頭臉上堆着笑，朝圍觀的賭客一抱拳，說道：「諸位，沒事了，請繼續玩兒吧。」

經過這麼一來，大部份的賭客都起了戒心，除了那些輸家想翻本的，多數都不敢繼續玩了。

剎時，四五十個賭客走了大半，只賸下寥寥的十幾來個。

押寶的回到押寶枱邊，玩骰子的仍然玩着骰子，只是因為賭客已經少了一半，場面沒有先前熱鬧而已。

牌九桌上的賭注都沒有動，賭客也大都沒有走，因為瘦老頭兒雖然答應「通賠」還沒賠。

當莊的換上了一個中年漢子，一上來就先賠錢。

麥亮宇開口說道：「請把那張房地契還過來。」

中年漢子微一猶豫，隨卽把胖子輸掉的那張房地契和一萬二千兩的銀票往胖子的面前一推，道：「收起來吧。」

胖子神情一怔！道：「這……」

麥亮宇沉聲道：「記住，以後別再賭了。」

胖子滿臉感激之色地一點頭，說道：「你放心，以後，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再賭了。」

麥亮宇點頭道：「那就好，除了你的本錢以外，多下的二千兩你暫時替我保管着，我要用的時候再找你拿好了。」

胖子說道：「我姓黃，名叫黃殿臣，住在西大街德安巷裏第四家，你隨時請過來。」

麥亮宇抬手一擺道：「我記下了，你走吧。」

胖子沒有多說話，收起銀票和房地契，站起身子，朝麥亮宇拱了拱手，往外面走出去。

瘦老頭兒忽然輕咳了一聲，問道：「小哥兒還玩不玩了？」

麥亮宇微一搖頭道：「凡事過二不過三，這也是我的信條。」

瘦老頭兒嘿嘿乾笑了笑，冷冷說道：「小哥兒說的也是，尤其是賭錢的事兒，完全靠運氣，連贏兩把，第三把不一定會贏。」

話鋒一頓，目光一凝，道：「我還未請教，小哥兒貴姓？」

麥亮宇道：「姓禹，轉請教？」

瘦老頭兒道：「老朽趙希平，禹兄弟人品氣宇不俗，老朽想高攀，和禹兄弟交個朋友，禹兄弟賞臉麼？」

麥亮宇做作地神色微微一怔！道：「趙老不記恨適才的事？」

趙希平笑了笑，道：「適才的事那算不了什麼，要是記恨，老朽就不會得這麼說了。」

麥亮宇星目微凝地道：「趙老這是眞心話？」

趙希平正容道：「老朽向來是個直心腸子的人，句句言出由衷。」

語聲一頓又起，道：「老朽還有事情相商，這裏不便深談，請禹兄和貴友到後面坐坐如何？」

麥亮宇眨了眨星目，點頭道：「趙老請前行。」

（未完）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文·單于紅
圖·盧令

梟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眨眼君之楓掙斷五合金死環，解救了塞外豪客大炮，衝出土牢，探知鋼頭牛塞包明是服從黑旋風指令，謀反中原，實是暗中糾合兄弟會中志士，擬一舉殲滅黑旋風派駐兄弟會的千五名人馬，和塞外二環旗的無命人和煞女多小艷，君之楓獲悉這一秘密，以身爲大漢男兒，有責殲除爲害國家民族的武林敗類，毅然與大炮參與這一行列，並献議由兄弟會的五百人馬往對付黑旋風的手下，由彼獨自往殲除無命人和多小艷，塞包遂向君之楓指點多小艷及無命人住宿的好漢廳和掌法閣途徑——

失足千古恨　難贖萬年身

黑越越的穹蒼，被漫天湧起的烏雲瀰匝而蓋，一點點兒光亮也不見；看上去，好像是塗滿濃墨的黑布，瞧不出有一滴生氣的氣息。彷彿，彷彿大地已沉淪在萬劫不復之地；太多的黑暗，反射着相對的恐怖，恐怖……

武安鎮北郊的兄弟會此刻看來更是顯得肅殺，祗要親臨其地，誰都能聞到有一股黏黏的，濃濃的，澀澀的——殺意！

祗一個縱落，君之楓已如夜貓般的欺至掌法閣。

掌法閣緊依着天地堂，分成兩層；上成圓錐形，紅色的壁瓦，倒有點像一把火傘似的。下層有一條四支一人合抱的木柱，漆上金色泥，不失威嚴，其間一條大走道，很是寬敞，然後有一扇木門，門上有一幅黑底金字木匾，寫着「掌法閣」三個飛白體的草字。龍飛鳳舞，筆勁雄邁，如對書法稍有研究，還可以看出有分古意盎然的味道哩。

掌法閣廊前有一顆密葉叢生，但已是轉黃的榕樹。這顆榕樹顯然夠稱得上「老」，樹根盤纏，長鬚飄盪，幾與掌法閣一般高。君之楓在暗角處，向四週瞄了瞄，發現並無人影，放心的一提身子，躍上樹幹上。

坐穩身子，撥開樹枝，君之楓凝眼由葉縫裏瞧去——

但見掌法閣的窗門全部閉關，樓下黑漆漆的，全無燈火，倒是樓上有一室還亮着燈。

君之楓無法知道裏頭的人是否便是煞女多小艷？但他管不了這麼多，長吸一口氣，身子有如一團輕絮般的，緩緩附至窗門邊。

君之楓兩手攀上屋沿，兩脚落在凸出來的窗檻上，然後小心翼翼的，不敢弄出一滴聲响，慢慢的彎下身子，把臉湊近窗子，屏住氣息，凝神靜聽……

半晌，君之楓發現裏頭一無動靜，並沒有聽到一丁聲音；微猶疑了一會，伸出手指在嘴中舐了舐，然後輕輕沾濕窗紙，微微一用力，便戮了一個小孔。

然後君之楓屏息靜氣的把左眼湊近小孔。

他看清了室內的情景，果眞是女人的繡房，但卻空空一無人影。

呆了良久，仍未見人來，君之楓按捺不住的抬起頭，單掌附住窗上，微微一用勁，但聞咯一聲輕响，窗閂已被震斷，兩扇窗門向裏攤了開來。

君之楓迅速的一躍而進，隨即反手關好窗子。

他開始打量這個房間，這個房間很豪華，一般王公富賈之宅也不過如此，有雕椅，風屏，銅桌……等等；尤其一張名麗華貴的梳粧台上放滿儘是女人用的胭脂，敷粉……等化粧品，琳瑯滿目。

君之楓看得有點眼花，心中忍不住想道：娘們總愛美，想從前和秋心在一塊，她可一天不吃飯，可不能一天沒打扮。

想到夏秋心，他的心靈忍不住一陣陣刺痛，他說過不再想她的。

君之楓此行不是和女人幽會，尤其一想到夏秋心，他整個心緒驟地變成一團變態的煩躁，壓根兒不想把這華美的房間端詳完畢，他的目的是要找煞女多小艷——那個曾與他一夕風流且又使他身落楚囚的女人。

君之楓正想抬步打開房門，到另外房間找找看，耳中忽然聽到幾聲非常輕微的潑水聲，和微細的哼歌聲……

微微一怔，君之楓不由得屏住氣息，凝神靜聽，他發現水聲的傳來是在另一個房間。

循着聲音走過梳粧台，他發現在梳粧台的另一邊有一道甬道，方才他沒仔細瞧，竟沒發現。

甬道很短，君之楓躡手躡腳的步至甬道口，剛探了一半身，他忽又立即縮回身子。

原來他發現了甬道裏頭是一個洗澡房，方才他一探頭，看到房門半掩，一個女人正坐在澡盆上洗澡。

實在不是君之楓不懂廉恥，這種情調確實是很够味，君之楓竟然悄悄的再探頭瞧去——

他看得很淸楚，確實是一個女人在沐浴，他無法看到那女人的臉龐，祇能看到一小部份的胴體，對女人，他雖不算老手，但也够稱「知津者」，從胴體的膚色看來，他可以肯定是個年輕的女人。

他在想，如果是煞女多小艷的話，他可以不必顧忌的走進去，不是嗎？他和她早有魚水之歡了；但他又怕萬一不是，那將無疑的是一副很令人尷尬的場面，攪個不好，傳揚出去，怎有臉見人？何況他的名號不眨眼已够邪味，再加上「採花賊」字號，可眞要把他老母給氣死了。

一時之間，君之楓竟然猶疑不決，舉棋不定，呆楞那兒，一副傻相……

忽然，他的兩眼一亮，已生出一急智來——

君之楓把頭縮進去，用兩隻手指揑住鼻子，大聲叫道：「多掌法！」

「什麼事情？」

裏頭的人顯然是本能的回了一聲，馬上發覺有人潛進，驚聲道：「是誰？」

君之楓這招「投石問路」確是用得很絕，單從聲音聽來，他已可以確定是煞女多小艷了。

「是我，甜糕。」吃吃生笑，君之楓放步走至門邊，毫不客氣的打開房門。

祇見房裏頭果眞是多小艷，顯然她是正在起興的洗着澡，忽見闖進一個野男人，大吃一驚，下意識的用毛巾遮住女人最重要的地方。

多小艷畏縮在牆角，嬌小的胴體用毛巾蓋住胸前和臍下，但仍露出兩隻修長美好的玉腿和肩臂；她的秀髮蓬鬆着，還沾着水滴，全身不僅濕淋淋的，而且還塗滿了泡沫，那樣子，該怎形容？閉眼想想便知道。

儘管如此，她不愧是江湖上的煞女，到底比一般女人要來得老練多了，當她使自己鎮定下來之後，她發現眼前之人竟是曾與自己共遊過巫山的君之楓，不禁稍稍安下心來，但隨即她又吃了一驚，她不明白，君之楓何以能離開地牢闖進來？

儘量掩飾臉上吃驚的表情，多小艷睜着媚眼，緩緩說道：「是你……」

「怎麼？祇隔了幾天，妳這解語花便不認得我這解語人啦？」

君之楓一副色迷迷，吊兒郞當的倚在門口，唇角含着輕俏的笑意，兩眼露出輕浮的色意，老實不客氣的由上自下，把多小艷半赤的胴體看個够，然後才慢條斯理的睨着眼，不正經的道：「甜心，咱們來個鴛鴦澡如何？」

轉了一下眸子，驚惶之色已褪下，多小艷已安靜下來，嬌笑了一聲，竟毫無顧忌的攤開浴巾……

「媽的，這騷貨……」一陣滾血沸騰，當君之楓眸孔一映她精赤的胴體，喉中不由得一乾，艱辛的吞了一口口水心中叫道。

「甜糕，多日不見，奴家想死你了。」嬌聲嗲氣，多小艷光裸着嬌軀，俏臉上風情萬種，毫無羞怯怯之色；輕抬蓮步，扭着盈盈可握的水蛇柳腰，擺動着渾圓而微凸的臀部，緩緩走近君之楓，隨着她的走動，胸前豐滿的胸部，也跟着一聳一動……噢，那調兒，嘖嘖……

非常用力的，君之楓長長吸了一口氣，並且很吃力的把視線自多小艷兩股間的「招魂谷」移走；說實在的，他眞有點把持不住，丹田中的「逆氣」竄起，他必須很重的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他才能竭力裝出若無其事，非常洒脫的樣子說道：「寶貝，少爺很願意與妳再演一場戲，問題是我已沒有太多的工夫。」

「喔，別這樣子，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氣，但我是不得已的，情哥，你一定會聽我的解釋，是不？」

嬌聲嗲着，多小艷已走到君之楓跟前，她媚眼裏含着嬌蕩的春情，像一個多情溫柔的妻子，乍見久離歸家的丈夫，多小艷伸出兩隻仍是漾着水珠子的雪藕，向君之楓的頸子攬去……

一撇嘴，灑下一滴嘰嘲，不屑與冷傲，君之楓倏地伸右手，委實不客氣的握住她的左肩，用力一揑……

「哎……！」猛嬌哼一聲，蛾眉緊蹙，顯然是君之楓用的勁道很大，使得多小艷痛不可當，連忙縮回手……

朝她古怪的咧了一下牙，君之楓皮笑肉不動牽了一下唇角，裝着怪音道：「哎

唷，甜糕，奴想死妳了，你他媽的臭婊子！妳把少爺當成什麼？笨牛？呆鳥？傻虫？他娘的妳以為天下最毒婦人心是麼？可否也知道郞心如鐵之男心啊？」

「你……你放手！」痛苦的哼叫着，多小艷的鼻尖，已流出汗水，她兩手抓住君之楓的手腕，試圖扳開君之楓的那雙「魔掌」。

但君之楓再稍加一用力，多小艷立刻痛得鬆下雙手，她已痛得要哭出來了！

多小艷顯然是無法承受那種疼痛，她竭力運起丹田之氣護住肩頭，但君之楓乃何許人？多小艷愈運氣，他愈用勁，痛得多小艷已流出淚來！

多小艷已痛得彎下身子，她已無法說話，淚水一滴一滴的滴在君之楓的手背上；但君之楓的臉上卻充滿煞氣，瞧不出有一點憐香惜玉的神情……

他的腦海漾起了夏秋心，他想到夏秋心的背他而去，他恨、恨……

「女人？都是該死的！」磨着牙，宛如面對着深仇大恨的仇人，君之楓原本淸秀的眉宇湧上了一片陰霾，他的兩眸也蒙上了一股濃深的暴戾、殘酷、冷苛，他是變了！在這刹那間他變得是如何痛恨女人，他認為他是有理由殺多小艷的，不是嗎？他曾受她的騙，她使自己落牢，她是中原的反賊，他為什麼不能殺她？冷冷的，像臘月的冰雪聲音，緩緩滑出他緊貼着的牙關。

「賤人，妳知道嗎？男人並非都是軟弱愚蠢的，妳該死……」話音未落，君之楓忽然聽到破窗之聲，隨即一條人影如箭躍前來。

本能的，君之楓回首大喝道：「什麼人？」

這一疏神，多小艷握住這千載難逢之良機，忍住疼痛，兩手灌上全力，往上一掙，竟也拍去君之楓那隻「魔掌」…緊接着，多小艷玉腿如飛，毫不容情的踹向君之楓的小腹。

壓根兒沒料到有此變化，待君之楓一覺手臂被拍落，一股破空之勁已逼至小腹，沒有他第二個轉念，君之楓祇得提氣飄身，往後躍退兩尺。

這一讓，多小艷已完全脫離君之楓的制縛；君之楓冷哼一聲，正想欺身而進，背後之人來到，君之楓祇得轉過身子……

這一空間，多小艷已機警的把門給關上，胡亂的抓起衣服穿上……

君之楓已顧不得她，急需知道來人是誰，睜目一瞧，竟然是黑狼！

君之楓不禁大吃一驚，差點便要楞住，他實在不能明白，黑狼何以會在此時此地出現？

但見此刻的黑狼仍是往昔裝扮，披髮、黑色勁裝、身後一隻長袋；黑狼停在甬道口，離君之楓非常近，不過兩尺地模樣，唇角帶着一絲洒脫的微笑，迷人的酒窩像兩朶花，依然是那麼倜儻、瀟洒，很神氣，他把雙手環抱在胸前，兩眸有點鄙夷的睨着君之楓，冷冷的，他撇動了一下唇角，然後一軒眉梢，才緩緩啓齒道：「一世梟雄，竟也欺壓弱女，不眨眼，我黑狼不願隱瞞對你的嘲笑，輕視！」

話落之時，正巧浴室的多小艷已把衣服穿上，很顯然的她祇穿上外衣外褲，頭髮仍蓬鬆的像堆亂草，腳底光赤赤的，連鞋也沒穿，事實上她能這樣已屬萬幸的了，多小艷剛一打開門，便聽到「不眨眼」和「黑狼」兩個字號，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她，當場呆住了！

眞的，不眨眼和黑狼誰不畏懼？即連三歲小孩聽到也不敢哭，更不敢笑，多小艷做夢也沒想到君之楓便是殺人不眨眼的「不眨眼」，噢，天，那不可能，她和他做過愛咧！早知道他就是不眨眼，縱算天下男人死絕，多小艷說什麼也不敢叫他「甜糕」！

眸孔瞇了一下，漾起一片昂熾的殺機，緊抿的唇角用力抖動了一下，君之楓吸了一口氣，緩緩說道：「黑狼，咱河水不犯井水，你他媽的招子放亮點，別以為少爺『馬戲』（畏懼）你！」

吊兒郞當的聳了一下肩，黑狼挑着眉梢子道：「不眨眼，你是甚麼東西？你除了欺負女人外，你還有了不得的地方？」

如夢初醒，多小艷已眞確眼前之人是武林中的兩個惡煞，她打了一個哆嗦，連忙把門掩上，並且上了鎖，不是她窩囊，換了別人早就喊娘了！她希望她祇是在做一個惡夢，那不是眞的。

「她是你的女人？」忍住心中怒濤，君之楓咬着牙問道。

「她配嗎？」鄙夷的一笑，黑狼忽然嘿笑一聲，怪異的注視着君之楓，緩緩的說道：「你若想知道少爺的女人是誰，我可以告訴你……」

不屑的哼了一下，君之楓苛薄的道：「別說較好，說不定少爺睡過覺的哪。」

「不可能的，她對我說過她雖陪人睡過覺，不過她對我指天發誓，決沒有和你睡過覺。」不在乎的笑笑黑狼睨着他道。

微微一怔，君之楓不想黑狼竟如此作答，禁忍不住的，他開口道：「那少爺倒眞想聽聽。」

冷冷一笑，黑狼冷冷睨着他不答。

得意的嘿笑一聲，君之楓傲嗤一聲，道：「不敢作答，是嗎？」

「是的，我不敢。」點了一下頭，黑狼古怪的笑了一下，道：「你不會相信的，我說出來。」

一怔，君之楓被他的故弄玄虛沖得一楞，不耐的挑了一下烏黑的劍眉，冷道：「你連個屁都放不響！」

「是嗎？」冷冷的反問了一聲，黑狼冷嗤了一聲，緩緩的說道：「聽着，是魔咤女夏秋心！」

「甚麼！」驟地如雷殛！君之楓猛地退了一步，他感到胸脯像是被人用力捶了一下，他幾乎要昏過。

俊美的臉龐，刹地變得慘白，君之楓祇覺得像是掉進萬丈深淵一樣，他的整個人，包括他的整個心，一直在沉，沉……然後一聲砰然大响，他直覺得他粉身碎骨了！

他無法描述，也無法忍受這痛苦？那不是眞的！她為甚麼要這樣？她對他的報復還不够嗎？明知道黑狼是自己的死對頭，為甚麼還要跟上黑狼？他承認這個報復很徹底，太徹底了！徹底的幾使君之楓痛哭失聲！

幾乎是用盡所有的力量，即使叫他殺兩百個人他也不用這樣大的力量，他竭力使自己鎮定下來，他必須如此，他要裝得很不在乎，很不在乎！不是嗎？夏秋心早不是屬於他的了，他憑甚麼痛苦？更何況這痛苦完全是由他一手造成的，夏秋心爲了自己不向她示愛，她這樣做是對的，至少她有理由，她爲甚麼不能去選擇她所要的男人？君之楓不能痛苦，不能！至少他這個痛苦決不能在黑狼面前表露出來，黑狼會笑自己的，他會得意的，他將會認爲他是一個失敗者，失敗者，不！他寧願在任何人面前失敗，也不在黑狼面前面表示出來，雖然他確實是失敗了。

一旁的黑狼，依然兩手環胸，一副傲悍的模樣，他的兩隻眸子，像兩道炯炯的火炬一樣，一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君之楓的表情。

暗暗的，君之楓長長吸了一口氣，然後緩緩吐出，他開始微笑，這是他慣有的動作，不論他感到得意或失意，他總願意微笑，微笑！那麼瀟洒的，君之楓聳了一下肩，漫不在乎的道：「算起來，你老兄該是接幾手貨了？」

一怔，微瞇了一下眼，細細瞧着君之楓，黑狼顯然是有點驚訝，驚訝君之楓竟一點痛苦的樣子也沒有，眞的，他很驚異，這並不是他原本所想像的，至少他認的君之楓會痛苦無狀，或者憤而猝殺自己。但他沒有，一點也沒有，祇不過短短的一楞之後，他竟能笑得這樣爽，這樣帥，不眨眼，他連一點感情也沒有麼？

「你以爲我在信口胡謅？」有點失望看着君之楓，黑狼放下兩臂，說道：「你要不信，我可以帶你去看她，她和我一道來的，她就在窗外那顆榕樹上。」說罷，一轉身，便抬步走出甬道。

心中驟地麻痺一下，噢，那是眞的。君之楓的痛苦又掩蓋了上來，他本來不想跟出去的，他認爲那已沒啥好看，反正夏秋心已不屬自己，他看了有何用？就算是事實，他又能怎樣？罵她？殺她？噢，不可能的，在洛陽客棧他便沒這樣做，現在當然也不會，再且，他也沒這資格。

儘管他這樣想，但他還是挪動他的腳步，他不知道他爲甚麼要這樣，也許他是想證明事實吧，或許他心中還存一線希望——黑狼可能是在騙自己。

不能自已的，君之楓拖着沉重的腳步，跟了出去。

走完甬道，君之楓已來到多小艷的房間，他看見黑狼站在窗畔，兩手很神氣的環抱在胸前，唇角上含着一縷令人很費解，似乎是詭譎的微笑。

君之楓停下了腳步，他不敢再走前去，因爲他已看到了榕樹的梢椏，他深怕眞的看見夏秋心在那兒，他會受不了的！會的！

按捺住心頭的撲跳，他伸手把桌上的油燈熄滅，他必須這樣做。如此，室內沒有光亮，由外頭看進來，很不容易看淸的，他不願讓夏秋心看到自己，眞的不願。

然後，他緩緩的抬起他的腳，向前跨了一步，他發現他的腿在抖顫着，他不曾這樣的，除了他第一次和人格鬥之時，曾經發過微微之抖外，即使他和武林蓋世高手過招，或者折衝於千軍萬馬中，他都沒有發抖！但是，現在他發抖了，抖得很厲害。

額上的汗水，已要瞇濕了他的兩眼，但他仍睜大了瞳孔……

突然，他的眸孔睜得大大的！他的嘴，也陡地張開！

沒有第二個意念，君之楓驀然像隻受了傷的野獸，呻吟似的痛叫一聲，身形陡如激光電石般的穿窗而出！

一切發生，是如此突然，即連一點點的端倪也看不出，一旁的黑狼壓根兒料不到君之楓的身體已大半探出窗外，在他驚訝的意念仍在進行中，君之楓的一隻腳尖已用力踹了一下窗檻，直飛的身形，猛又是向上一彈……

君之楓並不是要飛躍至榕樹上，相反的，他正要躲避那棵樹——那棵樹上的人夏秋心！

向上彈之勁很大，顯然君之楓是用上了全力，但見他的身子幾乎拔起了二十丈高不止，然後倏地斜降，祇不過眨眼的彈指間，他已像一道流星般的一閃而滅，消失於黑暗中！

「楓！楓！你等我！……」一聲急促而又顯得焦啞的呼聲，像是杜鵑啼血般的揚起，那顆古樹微微的揚了一下，從蔭密葉中陡地射起一隻嬌小的人影，像激星電流般的追去。

不用回頭，君之楓知道夏秋心追上來了。

微微一楞，君之楓不明白她爲甚麼要趕上來？他幾乎要停下來，但他隨即像發狂似的大叫一聲不，身形陡地又如脫韁之野馬，猛然又向前衝去。

他已用上了全力，甚至把他內在的潛力都使了出來，因爲他是在逃命——他必需逃離夏秋心。

他知道夏秋心爲甚麼叫他停下來，她祇是想在自己面前展示她得意，他要看看自己痛苦的表情，她要諷辱自己，譏笑自己。

她爲甚麼要這樣？她這樣的報復已够沉毒了呵！那是令人流淚不流血的報復！那是令人肢體完整心靈破碎的報復！那是世上最最殘酷的報復。

君之楓的輕功本來就是數一數二的了，而他這時所展出的身形，更是快如飛蝗，疾如星火！可以這麼說，他有生以來未曾這樣的急馳過。

「楓！求你！停下來好麼？」在他昏亂的意識裏，他仍能聽到夏秋心的叫聲。他掩起了雙耳，他根本不想聽，那聲音，曾幾何時他是深深的愛聽，但現在，他却說不出有如何的憎惡！他不再認爲那聲音如黃鶯出谷，銀珠走盤，相反的，他以爲那是一個無恥的女人的做作，虛僞與無恥，無恥！……

他沒有停，他根本就不想停，他恨不得他能飛！

馳着……

馳着……

他已聽不見夏秋心的叫聲了，他稍稍回頭一看，一片黑漆漆的，已無夏秋心的身影，顯然夏秋心是沒法跟上他。

但他仍不想停下來，即連念頭也沒有，依然飛也似的急馳着。

他的腦海已紊亂得趨於空白，他甚麼也不想，他只知道跑，跑！

他不知道他已奔了多久，他也不知道他現在是跑往那裏？他不要知道，一點也不想，包括所有所有的事情，彷彿他一出世便是如此模樣。

他看不到一點點光亮，只有黑暗，黑暗……

現在，他才發現黑暗並不恐怖，它是如此的可愛。黑暗使他看不淸眼前，看不淸四週，看不淸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內。

驀然，像是穹蒼破了孔，嘩啦嘩啦的傾盤大雨從空而降！

冷冷的，風——以前他一直認爲，風是富於詩意的，但他現在感覺上是那麼醜惡！風像魔鬼的咆哮，它助長了雨勢，它助紂爲虐，爲虎做倀——暴風加上暴雨使原本已是很令人憎惡的黑夜，成了一個醜劣的暴風雨夜。

君之楓已全身濕透了，他更感到冷——包括他破碎的心靈，他看不見一切了，完完全全的看不見一切了。

風聲的呼嘯，雨聲的喧囂，彷彿就是黑狼得意的笑聲，夏秋心暢意的歡笑！是的，那是的！黑狼和夏秋心一定在嘲笑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君之楓的腳步又加快了！他簡直是發狂了，他受不了這個打擊！

跑着，奔着，馳着，發瘋般的！

突然，他仰天長笑：「毀滅我吧！吞噬我吧……哇……！」

倏地君之楓一聲嘶叫，他發現他的腳下空無一物，他的身子像是猛然的飄在虛無中，然後他感到他整個人在沉下，就像他的心一般沉墜！

「哈哈哈——！扼滅我吧！消毀我吧！我不在乎！不在乎！哈哈——！」

他張口大笑，他厲聲嘶號，他感到輕飄飄的，他直覺得他已羽化登仙……

最後，至少在他想來是很久了，他——甚麼也不知道了！他只聽到一聲噗通，然後黑暗罩住他整個知覺……

金烏西墮，陣陣歸鴉徐徐的掠過已是逐漸黑暗的天邊；隨着微微吹拂的晚風，嬝冉上昇的炊烟，像是含羞欲嬌的姑娘，踏着纖麗的腳步，阿娜柔美的，翩翩起舞着。

殘留的餘暉，淡淡的，很淸盈的塗抹在天幕的一隅，彷彿是情竇初開的少女，兩頰揉上紅暈的脂胭，那麼醉人，那麼迷人。

黃昏無限好，祇是這是屬於秋天的黃昏——秋，雖也富於詩意，但也鑲有悲意啊，不對麼？

透過殘弱的夕陽，使得靑綠葱翠的山容變成了蒼鬱濃蔭，像是嬌艷的蝴蝶退蛻成了毛虫，它失去了光澤，被一股黯黝披上了。然而在山腳下依然還能留着幾絲日間遺下的美勁，雅力，不似山頭看來是那麼陰肅、死氣。

這座山不高，也不險，但很龐很廣，連綿數十里，至少放眼下，盡皆山色也。

山的底下，也就是山麓，一座茅屋很靜雅的座落着，遠遠看去，這座茅屋很不起眼，它像是個無助的老婦人馴伏着，它醜惡的姿容，嚴重的損壞了這裏的美雅秀逸；尤其它的背後，也就是這座山的最底層，有一條如銀帶的河流，河水涓涓，但却不喧囂，倒像是山居人的吟詩、詠歌，很有節奏的，河水徵有規律的起伏着，淸淸的河水，不能見底，並不須用手去摸它，便已覺淸涼沁人了；它的幽脫樣子，像是獨善其身的恬逸，決不是悲恤或者僥倖人間的不幸而嗚咽。它是如此地超塵脫俗，仰高彌高，然而，那麼簡陋的茅屋却狠狠的破壞了它的儀美，那座茅屋該自慚的，它配不上這淸淸的河流，配不上這雅秀的山麓，它甚至配不上這裏的一石一木。

河的一旁，靠着茅屋方向的河階上，換句話說正是茅屋的屋後，有一塊很大，至少足够停留十人以上的褐色「牛宦石」岩塊，像中流砥柱般的向河中伸長，激起了無數白花花的泡沫和小漩渦，一消失一又起，很是美觀。

在石塊的上面，正坐着一名釣魚的老者。

這老者身穿看來布質很差的皂色衣袍，那身皂袍顯然是很陳舊的了，而且有很多處是縫補過的，但洗濯得很乾淨，看來雖是寒酸但並不令人厭惡——如果不以現實加上勢力的眼光來衡量的話。

皂衣老者顯然年歲很大了，至少從他疏稀的頭髮和已是斑白的兩鬢，還有那滿臉刻着歷盡人間滄桑的皺紋，實在無法使人把他的年紀估計得少些——即算不近百，也該是上甲了。

皂衣老者的神情看上來是顯得很幽雅，但却無法掩飾他的落寞、失意，尤其從他削瘦的背影望去，更有一分孤伶九分凄涼的感覺。

皂衣老者的眉鬚快要全白了，他滿臉老態的皺紋，顯然是告訴人家他曾經歷過了人世上的酸、甜、苦、樂和悲歡離合。當他緊抿的唇角，又是告訴人家他在忍受着，甚至是煎熬着一件別人無法承担的痛苦。

他雖然手握着釣竿，儘管他臉上沉穆着，毫無笑意，但決不像是很用心的在等魚上鈎，倒像是入定的老僧，在思索，在沉思……，又像是在聆聽風拂動梢葉的聲音，靜聽河水流動的聲音……，反正他不像是在釣魚就是了，一點也不像。

「爺爺，魚上鈎了沒有？」

忽然，一聲嬌喚傳來。茅屋的後門被打了開來，走出一名白衣少女。

這名白衣少女約莫十六七歲的光景，長像很是可愛，明眸，皓齒，紅腮、巧鼻、櫻唇；尤其肩後的兩條小辮子，更是寫示着她的純眞、樸稚。從她不沾胭粉的臉蛋上看來，她是屬於溫柔乖巧的女孩子；她穿着一襲緊身的白色勁裝，以及白色鑲綠花邊的繡花鞋，彷彿就是一朵白色的百合花，從她纖巧、婀娜、娉婷的倩影，無法聞出一絲人世間的險詐、陰毒，顯然是溫室裏的一朵小花，並未嚐過人生的冰霜、暴雨、惡風，祇有瀰漾着太多的天眞、純潔。

如許深山，竟有如此絕色少女，該是多麼令人驚訝的事，不免要使人感慨遺珠之憾；毫無疑問的，這座深山祇有這一朵小百合，她滋潤了這山肌，她美化了這水

腐，但簡陋的茅屋顯然是大大的委屈她。

一雙黑白分明，如秋水流盼的眸子，微微透着一般少女對夢的憧憬，彷彿蒙上了一層若有似無，若實似虛的淡霧；但閃眨之間，又充分流露出她的聰敏、伶俐——那是一雙很美且能傳神的眸子。

「爺爺，天要暗了，我們吃飯吧，霏霏把飯都弄好了咧。」

她一面蹦跳着她輕盈嬌小的身軀，她呼喚着，像清晨畫眉鳥的鳴叫，她露出了她潔白的牙齒，就像是海灘上的白貝殼，她姣美的臉蛋上，展示着令人心儀的笑靨；肩後用白色絲絹綁住的髮辮，隨着一搖一蕩，撇下了世俗間的煩憂，她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女，不是嗎？誰看了，誰都要停止任何思維去端詳她、凝視她——不帶一點兒非念邪意的去端詳凝視。

石上的皂衣老者像是如夢中醒來，輕哦了一聲，趕緊回過頭來，臉上的嚴冰死板像是被春風沐化一樣，浮出了一個親切，慰藉的笑容；他揚手回呼着，人雖老，聲音倒還蠻挺健的哩。

「霏霏，我的乖孫女，妳猜爺爺釣了幾尾啦？」

白衣少女霏霏的步子很是輕盈，不過是一兩步的便躍至皂衣老者身畔，顯然她是學過武的人；霏霏撒嬌似的攬住皂衣老者瘦弱的肩頭，賣乖的眨着長長的眼睫，嬌聲道：「我猜一定比你早上獵到的布穀鳥還多，對不？」

「那還用說啦。」拂了一下稀疏而斑白的短鬚，皂衣老者呵呵笑了一聲，愛憐的撫着霏霏的小辮條，朗聲說道：「小丫頭，爺爺不釣則已，一釣便滿載而歸，妳又不是不知道。」

「爺爺，你別吹了，上次你就連一個魚卵子都沒撈到，你忘記了嗎？」理了一下鬢髮，霏霏笑着道，粉腮上隱隱的旋起兩個梨渦，很是着人迷。

「那是因爲爺捕了一條小鹿，太累的緣故。」呵呵笑着，皂衣老者睜着眼說道，忽然他感到釣竿一陣輕動，連忙輕巧的拉起了釣竿。

「哇！好大的一條魚！」

但見一條比人掌還大的紅尾魚，被釣了上來，霏霏歡躍着叫着，她像是檢了一個大元寶一樣，又興奮又緊張的帮着她的爺爺，七手八脚的把蹦跳掙扎不止的魚從鈎上取下來，然後放入魚簍裏，她看清了簍裏的魚數，又歡悅的叫着：「哇，好多咧，咱可吃好幾頓！」

「妳可得相信你爺爺的功夫了吧？」皂衣老者得意的笑說着，並且開始收拾他的釣竿。

「爺爺，你辛苦了。」霏霏提着魚簍，體貼的附着老者的背樑，柔聲說道：「熱水已準備好了，你去好好洗一個澡，霏兒煎魚讓你老人家下酒。」

提着魚竿，皂衣老者愛憐的攬着她的肩胛，呵笑着道：「爺的乖孫女。」

正說着，霏霏忽然伸手指道：「噢，爺，你瞧，上頭流下一大堆東西。」

皂衣老者聞言，回眸望去，老者的眼力顯然還很行，祇瞇了一下眼便道：「是些斷木，一定是前天的一場暴風雨所摧折的樹木，掉進河裏，才流到這兒來的。」

說話之間，那批樹木已流至他們的視野內，他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樹木有十來隻左右。

「霏霏，咱進屋裏去，今兒魚煎兩條便够了，剩餘的放入水槽裏……」

轉過身子，皂衣老者見沒什好看，便說道：「不過多煎幾條也不妨，吃不完的和鹿肉一起醃起來……」

他話沒完，霏霏突然睜大了眼，驚呼道：「爺，有……有人！」

「有人？」楞了一下，皂衣老者聞言望了一下四野，但見空蕩蕩的，不解的說道：「這時候那會有人？這裏白天都見不到人影，何況現在要入夜了。」

「不，我是說在河裏。」紅紅的臉蛋嚇白了，霏霏伸手指着上游，顫着聲音，說道：「是……是河裏……的那，那樹木上……」

皂衣老者忙不迭轉首望去，也不自覺的吃了一驚！

這時那批流木已快要漂至他們站的地方。

天色雖已是很暗了，但他倆仍能很清楚的看到，在那批斷木當中，有一顆足以兩人以上才能合抱的大木上，載着一個人，緩緩飄流。

那人被樹枝蓋去了一大半，所以皂衣老者一瞥之下，竟也沒發現。

那人不是誰，正是失足墮崖的不眨眼君之楓。

但見他一動也不動的躺在那樹幹上，他的衣服被樹枝牢牢勾掛着，顯然是這個原因才能使他不翻落到水底下去，他閉着眼，身上好幾處有流血的跡象，一片紅紅的，很明顯的是受了傷；他的臉色一點血色也沒有，死白得像張紙，無法使人肯定他是否還活着？

皂衣老者祖孫倆，一時之間竟呆立如木；尤其是霏霏已嚇得要昏過去，她手上的魚簍已滑落在地上，似乎在她有生之年還未曾見過此種駭人場面。

到底還是皂衣老者有歷練，一楞之後，隨即鎮定下來，急聲說道：「霏兒別怕，咱快救人！」

一抛釣竿，便想躍下水中去……

忽然，他叫了一聲，臉色整個沉肅下來，呆立不動！

這時霏霏顯然也回過神來了，也連忙說道：「爺爺，我們快把他救起來！」

說話之時，便想拔步，忽又見皂衣老者兀立不動，奇怪的回首望去；祇見皂衣老者整個臉忽地像正月天氣的凍結起來，兩眼射着憤怒的火燄……

霏霏吃了一驚，不解的問道：「爺爺，你是怎麼啦？」

但皂衣老者像是聽而不聞，兀自像中魔般的呆立着。

「爺爺，咱快救人呀。」推了一下他的臂膀，霏霏急着叫道。

「不！」皂衣老者突然搖了一下頭，咬牙說道：「那人已死了，咱救他也已無用！」

「你怎能確定他是已死了呢？說不定還有救哪！我們要是慢了，他才眞的要死了！」

望了一下河中的樹木，已快流到眼前來了，霏霏轉首望住皂衣老者急道：「再說，他如眞死了，咱也得該帮他埋葬埋葬啊！」

說罷，便要躍入河裏……

皂衣老者突然揪住她的衣角，冷聲說道：「霏兒，聽爺命的話，別管他，咱回去！」

「不！咱怎能見死不救？」楞了一下霏霏料不到自己的爺爺竟會這樣，吃驚的叫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一件大善行，爺爺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爺叫妳回來聽到沒有？」皂衣老者突然臉色一變，厲聲喝道。

陡地呆住於地，顯然霏霏是料不到皂衣老者竟會如此對自己疾顏厲色！

皂衣老者似乎是未曾這樣對待她的愛孫女，一喝之後，他自己也楞了一下，馬上轉顏換色，温柔的說道：「霏兒，爺肚子餓了，我們進去吃飯吧。」

說話之間，樹木已漂過他們站的地方，緩緩向下游流去……

「不！爺爺不救，霏兒自己去救！」猛然一掙，霏霏掙脫了皂衣老者，噗通一聲，跳進水中去，急忙游去，抓住君之楓那顆樹幹……

皂衣老者似沒想到自己孫女如此倔强，想攔阻已是不及。

霏霏的手脚很靈活，祇不過一下子，便把樹幹推至岸邊；她不避諱的俯下頭，在君之楓的胸前聽了聽，又按住他的腕脉，發現還有些微微氣息，連忙把君之楓抬在肩上，走上岸上，逕自走向茅屋裏……

皂衣老者像殭屍般的挺立着，他像一個沒有知覺的物體，呆呆的，傻傻的睜着兩隻眸子，像是望着遠方，又像是什麼都沒看；他沒有注意自己的孫女已把人救進屋裏去了，他臉上的表情很複雜，像幻變的天候一樣，叫人猜不透他心中的意念。

他就這樣站着，像一塊石頭。

霏霏把君之楓抱進屋裏後，放在一張牀上；屋裏祇有兩張牀，非常粗簡，似乎是自己隨便用木板湊釘而成的。房裏的設備很簡陋，它祇是一間屋子，沒有房間的分隔，前後開着兩道門；右側擺放着兩張牀，和一個小箱子，可能便是衣櫃吧，左側是廚房，一具土灶，兩個鐵鍋和一些炊具；稍裏一點，放置着兩張矮凳和一張四脚的矮桌子，桌上放着兩盤仍冒着熱氣的青菜和一碗肉的樣子，顯然那便是他們的餐桌尚未動用的晚膳。

霏霏顯然非常心急，她已顧不得自己全身濕淋，她的腦中祇有一個意念救人！

她從灶爐旁取出仍未熄滅的火種，點燃了壁上掛着的油燈，立見火光一亮，給予室內一片光亮，但仍嫌光線不够，以一般住戶水準來講的話。

她把燈火移近牀邊，俾使能够更看淸君之楓的傷情。

君之楓全身濕透自是不用講，他的臉色非常森白，尤其唇皮已要轉爲青色了。



霏霏把君之楓救上岸。

他的胸前，兩臂和兩股皆有着傷口，一片股紅，顯然他的傷勢已是非常嚴重了，至少從他一動也不動的神情看來，可以這麼說，他老兒已是風雨中的殘燭矣！

霏霏伸手摸觸他的額角，但感一片陰涼；又伸手摸觸他的鼻口，祇覺氣若游絲，情形之嚴重，隨時都有斷氣的可能！

霏霏雖也心急如焚，但一時之間却也呆楞如木，儘管她有滿腔救人之心，無奈她活了這麼多年以來，從未有救人的經驗，竟覺不知如何施救？事實上，她能够把一個死人（可能會是）抱在肩上，着實是很不錯的了！如換一般像她這種年齡的女孩子，不嚇個半死才怪！

尤其君之楓的髮髻已鬆落，鬢髮蓬鬆，又一張死白的臉，在微弱燈光的搖曳下，倒眞像是鬼魅，即使是大男人，也要感到背樑一陣森涼呢！

霏霏方才祇顧救人，根本沒想到這些，現在她定了下來，在思索如何救人，但眼光一接觸君之楓那種慘狀，原先的駭懼又湧了上來！

她到底是一個未見過世面的女孩子，救人的熱情反被恐懼的駭意代上，驚呼了一聲，便想奪門而出……

「爺爺！」當她一轉身之時，發現皂衣老者已緩緩的走進門來，欣喜的叫了一聲。

有個人在旁，尤其是自己的親人，心中總要安定的了，霏霏定了定神，驚魂甫定的眨了眨眸子，深深的呼吸了一次，才開口道：「爺爺，那個人還沒死，咱快想辦法救他。」

皂衣老者在門口停了下來，臉上仍是那副錯綜複雜，令人難以揣摩的怪異神情；他怪特的注視着霏霏，一言也不發……

「爺爺，您老人家是怎麼啦？」不解的睜着眸子，霏霏茫然的說道：「您不是常說人在世上無義不立，而如今咱見危不扶，視死不救，豈非不義嗎？」

輕輕的撇動一下緊抿的唇角，撒下了一聲微微的歎息，他低啞又顯得迷茫的道：「一朝被蛇咬，十載怕草繩；霏霏，妳不曾聽過『救虫不可救人』這句話嗎？」

「爺爺，我不懂您的意思。」如兜了霧般的搖了搖頭，霏霏忽流下眼淚來，哽咽的道：「爺，您在霏兒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位仁慈而又可親的爺爺，您是世上最偉大的爺爺；但現在您為什麼要搖動我對您的看法呢？爺，您眞的見死不救嗎？」

說到這裏，神情一陣激動，轉過身子，掩臉痛哭，像是喃喃自語的道：「這位俠士，看來你是死定了，你為什麼要受傷呢？你又為什麼不被別人救起來呢？你是活該，你雖被我救起來，誰叫我有這樣的爺爺呢？你該被別人救起來的，別人的爺爺一定會救你的！」

皂衣老者輕輕一震，瞇了一下眼，輕輕歎了一口氣，也像是喃喃的自語着：「這便是我皇甫家的血統麼？」

語畢，又是一聲輕歎，緩緩抬步走至霏霏身畔，沉着聲道：「霏兒，爺爺答應妳救他……」不待他說完，霏霏連忙轉過身子，破涕為笑與奮的道：「爺，我知道您一定會救他的……」

「但是有一個條件你必須遵守！」像是冷漠的，皂衣老者冷聲打斷她的話道：「救活之後，他必須立刻離開這裏，我們不能收留他！」

一接他那似含有憤怒怨毒的目光，霏霏顯得有點怯怯的眨着眸子道：「那當然是了。」

「妳去把熱水端來。」冷漠的說了一聲，便走至君之楓身旁，冷冷的觀看着君之楓的傷勢……

霏霏已端上一盆溫水，見自己的爺爺大異往昔，心頭充滿着疑惑，悄悄的站在一旁，再也不敢開口，兩眼祇望着挺硬不動的君之楓，她在想這人何以會落成這樣子？

皂衣老者查看了半晌，便蹲下身子，開始要除去君之楓濕透的衣服。

霏霏見狀，連忙轉過身走出屋外，她是個女人，焉能不避男女之嫌？

此時已是入夜已久，但見滿天繁星，一朶缺了一角的月兒，靜靜的俯視着大地，銀鍊如瀉，恣撫着大地，是一個柔和的月夜；帶着微微涼意的夜風，習習撲拂，吹響了枝椏，陣陣松濤，如歌鳴般的傳來，配合着秋虫的唧鳴，這該是令人沉醉的月色。

然而霏霏此刻的心情却像被吹拂起的鬢髮一樣紊亂，她甚至還感到心緒沉重；她也不知道何以此刻自己的腳步再也輕盈不起來，是如此的沉重，這是她從來沒有過的。

她緩緩的走到河邊的大石上，她坐了下來，抱着兩膝，怔怔的望着潺潺而流的河水，她忘記了她身上還是濕淋淋的……

她在想，也在奇怪，為什麼自己的爺爺竟會不願伸手救助垂危的人？這是每個人該做的，爺爺為什麼會這樣呢？

她不敢相信那是事實，自她有記憶開始，她便一直和爺爺住在這裏；此地雖偏疏避遠，物質的享受雖簡粗，但精神的擁有却是無可比擬的，眞的，她和爺爺一直生活得很愉快，她跟着爺爺學會了捕魚，獵鹿，他們有吃不完的粮食，這是一個世外桃源，人間天堂。

爺爺傳授了她武功，這使她曾得不少的山猪和麋鹿，她甚至曾捕得兇猛的虎豹哩，她說不出有多高與，她驕傲的和爺爺馱着牠下山，換了很多錢；然後滿載着日常的日用品，而且還可以做新衣服咧！

爺爺一直愛護呵養着自己，他是那麼仁慈，那麼風趣，使自己忘却了沒有爹娘的痛苦；她從沒有見他們，她不知道為什麼？爺爺也從不告訴自己，她當然很想知道，但爺爺不肯告訴自己，自己也不敢追問，她是不敢惹爺爺生氣的。

但今天她就惹了他老人家生氣，她從沒見過爺爺這樣的臉色，更從沒看過爺爺這麼大聲的喝叱自己，這，這是為什麼？

想着，想着，霏霏不禁悲從中來，俯首抽泣。

淚水濡濕了她兩頰，她心中又感到一股委屈。

爺爺教自己唸古聖先賢的書，時常叮嚀囑咐自己要做一個堂堂正正有用的人；今天，她這樣做，是錯了嗎？

不！救人是義不容辭的事情，怎麼會是錯了呢？

可是，爺爺為什麼要反對呢！為什麼？……

霏霏收束淚痕，拿着小石子，無意識的，一個一個的，丟進河裏，响着「卜通，卜通」的聲音，她眞的是想不通，想不通。

望着濺起白花花的浪花，霏霏百思而不得一解。

她想累了，但她仍在想……

不知過了多久，月兒已是偏西，她才聽到皂衣老者在呼喚她：「霏兒，可以進來啦！」

霏霏連忙提起忘記帶回去的魚簍，躍步而進；一進門口，她便問道：「爺，那人有沒有希望？」

皂衣老者滿頭大汗，似乎疲憊非常，聞言祇冷漠的點了一下頭，道：「那厮耐命的很，可能死不了。」

把魚簍放在灶上，霏霏撩目向牀上望去；但祇見君之楓靜靜的躺着，臉色依然很蒼白，看起來並無起色，一點也沒有元氣的樣子，他的衣服已換上了一襲黑色大袍，顯得很不合身，有點臃腫的模樣，顯然他那身袍衣是皂衣老者的，左手的袖子挽至臂肩上，手肘則用兩塊木板夾着，而且還用一塊黑布紮起來，纏至頸上，使左手彎曲着，平放於胸前，很明顯的，他的手曾經脫臼，另外右臂上也有布包紮着傷口，以及左腳踝上的小腿也包着，大致上，他的傷勢是如此——是說外表看來。

「爺爺，他為什麼會這樣子？」眨了一下眼，霏霏轉首問道。

淡漠的撩了一下眼皮，皂衣老者淡淡的道：「誰知道？或許是被人謀害，或許是不愼，也可能是他自己尋短見。」

回眸望了一下君之楓，霏霏問道：「爺爺，他有沒有內傷？」

「何止是有？差點沒五臟離位呢！」點了一下頭，皂衣老者拿起一條濕毛巾，擦淨臉上的汗珠，吁了一口氣，顯得很疲倦的道：「助人助到底，既然救了他，爺祇好盡全力了；我已經讓他服下咱自己煉製的『回魄十三丹』。」

歡欣的露出一個微笑，霏霏道：「那他一定可以活了，我們的『回魄十三丹』，任是如何嚴重的內創，祇要不斷氣，一天一服『回魄十三丹』，服完十三劑之後，包管全癒！」

皂衣老者沒接腔，面無表情的望了望君之楓，生硬的道：「但不知道他會不會感激我們？」

猛地一楞，霏霏奇怪的望着他，不解的道：「怎麼不會呢？我們救了他的性命，他當然很感激我們啦！誰不會呢？」

冷冷一笑，皂衣老者嗤着聲道：「話別說得太早！」

又是一怔，霏霏不禁整個楞了下來，她眞不懂她爺爺話意何指？天下那有不對救命恩人感激的？

呆神了良久，霏霏才緩緩啓齒道：「縱算他不感恩也吧，我們救人的動機，並非為了博得他的感激呀！」

牽動了一下唇角，皂衣老者似想說什麼，又停了下來；接着岔開話題道：「不談這個，霏兒，爺爺累了，妳帮我準備熱水好不？」

雖滿腔疑惑，霏霏仍是柔順的頷了一下螓首，說聲：「好的，爺爺，霏兒準備熱水去。」

「噢，我忘了妳全身濕淋的，還是妳先去洗吧。」似是才想起，皂衣老者趕忙道。

搖了一下頭，霏霏微笑着道：「不用了，方才我在外頭，風已把衣服涼乾啦，還是爺爺洗吧。」

說吧，不等皂衣老者回答，便從灶上取出熱水，提着桶走出屋外左側的澡房；皂衣老者也不再說，便取了衣服洗澡去。

霏霏回到屋裏頭，望了望君之楓仍無動靜，不禁有點急，見四下無人，大胆的伸手摸摸君之楓的額角……

但覺一觸手，甚是燙人，幾如烤紅的鐵一般熱，霏霏不禁大吃一驚！

正吃驚時，君之楓忽然嚅了嚅烏紫的嘴唇，模模糊糊的嗯了幾聲，霏霏連忙側耳靜聽……

然而聲音却很細微，像蚊聲般的哼個不停，倒很像是在呻吟……

「好可憐呵，竟遭此不幸。」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霏霏如此單純的少女，心腸自是很軟慈，憐悲，她望着君之楓扭曲抽搐着的面孔，不自禁的歎息道。

君之楓的身子忽然輕輕翻動了一下，霏霏以為他要醒來了，心中暗喜，但君之楓旋又靜止不動，霏霏不禁一陣失望。

「好好休息吧，你會好過來的。」扯上一條被單，輕輕的蓋住君之楓的身體，霏霏喃喃的自道。

忽然君之楓又呻吟起來，好像是在說些甚麼，起初霏霏聽不清楚，但聲音愈來愈大，霏霏終於能够清楚他所吐的字語：「……嗯……妳……為甚麼要，要……？我……愛，愛妳……但我，我……不，不能……」

聲音像斷綫的珍珠，漸又趨於微細；突然君之楓像發瘋般的大喊：「哈哈哈！毀滅我吧！沉淪我吧！我不在乎的！我不在乎的！」

霏霏被他突如其來的大喊，嚇了一大跳，差點沒跳了起來。

君之楓旋又安靜下來，一動也不動；但已能看見他的胸膛在做着有規律的起伏，顯然他的傷勢已是好轉過來了。

霏霏輕拍着胸脯，受驚的喘了一口氣，心中暗笑着道：「差點沒把我嚇倒，你毀滅沉淪，誰又在乎？幹嘛，嚷這麼大聲的？」

旋那又想着道：「他方才似乎提到一個女人的名字，說甚麼愛她又不能？這是怎一回事？但為了一個情字總沒錯。」

正想着，皂衣老者已洗完澡，走進門來。

霏霏連忙說道：「爺爺，方才他吐夢囈。」

皂衣老者似乎是洗過了澡，心緒不再那麼陰沉，臉上雖沒笑容，至少不像方才死了一樣板得那麼難看，他像是微感驚異，走前來問道：「哦？他說了些甚麼？」

霏霏把方才君之楓講的話，告訴了皂衣老者。

皂衣老者聽完，沉吟一下道：「照此推測，顯然是為了男女間的感情糾紛。」

說着端詳了一下君之楓，沉沉道：「他已好多了，依此看來，他最遲明兒便能醒過來，可能要比這更快一點。」

霏霏也望着君之楓，好奇的道：「爺爺，從他的受傷情形，我們能不能知道他是如何受傷的？」

俯首沉思了一會，皂衣老者道：「從他嚴重的內傷看來，那是跌撞而成的，並非為人所擊。前天不是有一場暴風雨嗎？他可能是看不清路而跌下的。」

凝神聽着，霏霏眨了一下眼問道：「爺爺，你意思是說他從懸崖上掉下來？」

「是的，而且是從一處很高的懸崖掉下來。」微微點頭，皂衣老者旋又道：「如果他真涉上『情』字，很可能是他自己跳下來也說不定。」

「你是說他自殺？」微感吃驚，霏霏望了君之楓問道。

皂衣老者道：「我是說有這個可能。反正他不是他殺是錯不了。」

霏霏不感同意的道：「如果他被人追趕而致失足墜崖呢？那不算是他殺嗎？」

皂衣老者不禁感到語塞，露出一個笑容，讚賞的道：「霏兒，妳的腦筋蠻精密的，妳的假設有理。」

「爺爺，你誇獎了。」受他一捧，不禁樂不可支，霏霏見皂衣老者不再板着臉，興奮的道：「爺爺，現在讓我們來解釋為甚麼他能攀上樹幹而沒死好麼？」

「妳認為呢？」含笑點了一下頭，皂衣老者顯然被激起了興趣，拂着短鬚道。

霏霏眨了眨烏溜溜的眸子，似是沉思了一下，方開口道：「我不敢說我的想法是對的，不過我認為這樣解釋是很合理的：當時既是狂風暴雨，必定摧折了不少的樹木，掉至河裏，而他掉下的身子也正巧跌在樹幹上，你或許會認為，這也有跌死的可能。但水是軟體物，與一般硬實的陸地不同，他如果跌落地上，必死無疑，同生機會幾等於零。可是跌在水中便不會如此，他可能掉在樹幹上的時候，樹木隨着壓力從水裏沉下，而水有載浮力，可大大減輕墮下的力量，而那人又正好摔在樹枝上，樹枝比樹幹脆弱，多少也可以減低掉落的力道；所以他實在挨上的勁道，並非從他崖下落下的勁道成正比，再者，看他兩邊太陽穴鼓鼓的，顯然是學過武功，而且可能武功不差，人在危難的時候，總會有潛在的求生力量。他一碰上那樹幹的時候，很自然的激發他體內的功力，多多少少可以減少他碰擊的力量，所以他祇是昏死過去，並沒有死去。然後他之所以在樹幹上漂浮兩日，沒有翻落水底掩死，是因為枝葉緊緊勾住他的衣服的緣故。」頓了一下，吞了一口口水，霏霏仰着臉問道：「爺爺，這便是我的想法，你以為呢？」

皂衣老者靜靜聽完之後，沉思了半晌，呵笑着道：「霏兒，我不得不同意妳的看法；因為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更好的理由來解釋它。」說話之時，床上的君之楓忽然大聲的呻吟了一下……

皂衣老者祖孫倆忙不迭轉眼望去——

但見君之楓的身子大大的蠕動了一下，像是要醒過來的樣子。

霏霏見狀忙不迭走近床邊，蹲下身子，輕聲叫道：「壯士，你醒醒！」

皂衣老者也走近床畔，目注着君之楓，微微訝異的道：「受如此重創，竟能這樣快有反應，真太不簡單，太不簡單。」

話聲未完，君之楓已哦了一聲，緩緩睜開眼皮。

君之楓祇感四肢一陣刺骨之痛傳來，全身骨架像是拆了開來一樣，疼痛難當。他想翻動一下身子，馬上痛得緊蹙眉頭，嗯哼不止；他很吃力的撩開沉澀的眼簾，有如千斤重般的，好不容易，他才睜開了眼。但他發覺眼前一片烏黑，不見一物，連忙閉下眼來；耳中隱隱聽到有人聲，連忙開口道：「請問，這是那裏？」

霏霏連忙回道：「這位是我爺爺，我叫皇甫霏霏；你是在我們家裏的，你傷勢還沒好，不要亂動。」

君之楓睜開眼睛，溜了一下目，仍是黑漆漆的，不見一物，蠕了一下唇角，不解的問道：「你，你們在那裏，在下怎沒見你們？」

奇怪的往皂衣老者望了一眼，霏霏茫然的道：「我們就在你面前啊。」

「在我面前？」

猛地一震，君之楓連忙掙坐起身子，但覺週身如火灼，痛叫一聲，又躺了下去；他的心房刹地抽搐起來，他睜大着眸子，但他甚麼也沒看到——除了黑暗！

「你們騙我！我根本沒有看見你們！」艱辛吞了一口口水，君之楓仍不願相信這是事實，他驚惶的喊着：「你們為甚麼要這樣？為甚麼不燃盞燈？」

皂衣老者與皇甫霏霏呆楞了一下，吃驚的互望一眼，皂衣老者俯前身子，伸手在君之楓睜得斗大的眼前緩緩揮了揮……

但君之楓一點反應也沒有，兩隻睜得很大很大像死魚眼般的眼球，如中魔般的瞠視着。

皂衣老者與皇甫霏霏倏然一震，呆呆的互望着，他們的心底有一個共同的意念：他瞎了！

君之楓的心在痙攣着，他明明聽到說話的聲音是在眼前，可是他看不到說話的人，真的看不到！

緩緩的張開嘴，嘴唇在顫抖着，大大的顫抖着，他蒼白的臉冒出了如指大的汗珠，他很困難的扯動了一下喉結，嗓子宛如嗆了泥巴一樣沙啞，沙啞裏頭帶着濃深的驚駭和濃深的哭音。

「我……我看不見？我是一個瞎子？我真的看不見！我真的是一個瞎子？……」

突然，他發狂般的大喊着：「不！那不是真的！決不是真的！我能見你們！我總會看不見你們？我看見了！你們就在我的眼前對不！我不是瞎子！我有兩隻眼睛，很漂亮的兩隻眼睛！真的！我沒有騙你們！我看見了——黑暗！天啊！」

皂衣老者和皇甫霏霏被他突如其來的發瘋舉動，皆是一楞，呆立不知所措……

君之楓儘力睜着瞳孔，他想拿起左手，但覺一陣刺痛，立即換上右手，用力的在眼前幌着，幌着，用力的幌着！但他沒有看見，真的沒有！他的神經是刹地收起來！他的意識刹地停止運轉！他的腦中一片空白，不，是一片黑暗！黑暗！他最討厭的黑暗！黑暗！黑暗……

他相信這是一個夢，一個醜劣的惡夢

！那不會是真的，決不會是真的！他咬了一下舌尖，咬得很用力！一陣痙痛傳來，噢！他相信了！這不是夢！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令他呼天搶地的事實——他是一個瞎子！一個盲人！

他再也看不見任何東西了——即使他不想看的也一樣，他多麼希望他此刻能看到一點點光亮就好，一點點就好，那怕是火燒屍體的火光！噢！天！

他崩潰了！整個地崩潰了！他接受了一個殘酷的打擊——他被一切光明拋棄了！他從此永遠被黑暗吞噬了！他的前程再也沒有光亮，祇有黑暗！黑暗……！

他不是一個鐵人，他祇是一個平平凡凡的血肉軀體，他有悲怒，他有喜樂，他甚至比別人來得容易喜怒哀樂，他如何能承受這打擊？他哭了！哭了！真的哭了！這不是懦弱，這是一個凡人的抗議——當他到了絕望無助的地步的抗議，抗議蒼天的不公！抗議命運的作弄！抗議自己的不幸！他可以這樣的，為甚麼不能呢？

天下最痛苦的不是失去財富，不是名譽，更不是生命，因為那些有的可以失而復得，有的可以不再感到痛苦，然而失明，那是永遠活在黑暗的地獄，永遠忍受着別人不敢受的痛苦，痛苦！噢，有嗎？有甚麼比失去靈魂之窗的眼睛更痛苦呢？有嗎？有嗎？

君之楓忘却了他曾是如何譏笑過流眼淚的人，但他現在儘情的哭了！他愈哭愈傷心，因為別人哭時尚能見到自己的眼淚，而他連這點權利都沒有！

皂衣老者與皇甫霏霏在一旁，默默無語着，他們想不出用如何語句來安慰君之楓，他們可以體會到君之楓痛苦，如換了他們，他們也會和君之楓一樣的，也許比君之楓還要來得傷心呢！

皇甫霏霏的心很軟，儘管她和君之楓並不認識，甚至可說是毫無關係的人，但她見君之楓那副傷心失魂狀，兩眸也不自禁的紅冬冬的，淚兒汪汪，祇感心胸一陣悲慼塡膺，默默的流着淚。

皂衣老者雖也經過無數的辛甜苦辣，而且當初他還不願意救君之楓，此刻嚴肅的臉上也一片同情之狀，油然而露。

君之楓哭累了，哭倦了，他睜開眼，旋又閉上眼，不是嗎？此刻，甚至以後的他，睜眼與閉眼對他都是一樣，並沒兩樣，他開始鎮定自己，他未曾如此崩潰過，他一直就認為既然成了無法否認的事實，那麼就必需接受事實，不管事實是如何的糟，現在，他接受了這事實，他開始冷靜的回想，回想他為甚麼會失去了光明？他必需想，他一向對一件事情的發生，都要追尋前因後果的。

他思索着，努力的思索着……

然而他昏沉的腦海怎麼也想不起任何東西來，祇是一片空白，空白的像一張紙——即連一點「污點」也沒有！沒有，完完全全沒有！

他再度顫慄了！他再度接受一個事實——他，喪失了記憶！

猛然的，他大聲的狂叫着：「我是誰？告訴我，我是誰？」

被他這發瘋般的一嚷，皂衣老者與皇甫霏霏倏然嚇了一大跳，兩人吃驚的互望了一眼，心頭猛又是大震，他們已知道君之楓在不幸中又加上一層不幸了！

「怎麼？你們連我是誰也不知道嗎？你們死了不成？總不開口？快！快講我是誰？」剛平定下來的情緒，陡又如狂波怒濤般的掀起，君之楓號叫着，掙扎着：「我是阿狗？是阿貓？我是王公孫子！我是叫化乞兒！說呀！我是誰？噢——天！為甚麼如此折磨我？」

聲音之淒厲悲慘，幾乎要使皇甫霏霏號啕大哭，她含着淚，她顫着手，按住君之楓掙動的身子，啞着嗓子，她說道：「壯士，你不要傷心，你會很快的回復過來的……」

「妳是誰？」睜着眸子，君之楓粗魯的打斷她的話，惡狠狠的問道。

皇甫霏霏沒料到他如此兇惡，竟也呆怔了一下，有些怯生生的道：「我，我叫皇甫霏霏，在我身旁的……」

不等她說完，君之楓又粗聲道：「妳知道我是誰嗎？」

怔了一下，皇甫霏霏蠕着嘴，道：「我，我怎會知道？」

猛地大叫一聲，君之楓睜目怒道：「混蛋！妳怎可以不知道？」

嚇了一大跳，皇甫霏霏花容失色的驚叫了一聲，連忙站起來跑開……

皂衣老者忙不迭攬住她的肩胛，面無表情的望着瘋狂的君之楓，不知是惱火君之楓的粗蠻，還是實際需要，他冷漠的道：「霏兒，咱們別理他，不妨讓他吵一陣子，過一會他便會平靜下來的。」

皇甫霏霏仍沾着淚痕，心中不忍的望着君之楓哽咽着道：「可是，爺爺，他這樣子……」

「沒事的。」皂衣老者像是哄慰的說：「他這樣，已是沒有辦法的事，他心中的痛苦，我們是沒辦法替他解決的，不是嗎？讓他儘情的發洩個够，然後他便能減除他心中的痛苦了。」

皇甫霏霏拭着眼淚，悽聲問道：「爺爺，他為甚麼會這樣子呢？」

歎了一口氣，像是憐恤的望了一下君之楓，皂衣老者沉聲道：「大概是他的頭部受了太大的衝擊，以致破壞了他腦部和眼部的機能。」

「太可憐了！」淚水又湧了出來，皇甫霏霏閉下眼眸，似是不忍觀看君之楓那慘狀，把臉龐埋在皂衣老者胸前，啞聲問道：「爺爺，我們有沒有辦法救他呢？」

搖了一下頭，皂衣老者苦笑道：「我們能救活他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竟放聲哭出來，皇甫霏霏哭得很傷心，彷彿就是她自己失了明，喪失記憶一樣，她斷續的問道：「那……那別，別的大夫是……是否能治好他呢……」

「很難說。」仍是搖了一下頭，皂衣老者聲音沙啞的道：「也許可以，也許不能。」

君之楓鬧着，哭着，要不是他覺得無法起身，他一定會躍下床來，良久，他終於冷靜，不，應該說是累了，他沉沉的睡過去……

屋外，月光仍然照耀着，風兒依然吹着，可是，可以很深刻的體會出來，它染上了一層淒愴……

（未完）

半世英雄

柳暗花明又一村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伏伺在天馬鏢局門外，驀見一中年人潛進局中探望片刻，匆匆奔出，岳鶴跟隨，一路留下暗記以便景慧卿循踪追來，未幾，發現那中年人走入悟莊，岳鶴不敢孤身深入，候到景慧卿來到，聯袂走進莊內，發現潛隱莊中的竟是歐陽長風，兩人聯手，合力把歐陽長風擒下，岳鶴狠下心腸，斬斷他十隻指頭，要他供出殺害五老的陰謀，歐陽長風抵死不供，岳鶴只好帶他返回客棧，會合司馬如龍，岳鶴說出追踪中年人經過，歐陽長風似感詫異，但却說會把這事弄明——

岳鶴道：「他的身份，可能與你相同，是屬於『天魔』之人，所以現在是你仔細想想的時候了，我的看法是『天魔』已不要你，因此要出這手段，要你死在我們手中。」

歐陽長風聽了面色微變，但却嘿嘿笑道：「這是不可能，若說有人要手段，恐怕要手段的不是天魔，而是你吧！」

岳鶴道：「我？」

歐陽長風大笑道：「不錯，你編造謊言，想動搖我的信心，騙我招供，哈哈，別做夢了！」

岳鶴一笑道：「如果沒有那個中年人，我們怎會去到悟莊？」

歐陽長風不再答話，又低頭去吃麵，但是態度已不若先前之鎮靜，顯然他的「信心」已「動搖」了。

不久，他已將那碗麵吃完，岳鶴乃又點了他的軟麻穴，然後替他包紮十個斷指，當最後一個手指包紮好時，窗外已現曙光。

司馬如龍道：「你們忙了一夜，想已疲倦，何不去房中歇歇？」

岳鶴轉對景慧卿道：「姐姐，妳去房中歇歇吧。」

景慧卿道：「不必，我不累。」

岳鶴道：「等下還要趕路呢。」

景慧卿道：「不要緊。」

司馬如龍道：「景姑娘可去歇一會兒，這厮有老夫看住，不怕他插翼飛去。」

景慧卿微笑道：「我眞的不累，不是怕他逃走。」

司馬如龍笑道：「不累，去床上躺躺也好，養足了精神才好趕路。」

景慧卿見他一再相勸，覺得不好拂却他的好意，乃起身道：「好，我去躺一會兒——是右邊的房間吧？」

司馬如龍道：「是的，右邊的兩間都是，景姑娘可以睡最右邊那一間。」

景慧卿輕哦一聲，開門而去。

司馬如龍見她出去之後，接着轉望岳鶴道：「你也去歇一會兒吧？」

岳鶴道：「不，天已亮了，小可坐一會兒，就去買車子。」

司馬如龍道：「還要購買一些乾糧，以便在路上充飢，這次的行程，咱們要多趕路，少躭擱。」

岳鶴道：「是的。」

司馬如龍道：「那三脚羅漢不知怎麼攪的，到現在還不見影子，要是多上他一個，路上就不用担心了。」

岳鶴道：「正是，他老人家會不會出事？」

司馬如龍搖頭道：「應該不會，他這個人有些糊塗，時常放着正經事不做，跑去灌黃湯，而一喝醉了酒，更是什麼都忘了。」

岳鶴笑道：「這樣的人，倒是十分有趣。」

司馬如龍道：「東海帮主等人，後來你見過沒有？」

岳鶴道：「沒有，牯嶺一別，就未再見到他們五位。」

司馬如龍微一冷笑道：「東海帮主程六安，南荒遊俠鍾璜，西藏俠王古影及陰陽雙劍龔氏兄弟就是這個樣子，平時滿口仁義道德，但眞正碰到有事時，總是不見他們的影子！」

岳鶴道：「他們並無義務要協助小可緝兇，小可不怪他們。」

司馬如龍道：「但如果他們肯爲你出力，十個兇手也可手到擒來。」

岳鶴道：「哦……」

司馬如龍道：「尤其是東海帮主和陰陽雙劍，他們經常在中原武林走動，任何地方風吹草動，他們均能獲悉，我想他們要查明誰是殺害令尊及五老的兇手，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岳鶴道：「哦……」

司馬如龍笑道：「老夫這樣批評他們，你覺得很意外吧？」

岳鶴道：「不。」

其實，他心中的確感到很意外，只不過他並不寄望所有的武林高人都來帮助自己緝拿兇手，因此對於東海帮主等人口中答應協助緝兇而其實却「杳如黃鶴」，並無一點不滿。

他轉頭望望窗外，站起說道：「天已大亮，小可就去購車吧。」

司馬如龍道：「好，快去快回。」

岳鶴應了一聲，開門出房，先轉到右邊第三間上房，伸手推推房門，輕喊道：「姐姐，妳睡了沒有？」

房中的景慧卿立刻應聲道：「沒有，什麼事啊？」

岳鶴道：「沒有事，小弟要去街上購車，馬上回來，姐姐再躺一會吧。」

說畢，轉身欲走。

景慧卿打開房門走出，說道：「我跟你一起去。」

岳鶴道：「不，姐姐該留在此處，協助司馬老前輩看住那賊子。」

景慧卿笑道：「現在天已大亮，敵人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進入客棧救人，倒是你單獨上街我有些不放心。」

岳鶴道：「敵人既不敢公然進入客棧救人，難道就敢在街上攻擊小弟不成？」

景慧卿道：「可能。」

岳鶴道：「姐姐放心不會出事的。」

景慧卿掩上房門，以堅定的口吻道：「不，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

岳鶴說不過她，只好笑道：「好吧，要去就走。」

他轉去告訴司馬如龍一聲，即和景慧卿一同出了客棧，上街而去。

司馬如龍見他們走了後，立刻關上房門，轉到歐陽長風面前，面浮笑容道：「他們走了！」

歐陽長風忙道：「那麼，快替我解開穴道！」

司馬如龍的笑容變得異常詭譎，緩緩道：「不必着急……」

歐陽長風面色一變道：「怎麼了？」

司馬如龍陰沉一笑道：「昨天晚上，確實有個中年人領他們去到悟莊！」

歐陽長風心頭似乎劇烈的震動了一下，駭然道：「他是誰？」

司馬如龍道：「我們的人！」

歐陽長風震駭欲絕道：「這是什麼意思？」

司馬如龍道：「天魔認爲你的身份已暴露，所以不得不犧牲你。」

歐陽長風登時面色發白，顫聲道：「可是你知道，我什麼都沒吐露啊！」

司馬如龍冷笑道：「現在雖然沒吐露，但一到五老會就靠不住了。」

歐陽長風急道：「不，你只要把我救走，他們就再也找不到綫索了！」

司馬如龍搖頭道：「天魔的意思就要我殺了你後，連我一起隱藏起來，如此五老會才不會採信岳鶴的陳述，因爲迄今爲止，還沒有外人見到你。」

歐陽長風張口要叫。

司馬如龍却掌出如電，一下扼住他的咽喉，嘿嘿惡笑道：「不要傷心，你十指已斷，再活在這世上已沒意思了，死了反可解脫痛苦！」

說到此處，突然用力扭轉他的脖子，再駢伸二指，在他頸後啞穴上點了一下。

歐陽長風頓時叫不出來了。

司馬如龍接着冷笑道：「這是天魔的意思，你如不甘，死後可去找他，與我無干！」

說罷，左手揑開他的嘴巴，右手伸入他嘴裏，將他的舌頭拉出，然後猛可一拍他的下頦，那被拉出的舌頭頓被牙齒「切」斷！

剎那間，斷舌血如泉湧！

歐陽長風叫不出聲音，他的面孔一下收縮了許多，由於劇痛難當，兩片嘴唇起了劇烈的跳動，全身也劇烈的發抖起來！

司馬如龍怕被鮮血濺上身子，一跳而開，笑道：「好了，他們回來的時候，一定會認定你受不了痛苦，因此咬斷舌頭自盡，而老夫，則因疏於看守，心生愧疚，故不告而別——哈哈！」

他乾笑了兩聲之後，立即開門走了出去……

× ×

半個時辰之後，岳鶴開着一輛馬車回到洛陽古棧門口，他把馬車停妥，下車轉到車廂後面，向車中的景慧卿問道：「姐姐有沒有東西留在房中？」

景慧卿道：「沒有。」

岳鶴道：「那麼，姐姐不必下來，小弟進去帶他出來即可。」

他進入客棧，趨上櫃台道：「掌櫃的，你算算房錢，我們要走了。」

那掌櫃的拿過算盤撥算一番，道：「一共是一兩二錢。」

岳鶴如數付給，正要進入之際，那掌櫃的又開口道：「那位老客官不跟你們一起走麼？」

岳鶴道：「要的。」

那掌櫃的道：「他剛剛出去了。」

岳鶴正要舉步，聞言一呆，道：「他出去了？」

那掌櫃的道：「是的，你們出去不久，他也跟着出去了。」

岳鶴詫異道：「一個出去的？」

那掌櫃的道：「是的。」

、岳鶴不信司馬如龍會離開客棧，搖搖頭，笑道：「你恐怕看錯人了吧？」

這時，在車中的景慧卿已聽到掌櫃說的話，他連忙下車跟入客棧，問道：「什麼事情？」

岳鶴一指那掌櫃的笑道：「這位掌櫃的說司馬老前輩走了！」

景慧卿道：「快進去看看！」

說着，疾步而入。

兩人急急忙忙來到後院的上房，推開房間一看，只見歐陽長風頭歪在一旁，口中流出的血，已染滿整個胸前，一直流到地上！

岳鶴呆住了。

景慧卿大驚失色，駭叫道：「天啊！這是怎麼回事？」

岳鶴心中雖然吃驚，但不慌亂，他發呆片刻之後，立刻拉着景慧卿入房，再迅速閂上房門，低聲道：「不要叫，免得驚動客棧的人！」

景慧卿點一點頭，遏力壓制震驚的情緒。

岳鶴趨前察看，很快就看出歐陽長風的舌頭斷了，不禁脫口叫道：「他是自殺的！」

景慧卿不敢上前觀看，背轉身子道：「咬斷舌頭自殺的麼？」

岳鶴道：「正是。」

景慧卿道：「死了沒有？」

岳鶴翻開歐陽長風的眼，看了看，道：「死了！」

景慧卿不勝驚詫地道：「眞是奇怪，司馬老前輩爲何不阻止他呢？」

岳鶴面呈嚴肅道：「一個人決定咬舌自殺，任何人也無法阻止，此事不能責怪他老人家。」

景慧卿道：「但是，他老人家那裏去了？」

岳鶴道：「大概是上街去找咱們。」

景慧卿道：「那掌櫃的說，咱們走後不久，他就跟着走了，這樣看來，咱們離開客棧之後，這廝就咬舌自盡了。」

岳鶴道：「不錯。」

景慧卿道：「可是，這廝一再說有人會來救他，爲何又要自殺呢？」

岳鶴悔恨地道：「這是小弟之錯，常言道十指連心，小弟不該切斷他的十指，他一定是忍受不住痛苦，故爾自殺的。」

景慧卿道：「他這一死，咱們追查兇手的綫索又斷了！」

岳鶴道：「可不是，小弟眞該死！」

景慧卿道：「你不必自責太甚，他這個人人面獸心，萬死不足以贖其罪，切斷他十指，算得了什麼呢。」

岳鶴道：「話不是這麼說……」

景慧卿道：「好了，不要再說了，現在處理他的屍體要緊，咱們送他去城外掩埋吧？」

岳鶴點點頭，當下動手脫下歐陽長風的血衣，把地上的血漬擦拭乾淨，將血衣塞入床下，然後再取出一條汗巾掩住歐陽長風的嘴巴，才將他抱了起來！

景慧卿打開房門看看外面，回頭低聲道：「態度自然一些，不要讓人看出他已死了。」

岳鶴點頭道：「我知道。」

景慧卿於是移步走了出去。

岳鶴抱着歐陽長風隨後跟出，態度表現自然得很，因此雖有人發現他抱着一個人，却都以爲是個受傷或病重的，沒有一人看出是個死人。

一路來到前面櫃台，一名店小二才發覺有異，上前問道：「客官，這個人怎麼了？」

景慧卿推開他，冷然道：「他內傷發作，吐了血，我們要帶他去就醫！」

岳鶴快步走出客棧，迅速將歐陽長風抱上馬車。

這時，另一名店小二將他們騎來的三匹坐騎牽到，笑道：「客官，你們這三匹馬不要了。」

岳鶴一跳下車，放下簾布，答道：「我們先帶走兩匹，一匹暫時留此，等那位老先生回到客棧，你轉告他我們在悟莊等候。」

那店小二唯唯而應。

岳鶴接過兩匹馬，將牠們的繩子綁在車後，等景慧卿上車之後，即轉去前面車座坐下，一抖韁繩，驅車便馳。

他一邊開車，一邊注意尋找司馬如龍，但一直來到東城門下，都沒見到他的影子，只好直馳出城。

馬車駛上了城外官道，景慧卿緊張的心，才輕鬆下來，開口說道：「你要去悟莊？」

岳鶴道：「是的，咱們把他的屍體掩埋後，就在悟莊住一兩天。」

景慧卿道：「幹麼？」

岳鶴道：「也許范桂英會返回悟莊窺探，咱們若能擒到她，仍可利用她找到『天魔』其人。」

景慧卿道：「哦。」

岳鶴道：「她和歐陽長風的感情似乎很好，很可能會返回悟莊探望的。」

景慧卿道：「如果她知道歐陽長風落入咱們手裏，就不會再去悟莊了。」

岳鶴道：「是的，但等等看不妨，目前她是咱們希望之所寄。」

景慧卿道：「要是等不到她，你打算怎麼辦？」

岳鶴道：「先趕赴黃山派，化解他們與白鶴派的誤會，然後再設法追查兇手，小弟認爲『天魔』很可能就是殺害五老的主兇，姐姐以爲然否？」

景慧卿道：「是的，一定是他。」

岳鶴掉頭望望車後，說道：「奇怪，司馬老前輩怎的還不見趕來？」

景慧卿道：「正是，咱們購買馬車的地點距離洛陽古棧並不遠，他應該打聽得到，也應該趕上來了才對呀！」

岳鶴道：「他老人家會不會因見歐陽長風咬舌自殺，自覺防範不嚴，心生慚愧而不告而別？」

景慧卿道：「不會，誠如你所說，一個人突然決定咬舌自殺時，誰也阻止不了，這不是他老人家的過錯。」

車行半個多時辰，已到悟莊外面，岳鶴在莊門口停住馬車，下車說道：「咱們先入莊去搜一搜如何？」

景慧卿道：「好的。」

於是，兩人入莊四處搜索起來。

但搜遍全莊，均無任何發現，岳鶴嗒然道：「走吧，咱們去把馬車開入莊中，然後掩埋歐陽長風的屍體！」

回到莊門口，兩人的視綫瞥及馬車之際，頓時都呆住了！

因爲，馬車旁邊站着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本不該在他們面前出現，但是現在竟然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她手上抱着歐陽長風的屍體，就像母親抱着兒子一般，態度非常冷靜，只是一對眼眸中含滿哀傷與絕望的眼淚！

她，正是范桂英！

看見岳，景二人走出莊來，她並無逃走之意，仍然很鎮靜的立着。

景慧卿一呆之後，立刻便要撲上去，岳鶴拉住了她，示意她暫勿動手，然後開口道：「范桂英，妳來幹什麼？」

范桂英緩緩答道：「來收殮我丈夫的屍體，我要親手收埋他。」

岳鶴道：「他是妳的丈夫麼？」

范桂英說道：「是的，雖然我們是霧水夫婦，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才是我的丈夫！」

岳鶴道：「我以爲『神拳鄧盛龍』才是妳的丈夫呢。」

范桂英忽然滾下兩行淚珠，說道：「不！他不是我的丈夫，他只是個有錢的大老爺罷了！」

岳鶴道：「那妳當初爲何嫁給他？」

范桂英道：「因爲他有錢，有錢能使鬼推磨，當然也能征服一個女人了！」

岳鶴道：「妳一直不愛他？」

范桂英道：「是的！」

岳鶴道：「你們之間的恩怨情仇我不大淸楚，但我可不認爲妳是對的。」

范桂英道：「我也不期望有人能了解我，我自己了解自己就够了。」

岳鶴微微一笑道：「是的，不過，妳今天居然敢在我們面前出現，足見你是眞心在愛着歐陽長風，也足見妳是個敢愛敢恨的女人，這一點我很佩服。」

范桂英道：「謝謝。」

岳鶴道：「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歐陽長風不是我殺死的，他是自己咬斷舌頭而死的。」

范桂英道：「不！」

岳鶴輕輕一哼，笑道：「我就知道妳不會相信。」

范桂英道：「我相信你的話，但他其實不是自殺而死的，他是死於司馬如龍之手！」

岳鶴一楞，失聲道：「妳說什麼？」

范桂英淚如雨下，說道：「司馬如龍趁你們出去買車的時候，下手殺了他！」

岳鶴張大眼睛，駭然道：「妳胡說的吧？」

范桂英冷笑道：「不是，他和三脚羅漢葛萬里乃是奉『天魔』之命接近你們的，這次由於我丈夫不愼暴露了身份，因此『天魔』便命令司馬如龍——」

她說到這裏，背部好像被什麼東西推了一下，突然向前顚出兩三步，隨之滿臉痛苦的倒了下去！

倒下之後，雙手仍然緊緊抱着歐陽長風的屍體！

這時，岳、景二人才發現她背心中了一支箭，原來有人暗發冷箭射中了她！

岳鶴大吃一驚，急喝道：「姐姐看住她，小弟去追敵！」

喝聲中，人已如脫弓怒矢，向冷箭來處疾撲過去。

景慧卿連忙跳到范桂英身邊，扶住她的身子，急喊道：「范桂英！范桂英！」

范桂英還沒死去，她的嘴裏流出一縷鮮血，聽到景慧卿的呼喚，臉上浮起一片慘笑，道：「我……我就知道……他們不……不會放過我……」

說完這話，目中已漸無神，臉上的慘笑也在漸漸消失。

景慧卿知道她已活不成，急忙問道：「快告訴我，天魔是誰？他住在何處？」

范桂英斷斷續續的說道：「九……宮……山……天……魔……谷……三……月……十……五……」

語至此，一頓而絕！

景慧卿發呆片刻，才拔出她背上的長箭，將她的身子拖開一邊，讓她仰躺着，然後望着她喃喃自語道：「九宮山天魔谷，三月十五——這話什麼意思？」

她忽然苦笑了一聲，仰臉目注天空，又道：「姐姐，我本想替妳報仇，可是現在一切已經了結了，鄧盛龍，巫寶釵，還有眼前這個范桂英，他們都死了，爲惡者不得善終，他們已遭了報應，我想妳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

她慢慢站起，目光再度投注到范桂英身上，幽幽一嘆道：「而妳，不管妳是不是殺害我姐姐之人，我都佩服妳，因爲妳總算是個敢於爲愛而死的女人！」

這話剛剛說完，只見岳鶴已由對面的山麓林中飛出，看他滿面憤怒的神情，就知他沒有尋着那暗發冷箭的兇徒。

他疾步奔回莊門口，一見范桂英的樣子，不禁面色一變道：「她死了？」

景慧卿點點頭。

岳鶴急問道：「她有沒有說什麼？」

景慧卿沒有立刻回答，默然半晌，才搖頭答道：「沒有，她一句話也沒說就死了！」

這話，她是提高嗓門說的，因爲她忽然想到應該這樣回答。

岳鶴頓足道：「眞可惜，她若能多活片刻，一定願意把有關『天魔』的一切告訴咱們！」

景慧卿佯露苦笑道：「敵人就是怕她說出一切秘密，所以才射死她的啊。」

岳鶴恨恨地道：「那賊子好滑溜，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景慧卿道：「沒留下一點痕跡？」

岳鶴道：「沒有。」

景慧卿說道：「那麼，來人必定是一位武林高手，說不定就是那個鐵傘客司馬如龍！」

岳鶴皺起眉頭，道：「姐姐相信她剛才說的那一番話是眞的？」

景慧卿點頭道：「是的，鐵傘客司馬如龍和三脚羅漢葛萬里必是『天魔』之人不錯，只可惜咱們現在只知他們是『天魔』的人而不知他們在何處。」

岳鶴搖頭道：「小弟實在不敢相信，他們兩人在武林中名望極高，怎麼會與『天魔』混在一起呢？」

景慧卿冷冷一笑道：「這世上多的是面善心惡的僞君子，何足爲怪！」

岳鶴嘆道：「眞可怕，但他藉機接近咱們的目的何在？」

景慧卿道：「那天他們在黃山脚下出現，目的是不讓咱們死在黃山派的手裏，因爲咱們若死了，黃山派和白鶴派就打不起來了，因此他們的目的，是在製造糾紛，使黃山白鶴二派起衝突，以削減五大門派的實力，後來他跟着咱們前來洛陽，目的有二：一是要除去業已暴露身份的歐陽長風，二是要隨時隨地了解咱們的動向，以便採取對策。」

岳鶴道：「但這一來，他們的身份不

是也暴露了麼？」

景慧卿道：「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料到范桂英會因歐陽長風之死，而憤然叛離天魔。」

話聲一頓，又道：「不過，咱們雖然已知他們是天魔的人，但他們只要不再在咱們面前出現，咱們也是無法可施的。」

岳鶴怒道：「小弟一定要找到他們，他們兩人，極可能是當年冒充五老中的兩個！」

景慧卿道：「好了，現在光生氣沒用，咱們來掩埋這兩個死人吧！」

岳鶴也沒有再開腔，轉身走入莊中，找到了一把鋤頭，就在莊後山脚邊掘了一塊土，將歐陽長風和范桂英埋在一起……

景慧卿幫着他掩埋了兩具屍體之後，忽然笑嘆一聲道：「神拳鄧盛龍若知道咱們將這兩人埋在一起，他一定會氣得跳了起來。」

岳鶴道：「人，有時很難劃分惡善，從道德的眼光上看，范桂英是個不守婦道的淫婦，但從情愛上看，她也有其值得同情之處。」

景慧卿道：「如果當年鄧盛龍確是仗其財勢，強娶她為妾的，那就更值得同情了。」

岳鶴道：「鄧盛龍這個人也許不壞，只是太好色了些，終於使他嘗到苦果。」

他扔下鋤頭，抬頭笑了笑，又道：「姐姐，如果這兩人所言屬實，妳的仇報不成了。」

景慧卿道：「是的，這使我悟出了一個道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候一到，你不去找他，他也難逃天譴。」

岳鶴道：「這話雖有道理，但殺害五老的兇手咱們却不能不追究。」

景慧卿道：「當然。」

岳鶴道：「所有的綫索已告斷絕，現在咱們怎麼辦呢？」

景慧卿道：「先去黃山白鶴二派，把眞相告訴他們，化解他們雙方的誤會，然後再作道理。」

岳鶴點點頭道：「只好如此了——走吧！」

於是，兩人回到悟莊門口，經一番商量，決定拋棄馬車不要，立刻動身。

岳鶴將放在車中的一包乾糧取出，塞入馬鞍後的一隻布袋裏，即與景慧卿一同上馬，又開始了一段遙遠的路程……

兩人并肩馳行數里，來到一處平野地帶，景慧卿四顧無人，便勒慢坐騎道：「咱們走慢一些吧。」

岳鶴跟着慢下來，問道：「姐姐累了麼？」

景慧卿搖頭道：「不，我有話要告訴你……」

她又轉頭四顧一眼，笑道：「這一帶地勢平廣，即使有人在暗中尾隨，他絕對聽不見咱們的說話，是吧？」

岳鶴道：「不錯！」

景慧卿含笑道：「那麼，我可以說實話了——今天是三月初二對不對？」

岳鶴微訝道：「對呀。」

景慧卿道：「還有十三天的時間，我想大概可以趕到九宮山……」

岳鶴愕然道：「去九宮山幹麼？」

景慧卿道：「剛才悟莊門口，我怕有敵人躲在附近竊聽，故不敢說實話，其實范桂英臨死之前，曾說了一句話——」

岳鶴一聽大喜，急急問道：「她說什麼！」

景慧卿道：「我問她天魔是誰及其住處，她回答的是『九宮山天魔谷，三月十五』，後面說的日期，什麼意思我還猜測不出，現在可以斷定的是『天魔』必住在九宮山天魔谷中！」

岳鶴聽了又驚又喜，道：「好極了，那麼咱們就去九宮山找一找！」

景慧卿道：「別忙，咱們先不動聲色的往東走幾天，等確定無人跟踪時，再轉道前往九宮山。」

岳鶴道：「好，就這麼辦！」

景慧卿笑道：「這就叫『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本來以為追查『天魔』的綫索已斷，沒想到范桂英的叛變使咱們獲知了『天魔』的住處。」

岳鶴道：「是啊……」

景慧卿道：「你知道九山宮有一座『天魔谷』麼？」

岳鶴道：「沒聽說過，這『天魔谷』三字，可能是他們自己起的名字。」

景慧卿道：「不錯，反正只要是在九宮山中，一定能够找到，我現在想不明白的是『三月十五』這一句，范桂英說出這個日期，不知其意何在？」

岳鶴道：「是不是要咱們在三月十五那一天趕到九宮山天魔谷？」

景慧卿點頭道：「好像是如此，但為什麼一定要在三月十五那一天，趕到那裏去呢？」

岳鶴道：「對於這一點，小弟也猜不透。」

景慧卿道：「這一點很重要，咱們必須猜出來才行……」

岳鶴尋思道：「她的意思，可能是說三月十五那天，天魔才會在天魔谷中。」

景慧卿搖了搖頭，道：「我想不是這個意思。」

岳鶴道：「不然，就是說三月十五那天，天魔谷將有重大的事情要發生。」

景慧卿道：「嗯，這倒頗有可能。」

岳鶴道：「不管怎樣，咱們只要在三月十五之前趕到九宮山，就不會有錯。」

景慧卿道：「咱們若先去黃山白鶴二派，能不能在三月十五日之前，趕到九宮山？」

岳鶴搖頭道：「不能，由此去九宮山，最快也要十來天才能到達，而今天已是三月初二，沒有餘裕，前往黃山白鶴二派了。」

景慧卿道：「我担心的是：咱們兩個對付不了天魔谷的許多敵人，若能多邀些幫手，才能將敵人一網打盡。」

岳鶴說道：「現在到那裏去邀請幫手呢？」

景慧卿道：「正是。」

岳鶴道：「其實沒有幫手也不要緊，小弟現在只希望知道『天魔』為誰，以及他是不是殺害五老的兇手，知道了這兩點，再慢慢擒他不遲。」

景慧卿點點頭道：「那麼，咱們到達九宮山時，最好先改變面貌……」

兩人一邊趕路，一邊注意身後情況，這一天，走了百餘里路，均未發現有人跟踪。

第二天，兩人繼續東行，仍未發現敵踪，於是在第三天的上午，兩人轉道南下，連趕三天，跨越了豫境，由鷄公山進入鄂境，一路繼續南奔。

三月十三日，到達咸寧縣城，再走百里就是「天魔谷」所在地的九宮山了！

這天，兩人在咸寧城外找到一戶人家，商得主人同意，寄下坐騎，再走到一處偏僻地點改變了面貌，便動身往九宮山趕來。

三月十四日午後，兩人已來到九宮山北麓，當即尋徑上山。

九宮山，在鄂東邊境，廣八十里，有九十九峯，千岩萬壑，崎嶇盤折，奇勝無數，山之深處，罕見人跡，荒涼異常！

兩人不知「天魔谷」座落何處，但料定必在深山之中，故登山之後，即一路翻山越嶺，往山之深處前進。

深入約莫十多里路，天已漸漸黑下來了。

景慧卿連日跋踄，這時已感疲倦，便在一處山頭的岩壁邊坐下，說道：「咱們歇歇吧。」

岳鶴隨在一邊坐下，掏出汗巾拭汗，道：「這九宮山一峯比一峯高，當眞不大好走……」

景慧卿道：「如果容易攀登，天魔也不會把『總壇』設在此處了。」

岳鶴道：「咱們必須在今夜找到天魔谷才行，因為明天就是三月十五了。」

景慧卿道：「是的。」

岳鶴道：「顧名思義，天魔谷既有一個『谷』，它必是設在一座很隱蔽的山谷之中，要想找到它，也只有利用夜間這段時候。」

景慧卿道：「怎麼說？」

岳鶴道：「如果『天魔谷』即是敵人的『總壇』所在地，那麼『天魔谷』中必有房舍，而有房舍就有燈火。」

景慧卿一笑道：「對，若發現有燈光的山谷，必然就是『天魔谷』。」

岳鶴取出乾糧，說道：「咱們吃些乾糧，然後繼續去找……」

兩人各吃了一些乾糧，又找到山泉喝了些水，景慧卿感覺體力已告恢復，於是復動身上山。

這時，夜已來臨，正好是圓月之夜，月光十分明亮，故四周的情景仍清晰可見，走來並無多大困難。

越過幾重山巒，估計已置身於九宮山之中，但縱目四矚，還是見不到一點燈光，眞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了！

景慧卿嘆道：「看這情形，今晚不一定能找到呢！」

岳鶴舉手一指遠處一座高峻的峯頭，說道：「那山峯很高，咱們到那上面去看看。」

景慧卿自然不反對，兩人乃往那座高峻的峯頭走去，越過一處山坳，再往上爬行，費時三刻，才登上峯頭，但舉目一看之下，兩人都大為失望。原來，這座峯頭的四周，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山脈，從形勢上看，附近絕不會有山谷的。

景慧卿不禁苦笑道：「咱們一定走錯了！」

岳鶴道：「再往東走一程看如何？」

景慧卿道：「往東走？」

岳鶴道：「是的。」

景慧卿道：「你認為『天魔谷』在此山的東邊？」

岳鶴道：「小弟在想，這九宮山距離五老會只有三百里路，而『天魔』將總壇設在此山中，可能是看中此山離五老會較近之故，而五老峯在東方三百里之外，因此『天魔谷』也可能在此山的東方。」

景慧卿想了想，點頭道：「好，就往東找一程，碰碰運氣。」

兩人即由東邊山脊尋徑而下，又一路翻山越嶺的走了十多里，結果證明運氣不佳，仍無任何發現。

這時，景慧卿已疲勞不堪，岳鶴看在眼裏，很覺過意不去，便道：「姐姐，咱們不如尋個山洞歇下，明日再找吧。」

景慧卿搖頭道：「不，今夜非找到『天魔谷』不可，我還可以支持，別為我担心。」

岳鶴道：「那麼歇一會再走便了。」

說着，在一顆巨石上坐下來。

景慧卿也坐下，目光投向東方，說道：「由此一路走去，不知要走多遠才能走到東麓？」

岳鶴道：「不知道。」

景慧卿道：「咱們入山至此，好像還沒見到一條像樣的山徑，是不？」

岳鶴道：「正是。」

景慧卿道：「這山中四無人跡，若能够找到一條山徑，就一定能够找到『天魔谷』。」

岳鶴道：「姐姐是說：這山中如有山徑，便是『天魔谷』開闢的？」

景慧卿點頭道：「是的。」

岳鶴道：「那麼，等下咱們留意找找看。」

景慧卿再沒有啓口，而閉上眼睛，倚着岩石調息養神起來。

歇了約莫半個時辰，兩人才又起身前進，繼續往東方尋來。

眼前的山勢，仍是峥嶸崎嶇，無徑可走，舉目所見，盡是茂密的樹林和峻峭的山岩。

兩人打起精神又翻越過幾座山頭，依然沒有一點發現，但兩人都不氣餒，咬緊牙關繼續前進。

不知又走過了多少里路，天上的圓月忽已消失不見，整個天地頓時黑暗下來。

景慧卿住足道：「天快亮了。」

岳鶴四望一眼，見四周漆黑如墨，便道：「這一帶山勢險峻，沒有月光很難行走，咱們索性等天亮再找吧。」

景慧卿道：「不，再走一程看看，說不定『天魔谷』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岳鶴道：「姐姐走得動？」

景慧卿道：「可以！」

岳鶴道：「好，再走一程看看。」

於是，復向前行。

繞過一段山腰，眼前竟是一面峻坂如峭的大岩壁，無路可走了！

岳鶴仰望岩壁，不禁抽了一口冷氣，道：「這山壁不大好攀登。」（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易湘琴、袁氏雙姝和李家姊妹往白馬寺赴約，落入奸人陷阱，後得人暗中解救，並獲知敵人要大舉圍攻關洛第一樓，諸女急返第一樓，稟陳易君俠，應伯倫、李東陽，三老獲訊，商決分頭迎敵，詎敵未至，應伯倫已被那被迷失本性的兩個兒子猝起發難，斬斷左臂，隨後敵人來侵，易湘琴與袁玉不敵，幸易君俠趕到殺死來攻敵人，此際又聞李東陽方面傳警訊，易君俠要往赴援，易湘琴建議大伙集中一地，以便照應，易君俠略一沉忖，認為有理，命袁玉往通知秦、金二老齊集東廂——

古剎遭魔劫　淺舟載深恨

袁玉答應而去，湘琴則入室協助袁珠，合力攙出抱陽山莊莊主應伯倫。

這時，應伯倫的左臂傷處，已由袁珠包紮妥當，人也因「昏睡」穴被制，猶自沉睡未醒，但遍體血污依舊，臉上却一片蒼白。

易君俠見了，不禁劍眉緊皺，流露出驚詫惋惜之色，黯然嘆息了兩聲，目光掃過，這才發現「日月雙劍」兄弟倆不在房中。

當下詫然問道：「琴兒，妳兩個表兄呢？」

湘琴道：「不知道。聽姨父說，他老人家的左臂就是被兩位表兄砍斷的……」

易君俠駭然道：「妳說什麼？他們竟敢忤逆不孝，殺傷自己的父親？」

湘琴道：「事情經過，我也不太清楚，這要問珠姐姐她們了。」

易君俠精目轉注袁珠，沉聲道：「珠姑娘，這話是真的嗎？」

袁珠淚水盈眶，凄然點了點頭，道：「應伯父確是被兩位少莊主所傷……此事實出意外，絕非三言兩語能說明白，詳細情形，咱們稍等再向易伯伯陳述吧。」

易君俠驚容畢露，怔了好一會，才仰面長嘆道：「我早知要出事，却怎麼也想不到，禍害竟出在這兩個該死的畜生身上——」憤然一跺脚，轉身向東掠去。

湘琴和袁珠緊跟在後面，也相繼離開了前院。

庭院中復歸寥寂，陣陣夜風，掀拂着屍體上的衣襟，吹凝了泥地上的血水……

忽然，園角一株大樹上，悄沒聲息的飄落下兩個人。

其中一個迅速走到矮樹旁，俯身拾起尤寧那顆頭顱，就着月色火光，反覆看了看，不住搖頭自語道：「奇怪！奇怪！」

另一個低聲問道：「四哥，看仔細了？是那老賊嗎？」

先前一個祗輕輕「唔」了一聲，沒有



回答，却從腰間解下一隻革囊，將那顆血淋淋的頭顱放入囊中。

另一個又問道：「咱們要不要再去東廂看看？」

那人搖頭道：「不用了。咱們先回去吧！」說着，手提革囊，飄身上了牆頭。

另一個緊跟而上，臨行猶自揚目向火光照映下的東廂房望了一眼，喃喃道：「這一次，祗怕是孟三姐看走眼了！」

×　　×

「不錯，一定是三妹看走了眼。」駱伯倉親自檢查過尤寧的首級，沉吟着道：「假如那易君俠眞是『復仇會』會主，決不會自己殺害自己部下的。」

鬼臉書生黃石生就坐在桌案對面，只見他神色凝重地搖了搖頭，緩緩說道：「事情演變到現在，實在令人難辨眞假。依小弟看，其中可疑的地方仍然很多。」

駱伯倉道：「難道你還疑心這顆首級是假的？」

黃石生道：「首級是尤寧，已經毋庸置疑了。」

駱伯倉道：「那你還懷疑什麼？」

黃石生道：「小弟的意思是說，單祗尤寧被殺，還不足證明那易君俠不是復仇會主。」

駱伯倉一楞，道：「但尤寧却是復仇會主的得力部下。世上那有自己命令部下去辦事，然後又親手將他殺死的道理？」

黃石生聳聳肩道：「話雖不錯，但如果這名部下失誤很多，早已不值得信任，失去了被利用的價值，甚至那位會主根本久有除去他的念頭。這種『借刀殺人』的事。也並非絕不可能。」

駱伯倉道：「可是，尤寧却並沒有失去復仇會主的信任呀？」

黃石生道：「大哥忘了麼？尤寧自從潛來洛陽，已有兩次重大失誤，第一次被降為『香主』，第二次獲准『帶罪立功』……他在復仇會主眼中，早就不如從前重要了。」

駱伯倉笑道：「就算那復仇會主是有意安排除去尤寧吧！但其餘奉命進攻的高手，也死傷將盡，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黃石生平靜地道：「其餘傷亡高手，全是受『搜魂六法』所制的『鬼武士』，縱然全部殲殺殆盡，對復仇會也不會多大損失。」

駱伯倉搖頭大笑道：「四弟，我看你眞太死心眼兒了。這種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如果你是復仇會的會主，祗怕你也不肯幹吧？」

黃石生却正色答道：「所以小弟才認為那復仇會主，是個深謀遠慮，無人能及的梟雄。」

駱伯倉忽然收斂了笑容，詫異地道：「愚兄不懂，為什麼你一定要說那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

黃石生忙道：「不，小弟只是懷疑那易君俠可能就是復仇會主，並沒有肯定一定是他。」

駱伯倉道：「在今夜關洛第一樓的血戰之前，愚兄也懷疑是他，但他既然獨力支撐全局，仗劍馳援全院，而且親手誅除尤寧……足見咱們以前的懷疑是錯了。」

黃生石聽了，默然未再爭辯，僅輕吁

了一口氣，自顧將桌案上的尤寧首級，仍舊收回革囊中。

駱伯倫注目道：「四弟，敢情你是不信服愚兄的話？」

黃石生笑道：「小弟自然信服大哥。不過，此事最好暫時存疑，且等康浩和孟三姐回來，大家再詳細硏判吧！」

提到康浩和孟三姑，頓使駱伯倫担心起來，忙問道：「現在什麼時辰了？」

黃石生道：「寅刻剛過不久。」

駱伯倫道：「那妖女十分狡猾，天都快亮了，他們還沒回來，會不會出什麼意外呢？」

黃石生笑道：「大哥放心，那妖女雖然狡猾，小弟事先早有萬全安排，隨時可以擒她，剛才又囑宗六弟趕往接應了，加上孟三姐，幾乎已傾力以赴，料她……」

話猶未畢，黑牛李鐵心忽然匆匆闖了進來，大聲道：「孟三姐和六哥回來。」

黃石生得意的笑道：「大哥，我說如何？他們這不是已經……」

說到這裏，方才發覺李鐵心的神色有些不對，急忙改口問道：「康浩也一同回來了麼？」

李鐵心搖頭道：「沒有。」

黃石生一驚，又問：「趙鵬和王幹才呢？」

李鐵心又搖搖頭，道：「也沒有……聽六哥說，王趙二人都已殉職，孟三姐也身負重傷，康哥兒却被人家擒去了……」

黃石生險些跳了起來，駭然道：「竟有這種事？」

駱伯倫大驚失色搶着道：「人呢？」

李鐵心用手一指，道：「在外面正廳裏……」

駱伯倫沒等他說完，早已推椅而起，飛步奔了出去。

黃石生急忙尾隨奔出，在經過李鐵心面前時，脚下微停，焦急地囑咐道：「快些傳話下去，加派人手監視關洛第一樓，尤其必須追踪『復仇會』屬下撤退時的路線和方向！」

他平生行事都極沉着，像這般惶恐焦急，只怕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 ×

子夜三更，康浩單人獨騎，準時抵達白馬寺前。

遠遠地，他就望見通往寺門的山道傍邊，繫着一匹棗紅色的健馬，正是易湘琴初抵洛陽時，所騎的那匹大宛種神駒。

易湘琴偏愛紅色，選擇紅色的坐騎也不例外，人艷衣鮮，辣辣就像一團火，那麼熱烈，那麼眞實，這跟那她純眞無邪，熱情奔放的性格，無疑是極爲相符的——

康浩不禁暗想：小琴是個急性人，一定等候很久了，待會兒見了面，她若追問起我現在的住處，應該怎樣回答她呢？

正沉吟間，忽聽一聲嬌呼：「康大哥！是康大哥嗎？我在這兒啦！」

聲出人現，山道上遽然閃出一朶紅雲，飛也似迎了過來。

康浩連忙揚手招呼，剛下馬，那「易湘琴」已奔到近前，兩臂一張，便想來一個「乳燕投懷」。

康浩急急閃身側避，舉目四望了一遍，低聲道：「小琴，就只妳一個人來？」

易湘琴道：「是呀！你不是千叮萬囑，只要我一個人來的嗎？」

康浩笑了笑，道：「話雖如此，但我想妳那幾位結義姊妹，多半不會答應的——可是，她們居然眞的沒有跟來，這倒頗出人意外。」

易湘琴也掩口笑道：「還說哩！她們本來是不肯的，虧我好話說盡，另外又答應了她們的條件……」

康浩道：「什麼條件？」

易湘琴眼波輕轉，嫵媚的白了他一眼，道：「除了要見見你這位未來的妹夫，還會有什麼其他條件。」

康浩俊臉登時一紅，正色道：「彼此同屬江湖兒女，相見固所應當，但，這話却說得未免太早了些。」

易湘琴道：「什麼太早了？你是說日前還不想見她們？」

康浩微微一怔，順口道：「唔……啊！是的，是的。現在我有很重要的話要告訴妳，錯開今天，恐怕短時間之內，不容易再見面了。」

口裏說着，心裏却詫訝不已。

他深知易湘琴雖然一派純眞，口沒遮攔，跟自己相處也頗不拘形迹，但畢竟是名門大家出身，決不會說出這種大胆而露骨的話來。難道才僅旬日睽別，竟忽然變得這般臉厚了麼？

想想實在難以置信，不禁凝目多看了她兩眼。

那易湘琴却毫無所覺，眉梢輕挑地道：「爲什麼不能見面？這些日子，你一點都不想念我嗎？」

康浩淡淡一笑，道：「這無關想念，而是情勢所迫，殊多不便。」

易湘琴道：「我不懂什麼情勢不情勢，我只知道咱們倆應該永遠在一起，再也不要分開了。康大哥，答應我，別再離開我！你不知道我好想你，眞的！想得人都快發瘋了……」

一面說着，一面緩步依偎過來，那神情，眞箇是如醉如痴，撩人心弦。

康浩暗暗震顫，忙藉着繫馬，避了開去，待把馬匹繫妥了，這才定了定神，凝容道：「小琴，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消息告訴妳，而且時間急迫，必須立卽開始行動……」

易湘琴嬌聲道：「是嗎？什麼消息比咱們倆長久厮守的事還重要？」

康浩正色道：「事關二莊一堡安危，小琴，妳不要等閒相視。」易湘琴似乎微微一驚，又好像是對他的「無情」有些失望，怔了片刻，才懶洋洋的朝後一指，道：「好吧！既然你說得這麼嚴重，我就先聽聽你的消息吧！不過，等了你快一個時辰，我的腿都站酸了，那邊有塊大石，咱們去那兒坐下來細談，好不好？」

康浩點頭答應，舉步向山道走去。

那塊大石距離白馬寺山門不遠，面對山道，背向楓林，正是不久前易湘琴坐過的地方。

兩人坐下，那易湘琴便嬌慵無限地偎在康浩肩上，輕輕問道：「究竟是什麼消息？你說呀。」

康浩道：「這件事，關係着抱陽山莊莊主應伯倫的性命，也間接影響着令尊和

白雲山莊的安危，小琴，妳必須先答應我，要相信我說的每一句話，並且不追問消息的來源。」

易湘琴驚訝地道：「啊！關連竟這麼多？」

康浩道：「不錯，若非關係重大，我也不會冒險約妳來此相見了。」

易湘琴遲疑了一下，點頭道：「好！我答應你，快說吧！」

康浩輕吁一口氣，道：「小琴，妳有沒有聽說過『絕情蠱』……」

話一出口，忽然覺得易湘琴的身子猛可一震，好像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似的，不禁詫異問道：「妳怎麼了？有什麼不對嗎？」

易湘琴連忙假作低頭整理鬢髮，掩飾內心的駭異，漫應道：「沒有什麼。你說下去，什麼叫做『絕情蠱』？這名字從來沒有聽人說過嘛。」

康浩嘆道：「細說起來，話太長了。咱們只有長話短說，那『絕情蠱』是鬼叟朱逸平生兩大獨門秘技之一，中蠱之人縱然內功修爲再高，也無法抗拒施術者的控制，一旦受制，心智便從此迷失，終生唯放蠱者之命是從，至死不渝，假如那放蠱的人要他去殺他自己的父母，他也會毫不遲疑的下手……」

易湘琴心裏暗驚，口裏却道：「世上那有兒女殺父母的事，只怕是傳聞過甚其詞吧？」

康浩道：「絕非傳聞過甚其詞，眼前就快發生這種逆倫慘事了。」

易湘琴問道：「眞的麼？誰要殺害自己的父母？」

康浩道：「就是妳的兩位表兄——日月雙劍。」

易湘琴失聲道：「那怎麼會呢？他們雖然驕狂無禮，但也決不敢冒犯姨父！」

康浩道：「小琴，妳答應過我，要相信我說的每一句話。現在我再愼重地告訴妳，日月雙劍已經被『絕情蠱』所制，今天夜晚就要下手殺害抱陽山莊莊主應伯倫……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小琴，妳一定要趕快設法阻止他們……」

那易湘琴驚容滿面，問道：「你這消息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

康浩道：「別追問消息的來源，現在時間已經很迫促了，小琴，妳快些去！」

易湘琴連連點頭，口裏不住喃喃道：「竟有這種事？他們居然要殺害自己親生的父親……天下竟有這種大逆不孝的事？啊！眞是太可怕了……」

康浩低聲催促道：「現在趕快設法阻止還來得及，再遲就更可怕了！」

易湘琴忽然「嚶嚀」一聲，低頭撲進康浩懷裏，將他緊緊抱住，顫聲道：「康大哥，我好害怕啊！你陪我一塊兒回去好麼？」

康浩舉手輕拍她的香肩，喟然嘆道：「我本可陪妳回去，無奈情勢不許，再說，抱陽山莊莊主應伯倫對我尙有誤會未解，我若去了，非僅無益，反而更……」

一語未畢，右後背上「鳳尾」穴突然一麻，全身已不能動彈。

他駭然驚問道：「小琴，妳這是幹什麼？快些解開我的……」

那易湘琴發出一陣吃吃嬌笑，說道：「我的好哥哥，你再仔細看看我是誰？」

康浩定睛一看，不期脫口失聲：「是妳，冉——」下面「肖蓮」兩字已到口邊，忽然驚覺，連忙嚥了回去。

妖女冉肖蓮一邊解下束髮絲巾，一邊抹去臉上易容僞裝，聞言微微一怔，側目嬌笑問道：「你知道我姓冉？」

康浩忙道：「誰知道妳姓什麼，我只問妳，彼此素不相識，妳爲何要冒名喬裝來算計我？」

但冉肖蓮目光何等銳利，眼波微轉，笑靨頓斂，冷冷道：「我也正要問你，咱們素未謀面可是你又怎知道我姓冉呢？」

康浩道：「我什麼時候說過妳姓冉了呀！」

冉肖蓮聳了聳香肩，道：「康少俠，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是堂堂男子漢，竟不敢承認認識一個女人？」

康浩俊臉一紅，道：「這不是敢不敢，而是我雖然見過妳，妳却沒有見過我，根本談不上『認識』兩個字。」

冉肖蓮展顏一哦，嫵媚的道：「是嗎？你在什麼地方見過我呢？」

康浩道：「恕難奉告。」

冉肖蓮閃着異樣的目光，偎近身旁輕輕問道：「爲什麼不能告訴我？咱們會在什麼地方邂逅過？我想，那一定是我太粗心大意了，竟平空錯過了彼此結識的好機會……」

那低沉的語音在耳際盪漾，吹氣如蘭在頰上飄拂……康浩只覺心弦震顫，就像有隻看不見的螞蟻在頸項上爬行，叫人癢癢的，心慌意亂，又有說不出的快感。

突然，他想起了「絕情蠱」！一驚之下，冷汗遍體，急道：「請妳坐好了，我告訴妳就是……」

冉肖蓮道：「我這樣，不是坐得挺好嗎？」

康浩心頭怦怦亂跳，道：「這裏是佛門淨地，妳……妳不能坐得離開一些？」

「啊！」冉肖蓮恍然笑道：「你是說我靠你太近了，怕那些和尙們看見，引起凡心？」

康浩吶吶道：「名寺古刹，姑娘請尊重——」

冉肖蓮撇撇嘴道：「什麼名寺古刹，我就不相信天下和尙全是六根清淨的，如果和尙都守清規，那些小和尙是從哪兒來的……」

康浩正色道：「冉姑娘休要侮及出家人！」

冉肖蓮格格嬌笑道：「好啦！咱們別扯這些不相干的閒話了，說正經的，你究竟在什麼地方見過我？」

康浩委實怕她繼續糾纏，只得編造了一篇假話，說道：「數日之前，在洛陽城中節孝坊一棟巨宅門口，冉姑娘不是跟日月雙劍和袁家姊妹發生過一場誤會嗎？就是那時候，見過姑娘一面……」

冉肖蓮輕哦一聲，道：「不錯，的確有這麼一回事，當時你也在附近？」

康浩道：「那時我正隱身暗處，聽到妳們的談話，所以知道姑娘姓冉。」他平生從未說過謊話，此時雖爲情勢所迫，不得不用謊言支吾，但說完之後，却不禁心

跳耳熱，頗感愧怍。

冉肖蓮聽了，倒也尋不出破綻，點點頭笑道：「原來如此——當時你隱藏暗處，想必是爲了一劍堡易家那個小妞兒？」

康浩爲免她起疑，索性厚顏承認道：「是的。」

冉肖蓮黛眉一挑，道：「我就不懂那妞兒有什麼好？論容貌，不過像個圖畫裏的假美人似的，一點風情都不解；論機智和武功吧！那天我特意想見識見識，誰知竟像木頭人一般，連話都不敢說……哼！依我看，也只是仗着她老子那點虛名，徒有其表而已。」

康浩不想跟她爭辯，只是冷冷一哂，沒有開口。

冉肖蓮那雙妖媚蝕骨的眸子，向他連轉了幾遍，忽又笑道：「康少俠呀！不是我這做大姊姊的說你，以你這份人品，要找女人，就得找個年齡相當，知情識趣的，像易家那丫頭，不過是個沒換毛的小雛兒，那裏懂得男女之間的情愛……」

康浩冷然岔口道：「姑娘暗算於我，就是爲了要跟我說這些麼？」

冉肖蓮吃吃笑道：「這只是原因之一，當然另外還有其他緣故。」

康浩道：「請問那是什麼緣故？」

冉肖蓮舉手掠了掠額際秀髮，含笑道：「老實告訴你吧，我是奉命差遣，也可以說是受人所托……」

康浩一怔，訝道：「奉命差遣？受人所托……奉誰的命？受誰的托？」

冉肖蓮注目道：「你是眞不明白？還是故意跟我裝糊塗？」

康浩道：「笑話！我若明白，就不會這麼容易上妳的當了。」

冉肖蓮眼波輕輕一轉，點了點頭，道：「好！那就讓我再跟你說得明白些——我是受了令師囑咐，特來接你的。」

康浩駭然失聲道：「妳是說我師父風鈴魔劍……」

冉肖蓮含笑接道：「一點也不錯，正是當年的風鈴魔劍，如今的復仇會主。」

康浩哂道：「我師父早就去世了，那匹夫爲什麼這般無恥，竟苦苦要冒用他老人家的名諱？難道他自己是個見不得人的東西？連名姓都沒有的嗎？」

冉肖蓮粉臉一沉，正色道：「康少俠，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常言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何況令師苦心調教你十八年，將一身絕學傾囊相授，你怎能爲了一個女人竟連師父都不要了……」

康浩道：「妳聾了嗎？告訴妳，他不是我的師父，我的師父已經死了！」

冉肖蓮却搖頭嘆息道：「原來你外表看來忠厚，竟是個無情無義的人，非單十八年養育之恩一筆勾消，居然口口聲聲咒罵自己的師父已死，像你這種寡情的徒弟，世上確是少見。」

康浩哼道：「世上臉厚的人再多，也沒有人聽說過這般卑鄙無恥，定要冒認別人名諱的。」

冉肖蓮淡淡一笑，站起身來，說道：「你不用跟我吹鬍子瞪眼睛，老實說，今夜算你幸運，有一個軟心腸的師父，雖然明知你叛師變節，仍舊不忍下令誅除，假如換了別人，早就要你的命了……」

說到這裏，語聲微頓，又嘆了一口氣道：「不過，一個人的容忍總是有限的，令師身爲會主，爲了御衆，有時候，不能不斷然行事，希望你別過份逼他才好。」

康浩怒極反笑，傲然道：「你們最好殺了我，否則，總有一天，我會拆穿他的假面目。」

冉肖蓮略一沉吟，又道：「我只是好心勸你，聽與不聽，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有一點我願意再鄭重提醒你，令師並未在承天坪被害，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康浩截口道：「據我所知，先師在承天坪上，當衆飲下毒龍珠所化雪水，這也是鐵錚錚的事實。」

冉肖蓮道：「你該知道，以令師功力之高，區區一碗毒水，是害不了他的。」

康浩道：「但我也知道，當時先師的眞氣已散，一身功力早就失去了。」

冉肖蓮似乎怔了一下，又惋惜的搖搖頭，道：「想不到你寧肯相信仇人的話，也不肯相信自己的師父。既然如此，祇有留待你將來親自去慢慢驗證了，我心意已盡，現在就帶你去見會主。」說罷，舉掌輕拍了三下。

林中響起「沙沙」步履聲，轉瞬間，神情痴呆的「奪命雙環」大步走了出來。

冉肖蓮探手閉住了康浩的昏睡穴，低喝道：「帶着他，跟我走！」

「奪命雙環」毫不遲疑，雙雙上前，揖起了康浩。

冉肖蓮略整衣衫，正待舉步，不料林子裡忽然閃出一條人影，伸手叫道：「好心的大姑娘，賞我老婆子幾個零錢吧！」

冉肖蓮聞聲一驚，本能地倒退了兩步，却見那攔路的老婆子，手裡拄着一根竹杖，兩眼俱瞎，頭上枯髮如敗草，身上破衣似樹皮，不折不扣，是個旣醜又髒的瞎眼叫化婆子。

當下一皺黛眉，不耐煩的叱道：「你是誰？深更半夜躲在樹林裡幹什麼？」

瞎眼老婦吃吃笑道：「姑娘說話好霸道，難道只准妳們年輕大姑娘在這兒等男人，就不准我瞎眼老婆子討點施捨嗎？」

冉肖蓮雖然心知這瞎眼婆子來意不善，但見她只有孤身一人，故而並不畏懼，目光一轉，冷笑道：「姑娘向不尊老憐貧，妳若是有心想討點什麼便宜，那就算妳打錯主意了。」

瞎眼老婦道：「大姑娘何必說得這麼決裂？常言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這兒是佛門淨地，大姑娘行個好心，菩薩有靈保佑妳明天就生個白胖胖的兒子……」

冉肖蓮臉上一紅，怒道：「老乞婆妳在找死……」

瞎眼老婦笑道：「我老婆子又窮又瞎，死了反是福氣，大姑娘却是一朶剛開的鮮花，要是有個閃失，那該叫人多心疼？依我老婆子說，還是施捨了的好！」

冉肖蓮勃然大怒，按劍叱道：「妳想怎樣？」

瞎眼老婦揚手一指，道：「大姑娘若是捨不得錢財，就把那位年輕小伙子送給老婆子吧！」

冉肖蓮冷哼道：「原來妳是爲他來的，哼！我倒很願意把人送給妳，就怕妳帶不走。」

瞎眼老婦道：「只要大姑娘捨得，我老婆子就能帶走。」

冉肖蓮一聲冷笑，道：「很好！我倒要試試妳有多大能耐。」

回頭向「奪命雙環」一揮手，喝道：「去宰了她！」

雙環應聲而動，四臂同舉，將康浩給了冉肖蓮，大步衝了過來。

冉肖蓮剛伸手接住康浩，却萬萬想不到「奪命雙環」竟然同時欺身直上，飛快地探臂出掌，一左一右，牢牢扣住了她的粉臂穴道。

這突然變化，委實出人意外，那冉肖蓮縱然機警，當場也失措被擒。

冉肖蓮驚駭欲絕，急忙喝道：「快些放手！你們認錯人了，我是叫你們去殺那老乞婆……」

雙環中老大「袁崇基」忽然咧嘴笑道：「認錯人的是妳自己。」

老二「袁崇業」也縱聲大笑道：「騷婆娘，妳認命了吧！咱們受了多少骯髒氣，現在才算撈回本錢哩。」

冉肖蓮張大了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顫聲道：「你……你們不是奪命雙環……」

那瞎眼老婦施施然走了過來，含笑道：「他們現在改了名字，叫做『捉妖雙雄』了。二位，將眞面目給她看看，也好叫她明白自己是被誰擒獲的。」

「雙環」各自舉袖，拭去臉上易容藥物，露出本來面目，一個是王幹才，另一個則是趙鵬遠。

冉肖蓮並不認識王，趙二人，直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瞎眼老婦又道：「大姑娘，別瞪眼，妳雖然不認得我老婆子，但妳那兩位姨娘應該聽說過我的名字，假如還有那一天，妳不妨去問問她們……」

冉肖蓮道：「問什麼？」

瞎眼老婦雙睛一落，現出精光熠熠兩顆眼珠，笑道：「妳去問她，可知道『山左孟家』？」

冉肖蓮臉色頓變，囁嚅說道：「妳是『瞽叟孟非龍』？」

瞎眼老婦點點頭道：「不錯，他就是我老婆子的先夫。」

話落，拋去竹杖，逕自從冉肖蓮手中奪過康浩。

當她正欲替康浩解開穴道，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冷漠的低喝，道：「慢着！」

瞽婆婆孟昭容霍地旋過身來，目光過處，只見林中併肩走出一男一女。

那女的大約十七八歲，一身黑衣，模樣兒生得頗爲秀麗，但眉目之間，却充滿了怨毒之色。

男的似已中年，容貌十分醜陋，粗眉細眼，鷹鼻，薄唇，身穿一件簇新儒衫，可是，看上去却沒有半點斯文味，但從他腰際所懸一柄黑鮫皮的劍鞘和雙手都戴着黑皮護套，顯見此人必定武功不弱，而且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物。

那男女兩人面目全很陌生，身上也沒有任何特殊飾物，旣不像「復仇會」中人，也不像二莊一堡門下。

孟婆婆意念飛轉，不禁大感困惑，連忙含笑道：「敢問二位可是招呼我老婆子麼？」

那醜男子冷冷應道：「不是叫妳，難道是叫我自己不成。」

孟婆婆心頭打鼓，仍然笑着道：「但不知有何見教？」

醜男子沒有回答，却轉頭向那黑衣少女道：「蘭妹認實在了？眞是那姓康的小輩？」

黑衣少女自從現身，目光就一直瞪着孟婆婆懷中的康浩，臉上滿是怨毒神色，這時點了點頭，道：「不錯，是他。」

醜男子柔聲道：「蘭妹但請放心，待小兄替妳出氣就是。」

黑衣少女道：「先別傷他性命，我要活口。」

醜男子點點頭，道：「好，小兄就將他活捉過來，交給蘭妹處置。」

說着，舉步向孟婆婆走了過來。

孟婆婆久走江湖，閱歷豐富，從那男女二人對話中，已聽出兩人是特爲康浩而來，並且，那黑衣少女分明跟康浩之間早有宿怨。

當下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沉聲道：「這位朋友，你想幹什麼？」

醜男子腳下不停，也不回答，直到走近五尺之內，才站定身子，輕輕將手上那雙黑皮護套向上提了提，冷冷說道：「把妳手上的人放下來。」

孟婆婆聽得一怔，道：「爲什麼？」

醜男子冷漠地道：「不爲什麼，叫妳放下來，妳最好就趕快放下來。」

孟婆婆强忍住怒火，又問道：「請問朋友究竟跟他有何仇隙？」

醜男子搖搖頭道：「沒有。」

孟婆婆道：「那麼，朋友爲何要乘人之危……」

那醜男子眼一瞪，叱道：「叫妳放下就放下，妳這老婆子那來許多嚕嗦！」

孟婆婆不禁冷笑道：「要我老婆子把人放下不難，至少朋友得說出個正大理由來，彼此旣然不相識，又無仇恨，你憑什麼……」

一句話未完，那醜男子突然「嘿」地一聲冷哼，身形半蹲，腰際長劍竟閃電般出鞘，寒芒伸縮，暴點孟婆婆的左膝。

瞽婆婆孟昭容未防他會突起發難，及待劍光迫近，想退已經來不及了，忙不迭斜跨半步，身形蓬轉，避開劍鋒正面，便欲騰身躍起。

詎料腳下甫動，那醜男子的長劍竟比她更快，光華貼地一捲，人已挺身站起，「噗」地一聲響，長劍復又插回鞘內。

只見孟婆婆身軀一軟，踣然摔倒地上，一隻左腳，竟被齊脛斬斷。

手足連心，只痛得孟婆婆混身顫抖，幾乎當場暈眩，但她仍舊緊緊抱着康浩，死也不肯放鬆……

那醜男子一俯腰，左手抓住康浩的後頸，便想硬奪。

王幹才和趙鵬遠大驚失色，同聲喝道：「醜鬼！放手！」

喝聲中，兩人匆匆閉了冉肖蓮四肢穴道，飛步趕至，四掌齊揚，對準醜男子背心猛劈下去。

醜男子傲然一哂，連頭也沒回，右手一按腰際，長劍再度出鞘……

劍光繞體飛旋，王，趙二人口一張，

臉上同時泛出痛苦之色，身子震顫了兩下，突然仰面栽倒地上。

大股鮮血像噴泉似的激射而出，可憐兩人竟被那閃電般的一劍，攔腰斬為四段了。

孟婆婆瞧得心胆俱裂，冷汗遍體。

那醜男子冷漠的插回長劍，一把抓起康浩，這一次，孟婆婆竟沒敢逞強爭奪。

她倒並非畏懼一死，而是担心那醜男子硬奪的時候，也會將康浩撕成兩片。

而且，由那醜男子出手的狠毒，神情的冷漠，使她猛然想起一個人，驚問道：「尊駕可是來自東海火燄島？」

那醜男子答道：「不錯。」

孟婆婆又道：「你跟冷面天王羅一塵羅島主是——」

醜男子道：「他就是我爹。」

孟婆婆驚「啊」了一聲，不由自主，機伶伶打個寒噤。

醜男子道：「念妳能道出我爹名諱，姑饒一死。妳若不服，可以隨時去東海找本少島主報仇。」說完，將康浩挾在脅下，大步向黑衣少女走去。

冉肖蓮急忙叫道：「羅少島主，請等一等……」

那醜男子扭頭道：「又有什麼事？」

冉肖蓮道：「賤妾穴道被制，求少島主救救我！」

姓羅的醜男子眉峯微皺，尚未開口，那黑衣少女却冷冷叫道：「羅大哥，別理他。這女人一副狐媚模樣，想必也不是什麼好人。咱們走吧！」

醜男子點點頭，道：「說的是。咱們只要擒這姓康的小輩，誰的忙也不帮。」果然沒再理會冉肖蓮，逕自挾着康浩，和那黑衣少女進入林中。

不久，林外蹄聲紛沓，漸漸遠去。

兩人一走，瞽婆婆孟昭容連忙掙扎着尋回竹杖，巍顫顫站起身來。

冉肖蓮不禁大感恐懼，暗忖自己四肢穴道未解，無法脫身，而孟婆婆雖然斷去一足，仍可行動，如果她趁此時向自己下手，豈非束手待斃……

但孟婆婆拄杖站起身子，却看也沒看冉肖蓮，自顧拖着鮮血淋漓的傷腿，一步一拐，踉蹌向山道下奔去。

只見她面佈驚惶着急之色，兩眼直勾勾望着蹄聲去處，捨命前奔，生似早已把冉肖蓮忘得一乾二淨了。

由寺前山道至繫馬的林邊，短短一段路，孟婆婆已經摔倒了三次，但每次摔倒，又強自掙扎着站起，奮力向前，毫不遲疑。

及待奔到馬匹前，可憐她竟被累得氣喘如牛，汗如雨下，連舉足探蹬的力氣也沒有了。

她拚着最後一分餘力，全身撲在鞍上，竹杖一揮，截斷了韁繩……

那馬兒受驚，一聲嘶鳴，前蹄遽揚，險些將孟婆婆墜落下來。

這時，一條人影足不沾地如飛掠至，急忙一把扣住了馬韁，駭然失聲道：「三姐……這是怎麼一回事……」

孟婆婆仰起頭來，見是「飛蛇」宗海東，長吁一聲，眞力盡洩，不答反問道：「老六，你是由城裏來？路上可曾遇見一個醜男人和一個穿黑衣的少女？」

宗海東道：「沒有啊！」

孟婆婆喘息道：「這麼說，他們是向東去了孟津渡……老六！你快些趕回去告訴大哥，務必要趕快追上他們……」

宗海東茫然道：「那醜男人和黑衣少女是誰？追他何事？」

孟婆婆厲聲道：「那男的是東海火燄島少島主，醜潘安羅凡……康浩已經被他們刼走了！」

宗海東大吃一驚，道：「當眞麼？」

孟婆婆怒叱道：「這種事會有假不成！趕快回去報告，再遲就來不及了。」

宗海東臉色頓變，急急扶起孟婆婆攀上馬鞍，道：「既然如此，三姐妳先支撐着騎馬回去，小弟這就去追他們……」

孟婆婆忙道：「不行！那醜潘安羅凡武功十分高強，你一人追去毫無益處，還是儘速報告大哥要緊，別躭擱了，快去！快去……」

宗海東心念電轉，只好點頭道：「好吧！小弟就先護送三姐趕回城去報訊。」

話落，騰身躍上馬背，用力一抖韁繩，催馬絕塵而去。

寺門前的冉肖蓮目覩二人一騎遠去，心裏既驚又喜，暗叫一聲徼倖，於是，默默提聚眞氣，開始行功衝穴……

× ×

康浩一覺醒來，但聞水浪汩汩，欸乃聲聲，自己竟好像躺在一艘正在行駛的船上，置身處，是一間狹窄的艙房，除了身子下面一堆稻草，其他一無陳設，對面左壁，有一扇小窗，此時窗板雖然關閉着，但縫隙中仍有陽光透入，以光綫角度推測，大約近午時分。

他恍惚記得自己是在白馬寺前，被妖女冉肖蓮暗算制住，以後的經過就全不知道，現在怎會又在船上呢？莫非那妖女要把自己轉運到甚麼秘密地方去不成？

想到這裏，便試着伸展了一下手足，可奇怪得很，四肢穴道並沒有受制，身上也沒有索鍊或鐐銬束縛。

他暗暗詫異，雙手一撐稻草堆，挺身坐了起來。

但人一坐起，忽然覺得頭腦一陣暈眩，腹中雷鳴，渾身軟軟的使不出力氣，就像已經餓了許多天，心裏直發慌，而且異常虛弱。

因此，他僅僅撐坐了片刻，便不由自主又倒回稻草堆上，張大嘴，喘息不已。

這時候，艙房門忽然「呀」地一聲啓開，魚貫走進來一男一女。

那男的腰懸長劍，面貌醜陋，正是火燄島少島主「醜潘安」羅凡，那個女的，仍然一身黑衣，同時更在臉上蒙了一塊黑布，左手提着一隻食盒，右手捧着一小罎酒。

兩人走進艙房，舉目回顧了一眼，先將板壁上的小窗打開，然後將酒罎和食盒輕輕放在窗口下面。

那黑衣蒙面少女兩眼直瞪着康浩，目光充滿怨毒之色，但却用一種很溫柔的聲音問道：「康少俠，睡得還舒適麼？」

康浩不認識羅凡，也猜不出那黑衣少女的身份，只好苦笑着說道：「還好！還好！」

黑衣少女目光一轉，又道：「船上狹窄，設備也太簡陋，設有甚麼不如意的地方，還要請康少俠多担待。」

康浩忙道：「那裏！那裏！姑娘太客氣了……敢問二位……」

那黑衣少女沒等他說完，搶着又說：「康少俠甜睡了整整一夜，想是早已餓了吧？咱們特地替康少俠準備了一點粗肴淡酒，康少俠莫嫌簡慢。」說着，緩步走到窗前，掀開了食盒蓋子。

食盒中，是一盤板栗燒子鷄，一盤清蒸鯽魚，一盤火腿蛋絲，一盤青椒炒田鷄，外加一碗熱氣騰騰的蕃茄牛尾湯。

總共四菜一湯，雖非名貴，却件件精緻可口，尤其康浩早已飢腸轆轆，那食盒恰好放在窗口，江風吹着菜香，陣陣飄送入鼻，直引得饞涎橫流，幾乎無法自持。

若非礙于那男女二人在側，康浩眞恨不得一口氣連湯碗菜盤全塞進肚子裏去。

偏偏那黑衣少女又十分殷勤，親手打開酒罎，滿滿斟了一杯酒，端整杯箸，一一放在小窗下，柔聲說道：「這罎酒，是窖藏十五年的女兒紅，菜餚雖然不算好，康少俠別嫌棄，將就着吃些吧！」

菜香加上酒香，越發撩人飢火難捺，可恨的是，那窗口距離康浩約有五尺多，伸手够不到，想爬過去沒有氣力，為了禮貌，又不便叫那黑衣少女遞送過來。

康浩眼睜睜望着那滿盒美酒佳餚，只能嚥唾沫，黏嘴唇……口裏還得客氣：「多謝姑娘，這……眞是太不好意思……」

黑衣少女道：「沒有甚麼，東西都現成，費不了甚麼事，只是，這幾樣菜最好能趁熱吃，等涼了味道就差了。」

康浩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但在下生受姑娘盛情，尚未請教二位……」

黑衣少女截口道：「有甚麼話等吃過飯以後再說吧，咱們還有點瑣事，等一會再來看望康少俠。」

說完，向「醜潘安」羅凡招招手，兩人逕自出艙而去。

康浩迫不及待想撐身坐起，一連數次都不成功，心裏越慌，身子越軟，掙扎了一陣，直累得冷汗遍體，氣喘如牛，空自望着那些香噴噴的酒菜，竟無法到口。

正在難捺，艙門輕響，那黑衣少女和醜潘安羅凡再度相偕而入。

黑衣少女目光一掃窗前食盒，訝道：「康少俠，為甚麼不吃呢？是嫌酒菜不合胃口嗎？」

康浩哭笑不得，怔怔地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黑衣少女輕哦又道：「是了，康少俠一定是不相信咱們，怕酒菜裏有毒，所以不肯吃，羅大哥，你去嚐嚐那些酒菜，康少俠就放心了。」

醜潘安聳聳肩頭，果然走了過去，舉箸各挾了些菜餚吃了，又喝了一杯酒。

黑衣少女問道：「味道如何？」

醜潘安簡短地答道：「很好。」

黑衣少女搖搖頭道：「你說好，人家康少俠為甚麼不屑一顧呢？想來不是眞正好吃，不如送給大江裏的魚兒們吃去！」

康浩急叫道：「姑娘且慢——」

話沒說完，那黑衣少女已一揮手，醜潘安羅凡立即舉起食盒及酒罎，「蓬」然一聲，都從窗口擲了出去。

康浩欲阻無及，怔怔望着窗口，心裏連呼「可惜」！

黑衣少女這才回過頭來道：「康少俠，剛才是在叫我嗎？」

康浩苦笑一聲，道：「啊……是的！在下想請教二位幾件事。」

黑衣少女笑道：「康少俠有話儘管問，何須這般客氣。」

康浩畧一定神，道：「在下記得是在白馬寺前遭人暗算，如今却在舟中，想必是二位救了在下？」

黑衣少女忽然格格嬌笑起來，嬌聲說道：「這可不敢當，我那有本領能够救康少俠……。」

用手一指醜潘安羅凡，接道：「應該說是我這位羅大哥救了你才對。」

康浩忙道：「敢問羅兄台甫是——」

醜潘安冷冷道：「在下羅凡。」

黑衣少女接着道：「羅大哥是東海火燄島的少島主，雅號『醜潘安』，康少俠可知道羅大哥這外號的出典嗎？」

康浩道：「正要請教。」

黑衣少女道：「這意思就是說，一個人的美和醜，端視內心，而不在面貌，世上有許多面貌英俊的男人，心腸却陰險狠惡，縱然他貌如潘安，也不過虛有其表罷了。咱們羅大哥恰好相反，貌雖不揚，心性却善良完美，與那些人面獸心，面美心醜的人相較，羅大哥才算得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康浩苦笑道：「姑娘精闢之論，在下頗具同感。」

那「醜潘安」羅凡既不謙謝，也不欣賞，木然而立，就像那黑衣少女談論的是另外一個人，跟他毫不相干似的。

康浩不禁暗暗稱奇，拱手道：「多謝羅兄援手之德，能與羅兄結識，在下深感榮幸。」

羅凡只冷漠地點了點頭，說道：「好說！」

康浩又轉問黑衣少女道：「尚未請教姑娘芳名？」

黑衣少女道：「我嗎？我姓藍。」

康浩忙又拱手道：「原來是藍姑娘，敢問這艘船——」

黑衣少女道：「康少俠，你精神還沒復原，應該少說話，多休息，反正咱們三兩天內還不至泊岸，你安心歇着吧！」

不待康浩回答，便和羅凡出艙而去。

康浩本想探問船隻去向，話未出口，就被黑衣少女擋了回來，不禁納悶，心中暗忖：赤燄島名列「三莊二島一竹林」，行為在正邪之間，傳聞火燄島主冷面天王羅一塵，天性冷酷，一向劃地自守，不准子弟插足江湖恩怨是非，這一次，醜潘安羅凡竟然自動由「復仇會」手中救我出險，倒是件令人不解的事。

繼而又想到：醜潘安的行動，分明受了那藍姓少女的影響，而藍姓少女究竟是何身份，却叫人難以猜透，她為甚麼要救我呢？為甚麼要黑布蒙面，不肯以眞面目示人？如果他們眞把自己當客人看待，又怎會如此相待？船上設備縱然再簡陋，總不至連一張臥席都沒有吧？

想到這裏，但覺疑雲重重，惑然難解，而混身虛脫乏力，眼皮越來越沉重，腹中飢火如焚，恍惚整個船艙都在不停地旋轉，旋轉，旋轉……

他似睡非睡，朦朧中，好像那一盤盤的紅燒雞，清蒸魚……美餚，濃湯，又由窗口飛了回來，自動到了身邊，自動送入口中……他驚喜地張大了嘴，等待着食物自己爬進喉嚨，鑽入肚腸……因爲，他實在連咀嚼的氣力也沒有了……

不知過了多久，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到了艙外。

接着，艙門被輕輕推開，好像有人提着一盞燈，探頭進來，用燈光向他臉上照了照，然後，艙門又輕輕關閉。

康浩闔目張嘴而臥，虛弱得眼睛也睜不開，却聽見門外有人在低聲交談——「唉！眞可惜，我看他已經餓得快斷氣。」

「可不是，一個人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便是鐵打的漢子也熬不住。」

「我想不通，旣然不打算給他吃喝，爲甚麼又弄出些好酒好菜，擺着讓他看看又拋進大江裏，這不是存心折磨人嗎？」

「老婆子，妳不懂就少說廢話，人家給錢，愛怎樣就怎樣，咱們管不着。」

「我不是管，我是奇怪。」

「有甚好奇怪的，聽說這小伙子不是好相與，最近殺了許多人，假如不把他餓個半死，這艘船困他不住。」

「哼！你這話是從哪兒聽來的？這麼白白淨淨的一個少年書生，他會是殺人兇手？」

「妳懂屁，如今臉帶和氣，心懷毒計的人，多的是哩！」

「你懂？你除了喝酒，就會胡說八道，你要是多少積點德，咱們也不至落得靠這條破船混日子，連個傳宗接代的人也沒有……」

「好啦！好啦！少嘮叨幾句，快些照客人的吩咐，把酒菜送進去吧！」

「這種造孽的事我不幹，要去你自己去。」老婆子說得火起，「蓬」地放下手裏的東西，一陣腳步聲，向後梢而去。

剩下一個老頭兒恨恨咒罵道：「呸！老虔婆妳嫌俺窮不是？等俺眞有了錢，不娶房花朶般的小老婆回來給妳看，俺就是妳養的。」一面罵着，一面氣呼呼推開艙門跨了進來。

康浩聽得心驚不已，暫時忘了飢渴，奮力睜開眼來，只見那老頭兒約莫五十多歲，船家裝束，一手提食盒，取出熱騰騰的湯菜，遠遠放在窗口下面。

老頭兒氣猶未消，冷冷說道：「康少俠，別睡了，起來吃些東西吧！」

康浩苦笑道：「多謝老大，能不能請老大您幫個忙……」

老頭兒聳肩道：「抱歉，俺只是個駛船的，除了做生意，甚麼都不知道。」說完，轉身就走。

康浩忙道：「老大，我不是要您幫甚麼大忙，只是想請您替我做件小事。」

老頭兒停步問道：「甚麼小事？」

康浩喘息道：「在我腰下，有一個皮做的小包，硬硬的，頂得人很難受，能不能麻煩您替我取出來？」

那老頭兒皺了皺眉，走到草堆前，探手向康浩腰下一摸，似覺有個「褡褳」，（布製長袋，用蓄隨身財物，名「褡褳」）形狀的布囊，裏面果然有一包硬硬的東西。

「是這個東西嗎？」老頭兒掂掂那皮袋子，「嘩嘩」作聲，份量頗爲沉重。

康浩點頭道：「這東西是我師父臨終之前，留給我的一財點物，如今我已用不着它了，就送給老大作個紀念吧！」

老頭兒眼睛一亮，訕訕笑道：「送給俺？這……無功不受祿，嘿嘿……俺怎好意思收你的禮……」

說着，急急解開皮袋，倒轉向手掌上一掀，頓時「呀」地失聲驚呼起來。

敢情那小小皮袋中，竟是滿滿裝着光耀奪目的赤金顆子和指姆般大的明珠。

老頭兒一輩子也沒見過這許多金塊珍珠，兩眼瞪得比牛眼還大，喉嚨裏「哈，哈，」直嚥唾沫，好半晌，才吶吶問道：「康……康大官人……你說……這些珠寶……都送給俺趙大了……」有錢能使鬼推磨，趙老頭情不由己改了口，由「小伙子」改稱「大官人」了。

康浩一面喘氣，一面點頭，喘着氣說道：「我已經是快死的人了，留着也沒有用處，若是老大不肯收，就把它扔到大江裏算了……」

「扔掉？」趙老頭連忙搖手道：「不！不！不……俺的大官人，這怎麼可以扔掉呢？這……要值多少銀子，怎……怎麼可以扔掉……」

康浩道：「那麼，就請老大收下，也不枉咱們萍蹤一面。」

趙老頭眼珠子骨碌一轉，啞聲道：「這麼貴重的東西，俺不能平白無故收你的，這麼辦吧，算俺暫時替你保管着，等你身體好了，俺再還給你。」

話還沒有說完，早已將皮袋子揣進懷裏。

康浩長嘆道：「我是不會好的了，如果眞能死裏得生，這區區財物，也不會放在眼中，老大儘管拿了去吧……」

趙老頭簡直心花怒放，連聲道：「那眞是太不好意思了，早沒有想到，您竟是這麼慷慨的好人。」

康浩苦笑着道：「但是，就這樣糊塗而死，却令人死不瞑目……我有幾句話想請問，又怕老大不肯賜告……」

趙老頭忙道：「肯！肯！肯！只要俺知道的，大官人您儘管問，俺一定說。」

康浩道：「我自從上船就一直昏睡不醒，恐怕已有好幾天了吧？」

趙老頭輕輕伸出三個指頭，說道：「到今天，整整兩夜三天，就沒看見您清醒過。」

康浩又問道：「咱們可是從洛陽上的船？」

趙老頭道：「是由孟津渡啓碇的。」

康浩詫然道：「這麼說，三晝夜航程，如今咱們怕不早入了魯境，準備直放海口進入東海了？」

趙老頭却搖頭笑道：「早着呢，昨兒傍晚才過靈寶，要遇上逆風，明天還不知能不能到風陵渡哩。」

康浩一驚，道：「老大，您是說，咱們並不是順江下駛，而是溯江上行？」

趙老頭道：「不錯，俺只送你們到風陵渡爲止，聽說在那兒另有大船等候，以後是往東往西？就不知道了。」

康浩越想越驚，越想越詫，飛忖道：由洛陽前往潼關或風陵渡，陸路既便捷又好走，那醜潘安羅凡爲甚麼捨陸路上捷徑不走，偏偏僱舟溯江逆流而上，莫非故意在躲避別人的追踪？

果眞如此，他們究竟存的甚麼念頭？準備把我帶到甚麼地方去呢？

心念電轉，不禁對那藍姓黑衣少女的身份，泛起無限懷疑，沉吟了一下，又問道：「在孟津上船的，除了那位羅少島主和姓藍的姑娘，還有其他人嗎？」

趙老頭道：「沒有了，只有大官人你和他們夫婦兩，再就是兩匹馬。」

康浩詫道：「啊！他們是夫妻？」

趙老頭一楞，反問道：「怎麼，你不認識他們？」

康浩苦笑道：「不瞞你說，我與那位羅少島主，今天才是初次見面，至於那位姓藍的姑娘，更是連面也沒有見過……」

趙老頭又一楞，霎了霎眼睛道：「姓藍的姑娘？那位姓藍的姑娘？」

康浩詫道：「那位臉上蒙着黑布的姑娘……難道她不姓藍？」

趙老頭茫然道：「誰說她姓藍？前天她告訴俺渾家，怎麼自稱是姓何呢？」

康浩心頭一震，不禁暗忖道：她面蒙黑布，不肯以眞面目示人，連姓氏也用假的，這究竟是甚麼緣故？

他忽然想到那黑衣少女可能跟自己早已認識，無奈搜盡枯腸，却記不起曾在甚麼地方，結識過這麼一位神秘的少女？

趙老頭見康浩沉默不語，又關切地問道：「康大官人，你餓了三天，現在可想吃點東西麼？」

康浩淒然一笑，道：「但不知老大方便不方便？」

「這——」趙老頭遲疑了一下，低聲道：「瞞上不瞞下，其實也沒有甚麼不方便的，湯菜都現成，俺就趁現在沒人，偷偷餵你吃些，大官人，你看如何？」

康浩點點頭道：「這樣我就先謝謝老大了。」

趙老頭忙道：「不用謝，俺是個直心腸，實在不忍心見你餓得這麼可憐。」

說着，便去窗下搬取菜。

康浩望着那熱騰騰，香噴噴的湯菜，一連嚥了兩口涶沫，顫抖着聲道：「我委實口渴得厲害，老大請你先給我喝幾口湯吧！」

趙老頭一面答應，一面取過湯碗，用手扶起康浩，使他能掀唇就飲。

康浩日覩濃湯，如見甘泉，奮力掙扎着引頸前伸，嘴唇剛觸及碗沿，突然聽見「蓬」地一聲，艙門竟霍然大開。

門外，並肩站着那黑衣少女醜潘安羅凡。

趙老頭臉色大變，一鬆手，康浩又重重跌回草堆上。

那黑衣少女緩緩舉步跨了進來，故作意外地道：「啊？康少俠口渴了嗎？」

康浩仰面僵臥，張着嘴直喘氣，趙老頭臉色鐵青，低頭不敢仰視，吶吶地道：「姑娘明鑒……這……不關俺的事……」

黑衣少女冷冷截口道：「本來就不關你的事，康少俠渴了餓了，咱們自會伺候他吃喝，你瞧瞧自己那雙骯手，叫人看見就惡心，他那裏還吃喝得下。」

趙老頭連聲道：「是的！是的！俺這雙手的確太骯髒！太骯髒了！」

黑衣少女美目一轉，似笑非笑道：「康少俠，口渴了是不是？爲甚麼不告訴我，讓我來伺候你呢？」

康浩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只好苦笑說道：「多謝姑娘……」

黑衣少女道：「謝甚麼，主人招待客人，這是理所應當。」

說着，蓮步欸欸移步草堆前，一伸手，從趙老頭手裏接過了熱湯。

她先用湯匙在碗裏攪了攪，自己攪了半匙嘗了一口，皺眉搖頭道：「這湯裏沒有放鹽嘛！」

趙老頭忙道：「回姑娘，湯已……」

黑衣少女揮手道：「去！快去把鹽罐子拿來！像這種寡淡無味的湯，連江水都不如，叫人家康少俠怎麼喝得下去！」

趙老頭不敢怠慢，急忙奔去後艙，沒多一會兒，果然捧着鹽罐子匆匆返回。

那罐子裏約有大半罐粗鹽，少說些，也有一斤多，黑衣少女接到手裏，却連想也沒想，竟將大半罐子粗鹽，一骨碌倒進湯碗中。

然後，用湯匙略一攪勻，一手扶起康浩頭頸，連湯帶鹽，直灌了下去。

康浩一聲「啊」沒有叫出口，半碗鹹得發苦的鹽湯已經落肚，胃裏一陣翻湧，好像心肝五臟都快從喉嚨裏嘔吐出來……

黑衣少女却柔聲問道：「康少俠，還口渴嗎？要不要再喝一點？」

康浩氣喘如牛，連話都說不出來，只能搖頭不迭。

黑衣少女纖手一揚，將湯碗擲出窗外，站起身來，悠然整了整衣衫，目光冷冷瞪了趙老頭一眼，道：「滾吧！以後這間艙房不准再進來，否則，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趙老頭喏喏連聲，倉皇而去。

黑衣少女輕吁一口氣，回顧醜潘安羅凡道：「天亮就可抵達風陵渡，你已經安排妥當了嗎？」

羅凡道：「小兄已吩咐他們在江心等候，決不會誤事。」

黑衣少女點點頭，道：「這樣我就放心了，不過，在過船以後，得叫他們撤去旗幟標誌，加速行駛，凡是觸目顯眼的東西，都要掩藏起來。」

羅凡醜臉上忽然扭動了一下，低聲叫道：「蘭妹，我想問妳一句話——」

黑衣少女道：「問甚麼？」

羅凡道：「不是小兄誇口，若論武功，咱們並不畏懼何人，爲甚麼却要躲躲藏藏……」

黑衣少女笑了起來，伸出纖纖玉掌，輕握着醜潘安的大手，柔聲說道：「大哥，我知道你劍術超絕，心雄萬丈，天下英雄都不在你眼中，但江湖人物奸詐百出，有些事是不能單靠武功就能制勝的……」

羅凡正要張口，却被那黑衣少女擧手掩住了嘴，嫵媚地笑道：「別跟我爭了，大哥，你不是答應過，一切都依我的主意

的嗎？」

羅凡頷首道：「不錯。」

黑衣少女道：「那就好了，現在你要多多忍耐，等咱們將『老的』一並擒住以後，你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羅凡側目望望康浩，輕問道：「妳說……那『老的』一定會來？」

黑衣少女傲笑道：「只要『小的』在咱們手中，還怕『老的』不送上門來。」

羅凡奮然道：「好！等他來了，小兄倒要試試他的劍術究竟『魔』到甚麼火候，然後，咱們就把他押去太原府挖出他的心，活祭……」

「噓——」黑衣少女一聲輕噓，截住他的話頭，低低道：「大哥，咱們回房去再談。」

兩人剛走出艙房門，康浩忽然大叫道：「霍玉蘭！」

那黑衣少女身形微震，倏地止步，但却冷傲的昂首望着艙外，既不回頭，也沒有回應。

康浩用力掙扎，從草堆上支起身來，喘着道：「霍姑娘，原來是妳，難怪妳要用黑布蒙臉……難怪妳要想盡方法折磨我……霍姑娘，妳錯了，殺妳父兄的人，決不是我師父……」

黑衣少女哼了一聲，冷哂道：「血債血償，大丈夫敢做就敢當，康少俠，你那天在太原西城外的威風何在？」

話聲才落，猛可扯下蒙面黑巾，用力擲在船板上，大步出艙而去。

醜潘安羅凡急忙俯身將那塊黑巾拾了起來，但想了想，又拋去黑巾，匆匆追出艙去，「蓬」地一聲，艙門復合。

那黑色布巾冉冉飄落在康浩身邊，巾上猶有餘溫，也帶着那一重重難以化解的宿怨和深仇。

康浩瞪目而視，怔忡如痴，恍惚從那陰沉黝黑的布紋中，又看到九峯山的積雪以及太原西城外竹林崗上的斷體殘屍……

良久，良久，一聲無奈何的長嘆，伴着他虛弱的身子，廢然跌回草堆內。

×　　×

薄霧如輕紗，籠罩着帆檣林立的風陵渡口。

時才黎明未久，江面上靜悄悄的，由潼關駛來的頭班渡船猶未靠岸，江邊那座地勢最高的「李家茶棚」中，却已坐着幾位早客。

客人一共是三個，並排坐在面對大江的三把竹椅子上，椅側小几上，擺着五六碟熱騰騰的點心，但這三個人似乎根本無心享用，六隻眼睛始終瞬也不瞬，呆呆注在濁浪滾滾的江面上。

居中一位面貌奇醜，左臂虛懸，正是「千手猿」駱伯傖，在他左邊，坐着「鬼臉書生」黃石生，右手則坐着宛如半截黑塔的「黑牛」李鐵心。

駱伯傖滿面倦容，眼中遍佈着紅絲，不時用手揉摸額角，輕輕嘆一口氣。

黃石生木然而坐，狀如泥塑，臉上毫無表情。

江風拂面，浪頭滔滔，目光所及，只有那一列泊靠在岸邊的船隻，以及滾滾東去的江水，此外一無所見。

駱伯傖緩緩收回疲乏的目光，望了望身傍的鬼臉書生，終於忍不住低叫道：「四弟——」

黃石生連頭也沒回，應聲道：「大哥有甚麼吩咐？」

駱伯傖又嘆了一口氣，道：「咱們已經守候了整整十四個時辰了，是嗎？」

黃石生接口說道：「是的，大哥如果感覺疲倦，不妨覓地休息一下，這兒有小弟……」

駱伯傖苦笑道：「愚兄並非為了目倦，而是覺得如此守株待兔，不知還要守候多久？」

黃石生道：「快了，假如小弟所料不差，最遲今日午前，就會有所發現。」

駱伯傖殘眉微皺道：「可是愚兄不懂，那姓羅的既是東海火燄島的少島主，他擄去康浩，理應取道返回東海才對……」

黃石生道：「不錯，小弟也猜他正在返回東海。」

駱伯傖道：「果眞如此，他就該由孟津登舟順江直放海口，怎會捨近就遠，反而駛來風陵渡呢？」

黃石生淡淡一笑，道：「但小弟却料他必定先來風陵渡。」

駱伯傖一怔，道：「你——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想法的呢？」

黃石生道：「小弟有三點理由：其一，那醜潘安羅凡跟康浩並無仇恨，他之所以插手刼擄康浩，多半是受了同行的黑衣少女的慫恿……」

駱伯傖點頭，說道：「唔！這倒非常可能。」

黃石生又道：「其二，那羅凡身為少島主，遠離東海前來中原，決不會孤身一人，理應有火燄島的船隻隨行伺候……」

駱伯傖又點點頭，道：「這也是情理中事。」

黃石生道：「其三，據孟三姐說，那黑衣少女在慫恿羅凡擄去康浩的時候，曾叮囑他必須留下活口，可見他們並沒有立即殺害康浩的意圖……其四，他們僅刼走康浩，而不肯答應解救妖女冉肖蓮，足證彼等並非『復仇會』的人。」

駱伯傖茫然道：「話是不錯，但這些跟姓羅的去向又有甚麼相干呢？」

黃石生肅容道：「根據以上推測，咱們可以得到幾點結論，而這些結論，正可藉以判斷他們的去向和路徑。」

駱伯傖道：「甚麼結論？你快說。」

黃石生侃侃說道：「第一，那黑衣少女既非『復仇會』中人，適巧在白馬寺出現，可能是意外巧合。第二，由孟津順江出海，必須橫貫魯境，普通江口渡船是不能勝任的。第三，那羅凡若是乘舟西來，在孟津渡口登岸，火燄島的船隻自然會在原處等候，他們就不必再僱趙老頭的小船了。第四，小船既無法直放出海，也沒有在北岸泊靠，除了漢江上駛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去處……所以，小弟判斷火燄島的船隻，八成必在風陵渡附近等候，而羅凡和那黑衣少女擄得康浩之後，為避人追蹤，不敢由陸路前來風陵渡，才故意在孟津僱舟，繞道而行，雖然時間就誤了幾天，却正可避人耳目，然後在此地換乘大船，揚帆出海，就不慮被人發覺了。」

（未完）



名作家

馬雲

最精心傑作

奇蹟！

一個跛足的人，憑着他的機智和勇敢，令到天下壞人聞風喪胆。

刺激！

他憑着一根鐵拐仗打盡奸淫邪惡，不畏强權，不懼刀槍。

他是誰？

他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徒阿生。

定價$1.80

換腦刺客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陸續出版



問題人物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電話：H484221—4